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二號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

Vol. XXV, No. 2　January 25, 1928

民國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每月二回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二號

民國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謝公展畫荷（三色版）……一幅

國際時事寫眞……六幅

國際

日本議會突被解散與總選舉前之形勢……育幹（一）

英國近來的對華政策……育幹（二）

印度憲法自主運動的激昂……育幹（四）

亞爾薩斯勞倫的自治運動……頌華（六）

反對議會制度的獨裁制與委員制……高一涵（九）

第四次國際裁兵預備會議之經過及其前途之預測（日內瓦通信）……補拙（三）

三民主義與合作主義……壽勉成（三五）



東方與西方

張伯倫的對華外交演說……張伯倫（四一）

日本之滿蒙經濟政策……堀江歸一（四四）

日帝國主義的新工具……密勒氏評論報（五一）

訓政時期的新土耳其……陶百川（五三）

洪範疏證……劉節（六一）

印象主義的文學批評論……華林一（七一）

僑法之外國工人……辛（八八）

毒瓦斯……郭紹宗（八九）

新語林

兩個老教授得了和平獎金……化魯（一〇二）

蘇俄戲劇與蘇俄劇場……哲生（一〇三）

美人之國賭博之國……微知（一〇七）

放浪不羈的柬埔寨國王……遂初（一〇九）

十字謎之心理……百生（一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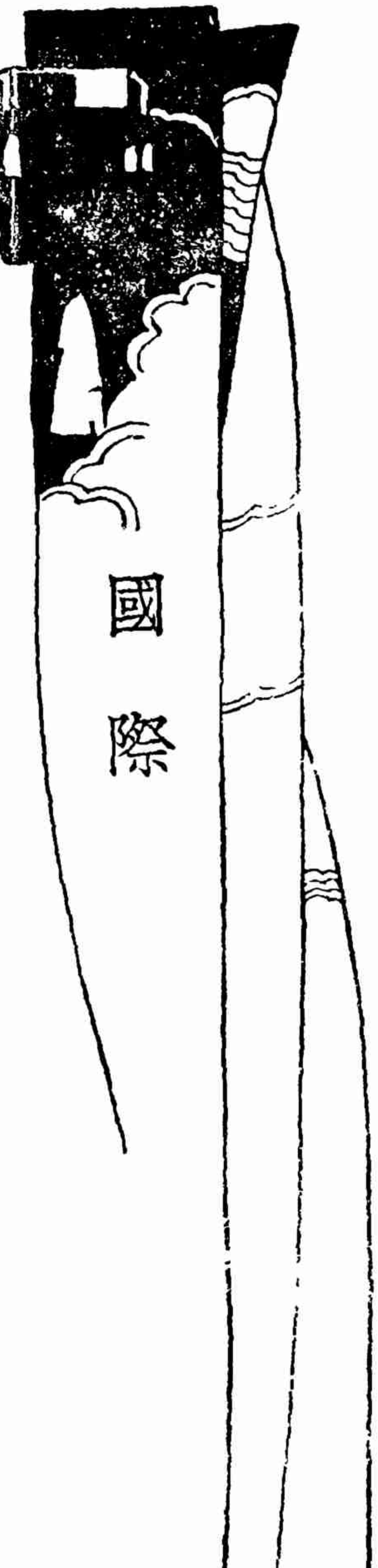
動物實在會笑……張冠丹（一一三）

海底的寂靜世界……微知（一一六）

夢的憧憬（小說）……適夷（一一九）

餓（小說）（俄國賽米諾夫著）（續）……溥東華譯（一二七）

時事日誌……（一四五）



日本議會突被解散與總選舉前之形勢

在本誌前兩期的國際裏，我曾有篇文章，略述日本最近的倒閣運動；不料沒有幾久，便因此釀成議會解散的風潮了。日本政黨手段的陰狠可怕，就這事儘可窺見一斑。而値此大選期中，一般日人對於這事的叫囂紛呶，尤足以資吾人的觀感。因特就其經過情形，略爲說明如下。

考日本政府這次突將議會解散，是本月二十一日的事；而其立意，在本月初間已略有一點端倪。蓋自民政黨決定彈劾現內閣以後，便打算於議會內，對於政府之施政方針，如財政，經濟，外交，社會等問題，故意爲澈底的質問，等到質問了三四日後，然後再提出不信任案，卽以此爲倒閣的武器。不料這種手段，政府黨——政友會老早就看到了。她不等到議會開會，民政黨有質問機會的時候，便於議會休會屆滿之第一日（卽一月二十一日）指使實業同志會提出奏請解散議案，一舉便達到了目的。此項手段，當然是政府黨不許民政黨有發言的機會，及有提交不信任案上議程的可能。

日政府解散議會以後，同時並宣布總選舉將於二月二十日施行。這樣一來，因倒閣運動遂一變而爲激烈的選舉競爭。這次選舉，不僅爲政友會與民政黨政治上的逐鹿，並且無產政黨方面，也以議會爲中心，想出死力來競爭。這是此次選舉運動中最可注意之一點。在政府黨方面，田中內閣親自出馬遊行演說；電通社電訊，謂其乘關西行之火車，每站皆下車，皆有選舉運動演說。各閣員中，也以東京爲中心，用汽車分途演說。這都是政友會積極競爭的情形；且政友會因爲政府黨的關係，牠又可利用警察權力，藉取締違反選舉事件的名義，對於敵黨施行干涉壓迫，結果可於己黨爲有利。至於民政黨方面呢，牠也有牠的對付手段；牠除分發宣言小册子，四出遊行演說吸引民衆同情外，又由貴族院各派之民政黨系議員及前地方長官，組成一個選舉廓清會，這個會便是專門監視政府對於總選舉之干涉及其他一般違法行爲的，現已由該會

分派各監視員到各府縣去監視了。再說到無產政黨方面，牠們既不像已成政黨的有權勢，有金錢，但是也極想利用民衆不滿意已成政黨的腐敗一點，來喚起對於本黨的同情。牠們半日本是分作好幾個派別的，現在爲對付共同的敵黨紀見也有聯結一致的趨勢了。起初由勞動農民黨首唱無產各派之選舉協定，後來又由日本農民黨向各無產政黨另提出一種議案，其內容即爲竭力避免對立候補，而在無對立候補之地區，竭力援助無產派候補；又各派各舉代表五名，開選舉協定協議會。農民黨這個議案，社會民衆黨首先贊成，當於日前開協議會，議決好幾個議案。足徵無產政黨也已有聯合戰線的行動了。

不過就日前各黨競爭的形勢看來，無產政黨要和已成政黨爭勝，還是做不到的事；牠們倘能於議會內佔到幾席地位，便算僥幸的了。這中間的原因，據深悉內幕者的觀察，以爲現在的日本的無產政黨，並不能夠眞正代表無產階級，有許多領袖們大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階級，如勞動農民黨的領袖大山行雄，他是從前朝日新聞的主筆，又曾當過早稻田大學的教授。社會民衆黨的領袖安部磯雄，他是有名的社會學者，也曾做過早稻田大學的教授。他如日本勞動黨的黨魁麻生久，日本農民黨的黨魁北澤新次郎等，大都是智識階級中的人物，於農工實際生活未曾發生過密切的關係，嚴格的說，他們究還不能稱爲眞正代表無產階級。而同時就日本的無產階級說，他們多半不願意長作無產階級，而希望有機會即做大地主或大資本家；因爲夾着這種種的關係，所以現在要靠無產政黨的號召，能運用議會勢力，實在還做不到，何況又因內部的派別紛歧，很難得團結一致以對付已成的政黨呢！

復次就已成政黨說，據最近二月十日報紙發表的候補者人數看來，政友會和民政黨的候補人數，差不多是勢均力敵的；不過政友會還可以拉攏中立派人，而民政黨却因濱口總裁抱病減少與奮能力。這或者足以爲兩黨最後勝負之所由分。在我們看來，政友會如果再得勝利，則田中內閣的對華積極政策，自必繼續施行。這是對於我國的前途很有重大關係的。反之民政黨再握政權，却也不見得對於中國就拋棄侵掠主義；不過牠現在新唱的政綱，是主張中日俄親善的，我們當然可以比較易於說話。現在他們的大選舉快近了，我們靜着看吧！（育幹）

英國近來的對華政策

英國的對華政策一向是着重砲艦政策的。自一九二六年冬季中國國民革命軍奠定了武漢以後，國際形勢忽然改變，英國也趁這個機會，發表了「英國變更對華政策建議案，」這可以說是英國改變對華政策的文字表現；而在事實上，英國對於國民革命軍用武力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而不用砲艦抵抗，且居然由阿馬利陳友仁二人成立了漢口協定，這總可以說是英國改變對華政策多少有點誠意的。不料後來因寧漢分家，英國便利用中國革命勢力的分化，又大調其軍隊砲艦來華示威。這種運動，決非偶然的行動，實爲英國保守黨政府三大進攻政策

之一，想一舉而壓平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我們只看來華英艦常陪中勾結軍閥，與國民革命軍以不利，（這事曾經國民政府外長抗議過的）便可知英國的對華政策又有漸趨強硬的趨勢了。

不過，英國砲艦的挑戰行動，終還不足以激起中國國民革命軍的武力抵抗；強迫收回上海英租界的事實既未發生，則英國駐防的軍隊砲艦示威也就沒有用。英政府本來打算花費四五千萬元的軍費以作第二次鴉片戰役的本錢的，不料因中國人太和平了，太能忍耐了，終於令英國的海上英雄無用武之地，只好慢慢的又調了回去。但是，我們要記着呀！英國的調回駐華軍隊，並非她的對華政策又有甚麼軟化情形；原來是為着耗費太大的緣故；據路透社消息，截至本年三月間止，上海英國駐防軍費，共需四百一十萬鎊，即合我國銀幣四千四百萬元。英國國會中曾為着在上海的英國防軍軍費問題頗費討論，甚至有人提議在租界內就地籌餉的，可見軍費拮据情形之一斑了。不過話雖如此，去年年底成立的英國駐華陸軍預算案，終於追加上海英軍駐防經費三百零九萬鎊，（合華幣三千二百萬元，）這不是明白表示英政府猶未放棄其武力政策嗎?

並且，還不僅以這事為限，漢口協定明明為國際上的正式條約，保守黨的議員近來也有擬加廢棄再行佔領漢口租界的提議了。（見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英國下院開會紀事）又如「五卅」慘案為中英惡感的結晶事件，現在延宕已將三年了，英政府仍沒有表示一個滿意的解決方法。就這種種事實看來，英國的對華政策，仍和從前一樣，沒有一點誠意，且並沒有一點拋棄武力政策的意味。雖在近來，因國民黨反共的結果，她對於國民政府比較表示一點接近的意思，但都是為着私利起見，並沒有在實際上表示一點好感。例如最近英國公使藍博森和北京政府所任命的總稅務司易紈士相繼南下，擬和國民政府商洽一二·五關稅問題，其心目中也都只有「外債擔保」和「總稅務司地位」、幾個利益觀念；至於什麼改訂不平等條約，拋棄特權等問題，他們全沒想及咧。

我們更就英國會的形勢一看。二月八日外相張伯倫（Austen Chamberlin）在下院演說對華政策，雖一再申明對於中國願望的好意和友誼，但又聲明華人未能設立穩定的政府以前，很難實行一年前英國所宣佈之對華政策。他對於中國關稅自主問題，目前只贊成中國也可以依照華府公約（Washington Convention）徵收二·五附稅，但反對中國各處現所施行附稅以外的非法稅捐，（按內地稅也當在反對之列。）他對於撤消領事裁判權問題，只說準備適用中國現在新民法新商法於英法人庭；但中國法規不全，此層不能繼續進行；那麼「撤消」的話更不必談及了。他對於收回租界問題，只說很想敘述英人放棄漢口九江英租界以後的情形，但目前還辦不到。他以為中國內亂不止，致使華人不能切實履行其在收回租界後所負之義務。窺他的意思，像上海天津的英租界，是談不到收回的話了。他又說到上海英國

防軍問題，他說現在上海的防衛兵力已減去四千五百人；但要全部撤退，時期還沒有到咧。

張伯倫的話，比較能夠代表英國的對華政策的，現在的言論既是這樣，我們也可於此中窺見一斑了。（育幹）

印度憲法自主運動的激昂

最近英屬印度因憲法自主運動，鬧成極大的慘案，英國警察開槍殺傷民衆數十人。這種事件的重大性實不下於我國十四年的「五卅」慘案；事情發生之前，我們在報上幾於天天看到印度憲法自主運動的消息，可是自慘案發生後，路透社對於這事的電訊突然減少，竟輕描淡寫的不甚提及。不消說，這是英國政府對於不利本國的消息不許傳播的緣故。可憐被壓迫的民族！受了創傷，人家還要把你創傷的痕跡，掩滅下去，這是多少令人傷心的事體呀！

我們想要明瞭這事體的原委，不可不先曉得印度自主運動的一點簡單歷史。原來印度自被英國征服以後，因民族的散漫，和武備的取締，要想武力反抗，在事實上幾乎不可能。於是一般獨立運動的志士，乃謀以和平的方法達到自主的地步。這種迂遠的道路已經走了五十多年了，中間經歷了不少的波折痛苦，到現在又發生這樣流血的慘劇，怕又是他們憲法自主運動歷程中的一回波折吧！

印度自主運動的有組織的機關，即所謂印度國民會議（India National Congress），其成立還在一八八五年，是一種非正式的志願的組織；其主要的份子為印度人，卻也非完全為印度人，此會自來即被公認為印度最有勢力的輿論機關。其成立之初期，（一九一五年以前）英政府與此會議（Congress）稍有默契，英國在印度服務退休的官吏亦頗多表同情於此會者；故在初期三十年中，五次全印國民會議的主席都是英國人，三次為波斯教徒，三次為回教徒，可見起初英政府尚頗存利用的心思。等到後來激進派人漸漸得了勢力，便多不贊成勾結英人的舉動。一九一六年全印國民會議在盧可諾（Lucknow）開會的時候，印回兩民族協同一致要求自治，勢頗激昂，後來稍為緩和一點；但到一九二二年因甘地被捕，又陷於紛亂的狀態，內部且又起了派別；達司（C. R. Dass）是一派，甘地是一派；甘地是取不合作主義的，稍為帶點和平的色彩；達司則主張激進。一九二四年甘地被釋以後，於五月間在他的故鄉開印度國民會議執行委員會的時候，達司派大得勝利，反英運動也就日益進展。這次事件的釀成，恐怕就是印度國民運動由急進派領導的緣故吧！

最近第四十二次的印度國民大會，去年年底在麻打拉薩開會，提出了好些議案，我們由這些議案便可窺知印度人對英感情是怎樣的緊張。頭一個議案，便是主張排斥憲法委員會，其餘各案也都為攻擊英政府而發。如印人應表同情於中國，並要求撤回駐中國及東方他處之印兵；申斥英國對俄之黷武式侵略，勸英政府停止在印度及在東方海上

之戰爭準備。總而言之，所有提案差不多都是含有排斥英帝國主義的意味。就中最重要的要算排斥憲法委員會這條議案，這差不多是全印度的民意結晶。

所謂「憲法委員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情呢？原來印度自治運動的黨人要求印度憲法自主歷有年所，而卒未邀得英政府的許可。因之前幾年來頗有暴動情形，英政府乃謀設法籠絡，當於一九一九年派亨特委員會 (Huntey Commission) 到印度去調查情形，結果便造成一個報告，即有名的蒙德谷切姆斯福報告 (Montagu Chelmsford Report)，英國議會便根據牠造成現行印度政府法 (Goverment of India Act, 1919) 並宣稱將此法令暫時試行十年，如果成績很好的話，便在某種條件下也可以許印度自治，並重新設立印度新憲法。可是成績的好壞要以甚麼爲標準呢？英政府的意思便主張於試行期快滿的時候（按明年即滿期，）即派遣一個「憲法調查委員會」去調查。這個委員會並不能夠產生新憲法，不過將調查的結果作爲一個報告交由國會討論，英國會議員連同印度立法會的代表，便根據此項報告，再作成一個印度新憲法。所以就全局看來，這個憲法調查委員會的責任倒是很重大的。

英政府這種延宕的手段本來已不爲印度自治黨人所滿意；乃憲法調查委員的名單發表後，竟無一印人在內，於是全印都非常失望，以爲若僅恃少數英人的調查報告，即爲印度新憲的準繩，這是何等危險之事。英首相宣佈憲法委員會的名字還在去年十一月初間；自這時起，全印度各公團便都一致起來反對。我們只就過去三個月的報紙一看，便可看出反對的空氣眞有日漸濃厚的氣象。各公團都決議不與英憲法委員接近，煽動的演說也日有所聞。識者已早知要發生事變。

果然，憲法委員會的主席西門 (John Simon) 等於二月三日抵印度孟買後，羣衆的抵制運動便即刻發動：孟買市上的各商店，學校及商業機關，都加入抵制運動。有國民黨人整隊而行，身着白衣，手執黑旗，上書『西門歸去』『不要代表，不要憲法委員會』等標語。並有汽車多輛，插國旗馳行全城，勸諭同盟罷市，以爲抵制。消息傳到各處，次日（三日）各地便大規模的舉行抵抗示威運動起來。麻打拉薩市上商店，家家閉戶，有不依從的，羣衆便把牠們搗毀。印人副警長二員將羣衆逐退，並拘獲二人，羣衆也圍繞警署要求釋放。警長英人斐理浦 (Phillips) 和知事潘德萊 (Pandaly) 率騎警來彈壓，又拘獲四人，羣衆大憤，英人便下令開槍屠殺，當場殺傷十七人，內有一人到醫院就死了。加爾各答同時也發起示威運動，促羣衆罷市抵制，一般學生四出演說反對憲法委員會。但以英人調出軍隊，槍頭上多上刺刀，準備屠殺，才未發生事故。

這件大屠殺案發生後，以後的情形如何，因通信機關握於英國路透社的手中，我們便無由詳知了。只曉得西門委員等因遭了這件事情的刺激，便函致印度總督，主張憲法委員七人應與印度議會代表七人開聯席自由會議，雙方事後可向其政府報告一切。但這種緩衡的辦法，印

度各黨領袖却並未爲他軟化。路透社二月七日新德里的電訊，謂『各領袖聯合宣言聲明其對於憲法委員會之反對實根據於原則，而此原則並未因西門爵士之建議而稍有變更。是以各黨領袖仍維持其原議，無論在何階級，在何形式，不與該委員會接近云。』這樣看來，英政府若仍不變其一向油滑推延的手段，這種和平的抗英運動已大有造成激烈的革命運動的可能了。（育幹）

亞爾薩斯勞倫的自治運動

亞爾薩斯與勞倫是於十七七十八世紀完全歸法國統治的。到了一八七一年因普法戰爭普勝法敗的結果，割歸德國。亞爾薩斯出產油礦與加里，而勞倫則富於鐵礦。故從工業經濟觀察，這兩省在生產方面是很有重要的關係。這兩省自從由法割歸德國之後，不但法國人引爲奇恥大辱，臥薪嘗膽，不忘雪恥，即當地的人民，也常常反抗德國所施的同化政策，並且還要求自治。迨大戰之後，這兩省復歸法國，我們以爲或者可以沒有問題了，詎知事實上却不然。因爲在這兩省依然有自治運動，而且有一部分人已經組織了「自治黨」。這個政黨於去年十月開會，製定黨綱。舉其黨綱下所要求的要點而言，約有以下數端：（一）要求這兩省在法國的國家組織之下，立刻實行自治，雖不馬上要求獨立，然而終極的目的是在希望達到這兩省將來成爲歐洲獨立自由邦的理想。（二）承認並保存兩省人民民族上的特性。（三）於公共日常生活上——如於教育，行政，法庭，教育方面，照舊施用德語。在初等學校中可以教法語，但須當他爲一種外國語。（四）兩省高級低級的文官由本省人充當。（五）司法制度全部革新，改良監獄，廢止死刑。（六）兩省鐵道歸省政府及省民所有。（七）設立兩省之中央銀行，兩省各自建設其郵政制度。（八）兩省自定稅制，俾成特別關稅區域。（九）婦女有選舉權。（十）保存教會之特殊地位以及從來政府與教會間所訂之契約。（十一）在大戰時各人之損失，不論其曾參加何方的戰鬪，一律給予補償。對於因執有德國戰時公債票而蒙損失者，亦一律給以報償。以上都是「自治黨」黨綱上所要求的。自從該黨將黨綱發表之後，巴黎的報紙對之大施攻擊，並且有許多法國人主張政府立時取締該黨。這是一件事實。又去年十二月裏，有一個亞爾薩斯省的議員許伯(Hueber) 氏，曾在法國的下院，用他極不純熟的法語口裏發表他的意見，說法國政府對待兩省極欠公允。原來許伯氏只能說德語，以前曾在議會裏大膽用德語發表意見，被人叱止而退。所以他後來只得拚命去學習法語。他將所要講的話，先用法文翻就，寫在紙上。到了議會，輪到他發表意見的時候，便照此朗誦。這次他在議會裏發表意見，就採這樣的方法。他在這次所講的，不外是大聲疾呼的說亞爾薩斯不自由的境遇。他說兩省的報紙，卽使不用德文，若使主張了自治，便被勒令停版。故亞爾薩斯勞倫的人民要求自治。當他說的時候，時時有人叱責他。他說完之後，有許多議員駁斥他。其中有一位議員懷爾 (Weill) 氏說，亞爾

薩斯勞倫從來歷史上的問題，已經在羅加拿一勞永逸完全解決了。言外的意思是已經解決了的問題，不必重提。議員許伯氏據說是亞爾薩斯共產黨黨員，但他却自命爲從事自治運動者。這又是一件事。現在法國政府因欲在這兩省取締德文報紙，故將德文當作外國語看待。當地的警察便根據一八九五年所頒佈警署得取締外國語言報紙的法律，對於德文報加以壓抑。去冬出版未久的自由報，因鼓吹自治，被警署封閉。這兩省的人士，即反對自治運動者，對於法政府將德語當作外國語看待，因感不便，亦頗反對。當地天主教教徒組織的國民統一會近有請願書致樸蔭凱賚，請求恢復德文報紙出版的自由。據請願書中所述，「兩省居民中有百分之八十五都講德語，讀德文。故德文報是當地大都數人民所讀的。當地多數的人民，誦讀聖經，討論聖經，也都用德語德文。」又說將德語當作外國語論，却與當地「習慣上常識上都是抵觸的。」因此他們希望將德文德語仍舊認爲兩省普通的言語文字。我們從上面所舉的事實看來，亞爾薩斯勞倫自治黨黨綱中所要求者，雖一時斷難實現，然這兩省的自治運動與爭自由的運動，依然醞釀，却亦顯而易見了。（頌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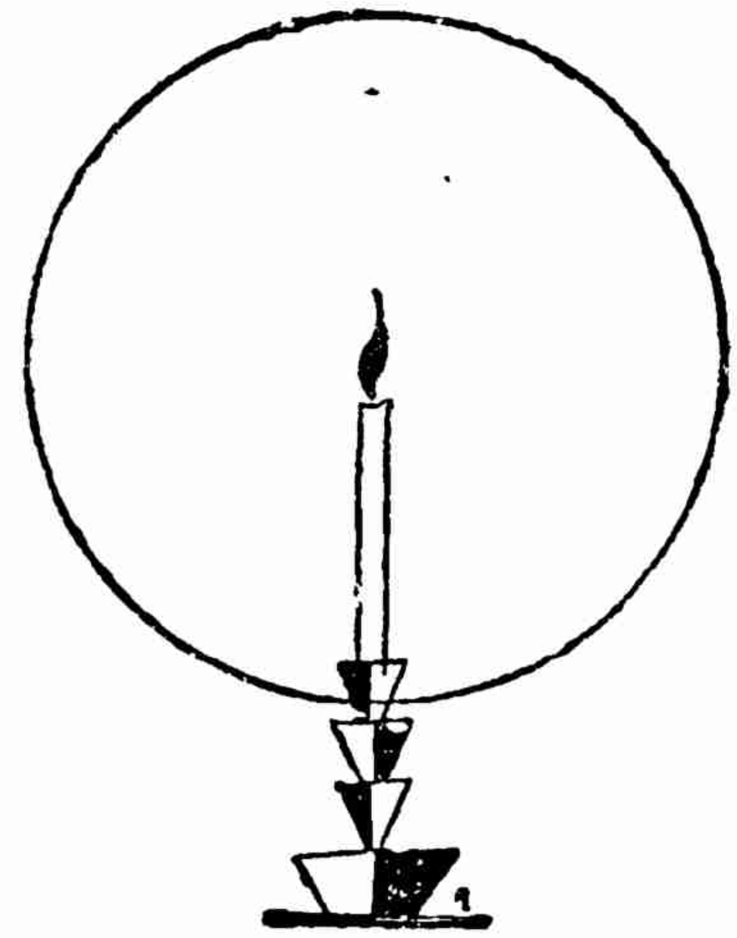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一月份收到者爲限

費城賽會觀感錄 一冊	惲震
女青年 七卷一號	上海圓明園路十九號中華女青年會全國協會
秋野 二期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湖南水口山鉛鋅鑛報告	長沙湖南地質調查所
現代小說 一卷一號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
青年友 八卷一至二期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
學藝 八卷七號	上海北四川路麥拿里三十五號中華學藝社
醒獅 一六七至一六九期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函七番轉朱國翰
語絲 四卷三至四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青年進步 一〇八冊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
貢獻 四至六期	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號嚶嚶書屋
現代評論 七卷一六一至一六三期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清華週刊 二八卷一四至一五號	北京清華學校
清華文藝 五期	北京清華學校
北新 二卷五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清華學報 四卷二期	北京清華學校
中華教育界 一六卷一一至一二期	上海中華書局
海潮音 八年一一、一二期合刊	泰縣南門內回子牌坊泰縣佛教居士林
新女性 三卷一號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中法教育界 十期	北京中法大學
燕大月刊 一卷三期	北京燕京大學
道路月刊 二二卷三號	上海霞飛路二九九號
良友 二一期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新國家 二卷一號	北京宣內西拴馬樁八號


棕欖霜
Palmolive
VANISHING CREAM
棕欖霜
臨行之時薄施此霜於面頸手臂不但週身香氣撲鼻並能保護皮膚避免風日之侵損洵艷容妙品也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第三號
棕欖公司

反對議會制度的獨裁制與委員制

高一涵



一　議會制度的缺點

十九世紀後半期，可以說是議會制度的黃金時代。其實，議會制度並不是什麼完全無闕的制度，祇不過是地廣人衆大國家採行民治政體的不得已的辦法。他的本身固然有許多顯然共見的利益，可是同時也有許多不可諱言的弊害。十九世紀下半期的學者，如密爾(J. S Mill)，戴雪(A. V. Dicey)等都是擁護議會制度最力的人，他們提倡議會萬能，他們提倡代議政體是眞正的民治政體。現在且引密爾幾句話如下：

代表的民治政體，不單是多數的代表，並且是全體人民的代表。在這種制度之下，就是被多數人壓迫的利害和議論，也可以發表出來。如果議論的性質純良，就是由於少數人提議也有可以得到勢力的機會。祇有這種民治政體不偏不黨，祇有這種民治政體是以全體統治全體的政體，這種民治政體是眞正的形式。在平常所說的虛僞的民治政體，弊害雖然極大，可是在這種眞正的民治政體絕沒有這種弊害。(代議政體論第七章)

密爾以爲採用少數代表制的代議政體，是民治政體的極則，可以見他對於議會制度的推重。

但是無論學者們怎樣讚揚議會制度，而議會制度的根本原理上的缺點，終久不可掩飾。現在隨便舉出數點如下：

(A)議會制度的基礎是建立在橫斷主義之上的，一個社會中的各個人，他的知識，技能，職業，財產，總是不能一樣的。主張議會制度者因此便不能不強不同以爲同，強不等以爲等。他們說：人的知識，技能，職業，財產，雖各不相同，但是人格總是平等的，人的政治上的權利總是一

樣的。一個社會的政治，是社會公共的事務，這個公共的事務，必定要由社會全體人員決定。但是大社會的民衆，以職業和知識論，不見得個個人都有參與決定的時間和能力，故不得不委託一部分人行使這個決定權。既然把這個決定權委託於一部分人，那麼，自然要承認這一部分人的意志就是民衆的意志了。其實，以一部分人的意志爲全體民衆的意志，這個論斷，無論在理論上，在事實上，都可以證明出來不確實。而且委任的方式，由於選擧，所謂選擧便是一鍋大雜燴，把智愚賢不肖雜合在一起。祇能照人頭計算，祇能按地理分區。這樣糊裏糊塗選出一個人，便又糊裏糊塗代表一切人，因此，便認定代議士是全體人民的平等的普遍的代表，他所發表的意志便是全體人民的意志。這就是橫斷主義的議會制度的理論。

（B）議會制度是服從多數的制度　在初採行民治政體的時候，大家最注意的一點，就在各個人的自由。怎樣才算是自由呢？不服從別人的意志，才算是自由。因爲民治政體是由人民的普通意志產生出來的政府，故人民服從那由自己的意志造成的政府，便是服從自己，絕不是服從他人。但是各個人的自由意志，怎樣能變成國民的普通意志(General Will)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投票決定。照盧梭說：

> 所有的法律，都要得到市民的同意。就是對於處罰自己的法律，也要得到同意。國家所有組成員的不斷的意志，乃是普通意志。這個普通意志乃是使市民自由的媒介。市民在會議時，提出法律案，不是希望這個法律案得到承認或拒絕，是問一問這個法律案與普通意志相合不相合。各人由投票發表意見，投票的結果，表現出來普通意志。如果與我相反對的意見占多數，那麼，祇算是我自己錯了，我從前認爲普通意志，實在不是普通意志。（民約論第四卷第二章）

盧梭所說的眞正民治政體，就是議會制度，而這種議會制度，考其實也不過是多數決的制度。所謂人人自由的國家，結果仍祇有多數人的自由，沒有少數人的自由；不但少數人不能自由，並且還要自己認錯，承認反對我的意志是正當的意志。這樣一來，人民到議會裏去投票，祇能算是去猜度國民的意志，不能算是去發表國民的意志了。不想這種猜謎式的投票論，居然變成議會制度中多數決的根本理論，又何怪現在擧世都懷疑議會制度呢。

（C）議會制度的分區選擧制度，是屬地主義的制度　各國選擧代議士，爲便利起見，多把全國分爲若干選擧區，而採用分區投票制。這種分區的標準，大概都採用屬地主義，就是依照行政區域來劃分選擧區域。往時的社會生活，大半以土地爲唯一的連鎖，而且這種連鎖的關係，很深很長久。不但農業生活與土地有重大的關係，就是工商業的生活，亦多附着在一定的地域之上。從前劃分選擧區域的人，全在土地上着眼，可算是很中肯綮的。可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因爲交通機關發達，人類生活的物質基礎非常的擴大，土地同人類生活的關係多不確定，

加以遷居頻繁，與土地的附着關係，日見減少。故土地的要素，已經不是我們今日生活的唯一的要素。例如同居在一條街上的住民，以知識論，有的精於專門學識，有的目不識丁；以職業論，有的為工場主人，有的為工場的勞動者；以財產論，有的富有千萬，有的貧無立錐；以民族論，有的為滿蒙人，有的為漢回人；以宗教論，有的信耶穌教，有的信回教佛教。從這樣不同的人色中想舉出一位自能百巧的代表，那自然是必不可能的事了。而屬地主義的分區選舉制，偏以居住的土地為條件，強不同的利害以為同，這是無可諱言的。一個由雜色人等公選出來的代議士，要教他一個人去代表這雜色人等，當然不可能。結果，祇有在理論上抽象的說代表全國，而在事實上卻祇是一個都不代表，單代表他自己一個人了。所以現在的議會竟離開選民，成為空中樓閣，變成一般政客的玩把戲的戲場。

（D）議會制度的代表是屬人主義的代表制度　歐洲中古的階級代表，固然是屬人主義的，就是從階級代表制，變成國民代表制，也仍然是屬人主義的。法國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上，用明文規定議員不當做特別階級的代表，祇當做全國人民的代表。自此以後，都把代議士看作全體國民的代表。但是人是全能的，人生是多目的的。一個人不是生來就以某一種職能為限的，他有多種多樣的職能。至於設立一個社會，必定有一個確定的目的，或特殊的目的，為完成他的目的的起見，必定要做一定的職務，故凡是社會都必定有一定的職能。如果想教一個人來代表一羣職業各別的個人，無論如何，總是不可能的。但是用一個人來代表一種職業，或代表一種職業中一個團體，因為職業或團體都有確定的目的，自然很容易做到。故柯爾 (G. D. H. Cole) 說：

沒有人可以代表別人，沒有人的意志可以用別人的意志來代替或代表。（社會學理一〇三頁）

又說：

眞正的代表制，如同眞正的團體一樣，是特別的，不是普通的；是分職的，不是包辦的。所代表的不是個人，乃是各團體的公共意旨。那種根據個人可以完全被人代表的見解而來的代議政體論是錯誤的學說，破壞個人的權利，撲滅社會的幸福。（同上一〇六頁）

由此看來，現在議會制度的代表制，乃是代表毫無組織的個人的本身，不是代表有組織的一羣個人中間公共的某種特定的利益。選民一經過投票之後，便沒有長存的團體，所以不能監督代表的政治活動，所以盧梭說：『英國人民常常自以為自由，其實大錯。因為他們祇在選舉議員的時候，纔能自由，已經選舉之後，便變成議會的奴隸。』最近有許多學者主張職業代表制，想把代表個人意志的代表制，變成代表團體意志的代表制，就是洞見屬人主義的代表制度的弊病。

議會制度除掉上述的幾種根本錯誤之外，還有許多受人指摘的流弊，現在姑且把最通行的批評簡單列舉如左：

（一）議會往往不能代表眞正的輿論，因為議員的任期，不是五年，

便是四年，離選舉的日期過遠，故不能代表民衆的眞正的感情和意見。

（二）議員的選舉往往爲特殊勢力所左右，利誘威迫，都所不免，故不能代表眞正民衆的意見。

（三）議員的選舉以政黨爲運動的主力，故往往便宜了黨內的庸人；而一般品行高潔和思想獨立的人，都不大願意就政黨的範圍，所以不得當選。

（四）議員由政黨指名，而政黨的經費多得實業界的資助，故當選者往往重視物質的後援者或出資者的私意見，而漠視民衆的眞意見。

（五）議員因圖謀當選，往往一味阿附選舉人，甚至於不擇手段，用種種欺騙或詭辯的方法。

（六）議員爲政客所獨占，故往往以爭權奪利爲主，不把民衆的利益放在心上。

（七）議員多注目在選舉區的利益，而不注意到全體社會的利益。

（八）現在的議會多不能適合社會生活的實際狀況，現代社會生活分成種種經濟集團，在橫斷的國民主義之上立脚的議會，往往不能代表縱斷的經濟生活。

（九）爲政客大本營的議會，事實上不得不變成野心家的集合所，辯論家的舌戰場，而且人多嘴雜，責任不明。

（十）議會制度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假民治制度。

類似這一類的批評，眞是舉不勝舉，這些批評當然有當有不當，但無論怎樣，總可以算是反對議會制度或不滿意議會制度的呼聲。

蒲徠士（James Bryce）說：『饒有政治興趣的旅行家，如果要訪問各國立法部如何運用，一般老年人必定異口同聲的給你悲觀的回答。他們的談天多說：議會的言論比他們幼年時代格外惡劣；優秀人物不歡喜入議會；議事既不完全報告，又沒有什麼趣味；做議員的在社會上也沒有什麼名氣：因爲這些原因，所以不甚尊敬議會。』（現代民治政體第二卷）這一段話，大概可以表明歐美現代人對於議會制度的感情。

因爲一般人心理，對於議會制度多表示反對或不滿意，所以有許多理論，便異軍特起的出來修正他。例如國民總投票制，職業代表制，都是糾正議會制度的缺點的。但這也不過是加以修正罷了，尚不主張根本廢除他，主張根本廢除他的：在蘇俄有無產階級獨裁制與委員制，在意大利有行政獨裁制。

二　蘇俄的無產階級獨裁制與委員制

獨裁制與共產制本來是兩件事，沒有什麼連帶的關係。我們所要研究的是獨裁制的本身利弊，與共產不共產沒有關係。而且本篇所敍述的，祇想說明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制者，對於議會制度的見解，並不是對於獨裁制的本身有所贊成。這是作者要首先聲明的。

主張用無產階級獨裁制來代替議會政治的人，以爲議會政治是資

產階級的假面具，立法在黑幕中決定，行政由官僚而行，故議會既沒有實權，又沒有決定問題的能力。

列寧說：『創設委員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之御用的，且腐敗的議會主義，就想實現言論和討論的自由。因為在這種制度之下，代表者非自己實行不可。自己制定的法律，即由自己執行。實際的效果，即由自己證明他們對於選舉人，要直接負責。代表制度雖仍然存在，但是為特殊制度的議會，立法職能與行政職能分工的議會，對於代議士給予特權地位」的議會，已經是不存在了。』（國家與革命第三章）列寧以為委員制雖然仍使代表制度存留，雖然亦認定建設無產階級的民治政體非仍用代表制度不可，但是性質已經大變。就是議會制度的根本要義，在使立法行政的兩種職能完全分開，而委員制度的根本要義卻在使立法行政的兩種職能合為一體。故委員制度的最重要一點，就在使代表不致於祇說話不做事，祇立法不執行。行議會制度，議會祇是雄辯家鬭口舌的地方，行委員制度，議會便變成政治家實地做事的地方。

其實照列寧的根本主張，不但不要議會制度，並且不要國家。祇因為在從資本主義的社會轉移到共產主義的社會之過渡期中，不能不要這個「准國家」的制度。這種「准國家」是由無產階級的農工組織起來的，唯一的使命，就在打破或消滅資產階級的反抗。有名的軍事家說：一個不好的將領，勝似兩個好將領，就是因為在吃緊的關頭，權力是以集中為好。蘇俄把行政部與立法部合為一體，建設一個中央集權的獨裁制，當然是應付革命時期的最適宜的制度，因此，便不能不反對那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的議會制度。

現在行委員制度的國家有二：一是瑞士，一是蘇俄。但瑞士行委員制度，是把行政部的地位降低，教聯邦行政委員會事事聽命於聯邦議會。聯邦行政委員會中各委員，都變成替聯邦議會執行議決的事務官，他們祇能奉行聯邦議會所決定的政策，不能自行決定政策。故瑞士的聯邦行政委員會中的委員，不是什麼十分重要的地位，各黨各派都不甚注意這個位置，往往有一兩個委員連任到三十年之久，並且在聯邦議會中占多數的黨派，在聯邦行政委員會中也不一定要多得幾個委員的位置。至於蘇俄便不同了。蘇俄的人民委員會，在法律上是站在第四級的行政機關，可是在事實上卻幾幾乎是站在第一級的行政和立法的機關。蘇俄的真正的中央政府，就是這個人民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起初本為臨時政府，故因革命時期的需要，可以運用一切的權力。他本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的，故對於該委員會負責，該委員會可以停止或取消人民委員會的一切決議。不過在革命時期中，這些權力，皆變成具文，事實上的權力，一齊都歸到人民委員會的手中。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五年，列寧做人民委員會的主席，他一方是共產黨的首領，一方又是蘇俄的政府元首，故權力擴張得非常之大。人民委員會的決定，法律上雖然要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通過，但是此種通過，老早就變成形式。故就是關於國家的根本問題，人民委員會都可以自行決定，事後向

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請求追認。人民委員會在法律上，是承受上級各會意旨的，但是在事實上上級各會反承受他的意旨。這就是蘇俄在革命時期中中央集權的獨裁制與委員制的大概。大有爲的政治家，得到這種可以便宜行事的獨裁制與委員制，當然要反對人多嘴雜的議會制度了。

三　意大利的行政獨裁制

意大利的法西斯底 (Fascisti) 主張把國家一初的權力集中於行政部，使議會的地位降下，單成爲行政部的諮詢機關。這就叫做行政獨裁制。

意大利的社會黨，在歐戰時期中反對政府。戰後，因意大利沒有因戰勝而得到利益，所以國內到處發見不滿意於政府之聲。又加以蘇俄共產黨的宣傳勢力，漸漸侵入意大利國土。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議會選舉，社會黨在衆議院中竟得到一百五十六個議席，變成議會中第一黨。地方自治機關的選舉，社會黨又得到二千五百個自治機關。這時的政府，如果不得社會黨的援助，便不能保持他的地位。當社會黨占勝利的時候，國內到處發現同盟罷工的舉動，一九二〇年的夏天，米蘭及北部各工業城市更發見社會主義的工人占領工場的驚人之事。這時的政府，幾乎一件事都不能做，眼見國內混亂的狀況，沒有方法挽救。反響的結果，便發見抱國家主義的法西斯底。

法西斯底是一九一九年自一月到三月，以慕沙里尼爲中心，而造成的國家主義的團體。由在鄉的軍人，專門家，地主，學生等聯合組成的團體，用軍隊式的訓練，目的全在反共。他們以爲爲發揚意大利民族的精神，就是用暴力專制的手段，亦所不惜。這一派的活動，自一九二〇年的秋天開始。這時意大利的社會黨分裂起來，右派反對左派的激烈政策，左派反對右派妥協的政策，內訌一起，政府無法維持，到了一九二一年，便把議會解散。這年五月十五日重行選舉的結果，社會黨占一百二十二個議席，共產黨祇占十六個議席。又加以法西斯底用武力壓迫，把工業界中的共產黨全行驅出。到一九二二年十月，法西斯底的集團，屯駐羅馬，慕沙里尼便在這個月的三十日，得到政權。意大利的政權，既從極端的左黨之手，落到極端的右黨之手，因而造成一種行政部獨裁的政治。名義上是法西斯底一黨獨裁，而事實上却是他的首領慕沙里尼獨裁。

慕沙里尼是鼓吹愛國主義的首領，以愛國主義做他們團體的基礎。他們好像信仰馬克維尼 (Machiavelli) 的權變主義，祇問目的，不擇手段，祇要能成功，慷慨也罷，吝嗇也罷，仁慈也罷，殘忍也罷，誠信也罷，欺詐也罷，守約也罷，毀約也罷，是完全不計較的。因此便主張用武力獨裁制，而反對那十九世紀下半期所謂爲民治政體的神髓的議會制度。

慕沙里尼以爲議會是民衆的玩具，是辯士的舌戰之所，是烏合之衆的會合之所。他雖然不主張廢止議會，却主張降低議會的地位，使議會

隸屬於行政部，做行政部的諮詢機關。這固然是慕沙里尼勢力勝利的表現，但是也是意大利的議會失掉民衆信仰的表現。因爲意大利的議會及政治家老早就失掉民衆的信仰，民衆對於議會的冷嘲熱駡，到處皆是，反議會主義的運動因而發生，慕沙里尼不過是投機得中罷了。

慕沙里尼以爲解決勞資的問題，不能倚靠議會，祇能倚靠他的愛國黨。他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在羅馬召集的法西斯底七週年慶祝會席上說：『敬告外國當權者諸君，如果諸君要想繼續生存，便要先廢止饒舌的議會制度，把所有的權力集中於行政部。如果諸君要想繼續生存，便要擔着現世紀的重大問題——即資本與勞動的關係。這個問題，可以由我們法西斯底完全解決。我們是把資本與勞動放在共同目的之前，——意大利民族的繁榮和偉大之前——去解決的。』他以發揚意大利民族的精神做旗號，來號召一般愛國的青年，以遂他的雄心。所以他在意大利，簡直是輿論的製造者，民衆勢力的組織者，一般政策的作成者。這就是慕沙里尼式的行政獨裁制。

四　獨裁制與議會制是否絕對相反

政治制度的變遷，本是很難預言的，最近的將來，到底是獨裁制的勝利，還是議會制的復興，此刻當然不能預料。但是我們要知道：現在採行獨裁制的國家，雖然對於獨裁制稱讚不已，可是他們却明白的或暗示的承認獨裁制是過渡時期中的權宜辦法，並不曾說這個制度是永久不可變更的制度。蘇俄的列寧雖然反對議會制度，但是仍然保存代表制度，這代表制度乃是議會制度的神髓。議會制度不過是代表制度的形式。意大利雖然把議會的地位降低，却不曾根本廢除議會制度，另外產生與議會制度極端相反的一種新制度。所以我們到現在，雖然一方面不能不承認議會制度有缺點，但是一方面對於議會制度却仍有相當的希望。

意大利的行政獨裁制，完全是因人而設的制度，在政治史上，因人設制的成例甚多，然大都是人亡則政息了。慕沙里尼的生命或政治生命一旦斷絕，這種制度能否維持下去，當然是一大疑問。至於蘇俄的獨裁制，關於存在的期限，他們的政治首領常常有所表示。蘇俄的理想政治，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無國家的自由政治，列寧解釋馬克斯的國家論，已經說得非常的明瞭。他說：『我們的目的，在廢除國家，關於這一點，與無政府主義所見的完全相同。』照他們說，國家這個制度完全是階級的產兒，沒有階級，國家便自然消滅。國家尚且要消滅，那麼依附國家而生的權力，也當然不能存在了。所以布哈林（N. Buharin）說：

共產主義者怎樣建設秩序？就是用無產者的獨裁權（Dictatorship）來建設秩序。獨裁權是鐵的權力，是表示對於仇敵毫無容赦的權力。勞工階級的獨裁權就是勞工階級打倒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統治權，我們需要勞工政府，一直要到勞工階級完全征服他們的敵人，使敵人到永無再起的希望的時候，才能廢止。（世界革

命的宣言）

由此看來，蘇俄的無產階級獨裁制，並不是永久長存的制度，不過是從資本主義的社會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之過渡期中的一種權宜制度。他們所主張的政治仍是無產階級的民治政體，這種獨裁制明明說是應付敵人的反抗，是就破壞方面說，不是就建設方面說的。我們由此可以知道：蘇俄的獨裁制與意大利的獨裁制，都不過是暫時的制度，一個是因時制宜，一個是因人設制。

蘇俄所以主張用委員制的理由，就在使立法部與行政部合為一體，自己制定法律，即由自己執行，換句話說，就是立法者自己負執行的責任，執行者自己試驗立法的效果。但是議會制度究竟能不能辦到這一層呢？我們如果拿英國的議會政府制做標準，來討論這一點，似乎也有辦得到的保證。因為英國人自己誇獎自己的內閣制，就首先舉出立法行政打成一片這一點。他們所以不滿意於美國所行的總統制，就因為總統制把行政與立法完全分開，行政部沒有權力可以控制議會，議會亦沒有權力可以操縱行政，所以異議一生，立法部迫而與行政部戰，行政部亦迫而與立法部戰，兩兩相持，毫無結果。至於內閣制，便是使行政與立法同力合作的制度，行政的閣員同時就是議會的議員，議會中的黨魁，同時也就是行政部的首領。內閣並不是別的機關，祇是立法部舉出來他們自己相信的委員，教他們組成行政部，來替自己執行議決案的。且看白芝浩（Bagehot）說：

內閣者何？一言以括之，則立法部本其相習相信之人，選以為一機關，使行其政，治其民者也。……內閣云者，必由立法部自操其選權，而政策必諮於部意，又為全部所信賴者也。質而言之，內閣者特一富於綴系性之委員會也。譬如連字符（Hyphen），此會連立法部於行政部，譬如扣衣帶，此會扣立法部於行政部。（英國憲法中的內閣篇）

照他這樣說來，內閣制與委員制不過名稱不同罷了，實際上內閣本身就是一個委員會，就是議會為執行自己的政策而選出的一個執行委員會。故立法部把議決案交給內閣去執行，事實上不曾自己去執行，而內閣所執行的議決案，也就是自己親身參與所議決的議決案。照這樣說來，列寧一般人所說的委員制的長處，議會政府制也老早就兼而有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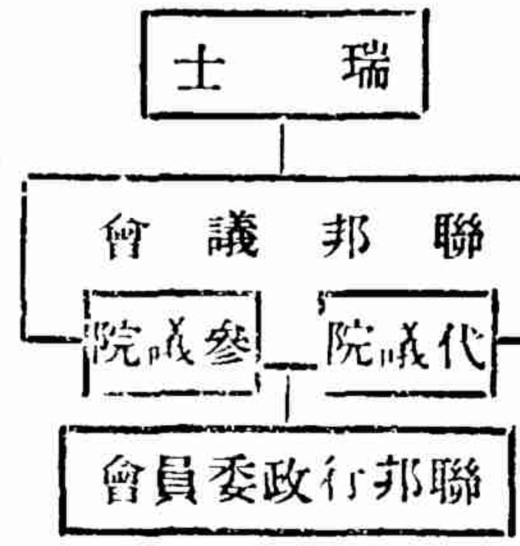
意大利的行政部的獨裁制，乃是從前君主立憲政體下的常規，日本的憲法上至今還規定議會是天皇的諮詢機關，不曾修改。故這種行政部的獨裁制，祇算是復古，並不是革新。照慕沙里尼的意思，這種獨裁制是議會隸屬在行政部之下，作行政部的諮詢機關，與英國奉議會為一尊，把行政部隸屬於議會之下，造成議會政府制，剛剛是相反。其實，英國的議會政府制，從一方面說，固然是議會控制內閣，可是從另一方面說，又是內閣控制議會。故從法律上說，行政部長官的任免權都由議會行使，行政部的一切行為要對於議會負責。但是從事實上說，內閣閣員都

是議會裏面多數黨的首領，故凡在議會內的多數黨的黨魁，同時就是在內閣內的重要的閣員。黨內一切政策的決定，重要首領的力量總比普通黨員的力量大，現在一黨的重要首領適同集中在內閣，議會中所有的黨員大概都是普通黨員。故就人的關係說，當然是內閣指揮議會了。再內閣爲各黨所必爭之地，反對黨總是想方設法的攻擊當時的內閣，如果在議會中的本黨黨員不盡力擁護本黨的內閣，那麼內閣便馬上要塌臺，故行內閣制的國家的議會，往往事實聽命於內閣，就在英國，亦往往有內閣所提出的議案，討論不會完畢，即喊叫通過通過。由此看來，行政部控制議會，就是在議會政府制下，也是習見不鮮的事實了。

五　委員制與獨裁制是否有連帶關係

前面說過，意大利的行政獨裁制是因人設制，故不能當作特殊的制度去研究。至於蘇俄的委員制，便不同了。委員制其實並不與獨裁制發生連帶關係，故採用委員制的國家，不但無須同時採用獨裁制，並且可以根本取消一切違反民治政體的精神的制度。因爲委員制是採用極端合議制的精神的，所有委員，彼此都立在平等的地位之上，法律上的權限彼此都是一樣的。故總統制與內閣制仍然脫不掉首領政治的痕跡，獨有這個委員制，行政的職權不由一個首領行使，而由衆人合組起來的合議團體行使，是合乎眞正民治的精神的。

現在各國行使委員制最有效果的，要首推瑞士。瑞士的聯邦行政委員會計有五個特點：（一）瑞士的聯邦行政委員會每年由聯邦議會



就七個委員中選定一個委員爲聯邦總統，再選定一個委員爲聯邦副總統。但是這個總統與副總統，任期皆祇有一年，並且不許連任。總統的職權，除掉對內爲委員會的主席，對外代表委員會履行各種儀節而外，別的職權和其他委員一律平等。因此纔能使合議制的精神貫澈到底。（二）聯邦行政委員會中七個委員各主管一部，做一部的部長。但是各部部長不過預備各該部提交委員會的議案，及執行委員會對於各該部事務的決議，此外並沒有什麼單獨的決定權。就是有單獨的決定權，也祇能以不關重要的事體爲限，至於少微重要的事件，事實上總是由委員會開會決定。這也是貫澈合議制的精神的又一辦法。（三）聯邦行政委員會超越在黨派的關係以上，委員的選擇，絕不注意他是否爲黨派的首領。因爲瑞士祇想使這個委員會做不同的意見，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省分的中介體，並不想使這個委員會做一黨一派的代表。故委員的人選，不但不爲議會中多數黨所獨占，並且不因議會中黨派的變遷而變遷。例如從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三年，自由黨在議會中雖然變成少數黨，但仍然在委員會中占有四個委員。（四）聯邦行政委員會祇是事務團體，不是發號施令，決定國家政策的機關。委員的選擇，常常以行政上的經驗及技能爲主，故一般委員幾幾乎變成終

身官，祇要是願意連任的，在習慣上總是繼續當選。因此，常常有委員繼續任職到二十年以上並且有一個委員繼續任職到三十年以上。(五)聯邦行政委員會的各委員不負連帶的責任，因亦不必要有一致的意見。這個習慣固然是由瑞士人民一半富於調和性，一半富於服從多數性而來，可是最大的原因，卻在因為聯邦議會握有最後的決定權。各委員一到議會之中，個個都有獨立發表意見的機會，故往往各陳一說，互相辯論。因為最後的決定權在議會，所以各委員所發表的意見，祇有供給議員參考的效力，絕不因通過與否而發生去留的問題。從一八四八年以來，有兩個委員因政見不合而辭職，祇有一個是和議會的意見衝突，那一個卻是與國民總投票發生齟齬。由此可見瑞士的行政委員會有五大特點，就是：（A）各委員的職權一律平等，（B）各部重要事務由全體委員合議決定，（C）委員會的分子不為一黨所獨占，(D)委員會純粹是事務團體，（E）各委員的意見完全聽受聯邦議會的支配。

委員制的利弊近來有許多人討論，說委員制有弊的，大概不出下列的三點：（一）欠缺敏活。因為委員會是合議制的機關，人選不良，便又變成多頭政治的機關。而且一切重要的行政事務，必得要經過合議體的機關決定，自然很難得應付那非常的事變。所以羅馬的康修爾制，(Consul)不論那一個執政官的決定或行為，都可因別一個執政官的反抗而中止，故當變故發生時，必定要設下一個獨裁官，去救濟兩頭政治的缺失。（二）責任不明。因為一切行政政策都決定於地位完全平等的多數人，個人的雄才大略既不容易發展，而一種政策的成功或失敗，也不容易識別到底是誰的責任。故真正雄才大略的人，或者不願加入這種事事受人牽制的委員會，或者一旦加入一個跋扈的梟雄，如拿破崙之輩，便又盡使其餘的委員成為附屬品。（三）沒有實力。因為每決定一種行政方略，既沒有像美國式的總統，視為責無旁貸；又沒有像英國式的總理，視為內閣的生死關頭。如果在民治的素養不深的國家，少數人沒有服從多數的習慣，或因少數委員消極的不合作，或積極的破壞，那麼每種政策恐都不能貫澈到底了。因為有這幾種弊病，所以有人斷定：委員制在消極方面防止專制則有餘，可是在積極方面獎勵做事則不足。如果不能像瑞士降低委員會的地位，使他事事聽命於議會，又不能像蘇俄以一黨執掌政權，使他事事仰承黨的意志，那麼要冒然採用委員制，便一定利少而害多。

但是主張委員制的人也有充分的理由。第一，說委員制可以除去首領政治的弊害。因為委員制和內閣制有個顯然共見之不同點，就是委員制是徹底的會議制，內閣制便仍不能脫去首領政治的彩色。一個人的才智，當然不能和集思廣益的合議團體的才智相比，如果事權集中於一個人，這個人要不是全智全能，那麼，行政事務便要因人而受害了。第二，說委員制可以免除專制的弊害。因為把政權委託多人，便不容易做出專擅的行為。大概專制的行為出自一人獨裁，便很容易；出自多數

人合議，便很困難。故凡在人民心理怕懼專制政體最甚的時候，委員制便是一種對症下藥的神方。第三，說委員制是適合民治精神的制度。因爲在民治國家之下，官吏祇是受人民委任的僕役，要想達到這個目的，當然不能教行政機關的官吏能和那代表人民全體的議會相對抗。委員制是把行政權附屬在立法權之下的制度，祇教他去執行人民代表的議決，不教他妄自尊大的獨行獨斷。因爲委員會有這幾層利益，所以凡在洗滌專制餘毒的國家，或在首創共和的時代，總宜採用這種行政合議制。

由此看來，委員制不但不是獨裁制，並且是反對獨裁，防止專制的，他的精神乃是徹底的民治精神，他的組織乃是徹底的合議組織。委員會的上頭，必定要有委任他監督他命令他的高級機關，他是受命的機關，不是惟我獨尊的機關。所以狄卜萊 (Dupriez) 說：在瑞士『各行政長官（委員）祇有遵奉立法部的意志，他們沒有選擇別種方法的餘地；他們祇是好好的服從。如果既採用委員制，又教委員會去獨立，使他同立法部相對抗，便與用委員制來防止專制的用意相矛盾了。』由此可以看出採用委員制的用意。故正規的委員制，將來一定要朝真正合議制這一條路上去。






司各脫

乳白鱉魚肝油

療肺聖藥

The Lung Healer

SCOTT'S Emulsion

補身要品

The Health Giver

專治咳嗽
傷風喉痛
肺癆以及
各種弱症
其效立見
老幼咸宜




各處藥房均有出售

東方(838)銅



第四次國際裁兵預備會議之經過及其前途之預測

補拙

鐵血宴會，只有咀咒人類的下賤眞是狗彘不如了。

我們且把一九一八年大戰終結以後直到現在的老賬算一算：

一九二〇年波蘭的反俄戰爭；

意大利的以武力侵佔阜姆(Fiume)；

希臘和土耳其爲斯密那(Smyrne)領權的戰爭；

巴爾幹半島不分日夜的軍事衝突；

德意志和波蘭爲上西里西亞(Haute Silésie)問題的角逐；

武力佔領魯爾(Ruhr)事件；

各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高壓侵略；

法帝國主義者對於敍利亞的酷虐手段；

美帝國主義者之武力侵佔尼加拉瓜(Nicaragua)；

馬其頓人在巴爾幹的暴動；

一

一九一八年的大戰雖已停止，然而直到現在，各帝國主義者間和各帝國主義者所煽動的東歐及巴爾幹半島各小國間的明爭暗鬬，無時不有再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可能。只以瘡痍未復，人民厭戰，這能把這食人的慘劇遲延下來至今尚沒有爆發。就目前情形看來，各國瘡傷雖未全瘉，人民厭戰心理雖未稍減，然而資本主義侵略之必然的結果——爲強奪市場而鏖戰似乎不能再緩下去；戰神的長矛已刺着了全歐洲人的心髓，一千二百萬的死亡，同樣多的廢傷，和四年間一切的物質的精神的損失，給這一嗎啡針打麻木了，什麼過去都已忘記得乾乾淨淨。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我們驚心動魄地看着這就要開演的

彌陀佛，大家晝夜互相厮殺。

今年九月間國際聯盟常會開會，以時勢的需要，議決由理事會通知裁兵預備委員會，令其卽時籌備召集第四次軍備裁減與限制人會的預備會(La commission préparatoire de la limitation et de la réduction des armements)，（全文中均簡稱爲裁兵預備會）從事研究國際情形與各國近況規定最低限度的水平的軍備，因各國之同意，建設仲裁的和平保障。常會并特別聲明裁兵預備會尤應注意於治安和仲裁問題的討論，因爲這是裁兵的先決條件，也是裁兵以後的和平保證。

當時英國方面還是薛西爾(Lord Cecil)當代表，他曾在第一次籌備會議中提出了五項裁減和限制軍備的大綱，每項均有頗詳細的說明，現在把他這五項大綱抄在下面：

（一）海空陸三種軍備不應歧視，在大會議案中當同時提到，同樣解決；

（二）空陸兩種軍備的限制，當是一般的，而不能有例外；

（三）海軍的限制，應當適應國情，不能一致看待；

（四）軍備之裁減應達到可以維持和平的程度，對於進攻他人的列強的軍備固當盡量限制，就是防禦外患的小國，對於本身的軍備也應有相當的限制；

（五）國家預算對於軍備的裁減和限制，所關尤大，更應注意。

在摩洛哥侵略里夫民族的十萬遠征軍；

德法的舊恨日甚一日；

意法的新仇日結日深；

美帝國主義者以重軍撲滅墨西哥的革命；

裁減海軍會議不惟無結果而散，且從此各人加造軍艦；

波蘭和立陶宛正互相衝突得起勁；

南斯拉夫和法國新訂的友誼保安條約；

亞爾巴尼亞和意大利纔簽字的守禦同盟協定；

……

還有許多許多，眞是數不勝數；但是有了這麼一張目錄，已够令我們明白了第二次大戰之爆發卽在目前，斷非杞人憂天，只要火藥安置好了，就是福煦用武的拿破崙時代了。

這資本主義的第二次鏖戰，雖說不定資本主義會不會從此送終，但因科學的進步，戰事必更凶暴可怕，而人類屠場的橫屍堆積得必更高。

二

在這種一髮千鈞的局面之下，忽然聽到國際聯盟召集裁兵預備會議，豈不是鈞天福音消滅戰雨的長虹嗎？

然而這未必見得，而且恐怕結果適得其反，有如三國海軍裁減會議的往事，倒要大家趕快全國武裝起來，把全世界完全住着軍隊，那時阿

薛西爾是擱淺三國海軍裁減會議的一個柁手，是英國保守黨中的要角，從他的議論中，不必再加研究，就可看出英帝國主義者的態度：英國是海軍國，所以主張海軍裁減問題要另加考慮；英國是侵略人家的「列強」之一，所以在論理上雖不能反對裁減列強軍備，但是同時主張要裁減不足自衞的弱小國家的兵力。這眞是「列強」倡議裁兵的活畫，不獨是代表英帝國主義對於裁兵的意見罷了。

法國代表保羅半古 (Paul Boncour) 敷衍兩句後，就是意大利代表的名言了。

這位意大利的馬利尼將軍 (Le Général de Marinis) 坦直的說：

『意大利吧，她不惟對於你們計畫的裁兵會議所說的軍備裁減不贊成；就是限制軍備，在她也覺得是不合時宜。在今日情況之下而言停止增兵，這是違背國際的正義；要曉得目下還有許多的國家沒有達到她所應有的軍備程度，和人家立於平等地位。大戰後列強的軍備進行之速，誠令人可驚：．．意大利所指望的惟在和列強立於水平的軍備地位而不願稍讓於人。』

這雖然是法西斯蒂的口調，但是確能無所顧忌地把這個「列強」教訓一頓。這不惟意大利是這樣想而且正是德意志和奧地利等戰敗國欲說而不敢說出的話。

這千災百難的裁減軍備問題，不講大會開幕後將如何結果，在籌備這大會的預備會之第一次籌備會議中就遇到牛頭馬面兩位。前途的凶多吉少，不是意料中的事情嗎？

在籌備預備會期間內，除了國際聯盟的會員國當然參加外，籌備處曾接到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覆書，表示願意參加此次的預備會議，幷同時由赴這會的該國代表團主席人民委員會委員兼外交委員會事宜的李德維諾夫發表一宣言，說明蘇俄此次接受國際聯盟的邀請參加其所召集的裁兵會議第四次預備會的意義和希望。國際聯盟對於蘇俄之參加，心上固然覺得不好過，表面仍然是表示歡迎，幷說是裁兵會議的一線光明，因爲這是介於歐亞的大社會主義國家，換言之，就是第三國際和國際聯盟或者說和西歐列強攜手的表現。

北美合衆國對於這次會議，因前次三國海軍會議的無結果，而且曉得這次的主題是「仲裁」(Arbitrage) 和「治安」(Sécurité)（歐洲的治安）參加進去也沒有什麼切身的關係。無結果時，原來沒有注意，少得一分責任。所以只指令駐瑞士的美使就近跑去觀察觀察，不再選派正式代表了。

蘇俄代表團代表四人，即李德維諾夫和克雷斯坦斯基 (Krestinsky)，盧那却爾斯基 (Lounatcharsky)，阿加累夫 (Ougaref) 於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抵日內瓦，瑞士政府警備極嚴，幷無意外。其他各國代表也先後於二十九日以前到步，預備會即於三十日開幕。

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早在日內瓦好景別墅 (Villa Beauregard) 的大玻璃廳中第四次裁兵預備會開幕了。這也是無結果的海軍會議 (Conference navale) 的議場，雖然有人希望這次會議不和前次海軍會議一樣，但是也只不過一個希望能了。

主席是荷蘭駐巴黎公使盧端 (Loudon)。他首先是對新參加的代表團如蘇俄和委員會新任的委員如標先登 (Bushenden 英國代表) 波禮第士 (Politis 希臘代表) 俾尼斯 (Benès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 等表示歡迎。次謂委員會此後應繼續以往工作加緊努力，按步就班，使裁兵完全實現。各國均感受治安問題未解決之困難，所以理事會 (Le Conseil) 受大會 (L'Assemblée) 之託，轉囑委員會 (Commission) 組織一特別委員會 (Un Comité) 專門研究一般的治安的組織 (L'Organisation de la Sécurité générale)。末後說到因各國政府和輿論界之合作希望能將各種不同提案趨於一致。

委員會推定波禮第士繼續鬬不路克爾 (de Brouckère) 爲副主席。

德國代表伯恩斯託爾夫 (Le Comte Bernstorff) 在這時候起立說明他十月十二日致主席盧端函中之要點，主張此次不能將前次（第二次）預備委員會討論過的約章，提出來今日舉行第二讀。今日的事是讓新來各委員發表他們對於裁兵問題的意見云云。

蘇俄代表李德維諾夫致謝盧端歡迎之意，并謂蘇俄政府對於一切有利益於和平之事，均當與委員會合作。

因德國代表的意見沒有人提出異議，於是俄國代表團的主席李德維諾夫洋洋萬言演了一篇長說。法國政府報評爲「錯誤的見解」(Quiproquo)。現在讓我把這篇演說詞抄在下面，因爲無論錯誤不錯誤，少不了要算是這次裁兵預備會中一篇重要的令人注意的文件。將來會議的成敗如何，都和這篇演說詞有密切的關係。李德維諾夫說：

『蘇聯政府沒有派代表參加以前三次的預備會議，現在乘着這第四次預備會的機會，把關於裁兵問題的一切意見，一併說出來給大家作參考。

（一）蘇聯政府無時無地不相信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沒有法子可以消滅武力衝突的原因，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海陸軍的需要，自然隨之而更急切。生存的矛盾，由此表現得愈加明瞭。潛伏着的衝突，由此迫促得變化爲軍事的衝突。但是各國的人民，爲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害得滿身瘡痍，已經覺解起來了，努力反對世界的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保障世界的永久和平。正在這個當兒，蘇俄政府接受了國際聯盟所提議的裁兵請帖。蘇聯政府之所以接受這個請帖，第一是表示她對於國際和平的渴望；并同時可以證明帝國資本主義的政府對於裁兵問題的眞正用意。

雖然前次世界大戰被人叫做「最後一次的戰爭」(La dernière des Guerre)，但是戰後一切的國際歷史，表明帝國資本主義國

家的武力正有系統的不停的增加，使人民肩着一個非常沈重的軍事擔負。人們到現在仍然看不見國際聯盟對於自己所倡導的裁兵問題，有絲毫的意思想促其實現。不惟不促其實現，而且想盡種種方法避免人家從實際方面提出計畫出來。裁兵預備會在國際聯盟指導之下，至今還不過專作裝點門面的工夫罷了。一九二四年國際聯盟提出的普通裁兵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了。本是定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舉行大會的，但是一天推遲一天，到現在不惟毫無進步可言，就是會期還遙遙無定。一九二〇年起國際聯盟就起手注意於軍備預算的限制，但是結果如何呢？結果等於零。

從這些事實，已能使人恍然於國際聯盟，尤其是帝國資本主義的國家，實際上幷沒有裁兵的本心。他們所用方法之勉強，把治安問題代替了裁兵問題，以及同時注意於一國軍力所關的一切要素如戶口調查等等，更可充分證明他們的用意。

所謂「戰鬬力之強弱」這一個問題，討論得毫無結果，而且他們藉此以避免解決根本問題的裁兵具體方案。下次的裁軍會議也會再應用他們的這種方法，這種方法用下去時，不惟現存的軍備不會裁減，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將來必定把各人的軍力重新增加。

蘇俄政府對於裁兵問題之切實進行，可以從事實上看得出來。而且，在這個意義方面常常觸起了各國的盛怒。

蘇俄政府曾把他這種酷愛和平之至意，從行動上表示出來，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華盛頓的海軍限制會議，蘇俄政府的意見不爲大會所採納，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又爲一般的軍備裁減會議的主理人在日內瓦所拒絕。

雖然不絕的給人家反對，但是蘇俄政府仍然向這方面努力進行。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蘇俄政府在莫斯科召集接壤各國討論裁軍的比例問題。蘇俄願意裁減他自己一大部分的兵額，即是列強有條約無條約的挑動鄰近各國大家來壓迫蘇俄，蘇俄也不顧慮。在這個大會中蘇俄曾提出一個有系統的計畫，結果也被拒絕。

雖然蘇俄的意見和國際聯盟不一致，但仍然接受了國際聯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參加裁兵會議的請帖。只以當時蘇俄全權代表何爾洛斯基（Worowski）被刺斃命，而瑞士政府幷不懲辦凶手，使蘇俄因此不能出席前次的裁兵會議預備會。今天特派代表團赴會，把蘇俄對於一般的完全的裁兵計畫提出在這裏。

（二）蘇俄代表團受政府命令向各國提出海陸空三種軍備應完全廢止。

蘇俄政府對於實行的計畫，略說如次：

（a）將海陸空三種軍額一致解散，幷禁止任何一切掩飾軍備的舉動。

（b）銷毀一切軍器軍需，一切戰用化學製造品，一切關於軍

事行動之物品以及各種在軍隊內軍用儲藏所裏或他種普通應用上的破壞引擎。

(c)完全清算一切戰用海艦及飛機。

(d)停止軍隊中或社會組織上的軍事教育，幷從立法方面免除強迫，志願和徵募等軍役制度。

(e)通令國內禁止有意於含有軍事性質的教育。

(f)炮臺之拆毀和海空兩軍根據地之取消。

(g)封禁軍用之特別工廠和供給軍需之一切普通工廠。

(h)一切以軍事爲目的的專款，無論是在軍事預算內規定的或者在他種社會組織內規定的，均應禁止。

(i)裁除陸軍海軍航空軍總長，撤去參謀處，各種軍事指導機關，及軍事教育機關。

(j)由立法方面禁止在民衆中作軍事的宣傳和軍事的教育；在國家的組織和人民的會社中禁止青年的軍事教育。

(k)對於新發明的軍用品的本身和新發明的製造軍用品的器具，不能予以憑照，加以保護，使科學界沒有此種殺人的發明。

(l)通令全國，如對上記條件未執行時，即以叛國論。

(m)設法修改幷免除各國政府與本計畫相背施之各種行爲。

(n)代表團代表蘇俄全權提出上述關於完全裁兵問題之各條辦法，希望取得各國的同意在一年內將戰爭的物質方面的一切完全剷除。

(三)蘇俄政府認上述絕對裁兵的完全實行辦法，乃最簡單而合乎實用的和平計畫。

如帝國資本主義國家不願意即刻取消常備軍，蘇俄政府爲合和平意見易趨一致，促進裁軍之實行起見，再向預備會提出下面的補救辦法：

完全的軍備裁減，所有同意各國，當於四年內一致同時逐步使其實現。第一步是在明年這個期間內，大家應自由將軍事預算免除，用於其本國所欲振興的他種事業，最好是用之於工農業。

(四)蘇俄代表團爲得使其裁兵主張易於實現，願和各國代表切實討論，直至大家明了爲止。

(五)蘇俄政府同意於禁止化學的及毒藥的物品用於戰爭，願意加入這種合同，各國要她何時簽字，都可以辦到。

爲保證此事之實效起見，蘇俄政府主張設立化學工業和平股工人監察委員會(Un Contrôle ouvrier des branches pacifiques de l'industrie chemique)，如若某種國家因爲戰爭目的對於此種工業計畫發展時，隨時可以給這個會發覺。

有人說我們的這個裁兵計畫，是理想的，是不可實現的。這因爲我

們是第一個很爽直任問題本身求解決的人，并沒有爲各大國和各國商人的政治利益設想過。但是我們卻實實在在找到了解決目前問題的具體方法。

我們曾看過而且細心研究過你們委員會和特別委員會的報告，這種報告，令人如墮入五里霧中，莫辨方向，這纔眞是絲毫沒有實用的東西。如若你們不根本改造一番，那你們只有白白耗費十年光陰罷了。

然而戰爭的危險逐漸擴大。各國的政界要人驚惶失措。這種時候，誠然不可輕視。各國擔負的沈重，說起來眞是可怕極了。所以蘇俄政府藉此機會提出上列的解決辦法來。

要曉得軍備的存在和其所發生之影響，必然的引起各國的軍事衝突，這種軍事衝突把工人農民的和平的生產工作破壞了，而令世界受莫大的紊亂；各個大國靠着他的武力侵略壓迫弱小國家弱小民族；只有軍備的完全毀滅，纔可以有實效的保證世界的安寧，纔可以令將來的戰爭無從發生。

裁兵會議第四次預備會應這樣決定：

（1）普通裁兵的約章的詳細計畫，應卽時着手大家同心協力訂定；而且以蘇俄政府的提議作爲這種計畫的根據。

（2）至遲當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前召集裁兵會議，來討論并取決蘇俄上面的提議。

蘇俄政府對於世界和平，不遺餘力的加以擁護。從這次莫斯科和瓦爾梭維間的政治關係，可以一眼看出來的。因爲蘇俄政府總是勸阻立陶宛和波蘭的互相用兵。』

李德維諾夫是用英文演說的，等到把這篇演說詞用法文譯述一到後，已經是下午四點鐘了。

閉會之前，主席盧端說：從蘇俄代表這一篇有興味的言論看來，蘇俄和國際聯盟可說目的大約相同，而方法稍爲有點出入。

同日下午第二次會開幕後，法國代表保羅半古對於蘇俄代表有所解釋，大略是說：

『蘇俄代表的意見，本是裁兵會議預備會所常常注意的問題，蘇俄的批評，我不能說她完全合理，因爲他們應該知道預備會委員國的主張本同他們的提議沒有出入的。

不過因爲種種的困難問題，不能不按步就班的辦下去。他們的議論很空泛，很簡單，而且可以說是太簡單了。

其實國際聯盟有歷史上的價值的事情，還是在能把治安問題和裁兵問題連成一氣，還是在能把軍備裁減到最低限度，同時又能使國家的治安不發生危險，而且應當得有國際的一致行動以爲保障。

我不相信蘇俄的提議有什麼了不得的價值；因爲這都是國際聯盟曾經一試認爲無用卽拋棄的。實際上國際聯盟相信卽算能把

這種辦法實現，還是好了強國，使弱國受她的欺。因爲一個強國民衆國富，到了她要想欺侮小國時，不管一樣的裁了兵，她總有方法的，至若弱國呢，她始終沒有抵抗的能力。

目下阻礙我們的進行的，幷不是這一些專門問題，只是缺少了一種國際的思想大家遲疑着不願拿出一個必要的憑信。這就是國際聯盟所以決定組織一個治安特別委員會的原因。

你們蘇俄代表團的到來，令我們不知怎樣的歡喜，怎樣的充滿着希望，因爲我們時時感覺到歐洲的治安問題，如若沒有蘇俄的參預，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你們現在同我們在一起了。我們一同工作，總有一日你們會相信國際聯盟和她的公約的合理，知道裁兵的工作，如若沒有治安的組織來作根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希望你們這大國的合作，使國際聯盟更加強而有力。』

保羅半古這一席話，算是代表國際聯盟對於蘇俄代表團的答詞，這一位「社會黨」，這一位法國「戰時國家組織法」的發明家，這一位要法國人無論男女老幼大家一致動員的總司令，這一位樸蔭凱賚，白里安，福煦的高足弟子的言論，我們不能輕覷了牠。牠是國際聯盟，她是借半古的口傳出的英法強國的裁兵意見。

德國代表伯恩斯托爾夫伯爵等半古講完了，他說：李德維諾夫所說的是舊的意胎，大部份實和威爾遜從前的提議一樣。他希望因爲有了李德維諾夫的批評，可以促進預備會的工作。他主張把蘇俄政府的提議，放在二讀合同草案時再來考慮。下次的會議期間，定得愈早愈好。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俾尼斯也說：蘇俄的提案幷不算新奇，一九二二年挪威所提出來的，就和這一樣。那時已經拒絕過了，現時不用再來討論。他又說到李德維諾夫的批評不合理，國際聯盟已把一個空泛的工作做成了。

希臘代表波禮第士發表的意見，大約和德國代表的差不多。

蘇俄的第二個代表盧那却爾斯基聲明蘇俄政府的批評幷沒含有使裁兵預備會工作更複雜難於解決的意味。他說到了「此路不通」的時候，應該回頭望望。裁兵問題，要有強的大國和弱的小國一致擁護，不要把牠當作小國的惟一義務，纔有實現之可能。

阿根廷的代表甘地羅 (Cantilo) 說新大陸對於裁兵問題興味比較小些，現時應照議事日程所規定者討論，蘇俄代表的提議留待將來。於是對於蘇俄提議的討論暫時中止，幷決定保留到將來再加考慮。

預備委員會這時纔根據國際聯盟前次大會的決定，提出組織治安和仲裁的特別委員會。

所有參加預備會的國家和國際聯盟的會員國都有權參加這個特別委員會。非國際聯盟會員國而參加預備會的國家如蘇俄和北美聯邦可以任意發表自己意見，供特別委員會的參攷。

蘇俄代表李德維諾夫聲明蘇俄對於有令裁兵問題擱淺的舉動，均不負責，所以他們不能以會員的性質加入仲裁和治安委員會，只能立

於旁觀的地位云。

同日治安特別委員會第一次集議。十二月一日早第二次會議，推定俾尼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為主席，於呂帝阿(Urrutia，哥倫比亞代表，)安登(Unden 瑞士代表，)為副主席。俾尼斯陳述國際聯盟對於裁兵和治安問題之以往工作，并說此後有治安委員會當更進而深究國際紊亂之原因，求得世界和平之保障。希臘代表波禮第士主張於特別委員會下分設兩股，負責收集一切困難題，并預備一切參考材料，使特別委員會兩三月後再行開會時有所根據，討論亦容易得到結果。荷蘭代表則謂參考材料已很充足，不用多此一舉，徒耗時間。日本代表齋籐(Sato)主張根據目下之一切意見，從速規定一般的和地方的治安條件。保羅半古說是一切文件和參考材料國際聯盟已印刷成册，現時特別委員會惟一問題是討論一個實行保障治安的方法。這就是說怎樣規定一個裁軍的比例，使各國能實行，俾下次大會得有具體的辦法作根據。英國代表團主席居仙登 (Cushendum) 也贊成半古的主張，說英國五十年以來已經很忠誠於仲裁這一個意見。

二日早第三次會開幕後，南斯拉夫代表馬爾科維慈(Markovitch)有一篇很長的演說，以南斯拉夫和亞爾巴尼亞的近事為證，說國際聯盟沒有方法從中調解，弄得要再向某一個大國去求幫助。他說：『我國最近和法國簽訂一友誼的仲裁條約，是國際聯盟承認了的。南斯拉夫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很明白的，因為他對於他的治安很擔心。國際聯盟固是和平的保障，但是他的力量還是很不足。誠如半古君所說，這個條約是出於萬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希望意大利也能在這個條約上簽字，因為這樣，南斯拉夫王國(Royaume des Serbes, Creates et Slovènes) 的治安保障纔更可靠。可惜意大利不能如此。次之亞爾巴尼亞本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之一，國際聯盟不惟把她和其他各國一律看待，而且特別對於她有一種保障的議決。然而亞爾巴尼亞卻以為這保障還不足，而另外一個強國——意大利也認亞爾巴尼亞的治安保障不足，如是兩國訂立了一同盟。至若我國，我可以說沒有一個政界要人有絲毫侵犯亞爾巴尼亞的野心，雖然亞爾巴尼亞有放心不下的情形。』末尾他說到仲裁是很好的很簡單的意思，各國應該明白了當說一句同意或反對。尤其是一切強大國家應該如此。他不相信法律的研究可以解決什麼治安問題，只有根據國際現狀去定奪纔是正當的辦法。他還說到國際間現時已有許多與國際聯盟公約不能相容的條約發生，國際聯盟的威信已不存立，而國際聯盟的所謂國際間的諒解亦已成了虛文。希望治安委員會對於這點加以解釋。至於仲裁原理的法律的研究，他也不主張在治安委員會討論；治安委員會應該討論的是在何種情形之下，能應用何種實際的方法，把各種國際間的糾紛解開來。

德國代表在馬氏演說畢後表示德國願在治安委員會內合作。并謂基本目的在能找到一禁止戰爭發生的方法。應當一變舊時方針找到

這種方法以維持世界之和平。

羅馬尼亞及智利代表亦有所陳述，此後討論即行告終。根據倬尼斯提議委員會指定報告者三人：關於仲裁問題者爲哈爾斯第（Holsti芬蘭代表）關於治安問題者爲波禮第士，關於引用國際聯盟公約者爲呂特雪（Rutgers 荷蘭代表。）

三日第四次會晨十時開幕，討論下屆（第四屆）會議時間問題。倬尼斯主張在明年二月二十日。李德維諾夫主張愈早點，幷正式提議在正月十日。伯恩斯託爾夫贊成李氏所提日期。倬尼斯說德國和蘇俄之一致，是完全在反對裁兵委員會的目的和方法，其實日期是就事實之方便與否爲定，幷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瑞典代表和英國代表也對倬氏之言表示同意。恩氏聲明德國政府恐因第四屆預備會召集太遲時，大會將不能於一九二八年以內舉行。保羅半古勸蘇俄和德國代表不必固執開會期間要早。盧登則正式提議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結果以三月十五爲裁兵會議預備會第四屆會議日期。

這是這一次開會的經過詳情；把結果一看，似乎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蘇俄的提案擱下等下屆再討論，委員會的草約留着等下屆再二讀；只有治安委員會是成立了，下屆會議日期也已決定。這就是三日內二十六國代表的「和平」「治安」「裁兵」大偉業！

四

現在我想談一談這預備會開會前後各國的輿論。這實在是一件很有興味的事情，因爲各國的明爭暗鬬，都可以從這內面尋出蛛絲馬跡來。

英國的工黨藉着這件事在下院極力攻擊保守黨政府。麥唐納（Mac Donald）等的演說詞都是銳利刺人。路德喬治（Lloyd George）說：日內瓦對於裁兵問題，沒有做出絲毫的成績，現在歐洲已有了一千五百萬的兵正在預備着放火殺人，國際聯盟的所謂裁兵，完全是滑稽。兩個對於裁兵與和平問題最起勁的國家，要算是英美，但是她倆對於軍備卻更起勁。人家只要駁他們一句：『你要人家裁兵，就得首先減少自己對於軍備的耗費。』她們眞將無言以對，所以今日不是我們要人家裁兵的時候，乃是我們自己減少軍事預算的日子。Daily Herald 希望蘇俄和德國這一次在日內瓦能和其他小國站在一塊，令裁兵問題能眞的實現起來。英報 Westminster Gazette 對於各國的態度指出得非常明白。牠說：法國固執她的治安要在裁兵問題之先解決的意見，至於德國和蘇俄，卻連手起來，說第一要緊的是裁兵，而不是治安問題。德國的意見實際上可以一句話說出來『或者法國和她的聯盟强國裁軍；或者讓德國武裝起來。』蘇俄的腔調也是說，要蘇俄裁兵，非得列強大家一致裁起來不可。這個報紙還說：法國現在着急的有兩點：一是德國以蘇俄爲助將要變成德俄聯盟的局面；二是意大利在地中海和巴爾幹半島的尋釁。這一次的局面是德國和蘇俄站在一邊，法國和英

國也就因事實不能不走在一塊了。英國的右派報紙對於蘇俄代表團的提議不斷的加以攻擊，有的說李德維諾夫的議論是烏托邦（如 Daily Telegraph 和 Star 等報）有的說當裁兵會議預備會的第一天給李德維諾夫提出他的過激意見是裁兵前途的大不幸。（如 Daily Mail 等。）

法國方面共產黨攻擊政府不遺餘力，而對於蘇俄的提議，則極端贊揚。共產黨議員賈先(Marcel Cachin)有一篇很長的演說詞，對於目下的國際現狀分析得非常明瞭，說歐洲的和平固是不可靠，而且世界的第二次大戰就在目前。又說到法國和南斯拉夫的所謂友誼條約，結果是王國各城市到處叫着「法蘭西萬歲」「打倒意大利！」等口號，鬧得巴爾幹滿城風雨，而意大利在坦及爾(Tanger)已把慕沙里尼的威風排出來了。德國是永遠不會被壓服在羅加拿凡爾賽條約之下的。法國帝國主義今天的軍備預算至百萬萬之多，所謂裁兵，所謂和平，不過是帝國主義的騙人話。其次講到政府機關報如時報之類，這可以代表法國右派的言論。他們的意見是以為此次預備會是在完全接受國際聯盟的決議，組織治安委員會。治安是裁兵的第一步工作，所以現時各國是應從仲裁和治安兩點着想，促其實現，然後規定一國際的水平的最低軍備數目，叫各國去實行。蘇俄的提議是得了德國的贊同，這不消說柏林和莫斯科已趨一致，他們一定主張列強要依照凡爾賽條約的裁減德國軍備一樣，把法國的軍備裁減。這個以研究仲裁和治安為惟一目的，使裁兵有所根據的預備會，如今給蘇俄一個提案必引起許多危險，因為照這樣下去各國政府萬不能得到同意和諒解，而裁兵也就徒託空言。希望日內瓦沒有一個人和蘇俄的提議表示贊同，因為她是鼓吹國內戰爭世界革命和反對和平的久遠組織的人。德國對於國際上的政治諒解還在極力想法子阻止他的實現，這可以從德國國家主義者的言論和行動上面看出來。法國是無時無地不在謀世界的和平，國際間每有什麼紛糾發生，她總是設法調解：如希臘和保加利亞，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亞爾巴尼亞和塞爾比，波蘭和立陶宛等等的爭執，法國會同倫敦羅馬和柏林的政府從中疏通，使誤會得以消除，歐洲的和平不致破壞。今日的法蘭西南斯拉夫友誼條約，尤其是和平的第一個主要工具，因為沒有仇視過任何一國，也不與日內瓦的精神相抵觸。至若意大利和法國是兩個同種的拉丁民族，亞爾卑士山的兩側的親愛，當益以增進，白里安和慕沙里尼又將有一次晤會，白里安想起羅加拿相會時的情投意合，曾說：『我很歡喜明天去看慕沙里尼。』這是法意兩國秉政者彼此諒解的證明。上面引述的一些言論是法國政府和右派粉飾太平的官腔，我們從這種官腔內面，好似感不到什麼和平的香味，只見得殺氣的蒸騰。我們不妨再談一談他們在預備會閉幕以後的意見。他們說此次日內瓦的會議並無絲毫進步，一切情境都和會議以前相似，蘇俄和德國代表，對此無甚進步的結果，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好得有三點尚差強人意的事，就是：一，使人家看了蘇俄的十四條提案，

知道蘇俄的主張和辦法怎樣幼稚得可笑；二是南斯拉夫代表的言論，坦白得很，使世人知道巴黎政府和伯格拉政府愛和平的眞誠；三，各國代表的意見，一致認仲裁和治安爲裁兵的先決條件。

德國怎麼樣呢？La Gazette de la Croix 報說：法國對於裁兵的意見，常常是一樣的。她的方式對於鄰國是：裁兵，治安，仲裁，幷維護其健全。她是將裁兵問題輕輕去在所謂治安的後面，藉口說，如若現時各國的軍備不加以修正，法國的治安和屬地都沒有保證。法國把她這種方式看作裁兵，不願意任何人加以修正。英德俄對於這種態度，應當不承認。德國的意見是很顯明的：『軍備不平等是沒有治安可講；一個軍備不足禦侮的德國，環伺着一些窮兵黷武的國家，而且歐洲已給法國用她的縱橫捭闔的手段造成一個聯盟的局面。只有戰勝國裁兵纔是治安的眞正保證。』Taegliche Rundschau 報說：戰勝國在日內瓦稱孤道寡，獨斷孤行；但是如若不違背正義，她們就有點辦不下去的情形。德國現時無異於釜中魚，她的代表自然不會有什麼反對日內瓦的舉動。法國的兵額比之一九一三年表面誠然少些，但是已能在組織方面努力，質的方面較前勝過多多。以目下法國如是堅強的軍隊，這纔眞是一件危險的事。Deutsche Tageszeitung 報說：日內瓦的裁兵方式不能外乎兩點，一是一般的實額的裁減，一是大家重新把軍事講求起來；如係後者，那末德國和她的處在同等地位的國家，要從卑下的待遇下抬起頭來。又說：德國代表這次在日內瓦本是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但是不要讓蘇俄給她的機會錯過；應該起來反對治安特別委員會的組設。這是預備會開幕以前的輿論。在開幕以後，Taegliche Rundschau 報批評蘇俄的提案說，這種提案的方法，用在商業上或者是一種方法；因爲可以討多還少。但是在日內瓦那些不願意裁兵的就有了藉口，振振有詞把她們的陰謀遮住了。

至於俄國，議論就一致了。一方攻擊帝國資本主義之沒有和平與裁兵的誠意，一方則宣傳自己的如何酷愛和平，鼓吹裁兵。國內的報紙不過把李德維諾夫那篇演說詞發揮發揮，幷順便提到立陶宛的安寧爲強權所威嚇，蘇俄當努力阻其實現以維持世界之和平。斯太林近有一篇演說，極力攻擊國際聯盟，也是爲了裁兵問題。他說：國際聯盟此次會議之召集，從國際間各種糾紛和不接受李德維諾夫提出的蘇俄意見案看來，明明白白是拿這種好聽的名字作新軍備的掩護和新戰爭的準備的工具，幷不是什麼和平同裁兵的利器。隨後他又說：羅加拿條約之後又有今日的法蘭西南斯拉夫的所謂友誼條約，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的守禦同盟以及波蘭立陶宛的交涉，難道不是將來武力衝突的預兆嗎？末了他將資本主義國家近年來軍備大大增加的確數指出，說從前所藉口的是德國，如今德國再不能給帝國主義者以口實了。羅加拿的精神是很足以從亞爾巴尼亞，立陶宛，北非洲和中國等處引起世界大戰的。

其他各國都惟英法等國的馬首是瞻，我們在這裏不用特別介紹。意

大利本是根本反對裁兵的人，她不管你這樣多，『不裁固要增，就是裁了還是要增你們願意在日內瓦鬧花樣，我只是冷眼看看。』

由上面這一段各國的輿論和態度看來，這裁兵會議的隱祕和前途的黑暗可以一目了然。

五

如今想把我對於「這個年頭兒」的世界的主觀，通盤向閱者報告一下，以作我這篇文章的結論。

把各國的內政狀況和世界的潮流趨勢看懂了一個大概時，則現在世界上一切牛鬼蛇神的怪把戲，有如西洋鏡，一針揭穿。

歐洲因資本主義的發達，殖民地的慾望，有如野狼之與家禽，到手的不願意退包，沒得着的四處挖尋。想滿足這種慾望，要有兵力作後盾。但是你今天可以增一卒，我明天可以增兩軍，加之以大同和社會主義的世界潮流洶湧澎湃，兄弟之愛，推廣及於全人類，對於戰爭，根本皆得是沒人道的獸行，於是各帝國資本主義的政府不能不於此另找出路。這一個另找出路，並不是把這慾望窒死，也不是自後再不用武力了。卻是強者想把現狀穩定下來，一方面沒有其他的弱者，後來居上，也沒有勢均力敵的強者因國力的關係跑上了前面；一方面把國內的無產階級用恩惠將革命的空氣和緩下來，仍然同時用經濟和文化的策略奴使一切弱小和未開化的民族。這一步驟的「叫得響」的方法，就是裁兵。裁兵的假面具就是仲裁，就是治安。何以要用這個假面具呢？因為仲裁就是強國的舌頭兵，要有一只舌頭兵作代替裁兵後纔仍能保持他們的特權。要先把自己的敵人俯首帖耳聽擺布，說自己要怎麼多的兵，纔够維持治安，而人家則一卒不留，已足免於擾亂。這樣纔是治安的正軌，有了這種治安，纔談到裁兵。這就是英法等國的聰明政治家的高見宏猷。這是裁兵會議的緣起，這是先治安和仲裁然後裁兵的精義。可憐這緣起大家都已知道，這精義各國全然了透。難道已經知道已經了透就隨便丟手嗎？那是不會的。大家不妨鬪鬪爭爭，有藉口是天如人願，沒有藉口就若即若離，任其生滅。於是日內瓦變成了鬼祟世界，盧忙湖（Lac de Léman，一名日內瓦湖）裝滿了暗潮激流。這樣下去，和平固然是夢想，仲裁也只託虛名，裁兵也就變成整軍經武了。一個可憐的世界，給這班政治家弄得烏煙瘴氣一場糊塗！

一般的裁兵，要從英法美日自己裁起。而英國要裁兵，就得先裁了自己的海軍。然而英國又在新嘉坡築港，軍備預備一年一年的多起來。西錫爾自己說每年年費百分之七十是耗之於軍備。法國保羅半古的國家戰時組織法，已經令全國無論男女老幼都服軍役，百萬萬一年的軍費，比大戰前多過二十萬萬。據左派的報紙所載，目下每一法兵的破壞力，較之一九一四年強至千倍以上。法國本是陸軍國，但是海軍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一九一四年的水雷艦（Torpilleur）是五萬四千噸，現在已達九萬零五百噸了。一九一四年的潛行艇（Sous-Marins）是三

萬一千噸，現在已達七萬噸了。美國有的是金洋(Dollar)自海軍會議無結果，和英日賭氣大造其海艦，本年十二月三日倫敦電柯立芝已同意五年內每年增造巡洋艦六艘，而毀滅艦及潛水艇亦同時計畫增加。日本為將來太平洋上的戰爭，更是不遺餘力從擴充軍備方面設法。他們這種應該裁兵的不惟不裁，而且有加無已，有什麼法子使軍備較少的相信大家裁兵呢。對德國的羅加拿條約已經漸漸難得行使，而意大利明目張膽的叫起意大利的軍備是不足的，她是要擴充軍備的了。意大利為得巴爾幹半島和地中海北美洲的殖民地，無時不想和法國拚命，慕沙里尼已經正式宣言說下次大戰至遲當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五年之間——七年以內世界的屠殺又要起來了，這地球怕不會給這一次的血液漂走了嗎。這是一九二六年各國的軍費約數，閱者看了當為之咋舌吧。

意大利	五十五萬萬法郎
日本	六十萬萬
美國	百五十萬萬
英國	百五十萬萬
法國	百萬萬



總之裁兵的原意是制止人家和自己一樣增加，希望自己能時時站在人家的頭上。比如法國恐怕德國和意大利跳起來，所以想以裁兵的辦法來制止，我們看了各國的輿論和海軍裁減會議的往事，就可知這回是又沒有結果的了。所以即算將來第四次預備會不因蘇俄的提案和德國的異議以致決裂，也會在裁兵正式會議時擱淺。那時各國回到自己的國內討論自己的增軍的方法和數目了。從此人民壓在這種軍費的重擔之下帝國資本主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會等到一九三〇年也說不定。

這個裁兵會議是給各國增軍的一個方針的，所以不妨直截了當稱做增兵會議！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寫完於法京聖雪內維爾大圖書館。



三民主義與合作主義

壽勉成

薛仙舟先生前在母校復旦大學擔任副校長兼商科主任的時候，即竭力提倡合作運動。今不幸已於今年九月間逝世！余讀了他所著的實現民生主義的根本計劃——即全國合作化的方案以後，頗有所感觸，因是特將感想所及，分項述之於後，以與我國留心合作運動者一加商榷。

一、薛先生這一篇遺著，已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所印行之中央半月刊發表，（見該刊第八期民國十六年十月一日出版）同爲合作化同志所應人手一編。此後並望該刊將關於此類合作化計劃之文字，多多發表，以爲我國有志合作研究者之饋貧糧。

二、薛先生提倡合作主義的出發點，既在復旦大學，則復旦大學對於合作運動，自負有一種重大的使命。即從前曾經一度與薛先生共同努力從事於合作同志社之組織，上海國民合作儲蓄銀行之籌辦，平民週刊之發行等事業者，均應該分外的努力，使幼稚的合作化運動，逐漸的根深蒂固起來，方不負薛先生一番苦心。各國合作化運動大抵經過幾次失敗，始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們當然應有再接再厲之精神。

三、我們要再接再厲，繼續薛先生的工作，最好的時機，便是現在。因爲三民主義進展之日，亦即合作主義進展之日。薛先生到今年夏間，才提出全國合作化的方案，當亦是認爲時機已到的緣故。

四、合作主義與三民主義有什麼關係呢？三民主義，固然是一種政治學說。孫中山先生早已說過，謂三民主義用英文來解釋，就是美國林肯所說的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既然完全着眼在政府，則其爲政治學說，自無待言。但若使

我們以三民主義爲一種單純的政治學說，或認民族民權兩主義爲政治學說而僅認民生主義爲經濟學說，那就錯誤了。因爲平民主義(Democracy)乃是極普徧的一種信條和精神。

政治中固有平民主義，即經濟中亦何嘗無平民主義。鄙意以爲凡是研究人類之「集合」(Association)的，都是社會倫理學；研究「治理」(Government)的，都是政治學；研究「效率」(Efficiency)的，都是經濟學；而三者常互相關連。果如是，則政治學中固有倫理學說和經濟學說。經濟學中也有倫理學說和經濟學說。吾人由是可知三民主義，不但整個的是倫理學說；整個的是政治學說；並且整個的是經濟學說。

五、更有進者，鄙意以爲社會最高的目標有三：(一)自由 (Liberty)，(二)友愛(Fraternity)(三)富有(Prosperity)。三者缺一，而能以文化自詡者，乃是古今中外絕對沒有的一會事。而三民主義就是代表這三個標準的。三民主義之所以能折服許多人心，其主要原因亦未嘗不在此。三民主義也可以說是三平主義。因爲在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見民族主義講）其目的無非在求國際的地位平等，也就是在求國際的德謨克來西 (International Democracy)。其手段則不外乎國內同胞的團結自強，以造成世界合作的基礎。然則誰能說這不是廣義的友愛呢？民權主義的目標在求人民政治地位的平等，也就是在求國內的德謨克來西 (National Democracy)。其手段則在實行五權憲法。然則誰又能說這不是提倡自由的一個學說呢？民生主義就是要求經濟地位的平等，也就是要求經濟界的德謨克來西(Economic Democracy)。其方法則在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創造國家資本，亦不妨視爲節制私人資本之一種方法。）然則誰又敢說這不是爲求各個人的富有？

六、但是自由、友愛、富有三者，固政治家之所當服膺，亦經濟家之所能獨異。我們要想改造一國的經濟組織，而欲外此以求標準，是猶緣木而求魚，烏能有成效可言。換一句說，就是非把現在的經濟組織，根本的改爲三民主義化的經濟不可。

七、分析的觀察起來，就是非把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改爲民族經濟，民權經濟，民生經濟不可。現在一般的人，以爲提倡工業，就是提倡民生主義，中山先生早就說明，這是一個大大的錯誤。然而一般人之所以有這些誤會，就因爲他們祇認民生主義與經濟有關，而忘卻與民權和民族兩方面關係的緣故。不知既不講民族，又不講民權，還有什麼民生可言？

八、或問經濟上有什麼民族可言呢？我說有，而且有之至。講民族經濟最透澈的，要推德國的李士特。李士特的名著叫做國家經濟學。在中國，國家就是國族，也就是民族。那末，李士特之所謂國家經濟，不就是我所謂民族經濟嗎？劉秉麟先生述李氏之學說有云：（李士特經濟學說與傳記，頁七十三）『且農業國者以之與農業工業並進之國相較，其一切組織，實不能名曰完全。且政治上經濟上常依賴他國，即以製造品之

換其農業品者，應產多少之原料，彼不能自定之，必待他人之來購而後始知之。至農工業並進之國家，其情形適相反：彼可就本國之所需者，盡量以從事於大宗之生產，不足再向外以輸入之。……農業國者彷如一人之只有一手腕，然而其他一手腕則係一外國配製之手腕，動與不動，彼本身無權，只能由外人支配者。至於農工業並進之國，恍如一人之具有兩手腕，而均聽其支配者然。此即自由貿易說之根本錯誤，並不明瞭何以必須保護之處。』又曰：『亞丹斯密曾名其著作曰「研究財富之性質與根源，」而不知財富之根源，與財富之本身，其間分別實大，不能混而爲一者也。一國猶一人然，譬如一人具有若干財富，但其生產之力較彼消費之力爲薄弱，行見其囊中金盡，不能自立。反之，有一窮人焉，其始也四壁蕭然，家無所蓄，但彼生產之力較彼消費之力爲大，行見其銖積黍蓄，漸成巨富。由此而觀，則生產財富之力，實較財富之本身爲重要。……窮此理也，推而用之於國家亦同。』所以假使能把民族主義放大來看，將他應用到經濟方面去，而提倡所謂民族經濟者，我們就應該提倡相對的保護貿易政策，也許是讀者諸君所贊同的。

九、或者又問民族主義與經濟改造有什麼關係？我又說有，而且有之至。世界上無論什麼團體，大而至於國際聯盟，國家政府；小而至於一公司，一家庭，無處不要應用政治的原理。中山先生既提倡民權於一國的政治，則與國家同其範圍，或小於國家的經濟團體，自然也非應用民權主義不可。在經濟上主張民權者，凡歷來提倡緩進的或急進的社會主義各派均屬之。他們的目的，在取消勞動奴或消費奴的經濟制度。務使勞動者或消費者能夠自動的去從事於生產。素來講經濟學的人，批評生產制度，多以效率爲惟一標準，而不能顧全別的標準，這就是經濟哲學與經濟科學太隔膜的緣故。他們竟願爲方法而犧牲目的，這眞是何等不幸的事情！霍克斯雷有言：『寧在自由中做錯些事，毋在桎梏中自命君子。』以之批評一般的經濟學家，此語可謂適當之至。羅斯金亦嘗謂普通所視爲財富（Wealth）者，其實是病富（Illth）。我們也可以說普通之所謂經濟，其實是「不濟，」也可以說是「病濟。」況退一步言，即從效率一點而論，公營私營兩制之孰優孰劣，亦尚難遽下定評乎？

十、現在讓我再說民生主義與經濟的關係，民生經濟下的生產，以實用與服務爲目的，他的標語，可以說是：「不勞不獲，有用斯作。」而資本主義經濟下的生產，却以私利爲主要目的。二者之相去，何啻霄壤？然環顧我國生產家中，其眞能先公用而後私利者，能有幾人？

十一、講到三民經濟與消費合作經濟的關係，我可以說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合作的種類很多，要無不以消費合作爲中心。所以我們講合作主義原理的時候，不妨注全力於消費者的合作。經濟解放的學說中，最和平的要推合作主義。所以社會上很少有人極端的反對合作主義的。合作制度在歐美各國之所以能普及如今日，就是爲了這點。要是相信三民主義的人，還不能努力提倡三民化的經濟制度——消費合作，那我可就不懂他所信仰的三民主義，究竟是那一種三民主義。至少

我可以說不是中山先生所提倡的那個三民主義。

十二、消費合作的原理很簡單。他的目的，在把現在專爲私利的生產，不知不覺的，自然而然的，和和平平的而化爲：「爲消費者的生產，爲消費者所生產，爲消費者而生產」的生產。就是：Production of the consumers, by the consumers, and for the consumers。換句話說，就是要除去消費者奴伏於生產者之前之現象。務使消費者共同的「自決」其需要，而後國貨可振興，利權可免於外溢。所以民族經濟應有之保護貿易政策，消費者實主宰之，固無待於關稅之自主也。亦必使消費者共同的「自治」其生產，而後生產可無過分的浪費，物價可得而穩定。亦必使消費者共同的「自獲」其勤勞之產物，而後貧富的差別，乃可漸趨於平。然則經濟改造之方，舍此又將安出？試一究近世各國經濟現象之病根，其由於人者，爲營私的心理；其由於法者，爲生產的投機。惟其營私，而剝奪勞工之事跡，遂史不絕書；惟其營私，而貧富階級之生活狀況，遂大相逕庭；亦惟其營私，而後競爭的糜費，遂不可以數計；亦惟人各以私利自圖，而後不勞而獲之富豪，遂比比皆是。從方法方面來說，現在的生產制度，可以說是投機的生產制度。生產者自生產，消費者自消費。各自爲政，而不相爲謀。既生產於前矣，乃用種種狡詭手段，強迫消費者購買之，則其能免於投機性質者蓋希。惟其投機，是以各種貨物之生產，有過剩者，也有不及者。過猶不及，其有害於全民的幸福殆同。蓋一某種貨物而生產過剩，則該種貨物的生產者，勢必陷於破產的景象，而從事於該項生產的勞工們，亦勢必相繼失業。又如使某種貨物，而生產過少，則該項貨物之賣價，必至飛漲，而受害最重者，必莫過於社會的下層；蓋自資本家專制生產以來，多重於奢侈品，而忽於必需品也。這些都是生產制度之不良所致。循此制以事生產，雖有以公衆利益爲懷者，亦莫可如何；因生產者人數繁多，而又以自由競爭爲原則，則生產自無預算可言。無預算，斯決算之結果，亦自不堪問。分工的利益，本不可持之過甚；乃生產消費之間，竟亦分工至如今日之甚，則無怪流弊之百出矣！

十三、故爲挽救計，爲預防計，吾人非勵行消費合作不可。消費合作的運動，雖祇有一百年的歷史，其在歐美的成績，固已顯著，而其在中國之事業，則尚屬有限。但消費合作的利益，實不待有消費合作社的組織，而後始能見到。譬如信紙信封，當然是在批發店家去買，便宜；在小店裏去買，貴。雞蛋通例亦是鄉下買的便宜，城裏買的貴。這就可以表示「直接購買」的利益。又譬如學生的制服，各自去定做，要比團體的去定做貴許多。這就可以表明「團體購買」的利益。又譬如學校裏開同樂會，每會員捐款若干，一俟開會完畢，即將所剩捐款，分別攤還會員。這就可以表示「依費用收費用」的公平與便利。消費合作的要件，也就不外乎是。所異者，規模之有大小而已。假使學校裏的學生，或社會上的消費者，都能大規模的應用這些習以爲常的原理於日常一切的消費，實行直接購買，實行團體購買，實行依費收費，那就是正式的消費合作了。

十四、此外還有一個要件，應該特別提出來說明的，就是消費合作社

的「直接生產。」一因爲要是不直接生產，那還是不能免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惡習。因爲消費社固然設立了，但是通常出售貨物，仍照市價；而僅於年終依據各社員的消費數量分攤餘款。（間或有讓非社員同享此利者）所謂依費收費，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比較資本家的商店，固已大不相同；但卽照此辦法，富者的消費既大，則其所攤到之數，必仍超過於貧者所得之數。而且生產消費雙方不合作的惡影響，仍未能免。所以爲根本改革計，自非由消費團體直接從事生產不爲功。必有消費的預算於前，而後乃從事於生產，庶幾於審定消費決算之時，可免過或不及之患矣。現在的生產家，雖不無類似消費預算的估計，然並非出之於消費者的方面則又何足以語嚴格的消費預算呢？而且他們的預算，無不以私利爲歸，而消費合作社的預算，則目的全在於公利；此亦不可以不辨。

十五、或謂消費合作社的直接生產，與近來各級政府所辦的公共事業及生產事業，得毋相類？因爲從經濟方面觀察，政府不就是代表消費者的嗎？人民所納的稅款，較之合作社社員所繳的股份，又有什麼區別？人民之服從政府，雖帶着強迫的性質；然而於強迫之中，仍寓有受治者的默許。因爲假使受治者，不信任其政府對於生產的政策，他不妨脫離那個地方。既然不脫離就是默許，就不是強迫。所以政府的生產，與消費者的生產，在理論上確有相脗合的地方。但是大規模的生產事業，固然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規模過大，則分工必細，而失去工業的教育價值；且有損於勞動者經濟能力之訓練及其養成。現在既知政府的從事生產與消費合作社的從事生產，宗旨完全相合，大可將一國的經濟事業，分爲三種經營方法：（一）凡爲合作社所能勝任者，由合作社負責辦理之；（二）其不能者，由政府辦理之；（三）其有爲雙方所均感困難者，則仍由私人，依通常的生產方法舉辦之。

十六、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生產合作與消費合作的衝突。消費合作雖直接從事生產，而仍不失其爲消費合作。此地之所謂生產合作，乃專指勞工之生產自治而言。勞工之生產自治，在生產的技能方面，或能有其長處；但消費者可以包括勞工階級，而勞工階級不能包括消費者之全體。故揆諸雙方實力，消費合作之必佔最後的勝利，自無疑義。且也，生產合作重在階級爭鬬，而消費合作則重在別開生路。生產合作，目的在爭利，其理想初未嘗優於其所反對之資本家。而消費合作的目標，則在團體的自食其力，雖不與資本家合作，卻亦不與資本家起直接的衝突。故從理想方面觀察，我們也應該採取消費合作制，而不應採生產合作制。

十七、余嘗以爲「行易知難，」乃指行其所不知者言；「知易行難」乃指行其所已知者言。此二說也，證之以合作事業發展之經過，均信。世之創辦合作事業者衆矣，然未必盡能了解合作的眞義，故其所辦之合作事業，每多「非驢非馬」之類。世之信仰合作之眞義者亦衆矣，而能有美滿之成績者，實不可多得。此其故，亦有可得而言者，請於下節詳之。

十八、凡一種社會改造的運動，其成功的要素，首在革心。心不革，則命亦不革。薛師於此曾再三致意。其在所擬的方案內有云『本院（合作訓練院）訓練的工作，着重下面一點：

（A）人格的訓練——個人是社會的單位，要改革社會須先改革個人。要先革自己的命，然後纔能革他人的命。

（B）主義的訓練——對於三民主義合作主義，以及其他一切需要的學識，須有充分的了解。

（C）技術的訓練——技術是實行主義的工具，所以也須特別注意。』

他又分人格的訓練為五種：

『（1）意志的訓練——目的在養成犧牲與奮鬬的意志，革命的決心，與改造社會的毅力。

（2）性情的訓練——目的在養成仁愛、溫和、鎮定、審美、的情緒。

（3）習慣的訓練——目的在養成簡單的勞動生活，耐勞耐苦，守秩序，無嗜好，作事有恆心，並剷除齷齪喧嘩等惡習慣。

（4）感覺的訓練——目的在使耳目手足及其他各種器官運動迅速，伸縮自由，並使感覺力區別力銳敏。

（5）身體的訓練——目的在養成康健雄壯能負重能自衛能衛人的身體。』

此五項中尤以前三項的人格訓練為最重要。未有意志不健全，性情不和愛，生活不簡單，而能信仰合作主義者。亦未有不信仰合作主義而能力行合作主義者。亦未有信仰三民主義，而能不信仰合作主義者。薛師既以三民主義與合作主義並提；而其訓練方針，又先人格而後主義；其人格訓練，則復由意志性情習慣而漸及其他；其用意至深，凡有志合作事業者，不可不時加省察焉。

十九、薛師在時，曾與王雲五李登輝諸先生創有一上海消費合作社，設在北四川路橫浜橋寶興路口三號。範圍雖屬甚小，但要不失為一種模範的試驗事業，自有逐漸擴充之必要及其可能。

二十、薛師所擬之合作化的方案中於全國合作銀行，規劃至為周詳，異日稍暇，當再就管見所及，另為專篇論之，以就正於合作同志。

十六年，十二，二十，復旦大學





東方與西方

張伯倫的對華外交演說

英外相張伯倫爵士本年一月十九日在伯明罕統一黨大會席上演說英國外交狀況，其中一部份關涉中國，大旨根據去年對我國所宣佈之「英國改變對華政策建議案」而加以引伸。演詞中雖口口聲聲謂英國對華政策始終以友誼爲基礎，但都是一篇「官話」，沒着一點邊際外交詞令，雖然說，冠冕堂皇，實在沒一點誠意，不過因他所說的話可以代表目前英國的對華政策，故特就出字新聞社就伯明罕郵報所譯之稿轉錄於此。譯文中有關於「英國致華會列強之覺書」，其文字因原文稍除，似乎稍有出入，現就北京英使館所發表之漢譯本加以訂正。又本誌本號國際欄登有英國近來的對華政策一短文，亦可與此篇參看。　記者

關於遠東時局，余願以同樣之滿意述之。不幸中國情形，至今尚有可以殷憂之處。但余苟謂今日情形已較一年前減少危險減少煩憂者，殆不誤也。當一年以前，南方之勝軍進展至長江流域，彼等之舉動，爲鮑爾希維克顧問所指揮及管理，大抵以蘇維埃訓令之結果，或以第三國際及蘇維埃政府之目的之結果，致專務煽動，與外國人爲難。第三國際等盡其力之所能以種種方法，圖引導中國人伸張民族自由之天然願望變爲排外，尤其排英之表現，煽惑中國人反抗吾國，挑撥中國人與吾人間之衝突。彼以武力佔領吾英在漢口九江合法保有之租界，實爲一種戰爭行爲，主持其事者即爲蘇維埃代理人。蓋不爲中國之利益計，不爲中國國民主義之利益計，而爲世界革命之利益計也。

彼等以爲挑釁，一定可以引起吾英之軍事行動，以遂彼等在西歐倒亂之陰謀。殊不知吾人固非凝者，絕不致因此而採戰爭手段，以陷入其詭計，吾人反從事於反還租界之談判焉。夫如此情勢，如此寬大舉動，殆決非任何不明知自己力量不明知自己確具有實行別一對

策（譯者按此指開戰而言）之權威之任何政府所肯為者。（此時會場中有呼「聽之聽之」者，）且如此寬大如此忍耐之表示，亦決非西方列強對於中華帝國或中華民國以前一切關係中所嘗一見者。雖然，因吾人得有警告，乃不得不作一應付事實的步驟，即派遣防守軍赴上海是也。孰知此舉乃成為余之第二「錯誤」，僉謂「張伯倫失策矣！」然時至今日，凡具有理性的見解者，更能作此言否耶！

須知吾人當時乃從事於必要的警戒。彼時內戰狂潮洶湧於上海周圍，而偌人國際租界則免於擾亂，以吾人之預防，得阻止一種攻擊，否則其勢必不能免，結果不獨牽涉吾人，且將牽他國人於對華開戰之旋渦中。質言之，即謂吾人救了上海亦不為過。彼極端派乃於南京對無防衛之僑，肆行報復，為之犧牲者，大都教士教員，美國人居其泰半。自是以來，時局漸有進步，吾人乃得減少駐滬防軍，原有一萬二千五百人，今已減至不逾四千五百人矣，吾言及此小隊伍，不能不對其司令及士卒，附帶一致獎讚之詞。

中國乃多兵之國家。彼今日將領有幾，軍隊有幾，吾皆不了了。蓋彼等甫經聯合，旋即分化，殊難究詰也。然此中國所習慣之軍隊，實為彼和平民眾之一種恐怖物：軍隊經過之處，輒留破壞劫掠強暴之痕，而此中國人民從未見過之英軍，則為一友誼的軍隊，除維持和平防守租界外，別無目的。苟有所取，無不給價，暇則從事足球及其他人類所為之事焉。今時局進步，彼等之數遂減少。蓋中國革命之積極排外的一幕，已隨蘇俄勢力之被擯於中國國民黨而成過去矣。

於此有一先後對照大堪注意之點：即一年以前，鮑羅廷聲勢赫弈，長驅而入漢口；六個月後，即為逋客。彼所統率之政府實際上已不存在矣。上月間，因廣州共產黨之暴動，——余適見倫敦報載影片，暴動之破壞，不在國際租界而在中國省城，——及漢口上海同樣計畫之暴露，在國民黨統治下之一切蘇俄領事館，已由國民政府下令封鎖，蘇俄官員悉被遣離華。

昔詩人有言：『東方自東方，西方自西方，』今不圖為暴舉所迫，亦出於同一之軌轍矣。

國民政府上海交涉員述上月時局之言曰：『廣州遭共黨陰謀，創巨痛深，今已決計掃蕩此惡勢力，以免破壞國民革命。凡受西方教育之華人皆知盎格魯撒克遜的道路最宜於中國，故吾望彼等贊助國民政府，以實現一國民黨之新方針。』由此點而言，國民黨之政策已有進步；故吾人今日苟尚有危險者，此危險之所在，不在蘇維埃代理人所指揮反抗不列顛帝國及不列顛利益之直接的敵抗，而在徧佈中國之無政府狀態，此種無政府狀態尤其在揚子江流域乃與吾人商業以慘酷的打擊者。

此無政府狀態之表現，則為軍隊之佔領鐵路，軍隊之不能按時給餉，交通之阻礙，現金之突禁輸出，無價值紙幣之發行而強迫流通，不為課稅之濫征，財貨之沒收，及一般生命財產之不穩固等。余今有告諸君者，此等弊害既壓於在華外僑——包括英僑——之身，則其壓於華人自身，其量當加百倍。故無政府狀態，最

先受害而又受害最重者，乃中國及中國人也。此等情形蔓延頗廣，南北皆然，有時使和平商業完全停頓，然而吾人雖在此事實之下，而至今保持忍耐及調和的政策。

吾人願望和平，對於中國除於不損害中國自由及利益之範圍內追求和平的商業企圖外，並無其他注意；吾人不抱領土的野心，不欲取得中國之寸土，但求得有保障，使我商人得安然經營其合法和平之職業，外此別無所望也。（大拍掌）因此，吾人雖遭一切挑釁，一切困難，仍勉自抑制，對於中國已往或現在之一切內爭，勿加干涉，勿偏袒任何一方。此項政策，決定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陛下政府致華會條約列強之覺書中。茲謹引述其中數語。

余於覺書中云『陛下政府提議，列強應明白表示，於彼等之建設的政策中，彼等願望盡量順應中國國民之正當希望，彼等應將中國經濟政治的發展祇能於外國管理下獲得之思想拋棄，而宣言彼等準備承認中國於國內安定，宣布一種新國稅之後，即有享受關稅自主之權；更應特行力辨，欲以何種外人之節制迫施於不甘承受之中國之嫌。一面聲言望中國對於凡文明國家皆所固有尊重條約神聖之首要義務，勿稍懈怠。惟雖有以上聲言，各國卻應承認中國修改條約索求之揆諸大理乃尚稱公允，與處於現勢之下，締結新約以代舊約之艱難，而各國相沿嚴守約權之習，亦應因之稍加變通也。』

此項政策續於一九二七年一月間同時致中國南北當局關於修改條約之一種提供中說明之。而此項提供已由吾人於漢口九江兩處租界，見諸實際的行為矣。吾今願告諸君者：此項最寬大的提供，證明吾人願意調整吾人之舊條約權利以順應中國之新希望新情形者，其所得成功已較吾所能詡言者為大。吾人格守此和平協調之政策，吾人不能自許彼以強力的行為剝奪吾人之條約權，但吾人準備在任何時以寬大精神與能代表中國人民發言能以中國人民之名義從事訂約而又能履行其所訂之約之任何人開談判，以期調整舊條約，使適合新情形，並對於中國人民發展其國家及獨立之正當的要求予以一種寬大的滿足。（大拍掌）

若余之言——在余目下所處地位，余言有時行遠——而達中國者，此乃余對愛國的中國人之一種敬告。余再申言之曰：吾人在中國並無侵略的意思，並無領土的野心，並不欲擴張英帝國。吾人準備一俟彼等以一種能談判修正舊約能談判逐漸讓棄吾人依約在華所享特權權利之當局與吾人對立者，立即與之開談判；至於吾人能進至何度，及開始後進行若何之速，此則不繫於現時已在準備守候之英國政府或英國人民之善意，而繫於中國人民能否響應吾人之敬告。敬告維何？即彼等應以文明國家間慣用之和平友誼的談判方法追求其目的，籍以證明彼等國民的希望之正當是也。（大拍掌）

余不能離開中國之本題而不一言及在華之英人。余以職責所關，知彼等曾遭種種困苦危險，甚至犧牲生命。凡與余所知相同者，當無

不深表同情於彼等之痛苦，深歎彼等之耐之不易也。但在華英人之利益與目的，終竟與在國內之吾人相同；因彼等之利益並無二物，彼等之利益，存於和平友誼及信任之中與彼等所託庇之大中國民族相共處，吾深望彼等凡其在華之英報能贊同宣揚此旨，使華人確喻不但吾陛下政府且吾全體國人皆對中國懷抱善意，願待以公道，而共享和平友誼的生活也。

日本之滿蒙經濟政策

堀江歸一

此文譯自日本改造雜誌第九卷第十一號；其論評尚覺公允，且此問題與我國國民有密切關係；其闡明日本歷來對華政策，於研究此問題者必有資助，故譯成之。

此文方脫稿，忽聞作者逝世之報。又聞因係演講過於熱烈，致犯腦充血症氣絕倒地，遂無救云。作者為日本第一流經濟學者，其死，於日本學界損失巨大，自不待言，即對於與日本隣接之我國，亦不能謂無所失。因綴數語，並附作者略歷及其重要著作於後，以誌追悼。

作者生於明治九年，畢業慶應義塾大學部理財科曾兩次留學歐美，編歷英，美，德等國，專攻財政金融學其重要著作有（一）貨幣論，（二）銀行論，（三）財政學，（四）世界經濟轉動論，（五）英國經濟轉動論，及近出之貨幣銀行外國匯兌，世界經濟總論，國民經濟與國際經濟正續篇等書。

一九二六，十二，二十，弇仁生識。

（一）對華威壓政策之失敗

日本應持何種政策以規範中日經濟關係？既曰政策，自視其運用之政治家之為誰，而多少有所不同。唯國論已定其對華經濟政策，則其枝葉部分雖或尚可稍改，而根幹問題則不能因時之為政者之屬於甲黨，或屬於乙派之一時情形而濫加變更。往年大隈內閣，強迫中國政府承認二十一條，締結中日條約。此種條約，因其軍國主義之色彩，過於濃厚，侵略主義之鋒鋩，十分顯露，不僅有傷中國之感情，且引起世界諸關係國之疑惑。蓋當歐洲諸國方注全力於歐戰，無暇顧及中國之秋，日本乃乘機進攻，希冀獨自支配中國，對中國提出肆無忌憚之要求；發送含有軍事行動之最後通牒，希遂其所欲為。此二點卒成為其後數年間中日交涉之障礙。其後憲政會內閣，雖曾於中國關稅會議席上發表稍有利於中國之言論，而往年之惡感猶未全消也。

日本對於中日條約交涉之存心若是，其野心之大不亞於歐戰前之德國與日俄戰前之俄國，誠堪引以為憾事。既傷英美國民之感情，又招中國人民之反抗。雖前者因事過境遷，或許漸漸淡薄，而後者卻愈經歲月，愈加濃厚，如設定國恥紀念日，屢為排日運動，乃吾人所素知者。由此觀之，可知政治家之輕躁行動，實能使國策蒙不利之影響也。

（二）借款政策與無為政策

繼大隈內閣者為寺內內閣。寺內內閣之行動，雖稍鑒於前車之覆轍，未如前內閣之露骨；但其着眼處猶不外依借款政策，以伸張日本

之權勢於中國。當歐戰中歐美諸國，因忙於軍費之調配，無餘資以供給中國，除日本外中國無處求借；日本乘此機會乃與段祺瑞派之軍閥的政治家及梁士詒派之交通系政治家，互相勾結，一面融通巨額之資金與中國；一面運用爲擔保物而徵收之利權與財產，期以發展日本之在華勢力。其時作者因某職務逗留北京，目睹所謂密承寺內首相意旨之有志家及寺內將軍麾下之陸軍軍人，表露日肩負對華外交之氣概而奔走於中國要路之狀；公私混淆，甚覺不快。關於對華外交，據彼輩所云，係欲利用借款以發展日本經濟權勢於中國，藉保護之口實派駐軍隊於中國要地，更以日本軍人充當中國兵卒之教練，預期於幾年間必能從財政，軍事兩方面，達其侵略中國領土之慾望，且以之爲對華政策之根據。其拙劣幼稚，於今思之誠足浩嘆，然而當時之日本當局，卻極形熱心，竟設冗官如財務官者以期進行借款焉。

繼寺內內閣之後者爲原內閣，一反從來之行動。毅然將對華不干涉之宗旨聲明於中外；如是對華政策之急變，果爾賢明與否，姑置勿論。但吾人可以認清一事，即自歐戰以來歷經數期之以軍國主義及侵略政策爲基礎之日本對華政策已漸行改變，其時之當局者亦認此種主義與政策，爲終不得實行。然在此期間，日本對華政策中有一始終一貫之特點在，即高唱日本之滿蒙特殊地位，盼中國及諸關係國之承認；且欲以此爲規範對華一切關係之基據是也。

（三）滿蒙之特殊地位

倡日本之滿蒙特殊地位者，其主張究基於何種理由？要而言之，約得如下：

（一）日本於日俄戰爭，中日戰爭兩役，爲收置滿洲朝鮮於日本權力之下，致犧牲數億元之國帑，十數萬之人命；故朝鮮無庸論，滿洲亦當然應置於日本勢力範圍內也。滿洲既可入日本勢力範圍內，於是更須收服與滿洲相隣接之蒙古，而後日本國民之生活乃得安全之議，亦相關聯而生焉。

（二）既完全成爲日本領土之朝鮮無庸論，即滿洲蒙古亦欲其成爲供給日本產業原料品與國民食料品之地域。

（三）滿蒙爲日本對外伸張事業勢力之適當地方；事業既興，每年增殖之一部分人口，自有衣食之道以謀其生活安全。

此等理由從表面觀之，似甚確當。夫一國國土之廣狹，於國家經濟之盛衰，無直接關係之說，亦屢爲一部分人士所主張。若純然以商業立國，而對外國開放其國土之全部，使外國人居住來往自由，便利外國船舶之駐港，甚至獎勵外國人之來遊，採此種政策時，則國土面積之廣狹於其國之盛衰固無若何關係；但由此而得之國家之繁榮，爲受動的，僅蒙外國或外國人活動之餘波而已。並無足恃之基礎。如欲置國家於眞實鞏固之基礎，而圖經濟之發展，則須具有下列二要件：

（一）須擁有相當面積之土地；

（二）如本國地狹，且無向他國擴充之

計算，則須伸張自國勢力於他國未開墾地。

如國際經濟以絕對自由為原則，一國與他國間之貿易不加以若何限制，移住自國國民於外國亦不做若何妨礙，則一國之領土縱狹隘，縱在未開墾國亦無可支配之土地，固亦無足輕重。自由貿易派（Manchester School）之經濟學者，一方主張以自由貿易為原則，且鼓吹其原則於國際間，力闡其不可不實行之理；他一方輕視領土之擴充，尤其反對侵略的擴充，更不非難殖民地之脫離母國而獨立：誠可謂為始終一貫之信念也。

（四）領土之經濟價值

然在今日，自由貿易論之實現乃一空想耳。先年，日內瓦（Geneva）國際經濟會議之各國代表，雖均認有使貿易方向自由之必要，且早先不無此種風潮之轉動；但到何時方得奏實際功效，不能無疑問。於是，領土狹隘，且不能以單純商業國自滿，欲進而以工業國立足於國際經濟上之國如日本者，自不得不深致意於一確定原料品之供給，」「固定製成品之販路」二點。關於朝鮮問題，日本國民費多年之苦思；從明治初年之征韓論變為中日戰爭中之朝鮮獨立擁護論，再經日俄戰爭，自視為保護國以至名實完全併入日本版圖；其所以經過如斯種種曲折至成為今日之狀態者，亦不外乎「經濟的立國」之要求。朝鮮之統治成績，至今猶有許多惡評，朝鮮人中尚有不服日本之施政者，誠不可掩之事實；但就大體言之，確有下列幾項成績：

（一）朝鮮之農產物，其產額漸增；

（二）因農業之振興，韓人自身之生活，既得富裕，供給日本內地之農產物亦可豐富；

（三）因朝鮮各種工業之振興，俾韓人得衣食之道；

（四）於物質方面滿足韓人，且導彼等於勤勉生活。

從經濟方面以觀察上列各點，日本之朝鮮統治，確有幾分成績。在今日若使日本內地及朝鮮之資本投資於朝鮮鑛山業，森林業，而使其供給日本內地之原始的產物分量豐富，則自明治初年倡征韓論以來，日本對朝鮮所有之犧牲，可謂已獲酬報矣。

滿蒙從經濟觀點論，誠可當供給日本原料品之任。南滿洲及南滿鐵路沿線之大小城市，或許尚能吸收幾許日本人，為其安住之地，但其數目固不得期其過大。滿蒙之於日本，其經濟價值，在其為原料出產地。然則日本之滿蒙政策，自不能不以用日本之資本技術——時或勞力——以開發滿蒙未開墾地，而受其原始的產物之供給為基礎。日本之所以重視滿蒙為原料品出產地者，因其棉花，羊毛，鐵鑛，木材之供給量豐富。在今日朝鮮耕種棉花之面積有十七萬四百三十七町（附註）之廣，收穫額一億三千七百八十五萬斤，出口額達一千三百十一萬圓。南滿洲之棉花栽種地之面積，略與朝鮮等。至於關東州則勝過朝鮮之主要產地之木浦。因關東廳之獎勵，此業日漸發達，有八萬町耕種棉花地之計畫；而滿洲現在已

達一萬五千町。關於羊毛，自大正七年綿羊改良計畫就緒，將來之成功必有望。鐵鑛亦須多多仰給於中國。至於森林，則鴨綠江流域，渾河流域，松花江，圖門江，中東鐵路東部及三姓地方，大林徧佈正待人之採伐。日本必須向此方面經營製材事業以補日本內地供給之不足。滿蒙與日本經濟存立之關係，其要點據以上敍述可明瞭其一斑矣。

（五）特殊地位之解釋

為達上述目的，一般論者常置「日本之滿蒙特殊地位」一語於口舌間，且欲持此以決定一切滿蒙政策。其意義，如只止於為完成日本經濟生活而有滿蒙特殊地位，或滿蒙占日本之重要地位，則情尚有可諒。但一部分人士所用特殊地位之辭意，常常參雜政治上軍事上之意義。今就日俄戰前，日俄兩國間關於朝鮮之交涉，日本要求俄國承認其在朝鮮之特殊地位為交涉之一要目，其後逐漸發展，遂使朝鮮完全成為日本領土之歷史以觀，則近來日本要求中國及其他外國承認日本之滿蒙特殊地位，將來能保不成為侵略領土之理由以行動乎？不能禁吾人無所疑惑也。此事乃中國人及與滿蒙利害有關之諸外國人所最關心者。在日本，有一派軍閥及與此派軍閥通氣之政治家，則強解之曰：『既以向外擴充領土為日本之主要政策，故卽有懷上述猜疑心以窺察日本之外交政策者，亦勢所不能顧也。』

（六）軍閥外交之復活

因政友會在原內閣時代，聲明對華不加干涉，且事實上亦未有干涉之行動，其結果中日兩國關係比較圓滿。然今之政友會，在田中首相領導之下，其所持對華方針與前政友會大異其趣。

第一，田中男爵乃軍閥出身者，因以軍閥為背景而保持其政治威力，故於決定外交方針，有受軍閥之言論所左右之傾向。

第二，援助中國軍閥，尤其是張作霖一派，恃彼輩之勢力，以希展開日本之有利地步。

第三，反乎憲政會內閣之消極政策，而試行所謂「積極政策」於滿蒙。

上列三項乃田中內閣對華外交之方針，曾經幾番聲明，且已開其端緒。質言之，田中首相以毫無外交經驗之身，長攝外相以實行軍閥外交耳。然則田中內閣將以何計畫以進行滿蒙積極政策乎？此點雖無具體成案，但據其零碎口述，如其派兵滿蒙，以兩滿鐵路為根據而謀經濟權利之獨占等等，已顯露積極政策之一斑。然此積極政策所生結果如何？曰，亦惟促成中國人民之反感，誘發抵制日貨同盟（Boycott）；同時且招致諸外國之誤解，加強其嫉視，結局使日本陷於自繩自縛之地而已。

（七）險哉積極政策

不擴充領土於外，且不在他國領土內施以政治的軍事的統治，則不能於其未開墾地，圖經濟之發展，此乃軍閥輩之僻論也。政友會往往以軍閥者流為首領，故於所謂滿蒙積極政策名義之下，希以實現此僻論。然為日本設想，不得謂為有利也。日本工業在現今須多仰給必要原料品於外國，乃工業立國之一大缺陷。

棉花，羊毛，生橡皮，煤油，鐵鑛均係工業之重要原料；工業將來之發展如何，胥視此等原料品之供給是否豐富而定。歐美諸國，依工業以興國，對於保持此等原料品之供給，大費苦心，乃內外人士所熟審者。國土狹隘，天惠又有限如日本者，屬望此等原料於國內，誠屬至難。於是，開發與日本交通便利，日本企業家可以自由移住投資之未開墾地問題，乃應運而生焉；而滿蒙爲適宜之地也。「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兩語，乃英美所發明，用以對抗俄國之極東侵略，尤其用以反對以偏私獨占爲主眼之政策者；且亦久爲日本對華經濟政策之根據。或謂資力充實，經驗豐富之國如英美，持門戶開放以對抗他國，乃當然得策；至缺乏資格之日本，情勢自不能同日語，不得不於某程度內排除他國，而植自國之獨占勢力於未開墾地。此種言論乃吾人所習聞者。欲實現此種言論之手段，最激烈者主張對未開墾地施行領土侵略主義；稍爲溫和者亦主張於特殊關係基礎上，組織中日兩國經濟同盟。

（八）中日經濟同盟之不可能

然當此平和主義盛行於全世界，中國全土盡依自由平等經濟關係，自由競爭之原則，以發揮彼此之長處之際，領土侵略終不得施行。自從田中內閣唱滿蒙積極政策以來，雖未發表若何具體方策，但已大刺激美俄諸國之感情。微諸此事，以關係國全體爲敵；且中國全國人民無爭抗之覺悟則已，有了，則恣縱日本野心於中國領土，絕無可行之理。然若於中日兩國間締結經濟同盟則如何？此則比田中內閣以積極政策之名義而試行軍事行動，以軍隊爲後盾而謀經濟發展之計畫，或較優勝；但我則不能立予贊同。蓋一部分論者，認日本之滿蒙特殊關係，偏重於置日本於滿蒙經濟支配者之地位，而主張經濟同盟。經濟同盟非徒然使兩締約國之經濟關係密切而已。其意義可釋爲「此國受彼國天然資料之優先供給；同樣彼國得享此國工藝製造品之優先購買；其買賣且排除非同盟國。」經濟同盟既可如是解釋，若中國兩國組織此種同盟，自是締結兩國之「通商特惠協定。」從而申論之，須含有下列諸條件：

第一，中國出產之天然資料卽原料品類，尤以依日本之資本而生產者，每年於某分量內，日本得享優先供給。

第二，爲增加以日本資本而生產之天然資料，故中國如欲向外國借款，須先向日本交涉。

第三，日本從中國輸入天然資料時，以自由輸入爲原則，對於從其他外國輸入之同種天然資料，則課以相當關稅。如均加以課稅，則對於中國原料須低其稅率。

第四，中國從日本輸入工藝製造品時，須完全免除其進口稅，或比從其他外國輸入之物品課稅輕微。

然而現在之通商條約如何？無論其爲日本與其他外國所締結者，抑爲中國與其他外國所締結者，果以何主義爲依據乎？其主義之一爲「通商自由。」且爲期享此種自由，各國均於通商條約中，採取禁止給與某一國之特殊待

遇之方針。尤其外國人目爲天然寶庫之中國，無論何國均極希望接近之；某一國之自私獨占。今日列強之所以持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爲根本主義以對待中國者，即基於上述理由也。中日兩國同向其他諸國，於通商條約中，明認「以最惠國條款之無條件適用爲基礎，而規範通商關係之規定。」既如是，則除將此種規定從通商條約抽出之外，欲依特惠主義以成立兩國經濟同盟，事實上萬不可能。

縱令通商條約修改，得於兩國間依特惠主義以制定關稅稅則，能否於兩國間產生有利之效果，尚屬疑問。其理由如次：

第一，日本採取仰給原料品於中國之方針，能將從來仰給於其他外國之分量亦由中國替代否？

第二，在上述狀態實現以前，得全以日本之資力以開發中國之富源否？

第三，若中日兩國協力以破壞在中國之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主義，能不成爲其他外國對中日兩國出以報復手段之原因否？

第四，縱使中國優遇日本之工藝品而使其輸入；但日本果能豐富低廉以供給中國之需要否？中國爲自身計，能不於日本之外，多從其他外國隨中國所好以輸入否？

第五，日本依中日經濟同盟，一方專恃中國爲原料品產出地，一方復向之售賣工藝品，縱令原料之供給，日本得立於安全地位；但中國能永久以原料品供給國自滿乎？如中國不能安於此，則經濟同盟之基礎難免發生破裂。

（九）列國對華之不公正

上述諸項係中日經濟同盟不能實現之主因，持此以解釋，則從來同盟論之所以屢經提倡而終歸於消滅之理不難明矣。故欲使中日經濟關係進步，不但以軍國主義爲背景之積極政策不可行；即只應日本片面要求之經濟同盟，亦有許多瑕疵。惟一之法在使兩國各自明曉自國之短長，以一方之長補他方之短；於是使其經濟關係漸臻密切，使中日兩國國民，各得參與利益之公正分配，然後兩國之經濟關係方得進步。然則經濟組織及經濟智識暫長一時之日本，從來進展對華之經濟關係，果以此爲職志乎？按諸普通公理，兩國間發生經濟關係，則所產生之利益，須公正分配於兩國，如貿易者顯著之例也。然而國家每於依自然狀態而發生之經濟關係上加以干涉者，其目的安在？蓋在使經濟關係國中之優勝國，得利用自國之勢力以壓迫對手國，而攫取利益之過半。與中國有經濟關係之國家如英國及其他各國，雖其程度有異而其目的則一也。

第一，列國對中國關稅權大加束縛，保護自國貨物在中國之銷路，同時且妨害中國競爭事業之興，欲永置中國於農業狀態之下以期諸先進國獨占中國之市場，甚至中國稅關行政權亦歸外國人掌握，諸如此類誠可謂爲列強對待中國不公正之最甚者也。

第二，近年列強相投資於中國，使役工資低廉之中國勞工以經營各種事業。外國資本家當其經營事業均注目於中國勞工工資之低廉，生產費可以減少。因冀多所獲利，則對中國勞工試行搾取亦勢所必至。外國人在中國經營事業，無大資助於中國人之生活，且反使其生活愈趨窘窮。在勞工生活應較良好之居留地，因上述原因而勞動爭議反有格外糾紛之象，乃值吾人之注目者也。

第三，就中影響中國人尤其激烈者，日本資本家經營事業攸關之「勤勞僱傭法」也。英美人之經營事業，使役中國勞工無庸論，即下級職員中亦多參用中國人。如其辦事成績良好，則逐漸升高其地位，如是在某程度內可滿足中國人。至於日本人在中國之企業則全僱用日人爲職員，而惟利用中國之廉工，所給與中國人之利益至微，致大招中國人之反感。

第四，凡經營事業依自由競爭原則，而以所得利益與他人共，莫如依獨占排他主義得益之大。列強之經營事業於中國者實據此方針。若建築鐵路，則對自國商品之搬運特別低其運費。如開發富源，則專爲供給自國計。中國政府或中國企業家向外國借款時，外國必以享受某種利權爲交換條件。利權之中含有鑛山之採掘權，鐵路之建築權等等給與外國以獨占利益者在。債權者得於母利以上多獲利益；但其反面則實其壓迫爲債務者之中國之趨勢。

（十）積極政策不受歡迎之原因

諸如治外法權，居留民地之允許，關稅權之束縛，領土之侵略，於一部分領土內許外國人行動自由，違反中國民意之領土開放等等，中國所受外國利權之蠶食，國權之侵害之實例爲數不少。且外國企業家，每運用其資本於中國時，即虐待中國勞工；掘盡中國富源，爭爲搾取中國之行動。中國人近來漸覺國家利權之重要，覺醒外國之侵略，亦無足怪。當此之時，日本突然主張滿蒙積極政策。其意義雖未大明瞭，但約言之，乃一掃從前之消極政策也。如（一）擴充日本利權於滿蒙；（二）以此爲基礎而促日本企業家之活動；（三）逐漸依軍隊勢力以保護之；（四）謀予在滿蒙有勢力之中國政治家以便宜，而希冀利用其勢力等等，大約即爲積極政策之要素，然此無非所謂經濟的帝國主義之變形耳。在中國人民無依自國民力以防衛自國利益之覺悟之時際，則關係諸國，就其實行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地域與其程度，雖有爭執之危險，但尚能進行至某程度亦未可知。然今之中國，非能永安於農業國，原料供給國者也。即係植民地，爲本國而永處於農業國之地位時，尚且或作愁訴，或作反抗。故欲使植民地安於植民地之地位，本國必須於某程度內，爲有利於殖民地之讓步。本國與殖民地尚且如此，何況同爲獨立國，欲其永爲他國之天然資料供給國，更屬萬難。先年中國關於鐵鑛之採掘，禁止外國人之投資，且制定限制鐵鑛物輸出之法律，乃以原料國自

處不如以製造工業國立足於經濟界爲得策之信念使然也。今也，中國人民之經濟理解已大進步，而日本漫然提倡積極政策，希於滿蒙發揮其野心；其結果反招中國人之惡感耳。自積極政策傳佈於中國，滿洲方面卽起激烈之排斥日貨運動，聞中國官廳且予以默許。然則日本人能無自作自受之感歟？

（十一）訂正特殊地位之意義

就日本之經濟的立國論之，滿蒙地方確占特殊地位，吾人不能不諒解之。但若因此卽欲出於特殊行動，則大謬不然矣。此卽吾所以不贊同田中內閣之所謂積極政策之理由。然則「不依據積極政策，則應以何者爲對華經濟政策之根據乎？」此乃極平凡事也。日人既立於公正基礎上，爲開發中國富源而投資本勞力，則應收回由此產生之利益無庸論；但同時亦須分配一部分利益與中國人，使其對於日本企業之盛衰，覺有直接利害關係，日本政府須持此爲方針也。日本既係中國之債權者，則以日本之資本而開發之中國自然資源，自不難依受其優先供給之形態，享受其酬報。夫融通資本以企圖中國事業，雖比投資於本國內地，其危險性大；但得有高利之利益，亦足以相償矣，資本家如希於此種償還之外，別有所求，則背理莫甚。今如能運用資本以經營事業，使用中國人爲勞工，或職員，各各分與職業而圖其生活豐滿，則吾料本性溫順之中國人必不出排日之舉。故將滿蒙經濟政策之根據，由軍事的變爲經濟的，由鬭爭的變爲和平的，乃今日之急務也。至自國人民在他國，其生命財產固然應有安全之保障；比如中國因內亂而暴動時起，因被誘於外國而有赤化運動，均含有累及外國人之生命財產之危險性；欲防止此種危險於未然，或危險已發生，應採何種方法，使自國人民得以避免，固爲一重大問題；但藉此理由，進而駐紮軍隊，侵占領土，此則尚須加愼重之考慮也。

至如田中內閣之對華政策尤不可行；蓋因其抱有欲勾結張作霖恃其爲日本謀利益之偏見也。張作霖與日本軍閥有特殊關係，且受其庇護雖屬事實；但張若圖報而爲日本謀利益，則成爲賣國奴矣。或有謂張可於不賣國之程度內爲日本謀利益；然觀乎最近在張權力界內發生排斥日貨一事，則上述希望亦盡歸烏有也明矣。質言之，勾結一人期於對華外交有利，往年日本試行已非一次，初失敗於袁世凱，繼再失敗於段祺瑞，實愚策中之愚策也。

作者論日本對華經濟政策之餘，欲順便道及中國之對日政策。中國經濟政策中，妨害日本者有二：一爲保留食料品及原料品於國內而限制其輸出；一爲從國產獎勵之觀點而排斥外國貨物。前者早已施行於米穀類，鐵鑛且漸及其他。是乃中國人腦中天性潛有的重商主義之思想，或爲無可奈何之事。至於第二點，日本之所爲挑撥中國有以致之，則不可爭之事實也。中國於排斥外國貨物，含有保護政策之意，世所共知。但所謂國產獎勵，保護貿易，日本已盛倡而實行之矣，吾人只可謂其感染於中國，致中國亦有此與日本同一之舉也。若吾人而果望中國持公正態度以對待日本，則日

本亦不可不加自加反省。今日本內則採用保護政策，努力於封鎖國內市場；外則施行獨占政策於外國市場。不公正如斯，終非人道所能容許者也！

（附註）日本土地之面積單位，其基本單位為步，或稱為坪。一步為六尺四方，三十步為一畝，十畝為一段，十段為一町。

日帝國主義的新工具

密勒氏評論報

日本的新聞政策在國際上一向是很有名的，尤其為中國內耗費的宣傳費數目特別的多。我們就本誌第二十四卷二十一號所載日本對華的新聞政策之文一看，便可窺見一斑。她的新聞政策最利害處，便是常利用外國有名的新聞記者來做她的宣傳工具，如本文所述的喬治白朗生李（George B. Rea）便是最著的。他因受日本人的津貼，常常替日帝國主義鼓吹侵掠中國東三省之正當，於一般不明華情之外人影響頗大。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特著論以斥之，我們於此，當可知國際宣傳是怎樣的關係重大了。 記者

自稱上海美國商會駐美代表，而其人顯然盡力為日本人促進「強硬滿洲政策」之喬治白朗生李氏近於其所辦在上海出版之月刊（譯者按喬治白朗生李係美國人所辦月刊即遠東時報）上發表一長論，詳述日本今後對滿洲之計畫，其目的在使東三省脫離中國，而宣布歸日本保護。按自華府會議以後，關於日本對中國東三省之帝國主義的計畫，披露於該印刷物者，此殆為第一次。其關係重大，自不待言。不但中國人應加注意，即與遠東有關係之各國亦應加以注意。誠以此問題不僅關涉中國領土及利益，且關涉世界和平前途。

李氏所述日本今後對滿之行動方針如下：

『倘中國人堅欲提出日本在滿洲權利之爭論者，日本人應當贊助滿洲人在滿洲建立一政府，宣告對北京獨立。然後日本與此新國締結一種聯盟，於聯盟之下，日本成為滿洲之「保護者」』

李氏論文之全部，悉為擁護此說而立言。此種議論，在日本報紙雖屢見之，但見諸一公認為日本宣傳機關之月報，則華會以來，斯為嚆矢。此論之動機，顯因前此華人反對摩根公司借款三千萬美金於南滿鐵路會社，故對華人警告。若曰：汝華人倘再反對日本對滿之政策者，則日本將如何如何。作者又對美國政策發為疑問曰：『美國對於滿洲之獨立而恢復其主權於滿洲王公，果可反對之乎？美國既不應干涉歐洲，則干涉滿人恢復其本國之主權豈非更不應乎？』又謂因俄國侵略蒙古及北滿，故日本不得不出此助滿人復國之舉，其意蓋欲證日本此舉之正當。不悟日俄近正聯合以瓜分滿蒙利益，李氏豈未知之？在最近之未來，滿洲將有何變局，自難預料。特滿清廢帝現居天津日租界，由日人保護，此殆非一無意義者。假使張作霖被北伐軍逐出北京，北伐軍繼續向東三省進行，則日本未必不聯合張作霖，使廢帝在東三省恢復權位，然後以兵力置該地於日本保護之下。日俄兩國間關於華北利益，

已成立妥協，業爲周知之事。日對俄在蒙古之活動，俄對日在滿洲之利益，相約不加干涉，顯然可見。又有一說：謂俄人擬將中東鐵路之權利售於南滿鐵路，日人之圖借美款三千萬，卽以此故。總之，當此張作霖將被逐出北京，國民黨將繼續其革命運動於東三省之際，日人乃故令滿人復國之說披露於報紙，寧非大耐尋味乎。然日人此舉，係公然破壞開放門戶政策，其能否成功，當然須視美英兩國尤其美國之態度而定。因此日本之宣傳者，連喬治白朗生李在內，數年來在美國從事濃厚之宣傳，冀使美人迷誤於滿洲之眞地位。滿洲本爲中華民國之一重要部分，佔地三十六萬五千方哩，人民有三千萬以上，而彼等硬謂其非中國之一部，蓋欲藉以消釋美國人民或政府之反對，彼乃可恣所欲爲，置滿洲於彼保護之下，或且進而併吞之也。

——世界新聞社譯——

訓政時期的新土耳其

陶百川

土耳其呢、中國近年來都很努力於國民革命運動。現在土耳其的國民命已告成功了，已由軍政的期而入訓政時期了，我國呢，軍政時期也快要完成，自然也應努力於訓政時期的建設。陶百川君特就美國現代史料雜誌第二十七卷三號法國著名作家馬爾根所著書，以華文譯述登於上海新聞報一月三十一日學海欄，頗足資我國的借鏡，因特轉錄於此，以廣流傳。

記者

全書鳥瞰　馬爾根在土耳其有年，對於土國之人情風俗，政教地勢，無不瞭如指掌。最近將其在土國目擊心賞之事，著成專書，以餉當世。時人對於革新後之土耳其，往往漠不關心，卽關心亦苦無專著以資參考，故此書之出，備受歡迎。書分十一章，第一章題名曰『安哥拉(Angora)』，略述歷年在安哥拉發生之運動，與革新之氣象。安哥拉爲土耳其新都，較之舊都君士坦丁，眞有天壤之隔，雲泥之判。蓋君士坦丁代表靜默，而安哥拉則象徵生動；君士坦丁不免暮氣沉沉，而安哥拉則朝氣煥發。安哥拉在未革命前，本爲一中古式之村落。惟歷來之革命運動，皆以是爲根據地。在土國所有城市中，能屹然保其土耳其之本色，一千年來不爲異族所同化者，亦惟安哥拉一村。迨凱末爾起，此村遂爲一般人所注目。今則規模宏莊，市政修明，儼然世界上一大都會矣。時人有謂土耳其與凱末爾，猶美利堅與華盛頓，而華盛頓之與華盛頓（地名，）亦猶凱末爾之與安哥拉，信然。

第二章題爲凱末爾及其功績，詳述凱末爾之爲人，與其爲國奮鬥之經過。本章結論謂『凱末爾爲土耳其惟一大豪傑，亦爲世界偉人之一。蓋土耳其不獨於今日特有凱末爾而與，卽他日亦將隨凱末爾而逐漸偉大。』英國駐土大使克拉克伯爵，推凱末爾爲『時代之人』(The man of the Century)，非過譽也。

三四兩章，介紹土耳其議院之性質，與人民共和黨之組織。中謂土耳其之憲法，業由議院

制定，憲法中最顯著之事例，卽爲內閣集權制。國會付大權與內閣，與英國責任內閣制，依稀彷彿。次謂人民共和黨爲土耳其有史以來惟一的革命政黨，惟以土國地跨歐亞，故受歐化頗深，於是人民共和黨之組織與紀律，一以歐洲已成政黨爲根據而略變之。

第五章以後，爲馬爾根精神匯注之處，亦卽該書最精彩之部份。希臘敗後，土政府卽開始訓政，其工作之可紀者，類歸之得破壞與建設兩種，而尤以建設工作爲難能可貴。四年來土政府已完成之破壞工作，最著者爲蘇丹專制政體之推翻，（按土耳其王恐稱蘇丹，王后稱蘇丹納，）回教主之顯位及其管轄權之打倒，民間對教徒的惡感之消滅，宗教師或類似神甫等特權階級之剷除，政教之分離，與人神之隔絕。其最足記述者，厥爲同教化之法律的廢除與修正。此等法律，在昔蓋皆神聖不可侵犯之條文也。以上皆爲土政府革命後之破壞工作，舉數千百年牢不可破之制度與習尙，一舉而搖動之，再舉而破壞之，從此可知凱末爾及其部下之毅力與手段爲何如矣。茲更將土耳其政府建設事業之近況，分九大類略述於後。

農業狀況　土耳其以農立國，農夫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三，農事之興衰，爲土耳其國運之所繫，故土政府自成立以後，兢兢也以農事之改進是務。迄至今日，農夫之生計日裕，農田之產額亦有上駕戰前之勢。西曆一九二六年，全國土地之在開墾中者，計有一二、九〇〇、〇〇〇英畝，一九二五年，糖蘿蔔之產量爲六、五〇〇、〇〇〇啓羅，蕃薯之產量爲七二、五〇〇、〇〇〇啓羅，棉花之產量爲七六、〇〇〇、〇〇〇啓羅，烟草之產量爲：五、〇〇〇、〇〇〇啓羅，此等產物年來尙有突飛猛進之狀，土耳其之前途，正未有艾也。

最可佩者，土耳其在獨立戰爭時，僅小亞細亞西北一帶，被希臘兵焚燬房屋二十萬所，拔去葡萄籐二千萬支，牲畜之被殺戮及擄掠者，多至無可計算。創鉅痛深，爲土國空前未有之浩劫。然土人卒於戰後二年間，悉復舊觀，其毅力之可驚也率如是。

土耳其承凋敝之餘，當大亂之後，其農業進步之速，何以一至於此，曰，是蓋有故。其故維何？卽一爲田賦之減輕。土政府抱「寓奬於徵」之意，（按寓奬於徵之用意甚善）將舊時按十抽一之橫徵制度，根本打倒，而代以減輕人民負擔之新制，於是民乃大安。二爲田地之贈與。土政府成立後，將公有之田地，與尙未墾植之荒郊，統計一過，隨時得應人民之請求，酌量贈與。受土之人，得將土地如私產之遺傳子孫，若非生荒三季，政府決不臨時收回。三爲欵項之貸與，土地既給與矣，然無資本以墾植之，則臨淵羨魚，何能爲力；於是政府復就各鎭設立農村銀行，農夫得無條件向銀行借款。大概以三年爲期，不取子金，貧農稱便。四爲兵役之改良。土耳其向爲民兵制，人人有服兵之義務；此等制度，於農事不無妨礙，然自革命後，兵役時期已縮短至十八個月，在此十八月中，服兵者仍得於收穫時解甲歸田，料理農事，田作完畢，再來服役，故公私兩便，民無怨聲。

此外政府於農事科學教育，提倡奬掖，不遺

餘力：（一）普通方面，現由政府設立中等以上之農業學校十二所，農科大學已成立一所於司蒂番拿，將來更擬在安哥拉創辦一所。大學生與教授之由政府資送外國，研究農事者，比較其他各科爲多。以上係指普通者而言。至（二）專門方面，土政府亦設有講習或養成所於特定之處，以資深造。例如在米納地方之農校，其課程偏重葡萄或烟草之栽培與改良；在勃羅賽則注重果園；在愛達納則注重棉花。蓋棉也，菓也，烟草也、皆爲各該地之特產，是以知土耳其農產之復興，迥非空大投機者可比。

衛生狀況　據君士坦丁特訊，依土耳其人口調查局最近調查，土耳其全國婦女，比男子多四十八萬一千一百三十七人。蓋土耳其於三十年中，迭遭巴爾幹戰爭及歐洲大戰，男丁死於戰場者不少。國內建設事業，恆招婦女以襄助不足，則歡迎外僑以承其乏。故僑民之移入土國者，年有十二三萬之多；惟此等僑民，類多窮苦不堪，公私衛生，初難顧及，以是疫疾流行，較前更甚；且大戰之後，必有大疫，故土國在二三年前，居民之死於傳染病者，實繁有徒。幸土政府撲滅得法，未惹大禍。近年除瘴氣病尚未根本剷除外，衛生局別無接到他項傳染病之報告。土政府之衛生事業，已大有可觀云。

土耳其自一九二〇年設立衛生局以來，成效頗著。截至現在，國內已有藥房一百數十餘所，模範醫院四所，分設於安哥拉，雪華士等處，醫業專門學校之卒業學員，例須在瘴氣病最流行之區，實習三月，然後調回總局，派至各縣擔任醫士，期限兩年，供給頗優。此等醫士，土國現有三千餘名，然與英美比較，相差尚鉅。（按美國每十萬人有一百三十三個醫士，英國每十萬人有九十二個醫士，德國每十萬人有五十一個醫士，即法國每十萬人亦有三十五個之多。）故衛生局最近又設看護學校兩所。入學生員，各費皆免，又免費招收特別生，課程專重公共衛生之研究與傳染病之防範，俾卒業後，分往各地，指導民間之衛生事業。此外土政府又於安哥拉與科尼亞兩處，設立保姆養成學校，專門研究兒童之健康與道德等問題，法至善也。

教育狀況　土耳其爲禮拜上帝之國，回教勢力特別偉大，不獨無知細民，迷信宗教，即學校課程中，亦以宗教爲人人必修之科目。革命政府成立後，即於一九二四年法律中，規定統一教育之方針，將舊時奉行甚力之宗教規條，及復古思想，設法清除。另代以凱末爾派之新教育制度。迨一九二六年，國會又通過廢止宗教教育之議案，除小學校尚有極低限度之宗教課程外，中等以上之學校，絲毫不留宗教之臭味，與回教之跡象。即此一點，凱末爾及共和政府當局之眼光與毅力，實足使人欽佩無地。目下土耳其之教育，悉以真正之民族精神爲體，而以科學與新文化爲用。小學教育定期五年，完全免費，爲人父者，皆有送其子女入校就學之義務。一九一四年，全國有小學校二千六百三十二所，一九二六年則增至五千八百八十三所；一九一四年，小學校中共有教師八千一百六十五人，一九二六年則增至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八人；而學生亦自二十五萬增至三十

八萬五千四百五十五名。中等學校全國計有六十九所，內女校十五，男校五十四所。一九一四年，全國共有中等學生一千四百八十六名，現已增至六千九百九十四。此六十九校中，業由教育部指定十八校，實行男女同學，藉以試驗而觀成效。如結果良好，則全國各校皆可於最近之二年中，一律開放。大學教育不甚發達，全國僅有大學一所，設於君士坦丁。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大學生自一千餘名增至二千八百三十七，大學教授亦自一百二十七名增至二百六十五人。在最近之將來，土政府尚擬新添設一所，以宏造就。至專門教育，則以環境需要，發達頗速。一九一四年，負笈於中等程度之專門學校者，計有三千五百餘名；而一九二六年則增至七千九百十一名，超過原數一倍以上。較之普通中等學生，亦多九百十七人，其需要之殷如是。

土耳其復興與教育之關係，既如上述；至其與文化之關係，尤爲顯著。歐洲自文藝復興後，神權主義即被打倒；惟土耳其則在宗教師壓迫之下，文化進步，遲鈍異常。人民之思想，因神權而外復有君權高臨之故，更無自由之可言。迨共和告成，土國文化始放一線曙光。今則日懸正中，光芒萬丈矣。二三年來，不獨回回教統治下之宗教化的文化，業已淘汰淨盡；即西方新思想之輸入，亦已有相當之成效。而自回教法律廢止後，女權尤日見擴張，向來度非人生活（至多是半人生活）之女子，今已與西方女子不相上下矣。

法律狀況　土耳其共和國之法律，一以歐洲法律爲脚本而加以改竄。如刑法則借自意大利，民刑訴訟法則本諸法蘭西，商法則仿自德意志，而民法則以瑞士國一九二五年之修正本爲根據。司法部以下，全國共有初審法院六百五十所，再審法院（The Court of Cassation）一所。再審法院之判決，即爲最後之判決，故別無上訴院之設。再審法院共設六庭；（擬增至八庭，惟尚未實行，）司法部之下，復設一司法委員會，委員九人，由司法部各司長及再審院院長充任，專司再審院法官之推舉與懲奬。再審院法官之資格綦嚴，除特定之學識外，至少須在初審法院擔任推事職務在十八年以上而有功績者。初審法院之組織，除院長一人外，復設推事三人；惟在獄訟較簡之偏僻地方，得僅設一人。若遇重大刑事案件，推事須增至五人。不足之數，則由再審院隨時指派。法院無陪審官，拘票須有檢察法官與初審法院院長等三人之簽名，方生效力。

共和政府成立後，對於實體法大加删訂；其中最堪注意者，首推多妻主義之廢除（代以一夫一妻制，）與婦女享受遺產權之確定。此外，新法典中，復規定信仰宗教權取得之年齡，男子爲十八歲，女子爲十六歲，父母不得借箸代辦。在規定年齡前，「回教徒之子世爲回教徒」之惡習，至是乃爲法律所打倒。

工商狀況　過去二年內，土耳其工商部之成績，大有可觀。對外貿易，日見發達。土國總商會現擬於君士坦丁設立一對外商業機關，仿法蘭西海外商業推廣公司之辦法，以求海內外供求之相應。其組織辦法，已得土政府之核

准，不久即可實現。土國政府與他國之商約，已成立者，計有德意志，匈牙利，芬蘭，蘇俄等數國；其他各大國亦正在交涉中。此等商約，一以平等互惠爲原則；且關稅自主，隨時可增減其稅，以資調節，故不受外貨之壓迫。而工商業亦有日增月進之勢。查一九二三年，全國進口貨總計約值土幣一四四、七八八、六七一鎊；一九二五年則增至土幣二四二、三一四、一一八鎊。此項進口貨贏利之大部份向爲英吉利所佔，今爲意大利所得；至出口貨亦自八四、六五一、一八九鎊（一九二三年）漲至一九三、一一九、四五〇鎊（一九二五年），較原數多出八、四六八、二六四鎊，與進口額相差亦不過四九、一九四、六六五鎊。且進口貨超出口貨，有時亦爲一國商業發達之象徵，故吾人在未知土耳其之需要前，不能以入超爲土耳其喜，亦不能以入超爲土耳其憂。

商業之發達，與航業之發達，恆相互而成正比例。土國商業之發達既如上述，其航業之發達，可以想見。據最近調查，土國SS輪船公司，在一九二三年所有船隻，載重三萬六千一百九十七噸，一九二六年則漲至六萬四千零五十噸。其預算案亦由二百五十萬鎊土幣，加至五百九十八鎊，合計全國船隻之載重量，一九二六年爲十四萬二千二百四十二噸者，一九二七年已可增至二十一萬噸矣。

商業之發達，與社會之富厚，及城市之發達，又相互而成正比例，故土耳其自商業發達後，商業會社日見增加。統計全國，歐戰末年僅一百三十八所，今則屬於外人者一百七十五所，屬於國人者三百八十七所。此等會社，無論本國或外國，悉受土國政府之管轄，故無操縱市面，壟斷商業之弊。至銀行業之發達，尤使人咋舌；聞土國現有銀行八十六家，內四十家由外人經營，四十六家則完全由土國政府及商人主持之云。

以上係土國四年來之商業狀況，此外則工業狀況，亦有紹介之必要。土國在過去四年中，賴政府之獎勵，私人之投資，與外人之幫助，工業方面頗稱發達。全國現有工廠一千九百二十二家，發展之速，實出前人所逆料。出品之大宗爲絲織物、毛氈、麵粉、肥皂、糖及水菓等。礦產方面則以煤、銅、錳等爲最著。煤之產量，僅海拉克利一處，已有一百萬噸之多。全年礦產收入，一九二三年爲土幣十萬鎊，今則增至一百二十六萬鎊矣。

財政狀況　土耳其財政基礎，年來已非常穩固。其經濟之來源，如民間稅項，外國借款，機關收入等，不一而足。英國某理財專家，特爲考查土國狀況，留土半載，回國後，與友人談及土國財政，伊輒頻頻點首，表示讚許。并謂土國如欲向他國借款而倩余簽名擔保者，則其數無論若干，余必欣然承諾。其褒獎土國之財政也如是。

在昔土國財政制度，往往重徵農民，優待城市之特權階級，以致食肉者食肉，吃糠者吃糠，形成太不平等之局面。鼎革後，土政府毅然改良，使城市與鄉村悉受相當之待遇，一視同仁，無所軒輊。遺產稅所得稅等亦陸續徵收，以蹐於平。此外政府對於外人之投資開發本國實

業者，竭誠歡迎。此與中山先生之實業計劃，不謀而合。陸象山有言曰：『東西有聖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人口狀況 土耳其二十年來，疊遭巴爾幹戰爭及歐洲大戰，男丁之殁於戰役者，更僕難數。現在除安哥拉一城外，其他各地，無不現陰盛陽衰之狀態。此爲土國最大之隱憂。且多妻主義業已取消，此後人口之增加率，將益見緩慢。爲補偏救弊起見，於是遂有歡迎外人之規定。查土國現有人口共計一三、六〇〇、〇〇〇名，十年之後，預計可增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名。外來僑民平均每年可增十萬。此等僑民類多來自巴爾幹半島，勤勞負樸，於土國頗有利益，是以頗得土政府之優待。過去三年中，土政府爲招待外僑所費之土幣，每年約在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之鉅。此外，土政府更爲外僑造屋六千間，修繕一萬二千椽，而耕犂之無條件贈與外僑者，共計三萬七千四百七十六柄，耕田用之牲畜，亦多至二萬八千六百四十頭。將欲大來，必有小往，土政府可謂所見深遠矣。

交通狀況 自來交通事業與國家之隆替，所關甚鉅。土政府之建設成績亦以交通事業爲最著。故殿篇末以結吾文。爲便於理會起見，請分三項，略述於后：

（一）鐵道 土國現政府最著力處，即爲鐵道之修理與建築，故時人爲題一綽號曰「鐵道政府」，極言其擴充鐵道之努力。在過去三年中政府雖感財政之困難，然鐵道上之費用，每年至少在土幣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鎊以上，今後尚擬大事擴充，故一九二七年新預算中，鐵道費用已加增一一、四四三、〇〇〇鎊。每年共計三六、四四三、〇〇〇鎊，最近十年內，預料可以完成下列諸線：

（甲）自君士坦丁經安哥拉而至客色利亞(Callarea)，長凡九百六十個啓羅邁當，業已通車。

（乙）自客色利亞經雪華士(Siwas)而至考爾士(Kars)以與蘇俄高加索線相銜接。

（丙）自雪華士直達黑海之濱。

（丁）自客色利亞至熱格突。

（戊）自安哥拉至海克利亞（此爲煤區）。

（己）自君士坦丁安哥拉鐵道放一支線，與海克利亞安哥拉鐵道相銜接，以橫斷小亞細亞西北之大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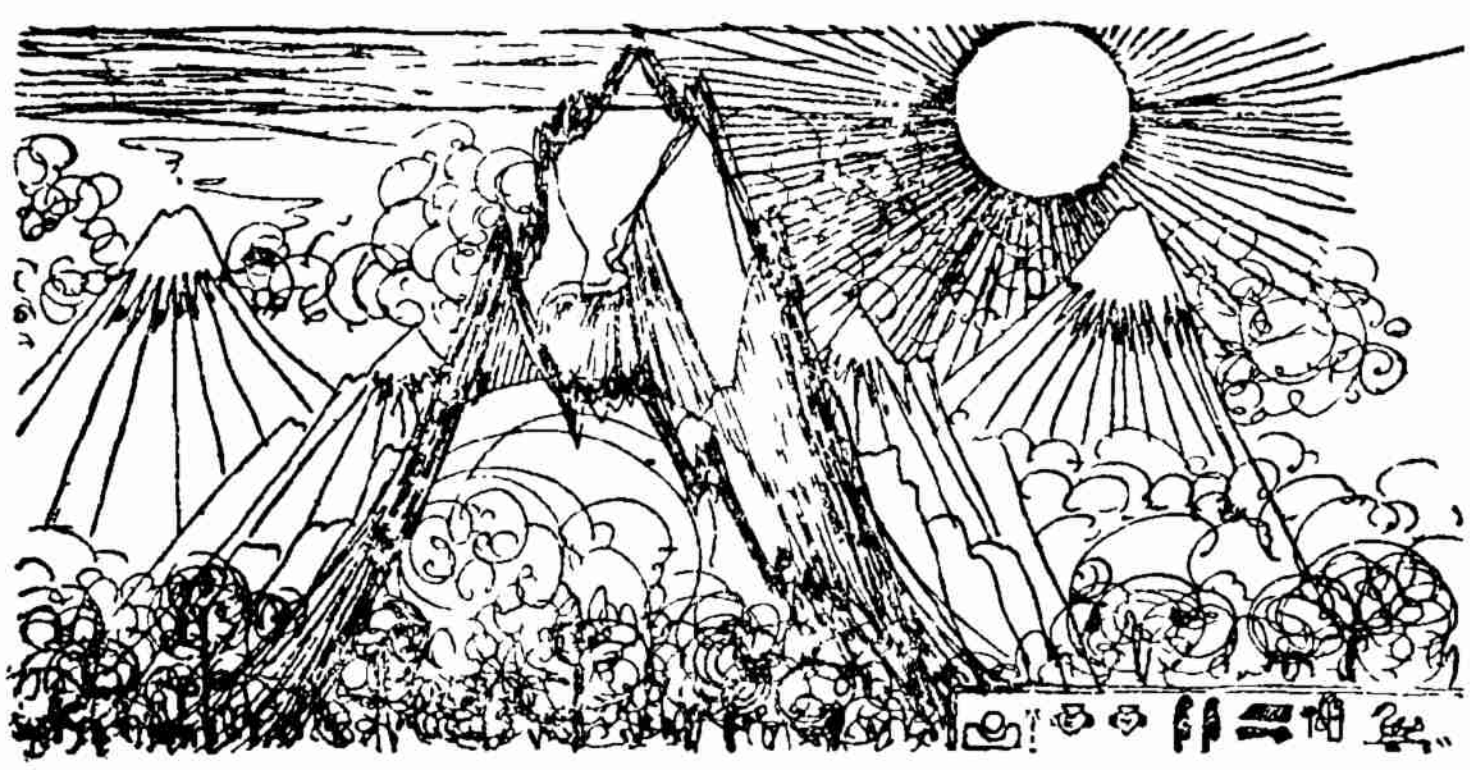
（庚）此外如產銅產糖產錳之區，皆擬建築鐵道，以與大城相交通，惟成功尚緩，故不列舉。

此項鐵道之建築，需款甚鉅，若盡取諸民，則民將不勝其苦，爲智者所不爲。土政府深知其然，特與外商合資舉辦，訂立合同，按股任款，至鐵道之主權，則仍歸國有。

（二）道路 鐵道之建築，固極重要，而道路（如馬車路等）之修鋪，亦不容稍緩。土政府已將全國道路，計劃一過，自鄉村至大鎮，皆須鋪設一路，以便行旅。此項道路，係由政府責成各地方籌款自築，如此官民合作，輕而易舉，計至得也。

（三）其他 交通利器之難辦者，鐵道而外，則惟電報電話關於電報之運用，土政府已與大東電報公司訂有三十年之合同。電話線

擬自小亞細亞各村鎮直達安哥拉，君士坦丁等處。此項工程，已由瑞士意拉生公司承保，五年內可以完成。無線電台已在安哥拉建築一座，可與華盛頓互通問訊。短距離之無線電台，亦已設置一座於君士坦丁。皆由法蘭西人代爲建築代爲管理，惟規定於竣工後十八月中，承造人即須將所有主權，全歸土國。即大小職員亦非土耳其人不准充任，故於土國前途，毫無障礙。



日出　Vachet Lindsay 作

味精

食物加味精◎鮮美異常
用味精調味◎所費極微
善烹飪者必用味精



味精用最新化學方法。由麥麩中提鍊而成。乃最合衛生之調味粉。用法簡便。售價低廉。歷久不壞。以少許調入羹湯。其味卽非常鮮美。且有健脾開胃之功。

▲農商部給有獎狀
▲內務部化驗及格
▲上海商品陳列評列最優等
▲美國政府許可在美發售
▲各化驗師均認爲滋補衛生
▲國內高人居士證明爲淨素

按美國科學發達著重衛生味精得美政府許可在美發售尤足證明品質優良

各處均有出售





洪範疏證

劉節

古書之厄，未有甚於尚書者。書本古代之史，記事記言，若後世之典誥詔令。及至年代久遠，語音遞變，教化移易，通其意者漸少。春秋戰國以後，變亂頻仍，書缺簡脫，而尚書非復舊觀矣。秦燔滅六經，雖云未及博士之書，而博士所藏，亦未必古書之全璧；加以戰國秦漢間託古改制之風盛，尚書者，上古之書也，遂爲作僞之的，亦事理之常也。漢書藝文志云：『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書序之僞，前人論之備矣。（詳見康有爲新學僞經考）至於孔氏删書及百篇之目，皆出自秦以後之說。先秦諸子所徵引者，不過數十篇之目而已，故尚書傳授，頗在迷離惝怳之中。劉逢祿尚書古今文集解序例云：『書罹七厄，』其說未詳。（其說出自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序曰：『尚書之離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漢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馬鄭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晉之有僞古文四也，唐正義不用馬鄭用僞孔五也，天寶之改字六也，宋開寶之改釋文七也。』）玆別敍其要者凡六，略加己意，以見尚書來歷之不明，而爲吾說之張本。

史記儒林傳云：『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漢書藝文志顏注及經典釋文敍錄，皆引衞宏古文尚書序伏生口授說，不可信，閻氏尚書古文疏證已辨之。）壁藏之事，今文家以爲非事實。秦雖焚書，博士之守固具在也。卽以今文家之說爲可信，而伏生者，故齊魯間術士。今觀陳壽祺所輯尚書大傳，多陰陽五行之說；又漢書五行志云：『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所以教賢弟子。』始昌傳亦云：『明於陰陽，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月令疏引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

也；腎水也。」』此歐陽當爲歐陽生。伏生之學分而爲二：歐陽與大小夏侯是也。今歐陽夏侯二家皆言陰陽五行，則尚書之亂於陰陽五行家必矣。又漢人以二十八篇有二十八宿之目。說見論衡正說篇，及史記儒林傳索隱引孔臧對孔安國語。孔云：『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何）圖乃有百篇耶？』二十八篇之出自五行家，彰彰明矣。

史記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二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漢書藝文志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事又見於楚元王傳。崔適史記探源云：『案五宗世家，魯恭王孝景二年立，二十六年卒。景帝在位十六年，則恭王卒於武帝即位之十一年。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則末年安有恭王？孔安國以今文讀之，當年幾何？乃越四十餘年至巫蠱禍作之年而始獻之乎？』其說自閻若璩以來即已言之，惜閻氏信鄭玄古文說，以爲必有古文經。故據論衡正說篇，謂魯恭王壞孔子宅在景帝時。而正說篇又云：『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遂秘於中，外不得見。』則安國以今文讀之之說復何自起？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則獻書在巫蠱事起，更不可信。閻氏又據荀悅漢紀『安國家獻之』爲解。要

知安國之尚書據史記儒林傳會傳之倪寬。寬故從伏生授業，習今文之學，時二十八篇立於學官久矣。安國既以今文讀之，何至四十餘年後家人始獻之？其先後抵牾，實無以爲之解，則古文經之來歷難明矣。

論衡正說篇曰：『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萊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許，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篇之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其說又見論衡佚文篇。漢書儒林傳云：『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百兩篇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古文家皆謂百兩篇已黜，馬鄭所爲注，眞古文也。而不知百兩篇雖不立於學官，固存在世間。觀夫儒林傳所謂『世所傳百兩篇』，正說篇亦云『故百兩篇之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皆謂尚書有百兩篇矣。』是猶之僞古文雖被黜於閻惠，而有淸二百餘年中，固有存於庠序之間；塾師學童尚以爲孔氏之眞傳。則百兩篇之淆惑視聽，而尚書之眞相更令人無從捉摸矣。

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俱云：『伏生壁藏二十九篇。』而今文尚

書實二十八篇。古今學者有三說：一，合書序而言，如朱彝尊林之奇輩主之。一，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江聲皮錫瑞輩主之。一，合泰誓而言，熊朋來惠棟輩主之。第三說最古，出王充論衡。正說篇云：『伏生尚書二十八篇，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易逸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書序疏引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王充所謂一篇，蓋此析而言之也。又引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之出，又在武帝時。孫氏星衍之尚書今古文注疏曾考之；以爲泰誓之文，見於尚書大傳，及史記周本紀，齊世家，婁敬，董仲舒，終軍等傳皆引之。尚書大傳者，伏生所作；則泰誓不待武宣時始出。故史漢皆以伏書爲二十九篇，而泰誓之爲僞作，馬融考之已詳。具見尚書古文疏證第七篇所引。則尚書今文二十九篇已有一篇爲僞，今文尚書之價值不能不稍加考慮也。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曰：『今之堯典舜典，無論伏生，卽孔安國，原只名堯典一篇。蓋別有逸書舜典，故魏晉間始析爲二。（經典釋文敍錄謂『梅賾所奏，乃取王肅堯典從愼徽以下分爲舜典，編以續之。』）然「愼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按經典釋文敍錄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言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二十八篇旣無舜典，而所傳舜典又係姚方興竄亂而成，二十八篇又多一重霧瘴矣。

僞古文尚書孔傳者，東晉梅賾所獻也。自閻若璩惠棟輩考定之後，其爲僞書，已爲學者所公認。具詳閻氏尚書古文疏證，及惠棟古文尚書考，不復贅述。綜上數事，爲尚書之六厄。

皮錫瑞書經通論曰：『尚書眞僞難分明，至僞中作僞，屢出不已者，其故有二：一則秦時燔經，尚書獨受其害，而篇名多僞。至於擅造文字，此又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僞者也。』此今文家之說。尚書之易於作僞，而且僞中作僞者：一因文字古奧，古來文士好爲擬古，如王莽有擬金縢之製；（漢書王莽傳平帝元始五年事，文不傳。）白居易有補湯征之篇。（尚書古文疏證引；）此模仿之作也。二因古代學人著書立說，嘗思託古人以自重；如書之堯典言曆法，託始於羲和；禹貢言地理，而託始於夏禹；（如周禮之託於周公；素問，靈樞之託於歧黃；周髀算經之託於周公。）而洪範者，陰陽五行家之書，託始於禹與箕子者也。此皆尚書中託古改制，有意作僞。今爲之疏通證明，略述可疑之點；而所言者，前代學者如宋王應麟，清顧炎武，諸

先哲皆予吾人以有力暗示。惟王顧諸先生信經不疑，今略取其說而發揮之，以明今文尚書之不盡可信；而陰陽五行之說，當起於戰國以后也。

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中在秦漢時最盛行者，厥惟洪範。伏生為之作五行傳，劉向為之作傳記，許商亦有五行傳記，具見漢志。此外呂氏春秋，春秋繁露，白虎通，俱有說解；史記錄之入宋世家；班固删之入五行志。其學可謂極一時之盛矣。而文字舛譌，編簡脫略，均未有人是正。今一一為之著錄，以便肄習。

洪範雖在今文二十八篇中，而古文經說為多；（如孔疏所引鄭王逸注。）史記所引者，漢志雖稱皆古文說，其實皆今文說。（詳崔適史記探源。）司馬遷曾從安國受業，迨所謂安國以今文讀之者歟？（然此說不可靠，其關係在文字上之異同；是否為今古學異同之絕對原因？此事廖平今古學考未言及。且宋世家引洪範亦不類，當別考之。）故洪範文字之譌奪異同，今古二家之說不一。茲據以是正文字者有五途：一，史記宋世家；二，漢書五行志；三，說文引書；四，鄭王逸註；五，隸釋所錄漢熹平石經殘字。大別言之，說文，鄭王注，皆據古文經；宋世家，五行傳，石經，為今文經。茲以尚書偽孔傳本為主，參以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之說。又旁及漢碑中所引句，據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所錄為止。

洪範有錯簡之說，始於宋蘇軾東坡書傳；其後金履祥尚書表註及王柏書疑皆言之，書疑且別為寫本。閻若璩頗提倡之。今法蘇王之意，另繕讀之，頗覺文從字順；且發見『三，八政』下，非脫釋文，即有脫略。學以求是，不必存漢宋之見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乃言曰：（乃，五行志作迺，下同。）

此十四字宋世家無。十三祀之說，今古文家所解不同。史記宋微子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為淫佚，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殷本紀云：『箕子佯狂為奴，紂又囚之；周武王伐紂，釋箕子之囚。』又案周本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師渡孟津，二月至於商郊牧野。已而命召公釋箕子囚，乃罷兵西歸。』（據此當在十二年，正當克殷之年。）本紀又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據此當為十四年。皮氏今文尚書考證云：『史記宋世家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不言其何年；周本紀以為克殷後二年。史公說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蒙文王受命之年，再期觀兵，為九年；又二年，伐紂，為十一年；克殷後二年，為十三祀。與大傳無不合。』節案此論甚疏，蓋不知史公所謂二月至於商郊牧野者，克殷在十二年二月也。後二年，當為十四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天道。』此皆史記所載。一在十二年，一在十四年，兩說與十三祀俱不合。漢書五行志云：『劉歆以為禹治水，賜洛書，法而存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武王親虛己而問焉。』

此古文家說也。孔氏書疏引書大傳云：『武王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此今文家說也。東漢古文家亦及十三祀，而朝鮮離周京遠在萬里。武王克殷在十二年，釋囚封箕子，最早不過此時；何至於去周京萬里外之箕子，於一歲之中，能往而返，來朝於周。其說必不可通。書傳應在史記以前，何至矛盾若是，可見洪範傳說不可信。

史記宋微子世家述洪範畢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又漢書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一云，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一云去之朝鮮；書傳亦云：箕子走之朝鮮。則箕子與朝鮮之關係，似有證據。其實朝鮮之成爲地名，始在戰國時。戰國策燕策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史記朝鮮列傳云：『朝鮮王滿者，故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又云：『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由是知朝鮮本爲東夷異族之名，與句驪，蠻，夷，眞番同稱。故漢置元菟，樂浪二郡，而各以高句驪，朝鮮爲首縣。樂浪者，即逸周書王會解所謂良夷。樂浪，朝鮮，皆所以名島夷之民；而高句驪，朝鮮，皆得以其族名名其地，其成爲地名甚晚。禹貢當爲戰國以前之書，所言「島夷皮服，」尚未有朝鮮之名；山海經雖屬怪異，而所言地名，間有可考者，以朝鮮屬之海內北經。曰：『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可知經言列陽，即遼陽。列，遼，一聲之轉也。其地在遼陽東海，爲今朝鮮無疑矣。朝鮮傳云『衞滿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齊召南水道提綱及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皆據前人成說定浿水爲今朝鮮之大同江。其實非是，今之鴨綠江也。仁和丁益甫先生已辨之（見蓬萊軒地理學叢書一卷朝鮮傳考證）日人重野安繹爲支那疆域圖說，亦以浿水爲鴨綠江。江東南之地即爲古朝鮮，秦時尚爲塞外空地。漢書地理志云：『元菟，（今奉天東北部）樂浪，（今朝鮮西北部）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朝鮮至武帝時始聯屬於中國，何至於箕子時即教化成俗，歲時朝貢於周。可見漢志前後矛盾。其見引於史記宋世家者，必爲後人竄入，否則，封箕子於朝鮮事何以朝鮮傳中未及？則箕子封朝鮮之說不可信矣。

『烏呼！（宋世家作於乎。古文尚書撰異云：『烏作嗚者，誤也。』）箕子，惟天陰騭下民，（宋世家惟皆作維，騭作定。）相協厥居，（宋世家協作和，厥作其，下同。）我不知其彝倫攸敍。』（宋世家彝皆作常；攸皆作所，敍皆作序；攸，五行志皆作逌；膠東令王君碑引作攸。又蔡邕司寇文烈侯楊公碑曰：『惟天陰騭下民彝倫所由順序。』）箕子乃言曰：（宋世家乃言作對。）『我聞在昔，鯀陻洪水，（宋世家無我聞二字，洪皆作鴻，石經洪上有伊字；陻，說文引作垔。）汩陳其五行。（石經汩作𠙴。）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宋世家疇皆作等，畀作從；五行志不作弗，下同。）彝

倫攸斁，（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一作釋。』說文引作殬，敗也。）鯀則殛死，（古文尚書撰異云：『釋文「殛，紀力反，本又作極。」玉裁案作極者是也。』今不從，詳六極條。）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

洪範託始於禹，而箕子陳之。此有可議者。禹之事蹟見於先秦古籍者，大都神話傳說參半；貿爲信史，毋寧闕疑。禹貢一篇爲禹史之根本，而疑之者日衆。節未能深究古代地理，不敢置辨。海寧王先生古史新證云：『虞夏書中如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商書中如湯誓，文字稍平易簡潔，或係後世重編；然至少亦爲周初人所作。』禹貢既非夏書之舊，難免有所附益。禹貢而外，厥惟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前代學者皆爲曲解。林之奇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猶所謂「天奪其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所謂「天誘其衷。」』又曰：『其言「天錫，」猶言「天乃錫王勇知」耳。』陳澧東塾讀書記云：『洪範九疇，天帝不錫鯀而錫禹，此事奇怪，而載在尚書。反復讀之，乃解。所謂「我聞在昔者，」箕子上距鯀與禹千餘年矣；天帝之錫不錫，乃在傳聞之語也。』（史記宋世家無我聞二字。）卽從林，陳二氏之說，以洪範爲古代之神話；神話不足爲洪範害，上古之事皆神話與傳說也。所辨者，在眞神話與假神話而已。眞神話者，不背社會進化之程序，而有其歷史背景者也；假神話，則以後世之民族心理及社會環境曲寫古代之神跡。洪範，僞神話也。

五行之說起於戰國以後，盛於兩漢。新會梁先生考之已詳。（陰陽五行說之來歷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卷十期）假使洪範確爲箕子所陳，則周初至戰國已七八百年，何以毫無影響？且洪範五行，列九疇之等類，爲有組織之作；決非遠源於上古者也。東塾讀書記又云：『洪範以庶徵爲五事之應，伏生五行傳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皇極與五事爲六，又以五福六極分配之。澧謂此漢儒術數之學，其源出於洪範。』其實洪範與五行傳本出於一派人之手，東塾未敢言之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字，敬用二字，宋世家無。五行志敬作羞。）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字，農用二字，宋世家無。）次四，曰協用五紀；（次字，協用二字，宋世家無，五行志協作叶。）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字，建用二字，宋世家無，五行傳皇極作王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字，乂用二字，宋世家無；乂字，五行志石經均作艾。）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字，明用二字，宋世家無。）次八，曰念用庶徵；（次字，念用二字，宋世家無。）次九，曰嚮用五福；（次字，宋世家無；嚮，漢書谷永傳引作饗。）威用六極。（宋世家，五行志及谷永傳威皆作畏。）

初一以下六十五字，漢代學者劉歆，班固，馬融輩皆以爲洛書本文。洛書非洪範，閻氏尚書古文疏證辨之已詳。說者謂洛書卽九疇之說出自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二語。殊不知此數語在易繫辭爲贅出。茲先辨之，然後言洛書之所自起。易繫辭云：『是故天生神

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易有四象一語緊接上聖人象之一句，其中當無河出圖三語。易繫辭所謂聖人則之者，蓋指天生神物；所謂神物者，緊接上句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於著龜而言。作僞者羼入河出圖二句，隔斷文氣；又重以聖人則之一句，以爲神物指河圖洛書，適與繫辭之旨相背，顯然可見。然則，九疇洛書之說何自起？據崔述上古考信錄所言：當在漢以後；而莊子天運篇巫咸祒（祒或謂寄名，或以爲招字之誤。）之語，疑爲洪範作始之一據，而九疇卽洛書之說亦託於是。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此一節所言六極五常，（司馬彪注謂五常卽五行，俞樾言卽五福。）順治逆凶，九洛上皇等，實有隱括洪範之義。故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巫咸殷臣，傳洪範之學。』竊以爲未可信。巫咸祒之語，寓言也。證之下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一節，益可信兩者俱爲寓言。六極五常，留於五福六極條下言之。九洛之說，本極平常。水經注洛水條引孝經援神契文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是謂洛邑。』所謂九洛之事，蓋取意於是也。漢五行家以尚書有洪範九疇，卽以此九洛爲九疇洛書。何怪乎宋以來說莊子者皆以九洛爲九疇洛書也。

一，五行：（「宋世家無一字。）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宋世家爰作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行兼五味而言，與呂覽八紀，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訓之說適合。月令孟春令曰：『其味酸，』『盛德在木。』春日草木萌發，故此云：『木曰曲直，曲直作酸。』孟夏令曰：『其味苦，』『盛德在火。』夏日烈炎屬火，故此云：『火曰炎上，炎上作苦。』月令云：『中央土，』『其味甘。』故此云『土爰稼穡稼穡作甘。』孟秋令曰：『其味辛，』『盛德在金。』秋日肅殺，故此云：『金曰從革，從革作辛。』孟冬令曰：『其味鹹，』『盛德在水。』冬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故此云『水曰潤下，潤下作鹹。』八紀及時則訓之說同。呂氏春秋引洪範，皆箸篇名，惟此不言，可見五行之說在戰國秦漢時頗流行，不能箸一家說，而其說未必遠起於夏周也。

新會梁先生謂陰陽五行說起於戰國以後。其說頗可信。餘杭章先生舊箸子思孟軻五行說，則五行說亦當起於戰國時。其言曰：『荀子非十二子譏子思孟軻曰「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楊倞曰：「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五常之義舊矣。子思倡之，亦何損？荀卿何譏焉？尋子思作中庸，其發端曰：「天命之謂性。」注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孝經說略同此。（原注王制正義引。）是子思遺說也。』又云：『古者鴻範九疇舉五行傳人事，義未彰箸。子思始善傳會，旁有燕齊怪迂之士，侈搪其說，以爲

神奇，燿世誣人自子思始。宜哉！荀卿以爲譏也。』節案今所傳子思孟軻之書，（如以中庸爲子思作。）未有言及陰陽五行者，且荀子云：『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則雖有舊說，尚未稱爲五行，何至子思孟軻始定其名？又若以洪範五行爲往舊造說，則出於孔氏所刪定之書，（此說亦未必可信。）何以謂之『甚僻違而無類？』（荀子非十二子篇語。）此非荀氏以前無洪範，卽荀氏此評失所依據。中庸注之說及王制正義所引，安知非出於燕齊怪迂之士？何以必知出於子思孟軻哉？戰國時，齊魯之學以孟氏爲盛；而五行之說盛倡於鄒衍輩，亦在齊魯之間；或與孟氏之學有關，故荀子譏之也。

二，五事：（宋世家無二字。）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與恭，從，聽，睿爲韻；說詳下。）聽曰聰，思曰睿；（五行志作睿，容之譌。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自鄭康成破容爲睿，晚出古文因之。案春秋繁露逃五行五事篇云：「思曰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五行志引洪範傳云「思心之不容，」而又爲之說曰：「容，寬也。」說文：「思，容也。」亦用伏生說。』據此，當作容爲是；與恭，從，聰，爲韻。）恭作肅，從作乂，（五行志乂作艾。）明作晢，（宋世家作智，五行志作悊，王肅注云：『悊，智也。』是王本晢作悊，卽哲字也。）聰作謀，睿作聖。

此與八庶徵之休徵相應。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奧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行志休徵，咎徵，繫於此下。可見洪範五事與庶徵本前後連屬爲義，乃一有組織之作。然而肅，乂，哲，謀，聖五者亦有所本，蓋出於詩小雅。小旻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此所言並無時雨休徵之義。且詩言有六，此節取其五，其爲襲詩，顯然有據。王應麟謂小旻爲洪範之學，不言襲詩，乃信經之過也。

三，八政：（宋世家無三字。）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政之目，蓋隱括王制之義。其說七經彙纂，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及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均言之。惟王制所敍本無一定境界。細察之，今本王制次序頗零亂；（如『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一段當在『次國之上卿』一節下，今在篇末。）而所言實限於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八者。約略分之：自『制農田百畝』以下論食，自『冢宰制國用』以下論貨，自『天子七廟』以下論祀，自『司空執度度地』以下論司空，自『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以下論司徒，自『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以下論司寇，自『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以下論賓，自『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以下論師。（今本在於『制農田百畝』以後，『冢宰制國用』以前。）王制云：『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制數。』（此當爲『司徒脩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之注。今在於篇末。）可見王制自有八政之目。作洪範者隱括王制之意，自爲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八政。故列司空，司

徒，司寇，於食，貨，祀，賓，師之中。其命類不通，顯然可見，所以八政之下並無釋文。

四，五紀：（宋世家無四字。）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曰王省惟歲，（省宋世家皆作眚。）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無，宋世家皆作毋。）百穀用成，（此與下明，章，康，寧為韻，說詳后。）乂用明，俊明用章，（俊，宋世家作畯，下同。）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此亦與下明寧為韻，說詳后。）乂用昏不明，俊明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宋世家無則字。）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東坡書傳曰：『自此（指王省惟歲）以下，皆五紀之文；簡編脫誤，是以在此，其文當在五曰曆數之後。』金履祥尚書表注曰：『東坡蘇氏，無垢張氏，石林葉氏，容齋洪氏皆曰——此章當為五紀之傳。』今本在恆風若下九五福上；茲從之，移至此。

二十八篇自堯典至湯誓諸篇多有韻句。惟禹貢與洪範最多，幾全篇協韻。此成與明叶，及上文明與恭，從，聰，容叶；下文彊與同，逢協；皆非古與詩經不同。同門息縣劉盼遂精習古音，云：『戰國時，東，陽，耕，眞，諸韻多相叶，例在荀子最多，老子亦然，詩經則分別甚嚴。』茲取其說，略舉數例以明之。荀子不苟篇：『惟仁之為守，惟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有神，神則能化矣。』又：『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彊國篇：『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樂論篇：『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禮記樂記略同。）正名篇：『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又老子：（王注第二十二章）『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與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文子上仁篇：『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客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清明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據上諸證，成與明叶乃戰國時叶韻之通例。亦可為洪範作於戰國時之一證。

『王省惟歲。』馬融曰：『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聲謂眚讀如國語魯語「夕省其典刑」之省，省眚，古通用。』公羊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省。』左氏，穀梁春秋作『肆大眚。』康誥云：『人有小罪非眚。』又云：『乃惟眚災。』潛夫論兩引皆作『省。』『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者，星統於日，日統於月，月統於歲。今以庶民比星，師尹比日，卿士比月，王比歲；益可見洪範論時令五行，卜筮等處皆互相照應。其組織之齊整，為陰陽五行家有意託古之作，更覺有據。師尹，三公之官也。詩小雅節南山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又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重國之鈞，四

方是維。』又國語：『百官之政事師尹。』詩毛傳云：『周有尹氏爲大師者，大師爲三公之官也。』海寧王先生釋史篇（觀堂集林卷六）云：『師尹，非謂一人而師其官，尹其氏也。尹氏在邦君殷侯之次，乃侯國之正卿——殷周之間已有此語。書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多方「誥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民當爲氏字之誤也，原注。）又詩大雅常武「王謂尹氏，謂程伯，休父。」又頌鼎，寰盤：「尹氏受王命書。」克鼎「王乎尹氏，册命克。」師嫠敦「王命尹氏，册命師嫠。」此作册尹氏，皆周禮內史之職，而尹氏爲其長；職在書王命與制祿命官，與大師同秉國政。』（以上雜引釋史篇文。）而洪範置之卿士之下，不知周初卿士與尹氏，大師，同爲三公之官。周禮大師爲下大夫之職，可見非周初制度；而洪範非殷周間之作，於此亦得一證。

五，皇極：（宋世家無五字。）皇建其有極。（五行傳作王見其有極。）無偏無頗，（今本作陂，宋世家作頗，釋文云：『舊本作頗，』漢熹平石經亦作頗，唐玄宗開元詔改爲陂，今本承其誤，兹據正。無，宋世家均作毋，下同。）遵王之義，（古文尚書撰異云：『匡繆正俗卷六引書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誼；」册府元龜文苑英華皆作遵王之誼，唐時尚書義多作誼。』十駕齋養新錄云：『誼從宜得聲；宜本作宐，從多聲，以誼韻頗正合古音。』節案誼義古今字；頗，義，誼，古音在段表第十七部，均可通。）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叶偏，亦耕眞同用之證。尚書集注音疏云：『此文據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王道便便，則與五帝本紀錄堯典文采章作便章采豑作便程，采在作便在正同；以相比況，則此實是采采非平平矣。』其說起自惠棟尚書古義，王鳴盛後案從之，其實非也。墨子引作平平，宋世家引亦作平平，說詳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平章百姓條中。）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皇，宋世家作王。敷作傅，下同。）是彝是訓，（宋世家彝作夷。）於帝其訓；（宋世家此訓字作順，與馬注合，下訓字同。）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金履祥尚書注曰：『傅氏子駿（名崧卿）以爲此章乃古書韻語，與箕子前後書文不同；子王子（魯齋）是之，卽以繼皇建其有極下，以爲皇極經文。』書疑云：『右皇極經文六十四字，卽舜，禹執中之義，而詩之祖也。』節案，說皆無稽之談。繫於皇極之下，頗覺文從字順，故從之。

無偏無頗一節見引於先秦諸子者凡四，見於左傳者一，均錄之，從而爲之說。墨子兼愛下篇云：『且不惟誓命（孫詒讓曰：『誓命依上文當作禹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荀子修身篇云：『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勝私欲也。』韓非子有度

篇云：『先王之治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呂覽貴公篇云：『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左傳襄三年引書云：『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據此，吾人須注意者有二：稱引之不同，及辭句之不同也。左傳曰：『商書，』荀子曰『書，』呂覽則稱『洪範，』皆為引書。稱書稱商書者，不必即為洪範句也；偽古文尚書竟有襲諸子文集之句者，何況書之逸文乎？呂覽稱『洪範，』則洪範之作至遲必在呂氏春秋以前；韓非子稱先王之法，未必即為引書；故困學紀聞曰：『蓋述洪範之言而失之也。』惟墨子所引曰『周詩，』獨異。至於辭句方面，荀子，左傳乃節引二句，當無異義；韓非子引上有『毋或作威』三句，或可謂之雜引洪範；墨子引下繫『其直如矢』四句，與詩大東篇同；惟呂覽引之稱『洪範，』亦與今本不同；若以呂覽近古較眞，則今本必經後人竄亂。左傳是否先秦舊籍，尚成問題；則左傳引書，未可據為典要；荀子，韓非子，皆離戰國末年不久，引書或在洪範已出之後，或為書之逸句，未能據為佐證；惟墨子兼愛篇引之稱『周詩，』顯見『無偏無黨』數語為春秋戰國間頗流行之詩。墨子於書最熟，且所引皆歷舉篇名。如言泰誓，禹誓，湯說之類，假使此數語確在洪範，墨子決不至名之曰詩；且繫『其直若矢』四句，與小雅大東篇略同；所謂『若矢，』『若底，』『所履，』『所視，』皆指王道而言；上下連屬為文，其為古詩，當無疑義也。

『建用皇極，』五行傳作王極。鄭注云：『別本皆作皇，』可見五行傳以外，當時各本皆作皇。皇極者，大極也。說文『皇者，大也。』『大極』之說起於易繫辭，疑洪範更在其後，隱用其意也。洪範又有以皇訓為君字用者，義亦非古，詳后。

六，三德：（宋世家，漢石經無六字。）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宋世家燮作內。）沈潛剛克，（宋世家作沈漸，左傳文五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亦作漸；集解引馬融注曰：『潛，伏也。』則馬本亦作潛。）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案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王嘉傳奏封事，後漢書荀爽傳引洪範，衡傳上疏陳洪範，戰國策高注引洪範，皆作『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先威後福，下同。古文尚書撰異云：『今文尚書如是。』）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有字韓非子，呂氏春秋引皆作或。高誘注云：『或，有也。』下同。）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石經凶上有而字。）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自『惟辟作福』以下，尚書表注謂當在六曰弱下；書疑則繫在此。

自剛克至僭忒皆協韻，不可分析也。

七，稽疑：（宋世家無七字，說文引作卟𠧩。）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宋世家作濟。）曰圛，（今本作驛，宋世家作涕，說文引鄭注作圛，許鄭出賈馬，古文說也；齊詩豈弟箋云：『古文尚書以悌為圛，』可見

史記引書為今文；悌，圛，涕，驛，皆同聲假借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昆蟲闓懌，』當為『昆仲愷悌，』此懌與悌假借之證；徐廣所見本作洟，與涕亦同聲字；今從撰異說改作圛。）曰雺，（今本作蒙，在驛上；史記宋世家作霧，周禮太卜注作蟊，徐廣所見本作被，被之言蒙也；王肅本作雺，蒙，霧，蟊，被，雺，皆同聲假借字；今據撰異說，改作雺，移至此。）曰克，（周禮太卜注作剋。）曰貞，曰悔。（說文引作卧。）凡七卜：五占用，（占下宋世家多之字。）二衍忒。（宋世家作貣，今文尚書考證曰：『案論衡辨崇篇曰「故書列七卜，」則王仲任以七卜二字連讀，當為凡七卜句，五占用句，二衍貣。』又鄭玄云：『卜五占之用，』則為凡七句，卜五占用句，二衍貣。皆與今讀不同，茲從王仲任說。）立時人作卜筮，（作，宋世家作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乃，宋世家作女。）謀及卿士，（謀，石經寫作謨。）謀及庶人，（謀，石經作謨，人作民。）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謂之大同；身其康彊，（身上宋世家多而字。此與同逢為韻，說詳前成明協韻條。）子孫其逢，（子上宋世家多而字。）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顧炎武日知錄云：『占卜之事，古代皆先人後龜。詩大雅緜「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皆先人後龜，與此「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之說合。』節以為此亦不能證洪範必出於周初。大禹謨，偽古文也。云：『官占惟先蔽心，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可見後人亦能作偽。

稽疑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其五占：『曰雨，曰霽，曰圛，曰雺，曰克。』鄭注云：『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霽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雺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侵氣色相犯也。』經義述聞云：『五者皆所以命龜之事也。圛與雺其義雖不可考，而曰雨，曰霽，曰克，則經傳具有明徵；而說以龜之氣色，去本義遠矣；況所說之形狀，皆以意為之，而無實據乎？』王氏所說，以續史記龜策傳為本。龜策傳係妄人褚少孫所續，史記探源已言之。故說龜卜之法，係用生龜；卜非用生龜，上虞羅先生已得實物為證。其殷商貞卜文字考云：『今據周官經注，並證以實物，知卜龜之事——先取龜之下甲，於其腹之裏面先鑿為穴，而令穿，此之謂「契」；灼火於穴中，色乃焦黑，此之謂「灼」與「致墨」；灼於裏，則縱橫之坼自現於表，此之謂「兆」。』今洪範所述卜之五法，豈即致墨與兆坼間之五步現象歟？此雖存古代龜卜之法，而此法至漢時尚有人知之，不足為洪範必出於周初之證。

八，庶徵：（宋世家無八字。）曰雨，曰暘，曰燠，（宋世家，五行志，王莽傳，何休公羊注皆作奧，下同。）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尚書今古文集解云：『曰時五者，史記作是；後漢書李雲傳：「五氏來備，」章懷太子注曰：「史記作五是來備；」荀爽傳作「五韙咸備。」』偽孔傳以曰時絕句，屬

上讀，非。』節案時，是，本爾雅釋詁文；是，䞿，轉注；氏亦同聲假借字，與上文立時人，下文斂時五福，及時人之時同。）各以其敘，庶草繁廡（說文引作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五行志作陽，下同。）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宋世家恆作常，下同。）曰僭，恆暘若；曰舒，（今本作豫；宋世家，五行志，論衡言毒篇引鄭王本皆作舒，今從撰異作舒。）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霿，（今本作蒙，宋世家作霧，五行志作霿，今從撰異。）恆風若。

休徵以下，五行志引洪範五行傳在五事下。

九，五福：（宋世家無九字。）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於女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今據晦木齋摹士禮居本隸釋漢石經淫朋作淫亙，撰異引作淫亙，疑有譌。）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不協於極，不離於咎，（今本作罹，撰異云：『案此開寶閒依衛包所改也。』困學紀聞云：『大傳洪範曰「不麗於咎，」離者，麗也。』）皇則受之，而康而色；（康宋世家作安。）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宋世家作毋侮鰥寡，馬融注無虐作亡侮。）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宋世家邦作國。）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今本作於其無好德，經義述聞云：『集解引鄭氏尚書注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為女用惡。」鄭讀於其無好女為句，非也。然據此，知好下本無德字。蓋無好二字卽承上「弗能使有好」而言，非有二義也。』并與下用咎二字為韻。）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皇之古訓甚多，有訓為大，為美，為光，為宏，為盛者，皆一意之引申。又有訓為匡，為況；又假借為煌，為遑，（例詳經籍籑詁七陽皇字下，不具引。）皆以形容詞為多。又有訓為君，為王者，乃作名詞用，其義非古。仁和汪袞甫先生著釋皇篇，（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卷二號）駁許君始王大君之義，非造字之本恉，不可以從自王為會意，是矣。又據王制鄭注，以皇訓冕，猶可說也；而云三皇之說先於冕義，出自上古，則不可信。海寧王先生云：（說文講義。）『三皇五帝之稱頗晚，乃戰國時後起之義。皇祖，皇考之稱，亦大義。銅器中皇字有作㞷，作㞷，作㞷者，其上出為光芒，與王之從火同為大義。汪榮寶箸釋皇篇，以皇字上形為冠形。按古冠字多作冃；冕亦平頂，此說不確。』今因王先生之說而衍之，以見洪範皇之訓君，非古。金文中皇字有作㞷，（毛公鼎。）有作㞷，（叔皮父敢。）有作㞷，（条伯敢。）有作㞷，（邾王義楚耑。）有作㞷。（叔角父敢。）可見上既非自，下亦非王。其意當象日在地上，（㞷象日光之說出吳大澂。）表美大之形。且金文中王與皇絕無同用。皇祖，皇考，皇父，皇母，觸目皆是。比為頌揚之稱，與言文祖，烈祖，烈伯，惠叔，龔叔，文叔，龔姒，聖叔之稱同，且多用於頌揚已過之人。此外『皇天，皇休』（毛公鼎。與皇祖，皇考同意。）『寶皇萬年永用，』（叔皮父敢。此作盛大之義，乃疊用形容詞。）

『佳皇上帝』（宗周鐘。此皇亦大也。）皆作頌辭用。佳皇上帝者，即詩『於皇上帝』之義也。惟陳昉敵蓋曰：『孝於叔皇，』鄭伯匜曰：『叔皇作般匜』此二皇字似作一名詞用。然叔皇實不辭，當為皇叔之倒文，與皇父，皇考，同義。再考之詩三百篇中。凡皇字經毛傳鄭箋訓為君，為天，為王，而須辨釋者有五：小雅楚茨『皇尸載起，』傳訓大，箋訓君，傳言差合，其實皇者煌也。禮記曲禮下『諸侯皇皇』疏曰：『皇皇色華美也；』詩大雅假樂『穆穆皇皇，』後漢書班固傳引作『穆穆煌煌；』皇尸載起者，煌尸載起也。又小雅十月『有皇上帝，』傳訓『皇，君也，』亦誤。此有皇上帝與大雅瞻卬『上帝是皇』之意同。上帝是皇之皇，傳訓美也。當作皇，大也。又大雅文王之什『思皇多士，』傳言：『皇，天也，』周頌載見：『思皇多祜，』箋訓『皇，君也；思語辭，』思既為語辭，皇決非訓君。思皇，與大雅思齊之『思齊大任，思媚周姜』同意。皇亦多也，盛也。又周頌桓：『皇以間之，』傳訓『皇，君也，』不可解。何謂君以間之？此皇當為遑之假借字。遑，暇也。皇以間之者，暇以間之也。詩云：『於昭于天，皇以間之！』蓋言不暇以間之也。此反詰之語，意甚順，與谷風『遑恤我後』同義。又小雅漸漸之石：『不皇朝矣！』傳訓皇，王也。亦不可解。下章云：『不皇他矣！不皇出矣！』皆疊言之。如訓為王，則為不王朝矣！不王出矣！不王他矣！如何可通。由是知亦遑之假借字。不遑朝者，不暇朝；不及朝之意也。下二章為不暇出矣，不暇他矣，皆可通。皇之為遑，其例甚多。谷風『遑恤我後，』禮記表記，左襄二十五年傳，皆引作皇恤我後。書無逸，『則皇自敬德，』鄭注作遑。此外非關於皇字訓君，訓王之義者，不復贅述。在春秋戰國以前，皇決無訓王，訓君。今洪範云：『惟皇作極，』『皇則受之，』皆作王字解，其非古義必矣。戰國時皇作王字用者，如：莊子天運篇『是謂上皇，』離騷『詔西皇使涉予，』九謌東皇太一『穆將愉兮上皇，』可證洪範非春秋以前之作矣。皇之作王用，由皇祖，皇考之用變來；故白虎通云：『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極，殛也。上文『鯀者殛死，』釋文云：『本作極。』詩小雅菀柳『後予極焉，』箋云：『誅之之意也。』爾雅釋言：『殛，誅也。』說文歺部：『殛，殊也。』是極與殛通。然殛鯀之殛，相傳各書所引皆作殛。堯典『殛鯀於羽山，』孟子引『殛鯀於羽山，』國語魯語『鯀鄣洪水而殛死，』左昭七年傳引『殛鯀於羽山，』皆作殛。史記引堯典及夏本紀皆作殛。釋文云『本作極者，』言極與殛通也。故上殛鯀之殛，不從撰異作極。此六極之極，似有誅之之意；洪範所稱『建用皇極，』『惟皇作極，』『錫汝保極，』皆為至善之稱，無誅之之意。案釋詁云『極，至也。』大過則為至極。五行傳云：（據陳輯本。）六沴用咎於下，鄭注『六沴之用咎於下者，用極。』觀其意六沴似說六極。又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言之不從，

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荼，厥罰常奧，厥極疾；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瞀，厥罰常陰，厥極弱。』觀此六極之稱，確有大過至極之義。由是知皇極卽休徵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之義；六極卽咎徵恆雨，恆暘，恆燠，恆寒，恆風之義。時則處常，恆則至極。故五福卽五常，爲休；六極卽六沴，爲咎。六極五常說出莊子天運篇。司馬彪注曰：『六極，謂上下四方；五常，謂五行。』樂記云：『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知五常有作五行解者。荀子儒效篇：『宇中六指謂之極。』莊子應帝王篇『以出六極之外。』則司馬氏之說可信，而五福六極卽竊用其意。然六極中又函王之不極義。庶徵條下亦云：『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可見洪範用極，本有休咎二義。其用字之拙，得非限於六極五常之說乎？時中作休，此五常所以爲五福，而皇極爲第五疇居中。時中之義，乃儒者之說。可見洪範必出於儒者之後。

今據陳壽祺輯尚書大傳五行傳，其所言年代人物皆與洪範有異。傳云：『惟王元祀，帝令大禹步於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於下。』其辭可謂不倫不類。然而釋五行五事，則與今本洪範所言契合。（見上條所引。）今文二十八篇，伏生所傳也；五行傳，伏生所著也；何相矛盾若是？可見當時對於洪範之傳授各自爲說，並無一定根據，惟求發揮其五行之義而已。此亦可爲洪範爲陰陽五行家託古立說之證。

洪範一篇，據前諸證，實非周初箕子所傳。其著作之時代，當在秦統一以前，戰國之末。史記既載洪範全文，呂氏春秋數引洪範之語，此篇出於先秦必矣。惟左傳亦三引商書，皆洪範之語。襄三年傳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文五年傳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六年傳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今洪範作二人之言。）左傳著作之時代雖無定說，而引書亦未必舊爲洪範之句。再考之國語中，皆有其事其文，（惟成六年事未見國語。）而無引書之語；則左傳所引，未足以爲吾說害。惟王制一篇，有謂漢文帝博士作。其實不然。王鳴盛云：（十七史商榷第十三卷文帝王制條。）『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案卽封禪書所謂王制也，非今禮記所謂王制。盧植妄以當之。彼疏引鄭目錄云：「名王制者，以其託先王班爵，受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又答臨碩書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鄭意不以王制爲文帝作明矣。』據此，王制當非漢作。然篇中有『古者以周尺言之，』『今以周尺』之語；則鄭云赧王以后作，殆可信。王制有云：『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則隱括八政之義，必非王制襲洪範。故洪範之作，當在王制既出，呂氏春秋未成之間。荀子所引，或爲書之逸句；或本爲引詩，後人以爲今詞出尚書，妄改爲引書。

呂覽一書，司馬遷謂呂不韋使其客箸所聞，以備天地萬物之事；然則此書不名一家之學，或者與洪範同出於一派人之手，亦未可知。今據前舉數證，擬定洪範為秦統一中國以前，戰國以後，陰陽五行家託古之說。俟夫世之博雅君子論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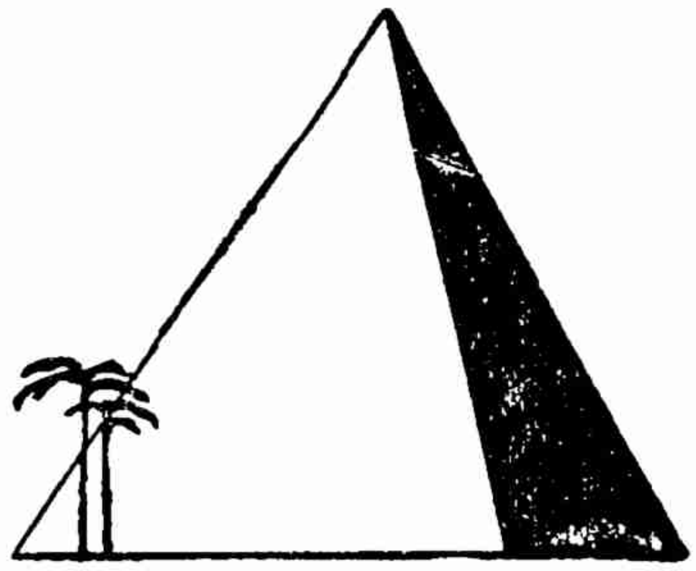
十六年，四月，十日初稿；九月三十日改定於清華研究院

古書中眞僞及年代問題，以尚書為最糾紛難理。東晉晚出僞古文公案，歷宋明至清中葉始完全解決。漢代今古文之爭，迄清末尚未衷一是。而西漢以來公認為最可信之二十八篇，其編製之年代，亦

次第發生疑問。最初為金縢，次則堯典，禹貢，皆在學者分別討論中。洪範問題之提出，則自劉君此文始。劉君推定洪範為戰國末年作品。其最強之證據：如「皇」字之用例；如「聖，肅，謀，哲，乂」五名之襲用詩小旻；和「無偏無黨」數語墨子引作周詩；如東陽，耕，眞之叶韻，與三百篇不相應。凡此皆經科學方法研究之結果，令反駁者極難容喙。其餘諸條，亦多妙解，可謂空前一大發明，亟宜公表之，供全世界學者之論難也。

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梁啓超記





印象主義的文學批評論

華林一

予在本誌二十二卷第八號曾介紹斯徧加之表現主義的文學批評論。表現主義的文學批評論乃印象主義的文學批評論之反動也。印象主義的文學批評論盛行於十九世紀之中末兩期，以法國法朗士（Anatole France）爲代表。茲特節譯法朗士論人生與文學（La Vie Litteraire）一書之序文以明此派文學批評家之態度與主張。

林一附識

上　論人生與文學第一集序

我似乎覺得我是一個哲學的和尙。照我的心看來，我應該是屬於提勒馬修道院（註一）的；這個修道院的規律是快樂的，遵守非常容易。大約他們沒有多少信仰，然而他們的確有許多虔誠。

放縱，容忍和敬己敬人，是這個修道院裏邊時常崇拜的聖人。要是裏邊有懷疑的趨勢，我們應該記得和懷疑主義同時存在的，常有謹守風俗習慣的現象。持懷疑主義的人，永遠是個道德良好的公民，這是沒有別的人可以比的。持懷疑主義的人，永不反對法律，因爲他不希望世人能造出更好的法律。他知道有許多地方，我們應該原諒國家的。你（譯者按：法郎士論文學與人生裏邊所載的文章，原登於 Le Temps 報；第一集的序文，致獻於該報的總編輯 M. Adrien Hébrard；此處所稱的「你」，卽指這位編輯先生）歡迎我的忠告嗎？你千萬勿要相信提勒馬修道院裏邊的人，叫他們替你的報作政治的論文。他們的文章裏邊，一定稍帶抑鬱的氣色，可以使貴報的讀者看了喪氣。官職的權力，不是哲學家所能維持的。至於我自己，我是有適當的節制的，我約束我自己，不輕易批評人家。

你允許我實習，照我所了解的講，我以爲文學批評和哲學歷史是一樣的，也是一種浪漫小說，爲有聰慧好奇的心的人作的；一切浪漫小說，考其實際，都是自傳。好的批評家，敍述他的心靈遊覽名著時的奇遇。

客觀的文學批評，和客觀的藝術一樣，沒有存在的餘地，妄信不把一

己的人格放到他們的著作裏邊的人簡直是自欺簡直是受欺於最虛妄的妄想的人。我們永遠不能把我們自己提開，這是眞理，這是我們最大的不幸的事之一。要是一時我們能從有許多小平面的蠅眼，觀察天地，或用猩猩的簡陋頭腦來認識自然，我們有什麼不願意的地方？然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像泰里細阿斯（註二）之爲男子而同時又有曾爲女子的回想。我們關在我們自己的人格裏邊，頗似禁拘於永久的牢獄。我以爲我們最好老實承認這個可怕的情形，老實承認我們在無論什麼時候，總在那裏講我們自己，沒有閉口不言的能力。

老實說，批評家應該說：

『諸君，我現在預備講我自己，便中講到莎士比亞（Shakespeare），或拉辛（Racine）或巴斯噶（Pascal）或歌德（Goethe）。至少時機是很好的。』

我很榮幸得認識屈費力兒夫勒里先生（M. Cuvillier-Flenry）；他是一個老資格的批評家，有很堅強的信仰的。有一天我到他的狹小的住宅去看他，他領我去看他引以自傲的中等藏書室。

他說：『先生，演說、文學、哲學、歷史各科的書籍，這兒都有，文學批評是不必說的，因爲文學批評包含其他一切學問。是的，先生，批評家同時是演說家、哲學家、歷史家。』

屈費力兒夫勒里先生是不錯的。批評家同時是各家，或至少他可以同時成各家的。他有表現最少見、最繁多、最複雜的知識能力的機會。他是一個聖博甫（Sainte-Beuve），一個勝氏（Taine），一個威斯（J. J. Weiss），一個勒美脫爾（Jules Lemaître），一個布輪退耳（Ferdinand Brunetière）的時候，都沒有失去這個機會過。文學批評在各體文學中發達最晚，他的結果，或者將完全吸收其他的各體文學。文學批評最適宜於很文明的社會，因爲這種社會史實既豐富，傳習又很久遠了。而對於好奇、博學、文雅的民族，更是特別的適宜。批評如想發達，所需要的知識，應該較其他一切文體爲多。始創批評的蒙旦（Montaigne）、聖退甫耳蒙（Saint-Évremond）、貝爾（Bayle）及孟德斯鳩（Montesquieu），學識確較他人爲高。批評同時從哲學歷史繼續進發。若要發達，一定需要一個有絕對的知識自由的時期。批評可以代替神學；要是我們要找一個普濟的醫士，要找一個十九世紀的聖托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我們不是一定要想到聖博甫的嗎？

他是批評界的聖，我很佩服他的記憶力，然而老實說，我相信著書遠不及種菜的聰明。

世界上有一班迂儒，他們眼中的宇宙，不過是紙和墨。這類迂儒的一生光陰完全費於他們的書桌，以前絲毫不顧實際，專心研究實際的文字的代表。他們對於美人的美，只知道描寫於文字的一部分。他們對於人類的工作、苦痛及希望的知識，只是從書本上邊得來的。他們是怪異的，沒有知識的。他們從來沒有望到窗外去看過。佩格諾（Peignot）就是這樣的人，他搜集他人的意見編輯成書，無論什麼東西，都沒有去攪

擾過他，他以爲感情是作短篇論文的題目。他知道某國任某書那幾頁裏邊滅亡。他孜孜的熱心的從事研究，一直到他死的日子，然而他什麼都沒有懂得。所以他並不覺得工作是苦的。要是心的平安只有如此纔能獲得，那末他是很值得我們的嫉妒了。

假使人生能有久遠的快樂的兒童時期優遊於書籍之間，書籍當然是很可貴的。多當 (Gustave Doré) 對於他的最滑稽的圖畫，時加以深奇的情感，特別的詩意，有一次於無意之間，他送我們一幅畫，譏刺的深刻的象徵那班拿書籍來安慰一切實際痛苦的人。他所畫的是編野蠻時代的古史的涅斯忒 (Ne-tor) 象徵古今一切有藏書癖的人們。他的畫，沒有比手大，然而凡是曾有一次看見過他的畫的人，永遠不會忘卻。這幅畫，你可以從他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期出版的滑稽畫集 La Sainte Russie 裏邊看到，我可以說不是他的能力和愛國心的最快樂的表現。

你應該看一看那個涅斯忒。他在他的滿藏書紙的草廬裏面。他像很喜歡坐的人的坐着，他的頭藏在他的僧帽之下，他在那裏寫。四周的地方，都遭焚燬殺戮了。矢滿空中，天日都爲之黑了。涅斯忒的修道院，因受猛烈的攻擊，各方面的高牆都倒下來了。他繼續的寫。他的草廬，因得神的保護，掛在三角牆上，好似籠之掛於窗四。弓手紛紛從牆上和蠅般的走到屋頂，卻一個個和雹石般落在滿立刀槍的地上。戰事竟發生於他的火爐的近旁了；他依然在那邊寫。一層可怕的擾亂，鬧過他的墨水瓶；他繼續在那邊寫，這就是所謂生活於書籍之中。這是書籍對於你的偉大勢力！

到了現今，圖書館裏邊還坐着像涅斯忒那樣的聖人。他們在圖書館做他們堅忍的工作，這種工作，佔他們的生活的全部，完全蒙蔽了他們的心靈。就是在國家多難和革命的時期，他們也照常坐在圖書館裏從事他們自己的工作。

他們是很快樂的。我們不要多講他們了。我又知道許多和這類人性情截然不同的人。他們的讀書，在尋求關於人和物的一切精細的秘事。他們繼續的尋求，他們的心，絲毫沒有得到安靜。書這樣東西，能使心態安靜的人安靜，也能使暴躁的人更形不安。我自己知道許多心態不安的人。他們讀書讀得太多，是錯的。譬如頓歧和忒，(註三) 因爲讀了高盧戰史 (Amadis de Gaule) 四大册及一打其他的精撰傳奇，所以遭遇許多不幸的事。他讀了動人的故事以後，信以爲眞。他深信人生和故事是一樣的美的，他做了千百件狂事，要是他不愛讀書，這些事情，斷乎不會發生的。

近年來我們書業的進步，眞正足以驚人！十六世紀和十八世紀，書籍的數目，增進甚速。現在的刊印速率，又當增加一百倍了。單就巴黎說，每天刊印五十册，報紙還不計算在內。這是個奇怪的現象。結果必將追令我們發狂。人類的命運，似將陷人出產異常過限的怪時期了。在中世紀的時候，無知是恐懼發生的源泉。那時代流行的心病，我們早已不知道

了。現在我們因爲讀書的緣故，日日向流行性癱瘓的路上跑。路加節制，不是個較爲聰明和折衷的方法嗎？

我們不妨做愛書的人，我們不妨讀我們的書；然而我們不可盡量的把書吸收。我們應當愼重，我們應當選擇，我們應當和莎士比亞的喜劇裏邊的某某爵士一樣，對我們的書賈說：『我要精裝的講愛情的書。』

中　論人生與文學第二集序

這書裏邊所載的文章，是我兩年前投登於時報的論文。一般研究文學的人，歡迎我這種談話的第一集，我覺得非常榮幸和感激。我知道我是很少應得的。我有許多地方，蒙人原諒，這一定是因爲我是出於至誠的緣故。有一個動人的方法，就是最淺陋的作家也可以學到，這就是自然。一個人如果能做到絕對的眞實，他已經是很動人了。我因爲把我自己完全表現出來，所以我應該得到幾個不認識的朋友。我惟一的聰明地方，是不把我自己的錯誤隱瞞。我的得到成功，沒有特別的方法，所以什麼人都可以得到的。

有的人說我有時自相矛盾。幾天以前，有一位極有才能的勒那德先生（M. Georges Renard），指出我這種矛盾的幾端，表面上好似不把我的矛盾指出，這是很精密的寬容方法。我有一次說：『得利爾先生（M Leconte de Lisle）對於宇宙的存在問題，很有疑議，而對於一首詩的妙處，卻是無疑的。』勒那德先生要指出我這樣的自相矛盾的地方，是很容易的，因爲我宣告了我的哲學的疑端以後，馬上放棄高超的和平，聖人的快樂的安靜，而將自己投入快樂和憂慮，愛情和仇恨的區域以內。結果他原宥了我，我相信他原宥我是不錯的。人總是一個人，他的箴言，不能常常和他的感情一致的。我們同時可以有兩種或三種哲學；因爲你如果不創造一種主義，你沒有相信那一種主義是好的的理由；只有發明的人，我們可以原諒他，他可以有偏見的。一個很大的國家，有許多不同的氣候，一個廣闊的心靈，不容易不包含許多矛盾的思想。老實說，一點不帶不合邏輯的思想的心靈，我是很怕的；我不相信他們是永遠不會錯的，我只怕他們永遠是錯的，不以邏輯自傲的心靈，失去眞理以後，還可以重新發現。爲邏輯學者辯護的人，一定要和我爭辯，說一切推論的結果，必定可以得到一個眞理，好像傅立葉（Fourier）所謂人和禽獸一樣的時候，他們的尾尖，必定生一隻眼或一個爪。可是這種利益，仍然足以曲折和浮薄心靈的——他們可以拿安慰自己的錯誤來安慰他人。凡人能有攸力栖玆（Ulysses）那樣的順利旅行，是最快樂沒有了。要是路上滿撒着花，你儘管向前走，不要問從這條路可到什麼地方。我給你這個忠告，叫你輕視鄙陋，叫你順從你高尚的智慧。人生的鵠的，是永遠深匿的，人們永遠尋不到的。我常常向牧師、學者、巫覡、哲學家等自以爲知道「未知國」的地理的人問路，他們沒有一個能指出那一條是最妥當的。所以我願意走的路，是微笑的天以下枝葉茂盛的榆樹生長得最多的路。美的感覺，是我走路的嚮導者。那一個人

能得比這個更好的嚮導者？

我的酷喜講述故事和我自己的記憶及印象和我的矛盾一樣，也蒙世人原宥。我想這個寬宥，也是很有道理的。才能出衆的人，祇可在講身涉的大事的時候，連帶的講到他自己；不然，他不願意表示和我們相同，他就好像不相配了，也就不能和人相與了；老實說，超人要是想表示和我們的相同，是可以的，因爲超人有許多地方，是和常人一樣的。不過有幾個天才，似乎犧牲得太多些。平常的人，如能紀述和表現他們自己，一定可以得到更大的成功、他們的描寫，是世界上一般人的描寫；我們都可以從他們的心靈奇遇之中，認識我們自己的道德的哲學的奇遇。我們在他們的親密知情裏邊，得到興味。他們講他們自己的時候，我們覺得他們在那裏講一般的人。同情性是平常人最好的特權。我們聽了他們的話，以後，我們覺得這些話是從我們自己的胸中吐出來的。他們的良心的檢查，對於我們的利益，不下於對於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的懺悔錄，編成教科書以後，可以供全社會的人用。這樣的教科書，若能不把罪惡隱匿，若能沒有產生絕望感想的可怕的過甚描寫，則對於個人的道德，一定很有貢獻。我在我的談話裏邊，倘使有時略略講述我自己，就因爲我根據以上的種種道理的緣故。

這書和第一集一樣，對於青年的文學，沒有精深的研究。這個缺點，當然是我的缺點，因爲我不能了解象徵派的詩人或墮落派的散文作家。

青年派的文學，不容易令人了解，這也應該承認的。這派文學，是神祕的，神祕主義的一個大缺點，在於不能使不過聖殿生活的人了解。象徵派的作者，在特殊的感情情形時下筆；所以我們如欲了解他們，一定要有同樣的情性。我這句話，不是笑話；他們的書，如斯威敦堡（Swedenborg）或阿蘭卡兌克（Allan Kardec）的作品，是一種狂樂的產物。他們看見我們不能看見的東西。有的人擬了一個簡單的解釋，說他們是欺弄的人。不過我們在這點上想想，我們總不能推知文學運動或宗教運動所以要有欺騙的眞正理由。不，他們斷乎不是欺弄的人，他們是狂樂的人。他們裏邊有兩三個人握住了一樣東西以後，全體人員就都向前狂奔了，因爲世界上沒有比幾柄精神情狀傳染得更利害的東西了。我對於這種新藝術的偉大的感動能力，毫不疑惑，我覺得他們和教會執事巴黎（Pôris）的塚上的神跡，是一樣的確實的。作文字的性質（Traité du Verbe）的青年作者，以相當的色歸屬各個元音，說『A表黑，E表白，H表紅，U表青，O表綠』的時候，我知道他是很嚴正的。有幾個浮躁的人，看了這樣的確定的話，就要嘲笑。文字論的作者說A是黑的，O是綠的，因爲他覺得的，因爲他看見的，因爲音確是有顏色的，我們爲什麼不承認？世人知道這種情形不是獨一的，知道生理學家已證明許多人都有看音的同樣傾向以後，他們就不懷疑了。這種精神的特殊反感，叫做「色的聽覺。」斯勃龍克（M. Maurice Spronck）的文學藝術家（Artistes Littéraires）第三十三頁，引醫學的進步（Progrès Médical）的文的一段，包含「色的聽覺」的科學的描寫。那段

文說：

『色的聽覺，是一種現象，包含兩個不同的官覺，受一個官覺所發生的刺激物的刺激，同時活動，換一句話說，聲或樂器的音，從有色的特殊能力的人看來，變成特殊的不變的色了。有幾個人，對於無論什麼音，對於無論什麼震動，他們的耳的音，都能給他一個青、紅、黃或其他的色。』

色的聽覺，在有藝術和詩的天才的心靈裏邊，發生一種新的美感，新派的詩學，就根據於此。

產生象徵主義的精神反感，如果能成爲普遍的性質，則象徵主義的將來，眞不可限量了。不幸幾爾先生(M. Guil)說O是綠的，賴謨包先生(M. Raimbault)說O是紅的，這類自苦的好修飾之人，在馬拉梅先生(M Stéphane Mallarmé)的寬縱的兩眼之下，互相爭辯。

我知道提倡新藝術的人，爲什麼要愛他們的病，或竟以這個病自傲；就是他們輕視沒有這種特殊的精神反感的人，我是不抱怨的。罵他們有病，實在有點不好意思。我願意將我自己放在自然哲學的最高區域，和蘇立先生(M. Jules Soury)那樣說：『健康和疾病，是空虛的實體。』哲學的內容，無論如何廣博，自然界的事物，總比我們的哲學多，我們從懇切的詩人和累細奧(Horatio)來學這個道理，能我們切切不要相信輕視是知慧的極峯。

這册書裏面，沒有對於我國現代文學的通論。對於我們自己生活其中的事物，不容易歸納而成普通的觀念。我們缺乏空間和遠近的分別。快到終末的東西，我們或者還能分辨，至於那些初興的東西，我們就不容易好好的識別了。所以輕忽的人，往往用極嚴厲的態度，斷講他自己生活的時代。世人多相信世界將和他們同死，他們表示這個思想，未嘗不帶一些悲憂，可是這個思想，確能安慰他們過如矢之日的精神的。我不爲這個可憐的空虛的幻想所惑，所以我心中非常快活。我不相信美的形式是有窮盡的，我時時在那裏求新。要是我不每日唱古的西蒙(Simeon) 的歌，一定是因爲我沒有預知的天才的緣故。

我常常想，（或者是很不對的，）世界上沒有人眞正能創造傑作，這件事是無論什麼人的能力都不能及的，不過世人中最幸運的人，有時編著的作品，得時間的幫助，可以成爲傑作，時間是馬紮朗 (Mazarin) 所謂光榮的人。雖則國人多數以爲今不如昔，我相信我國現今依然有和過去時代一切作家相等的人，而就某種了解的能力說，或者勝於過去時代的一切作家。我覺得過去時代沒有一個比部耳熱先生（M. Paul Bourget) 或勒美脫爾先生更聰明的人。我想此地只舉較近的作者，是很雅的。

至於我這些談話的性質，我實在不能下一個界說。有的人說，這些談話，不是批評的，不是美術的。我對於這點，也很疑惑。違背良心的事情，我們不應該做的。作小說和詩的方法技術，我沒有多大的興味。只有虛浮的作家，是有興味的。這類作家，都以爲知道他人所不知道的一切祕訣。其實創作傑作的人，往往不知道他們在那裏做什麼事情；他們的施恩，

是什麼都不想到的。你和我說批評家不應該天真爛漫，是無用的。我始終努力保存偉大的詩和藝術給我的印象和神秘，視同天賜的恩物。好的部分，有時是受欺的地方。除以無知做代價以外，我們是永遠不會快樂的，這是人生給我的教訓。我現在要說一句確實的話，在這册關於文學的談話之前，或者是似乎特別的。一切的書，就是最有價值的書，因爲他們的內容而生的價值，遠不如讀者給他們的價值的大。我以爲最好的書，是最有含蓄的書，是含蓄最複雜的書。

名人著作的最大利益，在於能引起聰明的談話，嚴正親密的談話資料，斷續飄蕩和花圈般的影像，長時間的夢想，求知而不求盡知的含糊浮泛的好奇性，以及可愛的東西的牢記，瑣碎的事情的忘卻，個人感情的回複。我們讀這些好的書人生的書的時候，我們把他們吸收到我們的自身。批評家應該知道，無論什麼書，有多少讀者，就有多少景象，一首詩，好像一幅風景，看的人不同，風景也就不同了。幾年以前，我在奧華爾德(Hohwald)松林避暑，在某次步行的時候，看見凡是樹影最好，視線最廣，景物最集中的地方，都放着一條長的凳。這些粗陋的凳上，題着不同的名稱，表示放凳的人的情緒。一處稱爲「友會處」，一處稱爲「索非亞休息所」，又一處題曰「夏羅德好夢地」。

我從這種爲友人和旅客題「休息所」「友會處」等名的人，得到一個教訓，就是我們生活於文明世界及久爲旅客的人，也很可以做同類的事情。我自己決定在聖林和美術女神的靈泉附近，奔走着置放我的粗陋的長凳。這種謙卑的敬虔的樵夫的事情，於我異常適合。既用不着系統，也不要學問，只要看見了事物的美，能生一種快樂的驚異就是了。讓鄉村的牧師或田地的測量員去測量道路和安放路碑罷。小心防護「休息所」「友會處」「好夢地」是我的職務。批評家的事業，照我的嗜好和能力講，是在安置長的凳於美的地方，更仿忒加亞(Anytus de Tegaea)的例，說：

「無論你是什麼人，都到這個好的桂樹影下來坐，我們可在此地慶祝不死的仙神。」

下　論人生與文學第三集序

布輪退耳先生，是我極敬愛的人，他看了我的談話，非常不贊成。他說我誤解批評的規律，沒有評判思想的標準，憑着本能徘徊於矛盾之間，不超越一己的性格，關閉於我的主觀以內，好像禁錮於黑暗的牢獄。

他這樣的攻擊我，我是完全不抱怨恨的，我對於這個榮幸的爭辯，反覺得很高興，我以爲這次爭辯，頗把我的地位擡高，我的敵人的才學既大，嚴厲的攻擊裏邊又隱藏着寬容，布輪退耳先生以爲這是有關我國知識的將來的事情，可見興味是很大的，而我還得和勒美脫爾先生和對斯借當先生(M. Paul Desjardins)並列，同犯主觀的個人的文學批評的罪，同是誘壞青年的罪人。

布輪退耳先生是個異常剛毅勇武的批評家。照他的爭論術講，他是

屬於拿破崙和其他名將的一派的，他們知道要獲勝利，應該先取攻勢，等敵來攻，已經是半敗了。他到我小小的樹林裏邊，清澄的道路近旁，向我攻擊。他竭盡全力對我攻擊，用盡各種詐術和計巧。我知道他有許多爭辯的方法，他用演繹法失敗的時候，就改用直覺法了。我始終沒有去干涉過他的道路。可是他是很容易發脾氣的，他是很喜歡和人家爭罵的。這是勇者的缺點。我因此倒更喜歡他了。他和我的老師尼哥拉(Nicolas) 沒有說過嗎？『阿溪里(Achilles) 要是不是很暴躁的，不是很容易發怒的，他就很不高興了。』

我若是有和布輪退耳先生爭戰的絕對的必要，我有許多不利的地方。我現在不必列舉明顯的不平等的地方，我只要指出一端就够了，這是我們個人的，這就是：他覺得我的批評很討厭，我覺得他的批評是很好的。所以我現在取防禦的地位，據戰術家說，是不行的。我對於布輪退耳先生的嚴厲的建設批評，非常欽佩。我佩服他的材料的有力，計劃的遠大。我方纔讀完這個教授在師範學校所講的演講錄，他的演講錄，敍述從文藝復興到現今的文學批評演化史，我讀了之後，覺得他發輝思想很有方法，材料次序，是很能娛人的，新穎的。書中一層一層的深入，叫人追憶負盾接踵向前攻擊堅城的羅馬兵士的進行。這陣稱爲龜陣，是個很可怕的戰略。我知道這個思想軍隊進行到某某地方的時候，我想我的欽佩的熱忱裏邊，一定要含着驚異的情緒了。布輪退耳先生提議應用演化的原理於文學批評。這是很有趣的，很可以稱許的，可是近來兩球評論 (Revue des Deux Mondes) 的批評家，卻盡力的想把科學附屬於道德，破壞一切根據於自然科學的主義的權威。演化原理的應用，和他的門徒有關，我想那時候布輪退耳先生大概還沒有十分反對應用變化原理於心理學或社會學的人。他拿不變的道德的名義，排斥達爾文的思想。

他說：『這些思想既然很危險，一定是假的。』

現在他自己在演化的假設上建設他的新的文學批評。他說：『我們的提議借助於達爾文和赫格爾(Haeckel) 正和滕先生(M. Taine) 的借助於聖提雷耳 (Geoffroy St. Hilaire) 和屈費兒 (Cuvier) 無異。』我以爲像息克斯特先生(M. Sixte)之承認犯人的不負責和對於道德的絕對漠視，是一件事，應用動植物的演化定律於文學的問題，又是一件事。我並不說布輪退耳先生說謊或自相矛盾。我知道他的性情是特別的，他的人格是彎曲的，他雖則酷嗜邏輯的次序，然而也願意誤入非期望或非預知的歧途。有人說他似是而非，這話好像帶一點譏刺的意味，因爲他的邏輯家的名譽早已堅立了。然而我們仔細一想，我們覺得他的態度的確是似是而非的。他於證明方面特別聰明，他常常在那裏證明，最喜歡維持特別的或不穩固的意見。

什麼不幸的機遇强迫我敬愛這個不知情的批評家？照布輪退耳先生看來，文學批評只有兩種：一種是主觀的，不好的，一種是客觀的，好的。他說勒美脫爾先生，對斯借當先生和我都有主觀的色彩，主觀色彩是

最大的罪惡因爲一個人可以從主觀沉沒到幻想肉慾及淫亂，將完全根據所得的快樂來評判人的作品，這是最令人憎惡的事；因爲一個人要是不知道所得的快樂是否正當，是不應該從知識的作品得快樂的；因爲人類既然是能推理的動物，應當先求理由因爲我們有求正當的必要，沒有求滿意的必要；因爲從一定不誤的推理學求教訓是人的要務；因爲推理推到極端，一定要有眞理，好像線的盡頭一定是有節的，如果不是如此，推理就沒有根據了，推理是應該有根據的，因爲一個理由以後，更有其他的理由組成不破的系統，可以應用十年或數十年。所以客觀的批評，是惟一的有價值的文學批評。布輪退耳先生以爲其他的方法是虛的，是欺人的。他舉出幾個理由。我現在先把我得罪的一段文章，寫在下面。這段文章，見論人生與文學第一集序。文如下：

『客觀的文學批評，和客觀的藝術一樣，沒有存在的餘地，妄信不把一己的人格放到他們的著作裏邊的人，簡直是自欺，簡直是受欺於最虛妄的妄想的人。我們永遠不能把我們自己提開，這是眞理，這是我們最大的不幸的事之一，要是一時我們能從有許多小平面的蠅眼，觀察天地，或用猩猩的簡陋的頭腦來認識自然，我們有什麼不願意的地方？然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像泰里細阿斯之爲男子而同時又有曾爲女子的回想。我們關在我們自己的人格裏邊，頗似禁拘於永久的牢獄。我以爲我們最好老實承認這個可怕的情形，老實承認我們在無論什麼時候，總在那裏講我們自己，沒有閉口不言的能力。』

布輪退耳先生引了上文以後，說：『我們不能確切的說，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是確實的。』

我們主張我們的知道事物，只是由於事物給我們的印象，這句話並沒有什麼矛盾，並沒有什麼新奇，這是我可以答辯的。這個眞理，可根據觀察而成立，極爲明顯，所以無論什麼人都覺得的。這是自然哲學的普通原理。我們不要太注意他，我們知道其中有一種有主義的懷疑主義。我承認我在絕對的懷疑主義方面探望，已不止一次了。然而我始終沒有入內；我深怕一入其門就沒有回頭的希望。我很怕「我疑惑」這幾個字，我覺得這幾個字含着許多可怕的荒涼的意義。這幾個字的勢力，異常偉大，凡是說出過這幾個字的口，一定要永遠封閉，永遠不能重開的。一個人倘使疑惑，就應當不言，因爲無論講什麼，講了就算證實了。我既然沒有守緘默的勇氣，所以我願意有所信的，我的確是有所信的。我至少相信事物的相對及現象的蟬聯。

就事實而論，現象和實際，是一樣東西。我們在這個世界樂愛和受苦，只要影像就夠了，完全沒有證明客觀性的必要。一個人對於人生無論如何看法，就是看作夢中之夢，他總是生活着。建設藝術、科學、道德、印象派的文學批評或客觀的文學批評，都沒有其他的需要。

布輪退耳先生以爲我們可以仿舊的努連堡 (Nuremberg) 教授的例，憑着意志把我們從我們自己提出。這個努連堡教授的驚人的故事，詳見教士皮雷當 (M. Joséphin Pélatan) 的記載；他傾心研究美

學，往往在晚上以有形的身體變換一個星體，以便比較醜陋的美人的足和普拉克恩特爾（Praxiteles）所雕的司美女神的足。

布輪退耳先生說：『相信和提倡我們不能從自己提出的人，是欺人的人，因爲人生只在做這種工夫。倘使我們知道不把自己從自己提出，就沒有社會、語言、文學或藝術的道理，我們就能了解以上的話了。』他又說：『我們是人，我們是萬物之靈，因爲我們有把自己從自己提出而在他人尋求和認識我們自己的能力。』

我們從我們自己提出，這是絕不容易的事。我們住在一個大的洞裏邊，在洞裏邊看幻景。沒有這個洞，人生就太悲慘了。除開我們四周牆面上經過的影像，肖似我們而爲我們所欲知或愛好的影像以外，人生是沒有美的，沒有價值的。

就實際言，我們只能從我們的官覺來知道宇宙，而我們的官覺，可以自由變更宇宙，可以自由把色彩加之宇宙；布輪退耳先生對於這一點，並沒有爭執。他想憑着這等知識的情形，尋求他的客觀的文學批評的根據。官覺差不多給一切的人以同一的性質印象，所以一個人以爲是圓的的東西，另一個人斷乎不會覺得是方的。了解的作用，在一般人的心靈裏面，程度雖有不同，形狀總是一樣的，這是共同知識的源泉。他的文學批評是根據於一般人的同感的。可是他自己也知道這還不是穩固的根據。因爲同感雖足以組織和維持社會，卻不足以解決這個詩人優於那個詩人的問題。人和人的相似，固然足以使他們在大城的市街和商店，都得到生活必需的物品；若說一國兩個人，對於味吉爾（Virgil）的詩的一行，有絕對相同的印象，那就很靠不住了。

數學中之有我們都可以承認的眞理，是因爲數學在官覺上不甚明顯的緣故。然而物理學家不得不拿觀察科學上的人稱方程式來計算。沒有兩個觀察的人，以絕對相同的態度，來觀察一個現象的。

布輪退耳先生要主張人稱方程式之入藝術文學的空幻區域，比入他處爲自由，是絕對不可能的事。藝術文學二者，是沒有一致的同感的，也沒有穩固的意見的。他對於這點，是同意的，他說：『和我們同時的人，我們不必說，因爲我們的觀察，沒有足够的距離，沒有足够的高的立足點，然而三四百年以來，批評家對於柯奈耶（Corneille），莎士比亞，塞凡提（Cervantes），拉柏雷（Rabelais），拉斐爾（Raphael）及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lo），也不知發表了多少不同的評判意見！無論如何狂妄無謂，沒有一個不是曾受哲學家的稱許過的；對於天才的誹謗和攻擊，沒有一個的背面沒有批評家的權威的。』他舉龍沙（Ronsard）之辱拉柏雷柯奈耶之愛部耳索（Boursault）而惡拉辛，以證明大人物之永遠不能得到同輩的公正批評。我想他應該也舉拉馬丁（Lamartine）的輕視拉封騰（La Fontaine）。他更可以舉囂俄（Victor Hugo）爲例，囂俄輕視我們的一切名著，只有蒲羅（Boileau）一個人，他在年邁的時候，倒還喜歡。

總而言之，布輪退耳先生承認文學共和國中確有許多衝突的意見。

他忽然改正他的態度，確切的說：『我們以爲文學上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或許多深的殊異，是不確的。』這是沒用的。他引勒美脫爾先生的意見，證明一切文學的權威，都以爲有的作家，雖有缺點，仍能存在，有的作家，不能存在，例如悲慘的福祿特爾 (Voltaire) 得以存在，坎必斯特龍 (Campistron)，勒布朗克 (Abbé Leblanc) 及第朱伊 (M. de Jony) 不能存在。這也是沒用的。這是他叫我們承認的第一點，我們恐怕不能承認，因爲假使我們編成兩個表，我們很難得到任何的一致的意見。

他爭持的第二點，是說我們可以設幾種學位，給與文法科和修辭學大學的天才。他以爲這種畢業文憑，或者有益於定名譽的次第。不幸人類的矛盾觀念使他們失去許多價值；這種博士學位，這種畢業文憑，布輪退耳先生視爲大家所承認的，其實除開給與的人以外，很少權威。

就純粹的理論而言，我們可以有文學批評的系統，從科學出發，具科學的確實性質。我們對於巴累斯先生 (M. Maurice Barrès) 的美學和摩利亞斯先生 (M. Jean Moréas) 的詩韻學的意見，根據我們的宇宙動力和天體機構的觀念，是可以的。宇宙是各處都互相連接的。然而就實際而論，宇宙的連接，非常緊密，就是精通邏輯學的惡魔，也不能把他們分解。况且我們應該承認，我們人類對於人類的原始，最缺乏知識。我們各方面都缺乏原理，尤以對於心的創造的知識爲最。我們無論什麼都可以說的，不過現今要預料文學批評成爲確實科學的時期，卻是不可能的，我們很有相信這個時期永遠不會來的理由。所以古代的大哲學家，往往把詩加在他們的宇宙系統，他們的方法是很聰明的。我以爲我們用不確實的口氣講美的思想和形式，總比守緘默好。靠着科學而生或預卜的事物，在這個世界，絕不多見。一首詩或一個詩人，斷乎不能受制於科學。最動人的事物，最美最可愛的事物，是看來含糊或神祕的事物。美、德、和天才，永遠保守着他們的祕訣。克利奧佩特剌 (Cleopatra) 的美，聖法蘭西斯 (St. Francis de Assisi) 的溫柔，拉辛的詩，都不能歸入任何的公式，如說這些東西出於科學，亦一定出於混有直覺的、不安的、不完全的藝術的科學。這種科學，或這種藝術，確是存在的，是哲學，也是道德，也是歷史，也是文學批評，簡言之，是人類的全體的美的傳奇。

一切藝術或詩的作品，都是爭辯的題目，始終疑惑不定，是美物最大的動人的地方，因爲美物的不能決定，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事實。布輪退耳先生不情願承認這個最後的普遍的不定性。這和他的權威的有秩序的頭腦太不相容了，他對於無論什麼東西，都喜歡評判和分類。他既然好斷成性，讓他坐在判斷的那把椅子罷！他既然是好爭戰的批評家，讓他用龜陣去陳述他的組織緊密的論證罷！

不過他對於視己和藝術品的關係較不嚴厲，陳列較少的理由較少的論據，把批評限於親切的談話或浪遊者的漫步，想着停止就停止，覺得親切有味的時候連篇不休，完全遵從自己的嗜好、幻想和癖性，不過常常是誠實的、眞摯的、仁愛的，不自以爲知道一切，不解釋一切的事物，

相信意見的不可救的紛歧，談講欽佩的人往往沒有節制——他對於這種簡純的人，不知也肯寬宥嗎？

(註一)提勒馬修道院(Abbaye de Thelema)是一個想像的修道院；院中的格言是：「你願意做什麼，儘管做什麼」(Fais ce que Vondras)。

(註二)泰里西阿斯(Tiresias)是希臘神話中瞽目的卜者，相傳雅典那(Athena)親授以預知術及鳥語的知識。

(註三)頓歧和武(Don Quixote)是西班牙小說家 Cervantes 所著小說頓歧和武的主人翁，是世界上做夢的人的代表。

儒法之外國工人

辛

法國工部最近發表一報告，謂在法國工部與農部管理之下，計自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號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號止，外國工人之增加達七八、六七七人，內從事農業者四七、一六八人，從事工商業者三〇、九六一人。從事工商業者之各別職業比例如次：

鋼鐵及金屬工業	一、五一七
建築工業，土木土業	六、一二六
木材工業	三四八
棉製工業，衣服業	五二一
傭僕	三六六
粗工	八五一
農業	二六二
其他（內有業糖者八、六四三人）	九、七九五
鐵礦	六、五二七
煤炭礦	四、二六四
石礦	三八四
合計	三〇、九六一



毒瓦斯

郭紹宗

從來之戰爭，陸海軍決勝恐以火礮，故槍礮實為軍事上之重要武器。惟是晚近因科學之發達，火礮以外之軍器，尤以歐洲之大戰，在軍事上亦占有重大之位置。其中尤以利用化學反應之化學兵器為尤甚。化學兵器之種類不一，毒瓦斯，發煙劑，光彈等皆屬之。至其最為世界各國所注意而其威力亦為無限者，則厥推毒瓦斯。歐洲大戰時，德國盛為毒瓦斯之攻擊。當時法國病院所收容之病傷者，一時約為二十二萬五千人，其中之三分之一卽七萬五千人，皆為有毒瓦斯之傷害，其猛威概可想見。現在世界各強國，對於毒瓦斯，皆殫竭精力，從事研究，為統制化學兵器之研究運用，補給，教育起見，並設有化學戰爭部；研究機關如研究部或試驗所，運用機關如毒瓦斯隊或瓦斯教導隊，補給機關如工廠或製造所，教育機關如化學戰學校等均附屬之，以備將來之化學戰爭。雖近來國際會議常聞有禁用毒瓦斯之呼聲，然而言者諄諄，而聽者終屬藐藐：將來之世界大戰，化學戰爭之必起，蓋無容疑。返觀我國，卽主要之武器，尚多仰給於外邦，遑論化學兵器？遑論毒瓦斯？一旦外患襲來，烏在其不望風披靡任人宰割耶？爰草是篇，聊發其凡，俾國人及早注意，從事研究，從事防禦，以期為國防之一助焉。

一　毒瓦斯之釋義

毒瓦斯三字，就字面解釋，似皆盡為氣體，實則不然。固體毒藥或液體毒藥之有揮發性者，亦皆通稱為毒瓦斯。惟須藉第三者之力，如爆力或熱等，使固體液體全變為細粉或煙或霧而飛散於空中，故普通所言之毒瓦斯，不必盡為氣體。

二　毒瓦斯之分類

毒瓦斯戰所用之毒劑以千數，惟其有裨於實用者則寥寥無幾，綜計僅十餘種而已。此十餘種者，因毒性之不同，各國之分類亦各不同。德國

分毒瓦斯為三種：曰刺戟劑，曰殺傷劑，曰中毒劑。法國分毒瓦斯為七種：猛劑，窒息，催淚，靡爛，噴嚏，侵犯聽覺，發煙是也。英國分毒瓦斯為二種，名其威力作用之限於一時者曰時性，長時間者曰持久性。日本分毒瓦斯為五種：窒息性，催淚性，催嚏性，中毒性，靡爛性，與美國之分類肺刺戟，噴嚏，催淚，靡爛，神經系中毒，血液侵害大略相同。

三、毒瓦斯攻擊法

毒瓦斯之攻擊法約分五種，分述如下：

（一）**波狀攻擊**　利用順風，撒布毒瓦斯於敵人之前線，法至簡單。惟純為天氣所左右，不能任意放送，為其缺點，歐戰初期多行之。

（二）**發射器攻擊**　此法係壓縮毒劑，裝填之於鐵製圓筒內。當戰爭時，開其筒口，使毒氣為雲霧狀，飛散於空中，乘風向敵陣吹送。重擲彈砲即 Liven 所發明之 Liven's projection，輕擲彈砲即 Stoke 所發明之 Stoke's mator 均其尤著者也。惟重擲彈砲（口徑一六—二〇糎程度）發射速度甚鈍，準備亦須在一夜或一夜以上，尚有許多應改良之餘地。輕擲彈砲（口徑約十糎）則甚輕便，發射速度亦大，若距離適當，對於瓦斯之集中上甚為有效。惟射程頗小，約只為一千五百米耳。用此法時須顧慮風之影響及瓦斯之性質。一時性瓦斯，風速每秒在二米突上下，最為適當。若風速在五米突以上，又非在防風地帶如森林之背陰行時，則瓦斯即忽行飛散，不易奏功。持久性瓦斯，風速只須在十米突以下即可。此外又須注意深谷，否則正向某方進行之瓦斯，或至急轉方面，反向自己之陣地逆進，不可不慮也。

（三）**彈丸射擊法**　此法係充填毒瓦斯於礮彈中，依礮兵而射擊者，第一能自由向遠地射擊，三五千米突無論矣，即一萬米突之遠，亦間有能發射者。第二與風向天氣等無關係，不受其左右。第三以高級爆藥之力，能使固體或液體之毒劑，飛散為雲霧狀，使用劑之範圍至大。第四不用特別之裝置。第五易使瓦斯集中，起濃厚之狀態。最為一般所賞用。於彈丸之外，尚有所謂瓦斯炸彈者，併用瓦斯與破片之效力，係德軍所創案，在瓦斯彈無效之天氣時，亦有相當之效果。其炸音炸煙之景況，與普通炸彈同，而殺傷威力則較炸彈遙大。

（四）**裝甲車攻擊法**　裝甲車在化學戰爭上之效用，為使裝甲內人員所呼吸之空氣，與外氣無關。將來此種防毒裝甲車，必能實現。此車若實現，則以有獨立之呼吸裝置，故對於敵人之毒瓦斯放射，無須過慮，而撒毒地帶之突破，及在未知新毒瓦斯中之前敵行動，均有賴乎此也。

（五）**由飛行機投下**　歐戰中用飛機投下毒瓦斯，僅有一二次。至未來戰爭，則用飛行機實行化學戰，殆為世界各國之定論。其方法依現在各國之研究約如下：

（甲）毒液雨下法

（乙）瓦斯幕法

（丙）瓦斯彈投下法

甲法爲置毒液槽於飛行機上，使毒液爲雨狀而降下。所用之液體毒物務須擇其沸騰點甚高者。

乙法爲飛行機之自衞法，乃用以防害敵機之追躡者。其法依英美兩國之試驗有如下之二種：

（一）壓搾空氣使毒瓦斯飛散

（二）於發動機排氣時，混入毒瓦斯，使之飛散。所用之毒物，務須爲卽效性，如催淚劑窒息劑又液體發煙劑皆可。

丙法最有效，用者亦甚多。惟集中攻擊，在事實上，至爲困難。用持久性瓦斯，較一時性者，尙屬有利。投下彈之種類，歐戰時爲 10, 30, 50, 100, 300 瓩等。現在之最大者爲二、〇〇〇瓩，將來尙有增加之趨勢。惟若過大時，則擴充面積反小，故亦不能無限度也。

四　毒瓦斯防禦法

毒瓦斯之防禦法，分集團防禦與個人防禦兩種。集團防禦法，效果甚微弱。約如下：

（一）作成遮斷毒瓦斯之障蔽。

（二）用強有力之換氣法，使襲來之毒瓦斯飛散。

（三）吹撒藥液，若雲霧狀，使毒瓦斯變質中和。

（四）用空氣濾過裝置，清淨毒瓦斯。塹壕軍艦等多用之。

個人防禦法，主要者有三種：曰防毒面，曰養氣呼吸器，曰防毒衣。防毒面爲毒瓦斯防毒具中之最重要者，其構造係以吸收罐濾去毒瓦斯，使窒息性，催淚性，催嚏性及其他種毒性等之氣體中和，變爲無毒之氣體。

西曆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德國始用毒瓦斯射擊時，聯合軍對於防禦上並無何等之準備，兵士個人皆自創種種防禦法，或以浸於水中之布片被於鼻口上，或以破瓶之底，裝塡濕土，覆於口上；而用口吸氣，由鼻呼氣。及後各國皆竭力研究防毒面，因作有種種模型，其用藥構造雖各有所異，然大要略相同。至其吸收劑，則概用木炭及曹達石灰。蓋吸收劑之性質，（一）須吸着能力甚高，蓋普通成人之急激呼吸時，一分間約呼六十竔，正規防毒面之瓦斯通過速度，以此計算，大約一秒之速度爲八十糎，吸收劑之層厚，通常爲八糎，故毒瓦斯與吸收劑所接觸之時間，僅爲〇・一秒。在此短時間內，須完全將毒瓦斯吸收也。（二）須吸收能力（卽吸收容量）甚大。此與防毒面之生命最有關係。（三）須能吸收各種之毒瓦斯，因戰場中所使用之毒瓦斯種類甚多，將來並有新發明之可能性也。（四）須堅硬不易變爲粉末。（五）須化學性質安定，不自生變化。對於二種以上之混合吸收劑不起化學作用。在濕潤之空氣中，無吸濕性及風化性等。於吸收毒瓦斯後，不起分解及潮解等之作用。不腐蝕防毒面之器具。（六）須粒子有相當之大對於空氣通過之抵抗甚小。（七）須供給豐富，價值低廉。此數者，木炭俱完全兼有，惟對於發揮性較高之酸性瓦斯如霍斯根等吸着能力甚小，且獨力不能減少某種瓦斯之因氧化而減其毒性爲其缺點。於是乃有並用曹達

石灰之必要。蓋併用曹達石灰，則此二缺點卽可消除罄盡也。至防毒面所用之護膜布，（一）須對毒瓦斯抵抗力強，（二）須柔軟而輕，(三)須不因氣候而變質，（四）須不因毒瓦斯而變質。其他如防毒面所用之金屬，當以銅上塗有漆者爲最適宜。詳細因篇幅關係，不再多贅。養氣呼吸器，爲壓搾養氣塡於瓶中，供人自由呼吸之機械。故對於任何未知毒瓦斯，均能防禦。惟構造複雜，養氣含量不能過多，一瓶之壽命通常不過一二時間，爲可憾耳。防毒衣對於糜爛皮膚之毒瓦斯，至爲有效，其法用不能通過瓦斯物料，如以亞麻仁油所塗之布等，造成帽子上衣及下衣。或用橡皮製或手袋及長韈等被覆全身。

以上所言均爲消極退守之防禦，若萬一傷損人員過多，則於士氣上仍屬大有影響。故破壞敵人毒瓦斯攻擊之準備，爲攻勢的防禦，更爲重要。行此攻勢之防禦，則對於地上及空中之偵察須綿密，確實，迅速。破兵及飛行機之責任頗爲重大。

五　列强之施設

依凡爾賽條約第一七及一七二條，德國之毒瓦斯製造及研究均被禁止。更依一九二二年一月之華盛頓會議，爲尊重海牙條約，各文明國不可使用毒瓦斯及其類似之物質。一時世人多以爲毒瓦斯殆可根絕，實則華府會議主宰者之美國，寧視以毒瓦斯爲主力之化學戰爲最人道且最經濟，反益行研究。英國之陸軍大臣於華盛頓會議後之會議，亦言：「協定僅有五國，他國若參戰時，卽屬無效，故預行防備敵人之瓦斯攻擊，乃爲政者之責任。」邇來嚴守祕密，正在銳意研究中。日本俄國，於華府會議前後，亦認準備化學戰爭爲絕對必要，官民兩方面，均努力於化學戰機械之充實。今特將其施設略述如下，惟事關各國祕密，掛一漏萬，自所不免。

美國　美國化學戰施設之完備爲各國冠。化學戰部內設有評議員，以官衙軍部在外及民間之化學技術家充之，約有十餘名，議長由評議員互選任命之，純爲化學戰部長之諮詢機關。對於化學戰部所提供之問題有討議之義務。應研究之事項，各評議員須在研究室或製造所詳細研究，將其結果提出於化學部。此外爲陸軍之動員上軍需品之整備補給並產業組織之聯絡上，尚設有軍需委員會。該會內附屬有各種分科會。化學戰分科會，以陸軍化學戰部長，兵器局長及海軍艦政局長爲主體。計畫關於毒瓦斯，發煙劑燒夷劑等化學戰用材料，防毒具，及此等製造工場之利用調達。各分科並設有調查委員。就化學戰部言，有椰子殼委員，護膜委員，曹達及綠氣委員等。研究機關如研究部或試驗所，運用機關如瓦斯隊或瓦斯教導隊，補給機關如工場或製造所，教育機關如化學戰學校等，則應有俱有，各國均無出其右者。至其化學戰部之編制概如左：

（一）本部及各課

（二）毒瓦斯製造工場

(三)毒瓦斯第一團(本部之七連)

(四)化學戰學校

俄國　俄國原有航空贊助會及化學戰贊助會，一九二五年六月此兩會合並成一飛行化學贊助會，爲資助航空之發達及化學戰之準備，與軍部之研究所相連絡，企圖集募國內之資金，圖謀工業之發展。前時曾派遣航空化學部隊至北部高加索方面剿滅蝗巢，與國內之農業物以莫大之利益。毒瓦斯之研究機關，運用機關，補給機關，教育機關，與英國略相等，而不及美國。

法國　法國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創立國立科學及工業研究部，以學者及著名之工業家組織之，處理化學方面之各種事業。其經營一年爲一百四十萬法郎，即約爲十五萬圓上下。

日本　日本受假想敵國美國及俄國之刺激，輓近對於毒瓦斯非常注意。在東京設立有陸軍科學研究所。對於民間之化學工業如製藥，染料，寫眞用藥品，香料，調味品，人工纖微，食料色素之製造，均非常獎勵。以其均能生產爆發物及毒瓦斯等戰用化學品之原料或半製品也。各處工業展覽會並均特別設有化學戰部，供人參觀，其注意可見一般。

六　毒斯瓦戰法之利益

毒瓦斯比較破戰，其物質上之利益遠大。

(一)效力持久。

(二)擴散面積甚廣，勿用照準。

(三)戰壕內之任何地域，均能浸入。敵人因此勢不能不行運動戰，曠日持久之虞可免。

(四)敵人須被覆防毒具，戰鬬動作不能敏速。

(五)精神的威力甚大。

(六)人道。

(七)經濟。

茲爲易於理解起見，簡單分釋如下：

效力持久　破戰之效力，瞬時即滅，毒瓦斯則能經數時之久。其持久性者，更能經一星期上下，當退卻時，爲防禦敵人之追擊，及利用我遺棄之兵器之材料，可撒布毒瓦斯於所希望之地點。當攻擊時可於陣前方或側方構成不可侵地帶，阻礙敵人之活動，俾己軍能爲有利之攻擊移轉。此均非效力持久不能達到目的者。

擴散甚廣勿用照準　破戰對於照準上煞費苦心。毒瓦斯則因擴散之面積甚廣，瓦斯彈三千六百發之有效面積，約達七萬二千平方米。放射時無照準之必要。

敵人不能行持久戰　輓年科學日益發達，塹壕日益堅固。敵人若藏於塹壕之深處，深溝高壘，則我縱爲如何之犧牲，攻奪既屬至難，而亂射高價之彈丸，又爲國富所不許。若用毒瓦斯，則敵人任何掩護物之底，俱能瀰漫，因之敵人之持久戰，遂不能不一變而爲運動戰。

敵人行動不能敏捷　現在之軍隊，每人若非各有一防毒面，在現代之戰爭上，直可謂無戰鬭之能力。但若帶防毒面，則其活動能力至少亦須減去三分之一。故若用毒瓦斯，則敵人之行動，必大爲遲鈍。

精神的威力甚大　對於火礮之恐怖觀念，因慣熟雖已漸行減少，毒瓦斯則與各種生理感覺以恐怖之新原因，即依各種之奇襲法，可使敵人心靈受甚大之刺擊，一時爲多數之撤退。其效果依敵國文明程度之低下而增加。

人道　世人多以使用毒瓦斯爲不人道，實則不然。英國某將軍言：『今日對於新武器之非難，與十五世紀非難火藥之歷史相等。』美國化學戰部裔治海德大佐言：『毒瓦斯爲極有效之兵器，同時並爲比較人道之兵器。』蓋使用毒瓦斯，一時雖能發生多數之中毒者，但因防護具之發達，死者漸少。當德軍最初放射綠氣毒瓦斯時，英軍及法軍因毫無防護具，中毒者中之死者達35%。其後因使用防毒面減至24%。戰爭終期減爲23%至20%。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之戰，美國之傷害者共爲二十五萬八千三百三十八名，被毒瓦斯害者爲七萬零三百五十二名，佔總傷害之 27.4%，死者爲四萬六千五百十九名，原因於中彈丸者佔 24.85%，原因於中毒瓦斯者不過 2%，由此可知毒瓦斯能使敵人發生許多不能戰鬭者，而死亡者則甚少。

經濟　大礮一發，需要火藥二百瓩及炸藥七十五瓩，若發六千發，僅火藥一項，即需千二百噸（三十二萬貫）製造此三十二萬貫之火藥，須用棉花十四萬貫，甘油（Glycerine）四萬四千八百貫，丙酮九萬六千貫，硝酸二十七萬二千貫，硫酸十四萬四千貫，石油脂（凡士林）九千六百貫，β駢燴醇(β-Naphthol)六千四百貫，而製造四萬四千八百貫之甘油需用四十四萬八千貫之脂肪，製造九萬六千貫之丙酮(Aceton)需用六十四萬貫之醋酸石灰，而因取出醋酸石灰又需用木炭百七十九萬二千貫。又製造硝酸二十七萬二千貫，並須用智利硝石四十一萬六千貫及硫酸四十萬貫。以上係就日本海軍所用之火藥而言。此外若再加以彈丸等，其費用至屬不貲。若毒瓦斯之生產費則比較火藥甚少。又因與平時之染料工業有密切之關係。平時製造染料，戰時一變即可製造毒瓦斯，不必爲特別之準備。無固定不生產資金之憂。況依實戰之經驗，一、〇〇〇發之瓦斯彈較一、〇〇〇之他種炮彈，能使敵人撤退數倍之兵士。其經濟又可概見矣。

七　毒瓦斯平時之用途

火藥炸藥，除戰爭外，平時毫無實用。毒瓦斯則反是。

(一)驅除害蟲　依飛行機利用毒瓦斯驅除害蟲，最近美國德國無論矣；俄國之飛行化學協會曾派遣航空化學隊至北部高加索剿滅蝗蟲如前述，法國亦用飛行機於亞爾薩斯驅除森林之害蟲，克奏膚功。法國之方法爲將驅蟲劑（主爲砷酸鉛之乾燥粉末）置於箱中。飛行時

利用風力，由風之吸收口導入空氣，使粉末飛散。飛行高度在森林上五乃至十五米間，一台攜帶藥劑二百五十瓩，可實施於長六千米之地域。此種撒布液體毒物亦可應用，驅逐果園之害蟲，可使用靖酸。

(二)可用作染料　以毒瓦斯霍斯根，爲染料之原料。德國盛行使用，炸藥酸(picric acid)亦可爲染料，可爲毒瓦斯也。

(三)可以消毒殺菌　先時美國流行感冒病時，當局曾混綠氣於空中，使衆人呼吸，藉以治療。井中及野菜等投以漂白粉，亦可達消毒之目的，又以綠氣消除戲園及學校講堂中之毒，併確爲有效之衛生法。用靖酸消去入港船舶之毒，美國亦有用者。

(四)可以保衛治安　美國芝加哥加州等市之警官採用瓦斯杖及手瓦斯彈，藉以保衛治安。又因阿摩尼亞等於生命無害，間有用以鎭撫羣衆之暴動者。而婦人之護身用毒瓦斯手槍及防禦盜賊之毒瓦斯箱(開箱蓋毒瓦斯卽出)近已發明，用者稱便。

(五)可以免死囚之痛苦　靖酸毒性甚劇，但揮發則易，用以處置死刑囚人，實爲至便。一九二三年，北美之奈巴達地方曾用以執行死囚之刑。於死囚之睡眠室中混以毒瓦斯，俾其於不知不覺間死去，免去痛苦。

八　毒瓦斯戰與砲火戰死傷之比較

據某書上之記載，世界大戰各國所受之死傷率大約如下：

戰役名	國名	死傷率
克里米亞戰爭	英國	一五·一%
普法戰爭	德國	一三·二%
保亞戰爭	英國	七·一%
日俄戰爭	日本	一四·五%
	俄國	一二·四%

次就死傷者之各別率及死者與傷者之關係觀之約如下：

戰役名	國名	實數 死者	實數 傷者	對全軍之百分比 死者	對全軍之百分比 傷者	負傷後之死者對於死者一名之傷者數
德丹戰	德	七三八	二三三六	一·二	三·四	?
德奧戰	德	四六三四	一三二四九	一·四	三·七	?
普法戰	德	二八二七八	八八五四三	三·〇	九·四	?
美西戰	美	一〇六七	五九八一	?	?	六·八
保亞戰	英	五七七四	二二八二九	一·二	五·一	八·八
日俄戰	日	四七三八七	一七三四二五	三·一	一一·四	六·五
日俄戰	俄	二六三〇八	一四三三一七	一·九	一〇·六	三·〇

由上二表觀之，砲火戰死傷之衆，已略可窺見。次就毒瓦斯戰之被害統計觀之。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之戰，美國之傷害者共爲二五八、三三八名，今以此總數爲一〇〇，被毒瓦斯害者爲七〇、三五二名，佔二七·四%，死者爲四六、五一九名。今以此總數爲一〇〇，其中受彈丸之害者

佔二四·八五%受瓦斯之害者不過二%。

又歐洲大戰，美國之死傷數共爲二七四、二一七名。（將校爲一、五八八名，兵爲二三一、八七三名。）但因毒瓦斯而死者不過二〇六名，上述二者孰爲確實，雖不可知，但毒瓦斯之僅能奪一時之戰鬪力，害人生命極爲罕少，則由此可以推知矣。

九　毒瓦斯原料及其產出狀況

毒瓦斯之原料爲生石灰，食鹽，石炭酸，石灰，木屑，硫黃，甘薯，糖蜜，木炭，木材，二碳化鈣，煤，銅礦，砷礦等。今將由此等原料製造毒瓦斯之徑路列表如下：

原料	中間物	毒瓦斯	平時用途
砷礦	亞砷酸鈉		
銅礦	阿尼林		
煤	氰化鈉	二石炭酸(diphenol)氰化砷	防腐劑
二碳化鈣	霍斯根		
木材	木精	二霍斯根	
木炭	氧		染料
糖蜜	液體氯	霍斯根	工業藥品
甘薯	酒精	一百里	
硫黃	液體氯		
木屑	冰醋酸		
煤	安息油(烯)	氯化乙醯烯(Acetophenone chloride)	鎮壓暴徒
石炭酸	炸藥酸		
食鹽			
生石灰	漂白粉	硝基三氯甲烷	殺蟲劑

至其原料之產出狀況，爲節省篇幅計，僅將其二三主要者略述如下：

食鹽

食鹽爲毒瓦斯中之最大需用品。蓋毒瓦斯之主要者爲綠氣，而食鹽中之三分之一，則盡爲綠氣也。食鹽之世界產額，據一九一〇年之統計，爲一千八百萬噸。其中德國爲二百萬噸，俄國爲百八十八萬噸，英國爲百八十五萬噸，美國爲三百八十五萬噸，中國爲百七十萬噸，法國爲百十萬噸，西班牙爲八十四萬噸，奧地利爲七十六萬噸，印度爲百三十萬噸，日本爲六十二萬噸。

硫黃

硫黃軍業上之用途，爲用以製造硫酸。其在化學兵器上之用途，除毒瓦斯外，尚有用作發煙劑者。世界產額如下：

一九一五年	八六〇、〇〇〇噸
一九一六年	一、二一九、一〇四噸
一九一七年	一、五七二、九一〇噸
一九一八年	一、六八二、二〇八噸
一九一九年	一、〇九五、二三七噸

一九二〇年	一、九四一、〇五二噸

各國產額，據一九二〇年之統計，概如下：

美國	九六九、八〇〇
西班牙	七七、〇三九
日本	二一、一四七
意大利	二六三、六〇三
德國	一、二五一　（一九一一年）
法國	二、二二二
智利	一三、三四〇
奧國	二、七六四

砷

我國因產錫及銻，故於製鍊此等金屬時，可得許多之砷，湖南之常德，湖北之漢口，均為其主要之製造地。一九二一年，中國向外輸出砷，計一百六十五萬六千噸。各國之產出額約如下：

（一九二二年）

加拿大	二、三六七噸
美國	一〇、〇二七噸
德國	六、〇〇九噸
印度	一、〇四九噸
日本	一、五三九噸
西班牙	七六噸
法國	五八〇噸
意國	無
葡萄牙	二六八噸

其他從略

十　毒瓦斯劑之貯藏

毒瓦斯劑之平時貯藏，亦為極須研究之問題，美國對於各種毒瓦斯，曾為二十個月之保存試驗。據言『任何毒瓦斯劑皆富於保存性，惟僅有「一百里」微有分解之傾向。』哀思烏德工場曾保存綠氣以外之毒瓦斯千四百噸。據言『有能經久至三年毫不變質且有在三年以上者。』復依化學家之推定言『普通所使用之霍斯根，硝基三氯甲烷，一百里，有保至十年以上而固形體且更能為長時之保存者。』由此以觀，是毒瓦斯普通能為二三年之貯藏，當無疑問。

十一　毒瓦斯之擴散度

毒瓦斯之擴散度，不能甚高，此以傳書鴿之往來戰場毫無損傷也可知。由其爆發地至其某相當之距離間，其昇高均不能在五十尺以上。故毒瓦斯戰之目的，全在地平面上，普通所用之毒瓦斯，其比重亦多較空氣重二三倍。因瀰散作用及風而昇高，並不在攻擊之目的內，於夜中無風時行之最為適宜。

十二 毒瓦斯中毒之應急治療

毒瓦斯中毒之應急治療，首爲使離去此毒瓦斯之領域，次爲脫去其被污染之衣服。若毒瓦斯劑爲糜爛性，則應以鋸屑，鋅，漂白粉等拭去之。又以藥品分解此毒劑，亦爲必要。受傷處並須塗布以軟膏，眼鼻受害時，應爲個處之治療。再毒瓦斯若爲窒息性時，則宜絕對安靜，暫使十分減少其養氣之呼吸，次乃徐徐多行供給養氣。至心悸，鬱血，瀉血等，則注射尤爲必要。

十三 主要毒瓦斯各論

霍斯根 霍斯根(Phosgene $COCl_2$)爲西曆一八一二年 John Dovy 所發現。歐戰中德國使用額（彈丸內）爲四千噸，法國使用額爲一萬五千八百噸。常温狀態爲氣體，氣狀液狀均爲無色，有臭如肥料之腐敗，對鐵不生作用，遇水即行分解，持久性甚少。工業上之製造法，爲使乾燥之一酸化炭素與綠氣混合，以木炭或骨炭獸炭爲接觸劑，使生作用，復液化其生成瓦之斯。急激呼吸之，則肺中爲血液之凝結；血液昇高，窒息至不能呼吸。一立米之空氣中有二十瓩霍斯根，即可致人於死。中和劑以木炭與碱石灰爲最良。

綠氣 綠氣(Chlorine)爲一七七四年 Scheele 所發見。歐戰中德國之生產額爲十三萬五千噸，法國爲一萬二千五百噸。常温狀態度爲氣體，氣體爲黃綠色，液狀爲黃色，有刺激性之臭。對鐵乾燥時不生作用，液狀九十六度以下亦不生作用，遇水生成鹽酸，持久性小。工業上之製造法，爲電解食鹽水。液體氯係於常温九氣壓之下液化製造之。侵犯呼吸器及與呼吸器有關係之各機關。空氣一立方米中有一百瓩時（容積一〇〇〇分之一）一時間上下可致人於死。中和劑爲一硫硫酸鈉，乾性油。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對鐵不生作用。氣體，無臭，工業上之製造法爲加硫酸於草酸中，使草酸脫水而生成。持久力小，空氣中有一萬分之三時，起感毒症狀，有千分之二時中毒，百分之三時即死。毒性爲霍斯根千分之一。中和劑爲阿摩尼亞水及炭酸錏與檸檬酸之混合物。

一百里 一百里 (Dichloroethyl Sulphide $ClCH_2 \cdot CH_2S$) 爲一八八四年 Richie 所發明。歐戰中德國使用額爲九千五百噸，法國爲一千九百六十八噸。常温狀態爲液體，無色，對鐵不生作用，持久性甚大，以始用於一百里而奏偉效故名。工業上之製法，德國者如下：（一）先通酒精蒸氣於陶土中，製成乙烯(ethylene)。（二）於漂白粉乳中通炭酸瓦斯，次使乙烯流過化成氯化醇(ethylchlorohydrin $C_2H_4(OH)Cl$)。（三）於第一所化成之溶液中，注加結晶硫酸鈉，生成一硫二乙二醇 (Thiodiglycol $HOCH_2CH_2S \cdot CH_2 \cdot CH_2 \cdot OH$)。（四）使第三所生成之藥品，與鹽相作用，即得一百里。

法國法有二：

（a）使乙烯與二氯化二硫相作用。

（b）使乙烯與二氯化硫相作用。

第二法為主要之用法，今略述如下：（一）以電爐將酒精蒸氣加熱，使之脫水，得乙烯。（二）於骸炭上置硫黃，使氯由下方上昇得氯化硫。（三）將乙烯導入氯化硫與四氯化碳之混合溶液中，化成一百里。

一百里之生理作用，為糜爛性，能犯呼吸器，使肺浮腫。於該液附着後之一分鐘內，用漂白粉洗之，無害。

魯沙得 魯沙得（Chlorsinyldichlorarsine）為歐戰終期時Lewis所發明。各國均未及用。常溫狀態為液體，淡黃色。工業上之製造法，為以氯化鋁為觸媒，使乙炔（acetyline）與三氯化砷相作用而化成。性質為糜爛性，兼催嚏性。以其三滴，可致鼠斃死。

硝基三氯甲烷 硝基三氯甲烷（Chlorpicrin Cl_3NO_2）為一八四八年Stenhouse所發明，歐戰中法國之使用額為四千九百三十三噸。常溫狀態為液體，無色，有臭如丙酮。對鐵不生作用，工業上之製造法為溶生灰於水，加以炸藥酸製成炸藥酸鈣，復用漂白粉液化成硝基三氯甲烷；後以蒸氣蒸溜之，硬化石灰乾燥之。性質為催淚劑，並能使人嘔吐，有千萬分之一即催淚。犬有半瓦，即可致死，中和劑為木炭。

其他重要之毒瓦斯劑尚甚多，羅列過多，反覺無味，故從略。惟近據某雜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號言，德國新又發明二種毒瓦斯，即：

（一）中和用毒瓦斯　能使他種毒瓦斯全部中和，不發生效力。

（二）麻醉用瓦斯　無色，發揮性大，能使敵軍全部陷於昏睡狀態，至四時間之久。是而果真，則全世界各列強之軍備，必將又為一根本上之革命矣。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於瀋陽。



"Kodak"



寫生畫以逼眞爲貴拍照而用柯達軟片則所得之照片必能張張逼眞其精美有勝于寫生者



美商
柯達公司
上海江西路六十四號
（五三一）

柯達軟片裝黃匣中品質高尚捲捲皆同始終精美絕無變化攝影冲洗均極容易

注意

此黃匣中之軟片乃君拍精美照片之擔保品也

柯達
KODAK
REGISTERED TRADE MARK

新語林

△兩個老教授得了和平獎金……化魯

△蘇俄戲劇與蘇俄劇場……哲生

△美人之國賭博之國……微知

△放浪不羈的柬埔寨國王……逯初

△十字謎之心理……哲生

△動物實在會笑……張冠丹

△海底的寂靜世界……微知

兩個老教授得了和平獎金

化魯

在現在，國際的和平運動，總算盛極一時。在一方面各國雖都在準備二次大戰，一方面熱心平和運動的卻也着實不少。在過去一年中，開了許多次國際會議，提出了許多的平和方案。「限制軍備」呀，「撤廢軍備」呀，「保安條約」呀，「中立條約」呀，「強制仲裁」呀，在報紙的國際新聞欄裏，諸如此類的名辭，往往和「祕密條約」「攻守同盟」「飛機與潛艇的擴張，」「大軍艦的落成，」「海軍軍港的添築，」「毒氣體的新發明，」這一些的標題，一同佔滿了篇幅。到最近鬧的很熱烈的又有所謂「非戰」(unlawry of War)運動。不管他們有誠意與否，國際和平的高調，卻是唱的響徹雲霄了。而許多政治家，外交家為了這個國際和平問題而耗盡腦力，這是事實；許多「和平運動」者為了未來人類共同的幸福，甘冒風塵僕僕於日內瓦的道途，這也是事實。

但是說也不相信，諾貝爾和平獎金委員會卻沒有把去年的和平獎金給與這許多實際的「和平運動者，」他們既不給與發起日內瓦減軍會議的柯列芝總統，也不給與提議軍備全部撤廢者李德維諾夫，又不給與那些僕僕於日內瓦路上的政治外交家，卻給與德法的兩個的衰老的大學教授。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馬其頓革命黨人甲：「那是甚麼？難道我們又死掉幾個嗎？」
黨人乙：「不，同志，那是南斯拉夫的四十二條通告，怕就是她對待我們的最後手段咧。」
（南斯拉夫對於馬其頓革命黨人之活動無可如何，僅由內務部議決防衛邊境辦法四十二條）

一七二七年諾貝爾和平獎金，據最近發表，為德國的圭特(Ludwing Quidde)法國的布松(Buisson)兩人所分得。這兩人同是著名的老學者，圭特已經六十九歲，布松八十七歲了。遠在歐戰以前，那時前德皇威廉第二正有拔山蓋世的氣概，要把德國改造成世界唯一的強大國家，「德意志超越一切」成為一時的口號。但當時有一個學者，卻明白軍國主義的危險，以為威廉第二的瘋狂的舉動，勢必擾亂世界的和平，於是不避危難，就著了一部書，題名德皇的瘋狂性格的研究。但這部發表後，立時因犯大逆罪，被捕下獄。這一位勇敢的著作家，就是圭特。以後經赦免後，到歐戰時又以反對戰爭，被捕入獄。他在戈丁競大學任歷史學教授多年，又任著名報紙的記者。革命後曾被選為聯邦議會的議員，隸社會民主黨。現任德意志和平同盟(Wentsches Friedenskartell)主席，此和平同盟乃由二十個和平運動的團體聯合組織的。圭特對於和平運動盡力三十年，發表了許多鼓吹和平的著作，但卻因此受了

許多的壓迫。他是眞不愧爲一個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學者。

至於布松在法國的地位也恰與圭特在德國的地位相等。他曾任沙爾波納(Sorbonne)大學教授並國會議員。從歐戰時到現在則任「人權同盟」(Ligue des Proits de l'Homme) 的主席。人權同盟是成立於一八九八年，本爲著名的特萊夫事件而發起。後來遂成法國一般自由思想者的集團。此種團體雖在法國沒有多大的政治勢力，可是對於思想界是有極大的權威的。

諾貝爾委員會議決把去年的獎金給與這兩位老教授，可謂獨具隻眼了。本來眞正的世界和平，靠那些以政治爲專業的政客及外交家，是萬萬沒有希望的。和平須從各民族的心的結合起，那是惟有思想家與學者的不斷努力，方能給與人類以光明與幸福。在現時歐戰停止後雖已滿了十年，但德法兩民族間的障壁依然存在，魯爾的佔領軍未曾撤退，兩國的外交當局，依然以口槍舌劍，互相往還，更益以兩國國內反動的國家主義者互相挑撥，因之兩國的政治依然不能免掉一九一四年以前的關陰。德法的不能復和影響於歐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甚爲重大。在這時期諾貝爾委員會卻把和平獎金分給德法的兩個和平主義者，這是多麼可以玩味的一件事。我們相信這個舉動對於目前的國際局面總有點良好影響的。

蘇俄戲劇與蘇俄劇場

哲生

革命的時期，很少能產生偉大的藝術。革命中的俄國，正也不能逃卻此例。俄國在別種事業上，也許已有了點成就，但在文學繪畫與音樂上，十年來革命中的蘇俄所成就的，不能與革命前相比。例外的發展，只有革命後的俄國戲劇與俄國劇場了。

這情形有許多理由可以解釋：第一，因爲戲劇的性質是直接而明顯的，要比其他藝術需要較少的注意集中。在革命緊張的時期中，人們不能在詩歌小說，圖繪，音樂上集中心力。但他們卻很能被動的受戲臺上所表演的一切的吸引。

在革命中的俄國人的生活，特別是開始這幾年，一般人簡直沒有剩餘的精力來欣賞藝術。但緊張的生活，又對於情緒發洩，有高度的要求；應這個需要的，只有戲劇。於是那時俄人要求劇場娛樂的熱情，簡直到了發狂的程度。蘇維埃政府又認劇場爲一種有力的宣傳機關，竭力於劇場的經濟上及政治上加以援助。因此，俄國戲劇得了兩重迫促的勢力，於諸藝術消沈的空氣中，獨得發皇盛大。

於是有二種成績發生：第一，革命使劇場與民衆接近，於是把戲劇的興趣擴大了。第二，革命把一般人對於因襲的態度改變了，因此解放了劇場的創作力；因此戲劇的作品大變，牠的變化新穎，是舞臺史上所未有的。

當革命開始的時候，蘇俄政府將劇場收歸國有，這同時便使戲劇民衆化，一切劇場被認

為國家的產業。劇場的管理，落在政府手中。政府的政策，是將劇場開放給民衆，特別是在工人組合下的民衆。這只要政府有力資助，原非是不可行的。在一九一七以後的五年中，政府盡力之所及，資助劇場。直至一九二二年新經濟政策施行，對於劇場的辦法也有改變。劇場仍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不過國家的資助，則或全部收回，或僅留一小部分。現在這些國有劇場的聽衆，仍以工人階級為多，但因收費的緣故，頗使工人怨望。因為由工人組合所得的特別折扣的劇場券，其價值仍嫌太高，非一般工人力所能出。而較賤的座位，因劇場是國有的緣故，致大多數為政府的職官及其眷屬所佔去，輪不到工人的手中。

俄國革命以後，工人農人的俱樂部，是非常之多的。俱樂部中最引動工人興趣的娛樂，便是戲劇。愛美的演員便充塡了這個需要。政治組織者，認這些為宣傳的好機關，便鼓吹這個運動，且以此為戲劇藝術的一種新形式。但這兩種企圖事實上並沒有多大的成功。所謂政治劇，以機械的公式宣傳明顯的政治道德，在早兩年還受羣衆的歡迎，後來竟完全失卻勢力了。緊張的時期過去了，民衆漸漸的厭棄從舞臺上所發出來政治的講話，於是所謂俱樂部中流行的政治劇，結果將聽衆從俱樂部中趕出去了。於是這些政治組織的領袖們，不得不把舞臺上表演的範圍擴大，引用純粹的戲劇，同時更提高佈景和動作的藝術標準。

法報之法美非戰條約觀



「和平現在進行之中，因為滿天星斗正和月亮簽定一紙非戰條約呢！」

俄國現在有一種新的非職業的無產階級的戲劇運動，這運動稱為創造的戲劇運動。這運動根據於一種信念，以為純正藝術的發生，只在演者觀者同是此人的時候；而在近代資產階級的藝術中，職業的演員，與非職業的觀者，反對相處，所以是虛偽的，是腐敗的。創造的戲劇運動，目的在教育民衆自然的試行戲劇的藝術，這藝術趨於獨立的，特質的，無產階級的形式。

這種運動之純粹的教育意味，是不可抹殺的。在俄國的鄉村生活中，不識字人還是很多，戲劇確是一種有勢力的覺醒農人藝術的智慧之利器。俄國新戲劇的目的，要把演者與觀者打成一片，而廢除職業的劇場。這個理想如實現，純正的戲劇藝術便會被打倒。所幸這個於民衆教育有用的新戲劇，實際上並不能起代職業的劇場。而所謂無產階級戲劇所希望成就的新形式，如關於全劇構成的方法動作和佈景的方法等，也都沒有成就。

革命後職業的劇場中的聽衆，已與革命前的是另一個階級，另有藝術的意識。這個大部

分是無產者的新聽衆，自有他們的要求。他們不滿足於舊劇場的種種，他們含糊地要求一點新的東西。

我們於是不得不一問革命前的俄國劇場是怎樣的：在鮑爾希維克的革命者看來，俄國劇場根本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在社會的梯階之一極端，高站着帝國的「倍萊德」(Imperial ballet)牠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各有一分園。論牠的性質，乃是宮廷貴族特有的藝術玩具。其次是帝國的奧潑賴(Opera)，性質較爲平民化，代表舊俄社會生活之儀式方面。這些帝國劇場，及其他私人劇場，不管他們在首都，在莫斯科，在各省，只供給了俄國中等階級中色彩複雜的一部分人，反映了這流人的生活與趣與藝術趣味；但不過度置重於藝術的熱忱，或人類良心問題的解答。熱心於這兩件事的人，大概是知識階級，另外有特別的劇場。著名的莫斯科藝術劇場，在革命前有二十年的歷史，對於這班知識階級中人頗能滿足他們之理知與道德的趣味。牠所表演的，能將民衆生活作精神的美化的表出，而此類民衆的命運和性格，是最能深感知識階級好問多思的頭腦的。從另一方面說，名導演如梅猶荷德(Meyerhold)，泰衣羅夫(Tairove)等人，則致力於戲劇藝術之純粹的形式方面。把他們的試驗，結合於感官之精美化，與知覺之象徵化。這種俄國戲劇中的惟美派，與莫斯科藝術劇場領導下的惟知派，互相對立，前者在戰前很是流行。

法國與南斯拉夫訂立和平條約



原來南斯拉夫的和平運動是從法國的跨下出來的。(意報)

從上邊所述的革命前的俄國劇場看來，牠根本是中產階級的東西，那嗎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握得政治勢力的新階級，決不能在這種劇場裏覓得一點可以反映他們自己的興趣願望及其對於藝術生命的態度的東西了。新階級對於生活的責任太大，更無純粹藝術的願望的影子留在心頭，所以他們對於唯美派的種種精美化，簡直是門外漢。而代表中等階級的觀點的戲劇所描寫的人生和問題，與新階級的心理興趣更不相容。又革命後的劇場新聽衆，都存着一種決心，要取得革命的勝利，並打敗革命的敵人，這心理最使他們看不過舊日的劇場。他們認定舊世界，已在革命的勢力下打成粉粹，以他們的理論『資產階級的肉，便是無產階級的毒，』不但舊時資產階級之政治的優越被拒斥，即讓持這個優越的道德知識和美術的標準也被拒斥，而革命的感情，遂爲這個新聽衆所最能欣賞的一點；也是一般人對革命後的俄國劇場所要求的一點。

舊俄的帝國劇場，排演動作，都有他們的傳統習慣，決不足以應這個新需要。當革命以後，這些國有劇場簡直不能應付。爲迎合時代的革命精神起見，只好從舊劇本中去尋拿拜倫，錫裴富於革命情調的諸家作品來應付。最後始有純粹的渲染革命精神的近代俄國劇見於舞臺。舊日演員，雖未必於革命後的戲劇有何新的增益，但他們保持了舊有藝術的寶藏，不能不認爲有相當的供獻。而莫斯科藝術劇場，又於革命後新劇場的發生，尤有供獻。

十年來俄國劇場的革命運動，當然有幾個領袖，居功非小。其中最佔重要地位的，是梅猶荷德。梅氏原是舊俄時代的人物，他起始是莫斯科藝術劇場的一員，後來爲一個反唯實主義的劇場中的重要角色。此時梅氏所持的理論曰純劇場的戲劇（Theatricality）。梅氏本其天才，導演諸劇，開戲劇上未闢之寶藏，前途的開展，正不可量。不料十月革命一起，梅氏所崇拜所特創的戲劇藝術，被認爲寄生的富有階級之玩物而受打擊。所幸梅氏轉變得快，他立即接受革命的理論，立刻奮起對舊俄統治階級的義憤，於是

不適之



法蘭西小孩：「不要同他一起玩，他是很暴急的。」
（俄國加入裁軍籌備會，提出軍備全廢的議案。法國謂他不切實際，德報以此諷之。）

他拒斥了舊藝術，因爲牠只配壓迫民衆，剝奪民衆者的口味。他立刻認定民衆第一個需要，是把一切藝術，趨向於革命之擁護與捍衛。換句話說，就是把一切藝術的條件，屈服於唯一目的之下，即由政治與宣傳，以達革命之成就。

梅氏既在思想上轉了方向，他就竭力的來實現這個需要的滿足。他找不到純粹合於俄國革命主義的劇本，他就拿舊劇，甚至是古典主義的舊劇來重寫過，以適合需要。他把戰場的報告，編爲劇本。經這樣一改變，他那舊日導演下的劇場，雖仍此地點，仍此演員，而功用卻爲之大異。革命後梅氏所導演的戲劇，既不是他向日所持的純劇場的戲劇，也不是他向日所反對的唯實的戲劇，乃是生命本身的描寫。他以劇場爲形成革命情操，革命理想的處所。梅氏取向此路，已有成功，現在俄國一般劇場的導演，已都在循着他的蹤迹走了。

早幾年的革命的緊張時期既過，人們的注意漸從軍事轉到經濟的建設上去了。劇場也便要在全國的建設運動中，轉出一個新地位來。於是有建設主義（Construc-tivism）的理論發生。這個理論以爲舊藝術取冥想的經驗之形式，在以勞動爲原則而組

織之社會中，不能有地位。革命後的新藝術，須取動的生活之形式。所以雕刻圖畫乃是日常的工程應用中之形與色的科學，而戲劇則只是組織人們在工作中游戲中的動作的藝術。牠用不着佈景，用不着建築物，用不着專業的演員。梅猶荷德把戲劇藝術轉為革命的利用，所以他和建設主義很相接近，不過他只於兩點，加以讓步。即專業的演員，與一定的劇場，他認為必不可免。他認劇場為戲劇的工作場所，而演員為工人，以製造革命的情緒與理想。他把舞臺幕和佈景去掉，張起特具的木架，機械等件。演者穿起劃一的制服，依着機械的動程演劇，把人們的行動，成為機械般的方式。這一類戲劇，梅氏於一九二二年先以 The Magnanimous Cuckold 一劇試演，其後步武梅氏導演的人日見其多，結果俄國戲劇，完全在建設主義的程式之下了。

不過實際上，梅氏自己的理論與建設主義的連結，終不能成功，以劇場為戲劇的工場的理想，終於漸漸破毀。戲劇中炫示的因素 (Show or spectacle)，隨時會羼入於建設主義者所持的機械的動作系統之中。如活動景片，活動地板的應用，炫示與場步的引入，都使梅氏脫離了建設主義的因緣，多少回復到純劇場的戲劇的地位去。所幸梅氏不拋荒了聽衆革命的情操，他能破除戲劇上的傳統觀念，終使他不自毀其成功。

除梅氏以外，俄國革命後戲劇改革的工作中，還有幾個人才。如泰羅夫保持其純劇場戲劇的主張，但參以未來派的設計，很接近建設主義的佈置。其次是伐克塔哥夫 (Vakhtangov)，他是承莫斯科藝術劇場的餘緒，而取唯實主義的觀點的。

論到俄國的作劇家，在昔自然要推柴霍夫，奧斯脫治夫斯基和哥哥爾了。近三年來，卻出了好多的作劇家。他們的作品，確能表出蘇俄的特性，為革命後的俄國劇本開先路。如羅曼昴夫 (Romashov)，歐爾特曼 (Erdman)，法可 (Faiko)，畢爾賓可夫斯基 (Bill-Tserkovsky)，布爾嘉可夫 (Bulgakov)，昴克伐金 (Shkvarkin) 等人，都有所成就。總之，革命後的俄國戲劇，確已朝着一個更自由的方向進行，今後的超騰，尤是意計中事呢。

美人之國賭博之國

微　知

拉丁民族多美人，而南美諸國，尤其是阿根廷，更多美麗的婦女。這因為阿根廷，風俗奢華，化妝精巧，縱使是個貌僅平庸的，打扮起來已很可觀，何況她們本來具有優美的體格，娟好的容貌，更加以拉丁婦女所特長的表情，和世間最新奇的衣飾，無怪一般男子，都要受其誘惑，拜倒石榴裙下了。

以阿根廷婦女比較英，美，德，法諸國的婦女，則後者為男性的，實際的，而前者卻是女性的，理想的。英美婦女能擊球，能佃獵，且能競渡，而阿根廷婦女卻是家庭的，隱遁的。英美婦女一切舉動，志在與男子相頡頏，而阿根廷婦女卻

是終身努力，以求男子的愛憐。

爲了婦女參政運動，投擲炸彈，燒毀郵局，實行斷食同盟以苦獄吏，這是英國婦女的大作爲，卻非阿根廷婦女之所能。阿根廷婦女是只願專心傳習巴黎所流行的化妝與服色的。再刻薄的說一句，阿根廷婦女對於精神上的修養，家庭內的整理，道德上的缺陷，她們都不願注意，她們是只知修飾，努力作成美人，以誘惑男子，娛樂男子罷了。

世界時世裝的策源地要算巴黎，阿根廷婦女學時髦，也學巴黎。不過她們只知學習時髦，而不知講究時髦。換句話說，她們對於所謂流行，所謂時髦，實在沒有一些見識，她們是只知「新奇」，見「新」便學，就是了。流行和時髦，原沒有一定的標準，從前美國有一位社交之花，赤足而行，於是上流社會也都學着赤足，卻不想一想這樣的學習，有沒有意思。這種效顰學步的脾氣在拉丁民族尤爲深入，所以時世裝的推廣，也更覺容易。只看阿根廷婦女，她們所戴的帽子，忽而闊邊了，忽而又狹邊了，忽而插着毛羽，忽而又不用了，幾乎令人不可捉摸。所着的袴子，有時往往緊小得連步履都不自由，但她們又因爲還要跳舞，便把褲脚開叉，顯出她美色的襪子。後來有個把女子，索性著起透明的袴子，而

失望的和平女神



安琪爾：啊喲！薩穆爾！

一個法國的女優，更用極小的電球，襯在袴內，以博得觀衆的喝采！

阿根廷的國都爲倍諾斯愛萊斯，世界各國的移民薈萃於此，故特色很多，賭風尤爲旺盛。試在街中閒逛，則見有無數的兌換店。這種店名爲兌換，實則售賣彩票。其他如煙紙店，鞋店的門首也都揭有招紙，寫的是「頭獎十萬元，本日開彩。」你若在店門口徘徊片刻，則店中卽有人奔出前來招呼。這實是阿根廷政府的事業，意在煽起移民的僥倖心，騙取他們歸國的旅費。一面又將彩劵賣價，抽出十分之三，作種種慈善事業之用。所以有許多店舖，便大書特書寫着「國家慈善獎劵」(Loteria de Bene ficencia Nacienal)。最大數額爲一百萬元，只在年末舉行一次，但其他三十萬，二十萬，十萬，五萬者，幾乎每日都有，故政府收入極豐，當百萬元彩票開獎時，全市沸騰，劵價往往超出定價以上。因中獎而發狂的，氣絕的，所在多有。最近某銀行的行員，以所購彩劵，沓對報紙上所發表的號碼，以爲果然中獎，喜極而狂，其後別人仔細替他查對，纔知尙差一字，則又懊喪不迭。此種趣話如蒐集起來，很可以出一冊巨大的笑話集呢。總之，阿根廷國民上中下三等對於彩劵的熱狂，實出人意想之外，投

下莫大的金錢，以其收益辦理慈善事業，故慈善事業極爲發達。

次於彩券而爲阿根廷所公許盛大的賭博機關則爲競馬。在倍諾斯愛萊斯市派來爾摩公園近傍有很壯大的兩個跑馬場，每逢星期四，星期日二天，有一擲萬金的勝負，取決於此，觀衆常以萬計。跑馬場設備的完全，世界上可稱第一。

阿根廷人自己誇說世界的名馬，全部聚集於阿根廷。英美人也承認世界競馬的大本營，在阿根廷。但名馬聚集的結果是怎樣呢？上流社會的紳士常以競馬而喪失其全部財產，公司銀行的職員，其收益的十分八九，也投擲於競馬。貧苦的工人，把一星期來所賺得的汗血工資全部費去，空手歸去，甚至連趁電車的車費也沒有了。這也是政府斂金的手段。有的說，阿根廷政府若一旦禁止競馬，則每年入境的意大利西班牙移民，必將減去一半，阿根廷的營業必將大受打擊。這只是一種表面的觀察。其實阿根廷自大總統起，以及上中下三等人民無不具有競馬狂，欲禁也無從禁起罷了。

放浪不羈的東埔寨國王

遂初

巴黎曾接待過不少的世界的君主，但是要像東埔寨國王西索華絲那樣的沿守成規，在上國的首都依舊度他的放浪的帝王的生活，却是很少的。西索華絲在一九〇六年繼承王位，那時他的年紀已經達六十六歲了。依據向來的習慣，在加冕的禮節完畢以後，他立刻啓程到巴黎晉見法利蘭總統。

這位放浪的東埔寨王現在已是長眠在沙貝宮中了，他的死耗引起了我們對於他在巴黎漫遊時的迴憶。

西索華絲確足以代表古代東方帝王奢豪的一斑。他和他的隨從到達巴黎以後，有人估計他們隨身穿戴的珠寶，最少也要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巴黎市上忽地添增了這許多遠方貴客，一時法國的警察迫得拋棄了一切其他的任務，專誠保護這斑惹人注目的嘉賓。

在他帶來的寶物之中，最貴重的要算那支東埔寨國王世世相傳的神聖的寶劍了，牠的命運是和已佔有三千年歷史的西索華絲帝裔相終始的。單這支寶劍與其附屬物即要值三、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牠的保護者是三個貝果(Bakous)，士人對於他們相傳有許多玄祕和奇幻的神話。

西索華絲平素專以徵歌選色爲能事，他在未襲王位之前，已擁有姬妾舞女數百人，然而這還未能填滿他的慾望。他終不能忘情於妃女以外的美貌的女子。這次他到巴黎就擇其尤佼佼者各一百人隨行，她們自然一個個都是翠繞珠圍，裝扮得天仙化人似的。更令人動情的要推那一百個舞女了，她們都是綺年玉貌，身上又滿飾着五光十色的金剛鑽，紅寶石，翡翠，黃玉，杜瑪琳和藍瑠玉，覩了眞要使人心醉意蕩。同時，一般觀賞的人又附和着稱讚西

索華絲替他們取名「活寶」的美豔。

她們在舉行神聖的舞蹈時的服裝實在是華貴而又奇特。她們穿着的舞衣是用極單薄的衣料做成的，上面緊繞着比絲更要光耀奪目的金絲。她們頭上每人戴着一只古代的金盔，上面飾着的金剛鑽寶石翡翠等寶物還是按照紀元前一千年的式樣裝置的。

西索華絲在巴黎開着一個盛大的跳舞會，凡在社會稍有聲望的人統延請與會，主賓自然是法利蘭總統夫婦。魯丁，一個著名雕刻師，也是被延請參加的來賓中的一位，他對於她們的舞藝十分讚美。他說：『人類身體的形式從未曾能這樣完全表現出來，有之自東埔寨舞女始。她們的舞蹈充滿着肌體的動作，這種動作即在最富於藝術意味的古代雕刻裏亦未能呈露出的。』她們的特殊的舞態愈足以表顯她們的婀娜的身段，同時她們的精美的舞衣亦更足呈露出身體的曲線美。

因為醉心於她們的藝術的緣故，魯丁情願犧牲一切與這班舞女交遊，并在遊樂上給與她們許多便利。他在邂逅她們的當兒，他的口袋裏總預備着許多兒童的恩物像糖果，玩具，水菓，念佛珠和別的東西，因為不如此她們一定會撅着嘴或扳起面孔的。他這樣以對待小孩子的方法來對待她們，倒也能獲得她們的信任。

西索華絲對於女子服裝的見解，委實有先見之明。假如他在死前有機會重遊巴黎，他看見他先前的主張一一被人採取而實行，他倒很可以自傲的。



美國自由之光照徹全世界。（美國海軍政策不居世界第二位。）

『在這裏的女子實在是穿的太擁腫了，』東埔寨王在巴黎逗留一會後說：『女子衣服穿得太厚，便會失却活潑的精神，婀娜的身段也就無從表顯出了，這樣便足以減少女子的天然美。女子，無論是屬於歐洲亞洲或其他地方都祇可穿兩件衣服，一件緊貼在肉上，一件則用來包裹在裏衣外面的。但衣服也不宜於十分緊小，因為緊小了便又要影響到舉動的自由。至少她們的兩腿應當享絕對的自由。』

正當這班東方舞女沉醉着法國人的心靈時，她們的主人的神魂也就在這時被一個誘人欲醉的法國女子掠奪去了。這件艷事，在當時是諱莫如深的，到兩年後，方始由扮演這齣戲的女主角史達黑爾在法庭上自己招供出來，於是世人方知這位放浪不羈的東埔寨王在巴黎時尚有這麼一段豔史啊。

不然，這件事的祕密或許能永遠保持着的。恰好這齣戲的扮演者史達黑爾被控謀害丈夫和後母的重罪，這時她爲顧全自己起見便不惜將保持多日的祕情，當衆人之前，盡情地道破了。至於這位放浪慣的國王在法國會否同其他的女子發生過愛情，那局外人是不得而知了。

他們初次會面的場所是在郎却濔競跑場中，本來西索華絲是安坐在特備的總統坐的包廂席裏四面眺望，不知怎樣他的視線忽然觸見了美麗的史達黑爾，他就接二連三的向她傳送熱烈的接目禮。他再沒有興趣觀競跑了，他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再不能安坐了，屢次想走離座位，主人化費許多力氣，好容易才把他留住了。

在比賽完畢後，他們便立刻會見了。以後，他們便天天廝混在一處，這時的西索華絲眞是神魂顛倒，他簡直忘記了一切。他忘記了他與日具進的高大的年華，他的承受不久的王位，他的一百個姬妾和舞女，他把一股熱情完全傾射在那法國女子的身上。一時他竟樂不思蜀，完全將那歸返母國的念頭兜在腦後了。但這法國政府如何能容許他用盡威脅利誘的手段，他這才忍痛下船的。

這是很不幸的，法國人眼看着受他們保護印度支那的君主，率領着一班天仙化人的女子離去巴黎，他們再沒有機會享受她們的動人的膩舞，但負有保護責任的政府和警察在船行後却一個個都是如釋重負咧。

十字謎之心理

哲生

十字謎的游戲，最近很見流行，都騰納君(Honry E. Dudeney)在倫敦之十九世紀雜誌上發表一文，分析人們喜歡以十字謎爲消遣之心理，並略敍自邃古以來，謎之歷史的發展，他說：

「人類自他的襁褓時代，便開始作種種疑問，換句話說，就是開始想提出謎語。到了成人，不論所執何業，又總各有他的職業範圍內的困難問題。……而且好奇的搜求和疑問，實在是人類先天的特性，所以人類在幼年時代便有搜求疑問和解答疑問以爲消遣的習慣，或者在謎語提出者的心理中有一種不意識的或下的意識的願望，想以問題困阨對方的人，因對方者的困阨，而顯高自己心力的優長。而謎語解答者的心理，決不願自承他已爲人所難，總想顯示自己與謎語提出者有同樣狡猾的智力。」

好的謎語正如品德一樣，牠的本身便是報酬。不過有時如加以物質的或名譽的賞賚，自然更增解答者的興趣。惟眞的長於解答謎語的才可有成功的把握，而解謎專家的必要的特具，則爲正確思想之習慣，數學和邏輯之智識，還要有一點狡猾的性格。

在過去最早的記載中，我們找到古人已有提出謎題及解答謎題以爲消遣的事實。最古

的謎題游戲，要推到中國的七巧板在基督紀元前九千年便有這個東西了。古埃及人喜歡數學的謎題，這類有一部分的謎題多記在愛姆氏(Ahmes)所著的探知暗物指針(Directions for Knowing all Dark Things)一書之中，此書是在紀元前三四〇〇年寫成的。古典的謎題有許多是與著名的司芬克司謎一樣有名的。

都騰納認近代第一個製謎者是意大利的尼可拉方丹那(Niccola Fontana)，他生於一五〇〇年，死於一五五九年，綽號叫口吃者(The Stammerer)。平常爲一般歐洲人所知道的幾個著名的謎，如以舟載人渡河，而舟中可容之人數有限的渡河謎，及其他液體量度的謎，都是出於尼可拉方丹那之手。許多基督教與土耳其謎的創製者，似乎也就是他。繼方丹那之後的，是克勞特白悉(Claude Bachet)，他於一六一二年發表問題與樂事一書，也是講謎題的。一六二六年，有數學關係(Mathematical Relations)一書很見流行，幾經重版。約克斯與善那姆(Jacques Ozanamo)的數學的與物理的關係一書，於一六九四年出版，爲近代一般謎題書之基本，近人以爲創獲的謎題，都逃不出這個範圍，雖然也有獨出心裁的像寇克曼的「十五個女學生」一謎，即十五個學生，分作三人一組，天天出外，如是者凡經過一個星期，沒有一個女學生重現於一個同樣的三人組合之中。



脫洛斯基說：「幸福的李寧阿！你被牠們崇拜，我却要被牠們吞噬了。」

製謎和解謎的藝術，在過去一世紀中很得到數學家的注意。最近有魯慨士(Lucas)和巴爾(Ball)兩人著書，對謎題作數學的分析，對於製謎和解謎的藝術，頗有貢獻。又科學雜誌上，也時見有這類文字的發表。

眞的謎題熱是只在近代的生活，有便利的狀況下可能的。近代的生活交通有快捷的郵政，有賤價的新聞紙，有大量的製造，這些都是需要的因素。誠然，一向本有許多變幻無盡的謎題，有的應用錢幣，有的應用火柴，有的應用線，材料都很易得。近代最早以材料製成的謎題中，有一個分佈得最廣的是「中國環」一題。一八七二年羅合特的「十五」(Loyd's "fifteen")一題，這個謎材，一時購買的有一百萬人之多。據說當時美國有一五〇〇人，爲這個謎題弄得幾乎發狂，直等到有人發表了對於這個謎題的數學的證明，認此題

無解決的可能以後，索解者始終止探索。較次於「十五」一題，同樣吸引多數人的狂熱的，則「有紫雲英中之猪」一題。近代頗見流行的最早的文學謎，是組字詩謎（Acrostic puzzle），這乃是從希伯來的組字詩中脫化出來的。提倡這一種謎的，據說是英女王維多利亞。

上述這幾類爲謎熱流行的時間並不甚多，因爲他們的變化容易窮盡。其中畫謎較有變化點，但十字謎的變化，却比畫謎還要多。有人說十字謎的變化，將永不會窮盡。

近來十字謎的大流行，是因爲日報上都有刊載，於是人人談十字謎，於是日報得以從中利用；甚至特定金錢的獎賞，以增進報紙的銷路。十字謎的狂熱，現在雖已過了最高點，但在報紙上尋覓十字謎題的人，正還多得很呢。

猜索十字謎的積習既成，人們便不容易饜足，而因之終止。或許會有一天酷好十字謎者，熟悉了字典中的一切字，於是想別有新翻的花樣，但要到這個境地，須等到三五十年以後了。

本誌二十二卷第八號，有謎之話一篇，中間介紹十字謎，說：十字謎是劃成許多十字形的方格，叫人家在每格內塡一個字，須這些方格縱橫相聯都成一個什麼字才行。

動物實在會笑

張冠舟

世人以爲虎能嘯，能吼，能切齒，但是不能微笑，或譁笑。近年以來，美國佛省（Phildephia）坦浦大學（Temple University）心理系主任鮑爾登博士（Dr. Thaddeus L. Bolton）斷定能笑的動物，不止虎一種，其餘的動物，差不多都懂得笑；猩猩之中，有許多懂得嘻笑，和忍聲而笑；猴子則無一不懂，馬笑也是事實，并不是傳奇（西方故事，有談馬笑者）犬能微笑，海豹也能莞爾而笑；甚至井蛙，眉宇間也顯出解趣的感覺來；惟獨沒有同情天性的動物，不懂得笑；這是鮑爾登的學說。

這種學說，在博物學上很是一個有興趣的貢獻。最近，倫敦大學心理學教授阿委林（F. Aveling），在科學集會中，又提出一種議論：

『眞正譁笑的人，祇有超人，或是不平的人。譁笑之發生，由於弄眉和曲背，其實是自私和殘酷心的假面具。笑和哭一般醜陋難看，大約就是爲此。眞正快樂的人，也許會莞爾而笑，但絕不，或不常譁笑。

『譁笑是一種很希奇的行爲；起初擠鼻皺眼，末後曲背弓腰；是同情心的解毒劑，也是人類特有的怪癖氣。除掉土猿以外，動物沒有會譁笑的；土猿的譁笑，和人類的同是一種咆哮。』

鮑爾登解答道：『動物實在會笑！

『譁笑的一種表現，顯示戰勝或努力的極度。禮文進步以後，這種粗鄙的情緒表現法，就被改良爲微笑。若說人類以外，祇有土猿會嘩笑，似乎不近情理。

『大多數的動物會譁笑。如猿，如鱷魚，如

井蛙，如貓，獅與虎，皆能譏笑。其最明顯的，就是犬。

「馬笑驢號，狠唁，豬叫，和井蛙的咯咯之聲，誰沒聽見過？無尾猿的嫣然，兔子的莞爾，誰沒看見過？

「動物實在會笑！」

達爾文是進化論之父，是偉大的自然界觀察者。他的筆記中，載有一件事實，就是說小猩猩在喜悅的時候，會做出號叫的譏笑來。他說：「這聲音發生時，雙唇翹起。凡是飼養動物的人，皆知道是譏笑。假使一個小猩猩，被人撩笑——特別是在腋窩裏，如小孩一般的，被觸動了感覺最靈敏的處所——就發出一種高聲的嘻笑，或譏笑；笑時口角張開，眼皮微皺，雙目閃閃，格外的光明。」

他又說：「犬很高興地跟了主人跑，帶着滿意的笑容，露着齒。馬到了廣場，放開蹄子，昂頭豎尾地跑，臉上也帶了露齒的笑容。」

鮑爾登說：「我們所說的笑，就是同情的表現；同情心越發達，就越會笑。凡是不能感到同情，或憐憫的動物，不會微笑或是譏笑。」

哈佛大學占姆士教授(William James)認譏笑的能力是同情和了解的確證。動物界許多牲畜，不會笑，就是顯例。占姆士說，牲畜不幫助同伴之受傷者，反不免要弄死牠。犬能發出強烈的笑，所以牠遇到病犬，也許會吻牠，甚或找點食物給牠。猴子也被證明，是富有同情心的；牠們受了恩，會走到人面前，對人莞爾一笑，有時實在是笑聲可聞。

占姆士又說：「一個朋友回家，一個敵人離開籠子，或是有人拍牠的頭，這些行爲，皆足引起猴子感謝的笑聲。」

曾受訓練的，演雜耍或影戲的動物，雖蠢如海豹，無不憐笑。鸚鵡很容易學笑，却不過是鳥能模仿的天才，未必是由於某種特殊情緒而來。

人類原始會笑的原理，可以從犬笑中尋出。犬鬬時，我們看見牠笑，也許笑得很兇，然而確實是笑；牠狂叫着，兩耳緊貼頭邊，上唇和牙齒分開。分析這種現象時，鮑爾登博士說：



難解決的兩頭蛇問題

「這便是切齒大笑這句話的來源，大笑雖不因交情和快樂，但想用笑以嚇走敵人。回想石器時代的人們，其才智僅足以鑿石爲柄，打死他的敵人；他也用笑嚇敵，等到敵人嚇走，他繼續去享樂和練習這種筋肉上的感覺，那方法會經完成了他的快樂和希望的目的。

『千百年以後，我們勝敵的時候，何以也笑，便是這原因了。敵人敗退，我們發笑；而對敵嚴重時，我們心願打敗他們，所以用一種譏諷而挑撥的微笑。打拳師獲勝時，他臉上也可以觀察出這種表現來。

『莞爾而笑原是一種自衛的皺顏；動物譁笑，常聯帶有自衛的反應。牠們在逗笑時，多半搖頭擺尾，舉起腿，露着齒。你如果抹貓的毛，抹對了，牠便有這種反應。』

人如回想起巴嫩(P. T. Bernum—1810—1891——爲美國之觀物師——譯者註）早年，是馬戲場上的英雄，一定也記得那笑象密勒(Miller)。牠主人用鉤子逗牠笑，牠快樂得發出一陣呵呵的笑聲，而且做出皺顏的神情，這的確是象笑。

至於虎呢，這種野獸是有條件的會笑。達爾文說：『虎笑時，和胖子一樣，發出特別的鼻音，肚子脹得像似仰坐在圈椅上。』

有一首詩，差不多各民族都知道的。這詩說一隻牛，跳過月亮；犬看見了這奇觀，生了一種反應。

這件故事說：『小犬看見這種游戲，譁笑不止。』牛跳月亮，固屬一件破天荒的奇聞，這疑團且不必深究，不過小犬發笑，却是家喻戶曉的常事。

但什麼是譁笑？譁笑的程序如何？身體上遇見什麼樣東西才需求這種完全而且康健的救濟？

譁笑也和嘆氣，欠伸，哽咽，以及其他動作一般，是呼吸的天然程序中的一個障礙，譁笑是一串短促聲音的突起。要完成譁笑，必需一次深長的呼吸；這長呼吸，便是譁笑。在譁笑的時候，胸際一片大而且平的筋肉，和橫隔膜的鐘形筋肉，極力動作。這一次深長的呼吸，增加了生命上的養分，叫心房顫動得更疾，更烈。有人說，像這種從心裏發出來的譁笑，因爲牠加速血液的運動，由惱筋各部的毛細管中，生出一種特別的供給，可以恢復腦筋，這也是牠的一種利益。

近代科學家，證明譁笑影響於肥胖。鮑爾敦博士的學說，完全與阿委林教授相反。阿氏說譁笑乃是人與土狼的特長；而鮑氏則說譁笑的反面——哭泣——乃是人類獨有的特性。鮑爾敦又說，哭泣的傾向，表示人類的衰弱，比表示進步更明顯些。就體質說，這是人類退步的證例。鮑氏說：

『極幼的嬰孩，有好些時不是眞正的啼哭，和流泪等等。在青年時代，哭泣對於男子，不及女子較爲普遍。遇到大難關頭，世人或會大笑而不哭。神志不清，而發生爲情緒不安的暴病，也是哭泣比傻笑容易些。』

英國心理家何以說人與土狼才會笑，眞使

一般動物園和鬪獸場裏飼獸專家莫明其妙了。

猩猩的笑比一切動物，尤爲像人。不獨露齒的嘴，和皺皮的鼻子，是人類微笑的一部，還有眼睛，也帶了特別的微笑的表示。

在水族館或海底，見過海豹的人，一定不相信這動物不會笑。海豹是犬的水中的昆弟，所以牠們現象，特別相同。

要問動物何以會大笑，當然難以說明。請看犬，這是一位人類的老友，牠也會笑，也會露出牙來大笑，但牠未必看見什麼可笑的事，不過自己心裏覺得愉悅而已。人心裏一有快活的思想，也像這樣的微笑。鮑爾登博士說：大笑和微笑，皆非完全因爲我們的笑感受了刺激。常因笑談和趣事的感應而生出同情和愉快的表示來。

貓不像犬，不常笑。但有人說：『張牙舞爪的小貓。』由這句話，可以聯想到那些與貓交往的人們觀察出貓也會笑。以貓笑與犬笑相較，則貓笑似近於殘酷。我們看到貓戲鼠，就可見牠的臉上，因爲俘虜想脫逃而失望時，確乎發出一種自己滿足的微笑。

愛利絲異鄉記上的凱西爾貓（Cashire Cat）的笑，是文學上最著名的貓笑。讀過這書的人，應該記得這貓的笑聲高入雲霄，等到貓臉不見，才沒有聲音。

笑的能力的增加，在個人與種族之間，和其他普通的發展一樣。過去的哈佛大學教授西迪思博士(Dr. Boris Sidis)曾說：

『我們從笑之中發見了同情，恩愛，慈悲，和憐憫，有人只看到嘻笑一面，以爲諧笑的性質，只表示卑鄙；這是下等的，但是上等的諧笑，乃由嘻笑的事件，發爲高尚而詼諧的感覺。』

海底的寂靜世界

微知

在陸上有各種各樣的音聲，一天到晚的喧擾不絕，在海底却是終年寂靜，沒有些微的騷音。因爲音聲的成因，不外乎物體的運動，藉空氣等物質而傳播。深海中的海水是差不多靜止的；海面有波浪，有潮汐，海底卻是沒有，即使有，其運動已極其緩慢，不會發生音響；海中雖有魚，而魚之游泳，異常平滑，不像陸上動物，步行有聲，不像天空飛鳥，振翼有聲，所以在海底雖有運動，但都是不發音聲的運動。

英國某動物園曾作過一個試驗，以極靈敏的聽音機深入於飼養水禽的池底；在後放下水禽所愛食之魚類，誘水禽入水追食之。試驗結果，除因鳥羽含有的空氣，成爲二三小泡，上昇至水面略有微音以外，魚的逃避，水禽的追逐，都不曾聞得，從此可以想見海中的世界是如何寂靜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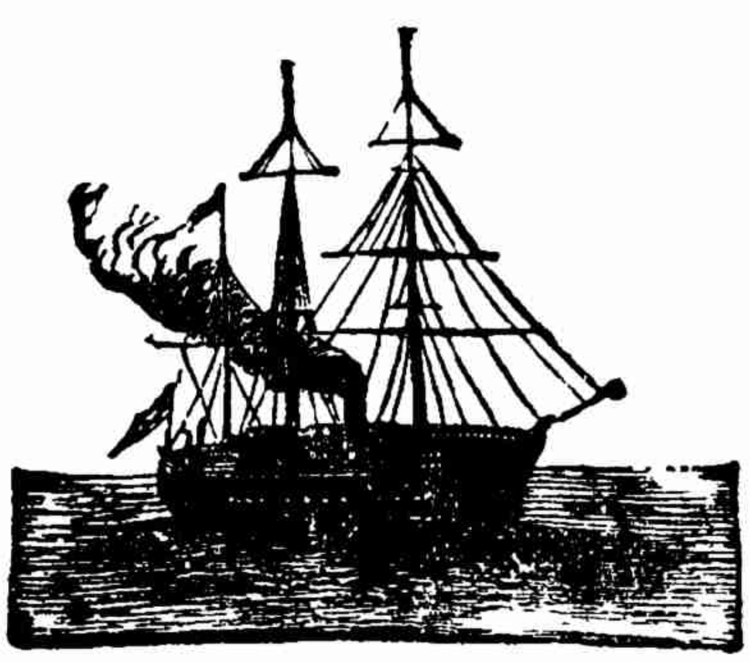
物體由空氣而入水，會不會發生音響，曾有人加以研究；據說磨光的金屬球，落入水中，則水立即包圍球面，沒有發生氣泡的餘暇，不致於發生音響；但若球面粗糙，則水不能緊密包圍，因之發生氣泡，略有聲息。所以若用形狀不規則的石塊，投入水中，則聞泊泊的聲音，而動

物跳躍入水，則並不發生氣泡，也就沒有聲音。

但是在水中也有發生極大騷音的時候，這就是某種物體運動極速，在其後方發現眞空之時。即如輪船推進機的螺旋葉子，當其旋轉極速的時候，常常發生這樣的眞空處所。這時，水由四方衝來，欲塡充其空隙，其勢甚激，而發生很強的騷音。

魚在水中游泳，也是很迅速的，何以不致發現上述的眞空而發生音響呢？這因爲魚的形狀，十分完善，尾端細尖，不致發生渦流。近來軍艦，水雷艦，潛艇等的形狀，都採用魚形，也是爲此。

如果棲於水中的動物都在寂靜中運動，那麼牠們當然不聞有音，也不知有音。且縱有音，也不知聞聽了。然則牠們靠藉什麼以感知周圍的狀況呢？生物學者這樣說，我們追溯地殼發達的歷史，動物都在水中生活，現在棲於陸上及水上的脊椎動物，牠們的祖先，也曾在水中過活；此等動物在其頭兩側的皮膚，稍許凹入而成一對的小孔；這個部分，對於水之壓力的變化，感覺極其敏銳，現在各種動物的耳，就是由這個部分進化而來的。但魚則還保持原來的狀態。



魚的行動，雖不能發生迅速的振動以成音響，但也決沒有能不攪動水而自由行動的。水被攪動則水中之壓力失其均衡，這壓力的變化，且以時間的經過而能傳達至於遠方。譬如魚在水中游泳，行過岩礁之旁，或有他魚在附近通過，則此時水中壓力，便發生特別的變化，於是頭旁兩側的小孔，就因其壓力的變化而能感覺了。此外魚類尚有所謂「側線」在身體兩旁，延至尾端爲止，也有同樣的作用。

所以海底是終年寂靜的，而海底之魚能感覺周圍的形狀，是靠着水壓的變化，而不是靠藉音聲。

財政學專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民國財政論

一册定價二元

楊汝梅著　本書於民國十五年來財政上之重要事實悉用提要鉤元方法論述無遺尤詳於中央收入與內外債其所發表之意見均以現在事實及各項統計表册爲根據其整理材料分析表册之工夫亦爲今日所僅見敘事之外復附以學理上之評論足以引起讀者之興趣精裝一厚册三百八十餘頁

經濟叢書　租稅總論

一册定價二元四角

薩孟武譯　租稅論爲財政學上最重要最困難之問題世界著名財政學者多致力於此是書爲日本小川鄉太郎名著之一全書分總論各論兩部茲由薩君譯爲漢文先出總論詳述租稅之本質分類發達根據原則分配以及稅制之組織各論則對於各稅加以特殊之研究不久亦可出版

財政學總論

一册　定價二元

陳啓修著　書爲北京大學陳教授所著計四十萬言卷首泛論財政學及財政思想之發達以下分五大編(一)財務行政秩序論(二)公共經費論(三)公共收入論(四)收支適合論(五)地方財政論凡財政上之一切理論與事實詳論無遺

民國財政史

二册　定價八元

賈士毅著　本書乃搜集近年檔案文牘法令章制以及各家著述編輯而成計分六篇舉凡新舊豫算之盈虛消息財務行政之策劃因應莫不依類纂入既可供學問上之研究又可資行政上之考證至敘事簡要議論平實尤其餘事

中國財政史略（學藝彙刊）

一册　定價三角五分

徐式莊編　本書共分九章自三代始至前清止凡歷代之財政皆挈要敘述文簡意賅洵爲吾國研究財政者必讀之書

內國公債史

一册　定價八角

徐滄水編　是書爲前上海銀行週報主筆徐滄水先生所編於民國以來內國公債之沿革情形與經過事實並歷年市場狀況均能詳其原委剖其利弊俾於棼如亂絲之公債事實得爲有系統之研究誠吾國公債史中僅有之鉅著

財政學大綱　劉秉麟譯　一册　定價八角

函授學社商業科講義　財政組織（英文本）（布面）　董承道編　一册　定價三元

公債論　陳與年譯　一册　定價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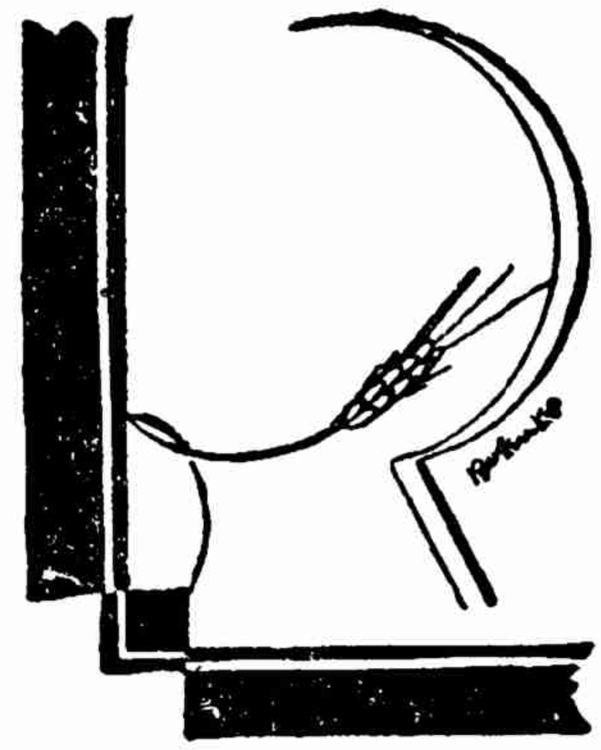
比較豫算制度論　吳瓘編　一册　定價八角

社會問題與財政　甘浩澤　史維煥譯　一册　定價九角

歐戰財政紀要　陳燦編　一册　定價五角五分

英國所得稅論　金國寶著　一册　定價二角

貨幣膨脹各國公債略史　吳東初譯　一册　定價四角



夢的憧憬

適夷

一

幾天來蒼茫的煩惱，不息的纏繞着我，我的身心全被擾亂了。自那從那天晚上忽然夢見了好久沒有音問，也好久沒有想起的女友魯瑩。這好像是在故鄉家中的一間廂室裏，忽然說有一位女客來訪我，接着，魯瑩似乎匆急地跑了進來，她還是穿了我從前時常見到的一件綠綢的短襖，配着黑色的背心和長裙，頭上的短髮很鬆亂的，臉上有點微微的蒼黃。一個女傭跟在她的後面，懷抱着一個十餘個月的孩子。大約我們是接談了一會，我已經知道她是從自己的家裏出來，因為應她丈夫的招約，明天就要趁車到上海去。那時候，我的意識完全惘然了，因為我沒有知道她是什麼時候結婚的，而且，丈夫又是誰呢？但是在夢中，一切不知的事卻好似不言而喻的一樣。只是突然的我感到悲哀了，我看出她完全成了一個母親，她的臉色略呈憔悴，手臂上的肌肉也已寬弛，她坦然地在我面前，坦開了胸懷，給孩子喂乳的樣子。在這種幻滅的哀感中，我醒來了。我的臉上還有點赤熱，我的心頭在突突的跳，半意識的狀態中，已經知道是一個夢了，可是還在惘然的感着莫名的苦悶。

終於我完全的清醒了，張開眼睛，玻璃窗上還沒一點將曙的白光，時計在枕邊唧唧唧唧的響着，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了。總是翻覆着不能繼續剛才的睡眠。魯瑩的影子，很顯明地在眼前閃耀着，我的思絲便沉沉陷入於過去的回憶中了。

二

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我第一次與魯瑩相識。那是一九二五年上海南京路的慘案發生以後，全上海的市民憤激已極，民眾的團體紛紛組織起來，自動地來參預這一次偉大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尤其是中等以上的學生。我那時被同學們推舉做學生聯合會的出席代表，因為職

務的關係，認識了上海各學校平素沒有機會相識的許多學生，魯瑩就在這時候熟識了，她也是她們學校裏的出席代表，起初雖然時常在一處開會，也不過在發言的時候由主席的紹介知道她的名字。後來由大家的推舉，我們一同做了編輯委員會的委員，因此天天在一間房裏辦事，我便知道她是我的同鄉，她的家離開我們只有十幾里路。她的父親已經死了，只有一個中年的母親在艱難的生活中供給她在外面讀書的學費。她沒有兄弟姊妹，性情是很活潑的。

當時會中的工作非常忙冗，除了每天第一次見面互相點一會頭，分別的時候互相祝一聲平安，此外很少有公務以外的談話。我那時編一張會刊，她擔任的是撰述宣傳册子等；因爲會刊是比較繁重一點，我時常向她討一點稿子，她雖然口頭允許我了，但是時常拖延。只有有一次被我迫不過了，找出了幾首舊作的抒情詩給我。她的詩，情調非常醇郁，文詞也秀麗。於是因爲同樣的文學的愛好，我們的友誼關係又增進了一層。

不久，壓迫漸漸加重，許多人民的團體，都因恐懼畏怯而妥協了，只有我們的學生會還在繼續公開，但經費的來源已經斷絕，工作也只能無形的停頓，我們便分開了，但學校還沒有上課，我總於爲了存着一點重行活動的希望，在西門路租了一間人家的亭子間住下來等待時機。

有一次魯瑩單獨的來訪問我，那是一個薄涼的秋晨。她一走進門便很高興的喊我。

「白瑾，你總於被我找到了。」

這樣突然的來客使我非常的驚異，我訥訥地請她就了坐。她現着歡喜的樣子，把室中的陳設看了一會，那種紊亂的樣子我覺得非常羞恥，但是她却滿意的稱羨了幾句。後來她告訴我因爲同學們都回家去了，自己住在一個親戚的家裏，一個人很寂寞的，因此來找我談談。我們便講了一會過去的盛況，和眼前慘淡的現象，大家都感到不勝的黯然。她向我借了幾本書要回去，我要她一同到外面敍餐。她沒有拒絕我的提議，一同找了附近的菜館用了午飯。飯後，天空放了陽光，頓時覺得煦煦地很和暖。大家都沒有別離的意思，便不知不覺地一壁閑談一壁已走了許多路，一直走到霞飛路，她已經微微的有點疲乏了，便一同在環龍公園裏坐了一會。

以後，我們不斷的作了幾次的往還，也時常通着訊，友誼漸漸地密切起來了。

三

也在這時候，有些好事的朋友們，給我們構造了一個可笑的謠言，說是我和魯瑩已經戀愛起來了。第一次聽聞這個謠言的時候，使我非常的懊惱，告訴我這個謠言的正是我那最要好的女友，現在的妻夏若華，她那一天說得很蹊蹺，因爲我得了姊姊的來信，祖母說是非常的想念我，要我回去一次，我便跑去給若華說了。若華的臉色便現出很不好看

的樣子，她說：

「給你那女友同行嗎？」

「誰，你說的是誰？」

「還瞞着誰呢，人家都知道了你與魯瑩的關係。」

這個重大的打擊幾乎要使我昏亂了，在我，我老實說，那時候雖與若華還沒有婚約，但是她是我心目中的愛人，我要始終忠實於我的愛，不是誰能夠來搖動我的。對於魯瑩，她因爲與我多次的接近，我們的友誼固然在日益深厚，但是我確實沒有過戀她的心情。當時我對若華再三的辯白了，並且決定不行，以堅她的信心。

但是在外面謠言依舊沸騰着，使我幾乎不敢再見魯瑩的面。那知魯瑩卻也知道了這個謠言，她與匆匆的跑來告訴了我，看她說着的時候，雖然也笑着現出當作不注意的樣子，但我可以看出她並沒有爲謠傳而惱怒的神色。她說：

「眞不知是什麼一會事，人家說你和我有了戀愛，你想好笑嗎？」她那大的攝人的黑眼珠盈盈地凝視着我，微黑中盛顯着處女紅的臉，輕盈地微笑。我立刻感到微微的震驚，覺察她似乎在利用了這樣的消息來向我試探的。我眞失悔我的報答太傷了她的心了。當時我裝着不經意的樣子與她敷衍了一會以後，後來漸漸談到戀愛的本身上去，我就向她隱約地透露自己對於若華的關係。我想不到她是如此的愛我了，她的臉上立刻起了一陣蒼白的顏色，雖然一會兒就消滅了，她依舊繼續剛才的嘻笑，接着又現出不事的神氣，告辭走了。

我立刻覺到自己的殘忍，我創傷了她的心了，我爲什麼一點也沒有覺察呢，許久以來她對我的態度。送了她一直走出門口，略略的回過頭來向我點了一點，便叫了一輛歇在門口的黃包車，跳上去價錢也不講的走了。我站在街心悵望了一會，看她竟然沒有回過頭來，似乎一股踽涼的氛圍瀰漫住她的背影。我一直站到看她的車子轉灣以後，方始走進自己的房裏，焦急的不安使我不能寧靜下來，我只是低着頭在一塊見方數丈的房中徘徊不定：

「唉！她愛我，她愛我！但是我用什麼來安慰她呢？」

這一夜，我只是翻覆地失眠了，很雜亂的思潮在我的腦裏泛濫着，我伏在枕上流淚，我說不出那時我的心頭是作甚樣的感想，回憶她歷次似有意似無意的對待我的態度。

第二天我很早的就起了牀，我跑到魯瑩寄寓的親戚家裏去。因爲有過不少次的造訪，所以他的親戚們已經熟識，而且對我都很客氣，但是這樣早就去叩他們的門，使他們非常驚奇。開出門來的是她的一位十五六歲的表弟，他詫異的向我看了一眼，纔把我覆在深帽下的面目認了出來。便告訴我表姊怕還睡着，讓我在客堂裏坐下。然後蹤躍着跑進裏面去了，魯瑩好像已經聽見我的聲音，從樓梯上跑了下來。

「啊，這樣早，快請到樓上來。」她還是在穿着一件很寬博的玫瑰紅條紋的寢衣，頭髮亂蓬蓬地，是剛才從牀上起來的情形。但是突然的，我

的心頭又是一下微微的震驚，我發見了她從來沒有的美。兩隻脚巳經跟着她走上樓梯，她把我讓進她的房裏，移過了一把椅子叫我坐下，一壁從熱水瓶裏倒了一杯開水給我，一壁說着：『啊喲，還攤得沒有樣子。』便去整理自己牀上的被褥了，又把案頭整理了一會，我惘然地看着她的動作，沒有說一句話。她又從櫥裏拿出一點糖菓給我吃，仍然是她那活潑自然的態度，如果她不突然的告訴我，我幾乎忘却是爲了什麼而來的了。她說：

『我準定今天回家去！』

『爲什麼吶，突然地要去了！家裏沒有什麼事情嗎？』

『沒有什麼，只是在外面閑空着也沒意思，去看看母親。』

『那末昨天你沒有告訴我？』

『……就是回來纔見到了母親的來信。』她遲疑的說了。

『啊，母親有信！但是不太匆促嗎？』

『一個人，很簡單的，又沒有什麼要預備。』

『緩幾天好嗎？』那時候我已覺察了她這樣匆促要走的原因，我的聲音便低了。

『爲什麼？横豎一樣要走的。』

『緩幾天，我也預備回去一次，同行不好嗎？』我忘記了在若華面前的信誓了。

但是她總沒有允許我的要求，她叫我還是緩緩再走，自己是不能再留在上海的了，反正到了家裏一樣的可以時常見面，她的語氣非常的堅決，使我不能夠再有插言的餘地。過了一會之後，我看她把衣服換過了，便要她一同到外面去走走，她默默地表示了許可，跑出房去對親戚家的人說了一聲，跟我一起走出門外了。照例是無目的的散步式的走着，漸漸的到了市心，一同在餐館中吃了點心，後來我又買了一點送行的禮物，她自己也買了許多東西，便分開了。

下午我跑到輪船上去送她，互相又是沉默無言。最後我總於鼓了勇氣，說了一句希望她不致對我有什麼誤會的話，她又輕盈地微笑了一下：

『這會什麼呢？』她便叫我回去，因爲輪船上已有起錨的聲音，我與她握了一握手，便戴上帽子走下輪梯，爽然的在碼頭上站着，她還在欄杆上向我作了淡淡的一笑，船便開行了。我揮着帽子祝她平安，她點了頭向我招手，一直到船漸漸的離岸遠去。

四

人的心情永是一個說不透的謎，在碼頭上的時候我幾乎想跳上正在開碇的船裏去。不見了船的影子時，我幾乎想跳進江水裏去，但我終於一件也沒有做，邁步着走了。不知不覺的又走到若華的家裏去了。在若華的家裏歡暢的晚餐中，在飯後與若華在她們的小花園並坐着閑談時，我的心頭在悔恨着自己剛纔對於若華的不忠了。我想：

「我應該對她說。」但是我總於沒有說，一壁在和若華歡樂的閑談着，一壁悔恨的心使我非常難過。若華完全沒有覺察我的心境，依舊孩子氣的健談着。她永是如此樂天的，她計劃着下學期轉學的計劃，並且決定向父親要求，要我陪她到西湖去玩，順便從裏江轉到她出生以來沒有見過面的故鄉去住幾時。她勸我不要再冒着危險去作社會運動。雖然她從來不否認這種運動的意義與需要，但是她的觀念是很可笑的。她說：

「不過我不願意你去幹。」

「那末讓人家辛苦地去幹好了，我們來坐享其成嗎？」

「這似乎是說不過去的，但是人總有點自私的。」她笑着。

「如果每個人都一樣的存着自私心，那末誰都不幹了，社會那裏會好。」

「道理是你說得對，但是我有權命令你！」她只笑着說。

「你這是那裏來的權利呀！」我也笑了。

「因為你是……」她羞怯地把話縮進了。我感得身心像溶化了一般的振盪，剛纔的心情，自然立刻消散了。

「什麼，是什麼？你說！」

「不說了！」

「我要你說！」

「那末，那末！那末你是……我的。」突然她倒身在我的懷裏，我一把把她抱住，月光映拂她可愛的羞紅的臉，她的眼瞼微微的閉上，再沒有什麼可來阻礙這個絕大的誘惑我低頭給她一個長而甜蜜的親吻，我覺得我們兩個人是溶化在一起了。如果不是她妹妹的脚聲從門口進來，我不知道這個我們第一次的長吻要到何時分開。

「姊姊，到卡爾登看影戲去嗎？」她的妹妹一定已經看見了姊姊匆忙起坐的樣子了，故意提高聲音遠遠的喊了。

「好呀，說是今天是德國的一張名片。」她紅着臉斜着眼向我微笑。

「聽說很好的，而且我們有了請客的主人。」她的妹妹只望着我癡癡的笑。

「是誰呢，我也奉陪。」我裝着鎮定問。

「自然是你了，虧你還說。」這十五歲的小姑娘又向着她的姊姊假意的問：「姊姊，我們可以要白瑾哥哥請客的，他還會逃得走嗎？」她又向我釘了一眼。

啊！那時候踽涼獨行的魯瑩，她怕正在寂寞的旅次流着悲哀的淚，但是我卻完全把白天的事情從腦中遺忘了。

五

若華這次向父親作杭遊的請求，顯明地是我們兩人關係的最後的試探。事情是非常的順利，兩人的關係就從此決定了。我還照常的給魯瑩寫信去，她也總是有簡短的回答。我相信友誼與戀愛一定是能夠並

存的東西，我決心以友誼來報答愛我的魯瑩，我便明顯把自已與若華過去的情形以及新近的狀況寫了一封長信給她。她立刻回信來祝賀我們的幸福，並且自己也決定趕到杭城來參加我們的歡遊。我又告訴了若華，她對於這種誤會現在已完全的瞭解，聽了這個消息非常歡喜。她說她們一定會立刻變做最好的友伴。

我們到西湖的第二天，魯瑩也來了，大家住在一個旅館裏，天天很高興的遊湖跑山。雖然第一次在火車站我們兩人去接她的時候，我覺得她見了我們是有點惘然的，但是立刻她和若華攜手在一起了，往往反而讓我一個人伶仃地在後面跟着。每次在遊湖的小艇中，若華總拉着她坐在一並排，讓我一個人坐在一邊。晚上她們兩個人睡在一個牀裏，切切的互相談笑；我取笑着她們：

「魯瑩，你把我的愛人奪去了呢！」

於是大家都高聲地笑了。故意地假抱着做出親熱的樣子。我的無意識心理也時常因此而感到奇異的妬意，我恨魯瑩不該跑了來破壞我們甜蜜的生活。但過一會兒就也沒有了。而且驚異着自己的卑劣心。

接着，三個人一同回到故鄉，因爲已得到我家裏的同意了，若華便在我的家裏寄寓，魯瑩是時常來的常客。她也約我們到她的家裏去。那裏雖然是一個小市鎮，但附近山川的景物很使我們留戀了幾天。她的母親非常高興的款待我們，雖然是四十多歲，還是存着輕逸的風姿。她與她女兒生得很相似，人家還以爲是一對姊姊呐。但是很奇異的，魯瑩與她的母親並不甚樣親近，雖然我們看見母親待她是很慈愛的。她一到我們家裏往往留住很多天，就是母親差人來接了，也仍然是不大願意回去的樣子。

這種原因，不久我們便知道了。有人告訴我，魯瑩的母親是有着不規則的行爲的，但是我總覺得魯瑩總不該因此而不能原恕她的母親，而且她也不致於成了這樣的人。

六

熱烈奔放的戀愛畢竟它非跑到它的焦點不肯甘休，雖然是爲了兩方親長的督促，但是也是自己太富於冒險的心情。在去年春間，我們在上海結了婚，我的晚婚的志願也破壞了，若華升學的願望也打消了。聽憑着情感的推動，完結了我們甜蜜的愛人生活，開始戴上了夫婦的名義。魯瑩在這一個月以前投入了軍事學校，到C城去了，臨行的時候，她抱歉她不能夠參預我們的婚禮，叫我們原諒，以後就沒有她直接的音問。

婚後我擔任了一點報館的職務，用自己的收入和兩方大家庭的津貼組織了一個小家庭，幾個月後生活也漸漸的平淡起來，若華懷了孕，每天除開整理些家務以外，也不過讀讀小說跑跑商店之類消遣着歲月，每次我晚上回來的時候她總是已經睡着了，我要在下午的一二點鐘纔從牀裏起來，她已跑到外面去了。

漸漸的，漸漸的，我們沒有一點惡感，但是愛的新原素卻也無從增長，未結婚以前的幻象都慢慢地在心頭消滅了。如此直到孩子在最近加進了我們的集團。

我總想不到我的青春會消逝的這樣快，二十五歲的自己，簡直已是中年人的神氣。勞碌着生計，操心着職務，從今年的夏間起，因為時局的變故我失業了，我的生活便更甚頹唐下去。

在一年多以來，南行的魯瑩始終沒有給我一封信，雖然時常想給他通一個音問，又時常忘却了。春間的時候從友人處聽到了她已經隨軍到了前線，中了彈把手臂傷了，那一次使我非常着急，我寫了一個快信去問在C城的友人，許久沒有接到回音，我也就淡然了。不久又不知從什麼地方聞到她已經回家去了，我又寫了一封信去，仍然沒有回音；當初還很是記掛的，與若華時常談起她；後來又漸漸地淡然遺忘了。終於我得了這樣一個奇異而無意識的夢。而且它把我的心擾亂了，我渴念着立刻能與她見面，她的那次晨裝時候震驚過我的純潔的美，她那次在輪船向我招手分別時的笑影，都很紊雜的佔據了我的心頭；我的頭沉沉的昏悶了：

「她在什麼地方呢？」

天還沒有亮，枕邊的時計依然刺激着耳管，我剛纔醒來時露在被外的上半身已經凍得很冷了。我昏悶極了。探身到牀邊的衣架摸索着，從衣袋裏摸出了火柴和紙烟，燃了吸着。我想慢慢的把腦子沉靜下去，燃完了一枝煙，還是不能安靜。

突然，我跳出牀來，開了燈。找出紙筆來一連寫了八封信，給八個認識魯瑩的友人，托他們給我打聽她的消息。

我一面迅快的寫，一面聽着隔房若華與她孩子的鼻息聲，很細的吹響着。我的腦中還是在憧憬着穿着玫瑰紅色條紋寬博的寢衣的魯瑩的面影，飄忽地閃耀在我的眼瞼。

一九二七，十二，二夜。



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

社會政治新書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 **各國社會運動史** 上冊 一元五角

劉秉麟著 近年來農工運動婦女運動以及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而關於社會運動社會思想之出版品亦多重床疊架紀載紛繁讀者每苦其無系統可尋本書純用歷史家的眼光搜集各國此項史料並將當時最重要之思想與最重要之組織貫散成統輯成一書為欲透澈社會運動之根源及無產政黨之組織者所不可不讀

西洋近代 **文化史大綱** 一冊 八角

高維昌編 西洋文化之突進為近一二百年來事故研究西洋文化史於近代文化史尤應特別注意此書始自法國大革命於西洋近代民治主義之發展實業革新潮流科學發達情形教育狀況以及近代思想與各種主義皆為之提要鈎玄分篇敘述讀此則於西洋文化各方面之情形及其將來之趨勢均可得一概括的觀念

新土耳其 一冊 三元

柳克述編 本書共分土耳其發達史土耳其衰落史及土耳其復興史三編於土耳其之政治史為源源本本之敘述尤詳於近數十年來的復興事業閱此則於其在歐洲處境之艱受凌之亟以及新土耳其志士努力奮鬥以脫離帝國主義羈軛之勇皆可得其大概而近代歐洲列強對於近東問題之縱橫捭闔於此亦可一目瞭然唯著者最大之目的在以土耳其之復興途徑貢我國人奮鬥之借鑑所有注意俱集中於此凡關心我國近今民族運動者尤當以先睹為快至其文筆之犀利敘事之明暢尤屬餘事

世界叢書 **現代民治政體** 第二編上中 二冊 定價各七角

英國蒲徠斯(J. Bryce)著 第一編秖論各種民治制度之狀況與成效已早出版本編上冊趙冠青譯前部論民治政體的運用後部敘述法國民治政體中冊趙蘊玲譯則分述瑞士坎拿大兩國之民治政體原書為世界政治名著研究斯學者在所必讀

近代歐洲外交史 一冊 紙面二元四角 布面三元

周鯁生編 此書從維也納會議起直至戰後巴黎和議止所有近百年來之外交風雲各國外交政策以及外交家操縱之手段為研究外交與政治之人所亟欲明瞭而無法以窺見其全者得此書不啻得一寶筏凡此書於各項條約均加以批評各時代之分析亦極明白復於篇首指陳外交史之研究方法實為研究外交史之唯一善課本

英文 **中國國是實況** 一冊 三元五角

O. D. Rasmussen: What's Right With China

西人論斷中國時事往往任意譏評不顧實情致使中外感情日趨惡化此書之作即所以平衡事理推解紛紜處處指陳中國實在情形並評以各國同等現象以糾正種種無根據之言論與自私自利之宣傳實足以促進國際間之諒解

英文 **中國今日之重要問題** 一冊 二元五角

T. H. Lee: Vital Factors in China's Problems

李登輝輯註 精選現代專家對於吾國教育政治經濟實業之名著四十三篇讀之使吾人對於本國目前之重要問題能有正確的了解與建設的思想



餓（日記）（續）

俄國賽米諾夫著　傅東華譯

五月九日

我從工作回家，就一逕躺在牀上。好奇怪！我什麼都不高興去想他。他就是關於弗雷奈甫的記憶，也只從我思想上一現即過，並不曾直達我的心。

五月十日

我又遇著一樁不幸事，眞是苦惱極了！

不知怎麼樣，昨天他們從我的領食劵上撕了兩聯去了。這麼一來，就叫我今天沒有中飯吃。而且定要等到明天才有麵包。

在食堂裏，我照常走近那管事的婦人，將我的領食劵擎上。

「今天你沒有飯了。你已經領過，又要來領……這是不能領兩遍的。」

那婦人帶着鄙夷的神氣看我，我也瞪視着她，心裏好生惶恐。我一點也摸不着頭惱。天哪，她似乎是寃枉我向她騙取第二次麵包吧！她怎麼敢這般無禮？我因而大聲叫起，引得人人都注目我。

「你瘋了嗎？爲什麼沒有飯給我呢？」

「這個明白得很。你是不能吃兩次的過去罷。別擋住人家的路。」

忽然間，她大概從我表現絕望的神色上已經看出我是無罪了。因而比較柔聲地對我說：

「你的劵上沒有今天的聯單。必定是昨天他們錯撕了兩聯去了。」

我只得走開。那靑年婦人卻還在我背後嚕囌着，說這個不能怪她，因爲昨天不是她值日，而她的聲音裏卻有一種犯罪的暗示。於是漆黑的恐慌就在我心上留着。我將要整整的整整的餓一天了。我從來不曾嘗受過這種飢餓的恐慌。這簡直比飢餓的本身還要難受呢。

在辦公房裏他們又照常問我：

『你今天的飯吃的好嗎，費？』

『哼，什麼些爛東西！我今天並不想吃。而且……而且你們想想看：昨天他們剪得我兩聯去。幸虧今天的飯壞得很。我是一點也不懊惱。』

我到家時異常困乏，連爸爸的熱水也沒有氣力燒了。我躺在牀上，腦袋裏覺得空空洞洞的，幷一絲的思想也不存留。就是對於爸爸時常感到的煩惱，也好像如火已燃盡一般。我閉上眼睛，我的頭慢慢的眩暈起來。我似乎連呼吸的氣力都沒有。我的手足一絲兒都不動。

但是不知爲什麼，我忽然跳起身來，走到鏡的面前。我用可怕的眼睛看着自己的面孔，而且好像要記起什麼來了。

但是我看呀看呀，卻記不起什麼來。於是重重慢慢的走回牀上去。

爸爸進來了。四面一看。桌子上沒有熱水。

『你燒過熱水嗎？』

『沒有。』

『爲什麼？』

『我肚子餓。』

登時便有一陣懊惱的神色通過他的臉上。

『我們都是一樣吃的。你難道沒吃中飯嗎？』

『沒有。』

『怎麼的？』

他說着，很注意地看着我。我因這不愉快的一看，心中頓起了一種憎惡。他難道眞當我說慌嗎？這是什麼人呢！

『他們昨天把我的食劵兩聯撕去了。』

我看他已相信我的話。但是他愈加生氣了：

『你見了鬼才會這樣昏頭呢！你自己要睜眼呀。你若老是這樣，人家砍了你的頭去還不曉得呢！』

我也沒有氣力回答他——我只把面孔朝着牆壁。

我聽見他在我背後蹬脚。又聽見他走來走去的走了一陣。這才駐步。

『眞可惜！而且我自己今天也沒有麵包。』

我一聲不響。

他又踏起方步來，聲音間顯出煩惱的樣子。

『你難道一點麵包沒有得剩嗎？』

我好像受他一震的樣子滾轉身來。恨恨的對他道：

『你……你難道不曉得？我的麵包總是一次吃完的。爲什麼還問我呢？』

『好吧，那末……你餓你的去。』

但是他的語音已經有些轉變了。可不是嗎？他又站住脚，變了一副可憐的面孔說道：

『我有……大約兩磅的白麵。做些大餅吃罷。』

這兩句話，好像不是我聽見的，是我的疲倦的心聽見的可是我不但

不感激，反覺起了一種憎恨，幾乎令人拘攣。我不則一聲地爬起牀來，走到廚房裏。他像影一般的跟着我，毫無倫次地嚕囌着：

『這是我買來預備復活節用的。……我想——那時母親該來了……我拿點細白麵叫她喜歡喜歡。現在，把水煮起來罷。』

奇怪，——他最後這句話竟打動了我的心坎，更不復有憎恨的意思了。……可憐，可憐的爸爸。原來他變成這種樣子，實在並非爲自己的快樂。他向來是善良慷慨的。

在廚房裏，他把麵粉交給我，吩咐我做起來。但忽然又變主意了。

『慢着，讓我自己來做罷，你也許統統都做了的。』

說也奇怪，我聽見這話，心裏倒反快活。我看看他的苦惱的臉，向他笑笑，便回房去了。

大約過了五分鐘的時候，他嚷道：

『費，費，怎麽的啦？怎會這麽稀的呢？』

我跑去一看，好久沒有笑過的我也禁不住笑起來了。他用的只不過一磅麵，而冲上至少可調三磅麵的水了。我笑着說道：

『你瞧，這是上帝罰你了。這是什麽也做不起來的。你得把麵統統都放進去了。』

爸爸也笑着道：

『見鬼……見鬼……你自己去揑罷。』

我在那裏烤餅，他在我旁邊踏步。一會兒從我肩膀上向鍋裏瞟了一眼，鼻子哼了兩哼，這才又踏他的步。

突然間他像似熬不住了：

『費，快些做完罷……拿熱的來！』

我們的眼光彼此相遇，同時都微笑起來。

『一刻兒就好了，爹爹，再一刻兒就有熱的了。』

可是天哪，天哪……他的臉多瘦啊！我先前已經注意，此刻格外分明。他的兩太陽和頷骨似乎只有一層皺皮蒙着呢。

就是他的全身也是瘦縮得骨露巉巉的。他的手臂從袖裏露出，這般單薄，這般枯瘠！只見青色的靜脈在慘白的皮膚下縱橫着。他的手，只是長長薄薄的一掌，裝上幾根露骨的尖指兒。這使我心中懼怕。……他的手掌合指兒看起來，闊得像一柄柴鈀模樣，而且統統是黃色，皺皮，枯燥的。……天哪，還有他的鬍子，越發可怕了！又稀，又亂，而且不知爲什麽，總是溼的。可怪我先時怎會沒有注意到這些！上帝啊，我如何替我爸爸傷心啊！……還有他的額上，怎會有這許多皺紋的呢！又深又密的皺紋，一條條的在額頭橫過。他的頭髮，前部已經稀疏了；當初是很濃密的。天哪，這是怎麽回事啊？怎麽回事啊！啊，還有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像似一個人磨難至死的眼睛。

『好罷，好罷，拿熱的來罷……』

『在這裏，爹爹。』

『我們一個人幾個呢？』

「一個人七個爹爹吃罷。」

天哪？我是害怕得渾身都發抖，却仍舊裝出歡容。我只吃了兩個，把他七個。謝天謝地，他幸虧沒有發覺我欺騙他。

五月十三日

又是禮拜了。

這是我在彼得格拉過的第三個禮拜日，却彷彿已過去一段暗澹的無窮期了。

我早晨醒來便記着爸爸。我急忙走到鏡前，把自己的臉孔凝視許久。我便又全然把爸爸忘記了。於是我的頭開始旋轉起來；我因疲乏和四肢脫力而覺得懶意，便又重復躺下。

我整日的躺在那里——一會兒把眼睛睜開，一會兒把眼睛閉起。我一無所思——我的心是空洞洞的。

五月十四日

我在工作地方的行逕是多麼奇怪啊！我經過許久，才跟那裏的人認識，獨與馬露薩却已很親熱了。

飯前的時間過得很慢很慢……我巴不得吃飯的鐘點早到。因爲飯後比較可以舒服些。我生怕有人發覺我腹中飢餓。我外面談天笑謔，而心中痛楚，胃裏煎熬。彷彿有什麼東西在裏面留我。但若有人提起吃的事情，我却能特別敏捷的取笑他們。這個歡喜這樣，那個歡喜那樣，第三個又說歡喜別的。我却要笑他們。我叫他們專會講吃的野獸。而在我靈魂的深處，我卻不曉得這樣的取笑乃竟出於誠意不是。在我自己看來，似乎是誠意的。

吃飯之後，我的精神稍稍有點恢復。我嘗試着想想弗雷奈甫。主啊，我怎麼變做這樣麻木了！如此的五月，我怎會感着這般暗澹，這般悽慘？尼哥來、巴夫洛維基說，一個人是該讀書的。我自己也知道不錯。是的，是的，我今天無論如何都要去報名聽講了。就是今天晚上。

我現在又在家裏了。髒髒的牆壁；曾經一度漆過的地板，現在是一塊塊的漆都剝落了。低低的仰塵；角落裏殘留着冬日的霉痕和蛛網。突然間，靈魂上一切東西都被掃除了：郵務局和五月夜間的街道。我懶洋洋地對着鏡，凝視着我的慘白憔悴的容顏。

現在，我是天天細察自己的面孔的。愛倫那、伊林尼咨那——我們事務所的管理員——說我是變好看了。我也不去管他。我躺在牀上等爸爸回來。我預備着熱水，等他回來時好用。我們一塊兒吃飯。我於是又躺在牀上。房間裏已經黑下來，爸爸已經在打鼾了。我凝視着屋角，見一片漆黑模糊的影子，原來是爸爸的大衣掛在那裏；我心裏一無所想，——一無所想。

五月十五日

今天，我們在局裏忙個不了。到了十一點，我的事情還未弄清。從早到晚，我一點麵包都未進過口，只在食堂裏吃過一頓中點。而那中點，就只菜湯一樣，更無別的。那湯，當然也不過是水罷了。

我一步步在那些將暗的熱烘烘街道上捱過。遊人的捲煙火在灰白的暮色中閃耀出來。歡笑的言詞紛然送到我的耳畔。但是我，什麼也看不分明，什麼也聽不清楚。我的頭兒眩暈，我的心兒像挨打一般痛楚。

我駐足在尼哥利夫斯基橋上，凝神注視下面的流水。我將身子靠在鐵闌干上，閉着我的眼睛。霎時間，我的頭開始旋轉起來。又新感着一種痛，筆正在我的眉心上。

我張開眼睛，視線恰好接觸着橋下的綠色號燈。再過去，便又是一盞紅色號燈。上帝啊，我若是投身下水去，又當怎樣？像我這樣一件蠢笨的小東西還有誰可憐我？我爸爸是暴戾而吝嗇的。他能彀擺脫了一張多吃飯的嘴，正該高興呢。這就完了。而且無論如何，我多半是要活活地餓死的。

有一點東西在下面潑喇起來。我能彀看見小圈兒在晶瑩的水面上散開。這必定是一個大魚在那裏潑水。不，不，我不能下水去。裏面是有大魚的。他們要咬我的身體。還有那黑漆漆的龍蝦呢！啊，這是多麼可怕！……我不能……我缺乏勇氣……我是一個真正的怯懦者。就只是一件蠢笨的小東西。在家裏，他們總都睡了。彌敦乞克和東加是一些兒都不願念我的。爸爸也不見得會坐着等我。他多半是已經在打鼾了。就說是把茶缸留着，預備些兒茶在那裏，能想有誰呢？沒有的沒有的……

我把門鈴拉了許久。一定是他們大家都睡着了。竟沒有人一些兒顧念我。可是突然間一個聲音……

我嚇了一跳。我還沒有辨出是誰的聲音，心裏便砰砰跳起，並像發瘋一般的顫震起來。

『媽媽，媽媽，最親愛的母親……是我，費呀！』

『阿費，我的親人，你好啊？你好啊，我的女兒？』

我摟住她的脖子哀哀地嗚咽起來。啊，媽媽，媽媽，我的親愛的，親愛的母親。而從我的眼淚裏，我覺着母親是吃驚了。

『怎麼這是怎麼回事？阿費，我的親女兒，你怎麼了？一個人是該高興纔好，不要哭。進屋子來罷。』

『啊，母親，母親，親愛的！我離開了你，日子多難過啊！我從此永遠不離開你了，永遠不離開你了！』

『好罷，好罷，你歇歇兒，我的親愛的，我的好女兒。現在是好了，都過去了。你坐下來喫點東西罷。』

啊，桌子上放着罐頭奶酪，在一個小小的罐裏，還有香蕈和鄉下的麵包。母親又已替我預備着茶在那裏。我喫着，把東西滿口的塞着，將食物說話，和眼淚二件東西混做一團。

『啊，媽媽，他是變的這樣吝嗇而且暴戾了！我沒有你，日子多難過啊！東加只是罵爸爸，埋怨爸爸，又罵我，埋怨我。我從此再不離開你了。』

「喫罷，喫罷，親愛的。」

「而且爸爸弄得稀髒了。這都是餓出來的，不是嗎，親愛的媽媽？」

「是的，我已經看見了。我眞不懂他怎會弄到這種樣子。而且他看見我和波爾加，竟會這樣神氣！究竟他高興不高興我們來，那個知道呢？」

「他是不高興的，我的母親他是不高興的。波爾加已經睡了嗎？他也不等見見我再睡。方纔爸爸看見你們怎麼樣？」

「哦，是這樣的。方纔我們到了，波爾加跟我，是東加來開門的。她開口就說：「媽媽，您好呀？」」

「她沒有哭嗎？」

「不，沒有這麼一回事。她只說：「您到底回來了，媽媽，」這就完了。」

「大約她甚至並不盼望您來罷。」

「是的，你聽我說。我們卸下東西，他就從房間裏出來。誰也不曉得他還是高興還是不高興。……「哦」他說道，「那末您來了，母親！哦，您好呀？」他的臉上連絲毫表情也沒有。我是多麼傷心，多麼傷心，我的親女兒。但是我面上也不露。隨他去罷。」

眼淚從媽媽親愛的眼裏滾下來。我跳起來擁抱着她。

「母親，親愛的，別哭，別哭。」

「可是這多麼傷心呢，女兒。」

唉，我不該替母親衞護嗎？我便忖道：「若是他還未睡着，聽見這一番話，不知作何感想？」

「母親，他睡着了嗎？」

「早已打鼾了。」

於是媽媽很滑稽很滑稽地拿手（這是一隻紅的手，彷彿洗衣裳燙了似的）做做手勢，又更滑稽地皺了皺面皮。她的鼻子分做一條條的紋路，鼻梁全是皺紋。我心裏很想跟她親吻。他的眉毛皺着；稀疎，黑色，而現出憔悴的樣子。她的手雖紅，却是小小的，模樣兒很好的。她的指頭瘦削，指尖上有精緻的小布墊着。

「啊，媽媽，親愛的，他叫舒拉挨餓。舒拉現在是在歐洲旅館工作。他還不曾打算來看我們，還沒有過。」

「好的，好的孩子。從今後什麼事都會好了。現在，脫衣裳，上牀睡覺罷。你也該疲倦了。」

「而且局裏是這樣的乏味。亞力山大、安得利基還不怎麼壞，可是柴伊戴夫却是個眞正的傻子了。他是助手，你曉得。我在那裏只有一個女朋友。……她是極好的。……她給我麵包和牛油。」

「睡覺罷，睡覺罷，我的親孩子。上帝祝福你。」

媽媽在我頭上做做十字架，親親我的額頭，我用手臂抱住她的柔軟溫暖的頸脖。

「媽媽，親愛的，我現在多快活啊。」

「好的，好的，睡覺罷——上帝幫着你。」

「還有尼哥來、巴夫洛維基，他很親近我。他是這樣瘦，這樣蒼白，可是

做人好。他老是對我說「一個人總該讀書，費，一個人總該讀書。」』

『是的，他向來是個好人。』

『還有弗雷奈甫，他要寫信給我。……您千萬不要生氣，親愛的母親，我們在伏洛迦已經親吻過了。只不過一次，而且是我自己願意的。』

『好的，好的，睡覺罷，我的親孩子——你該疲倦了。』

『快了，就是後天我可以拿第一次的薪工了。半個月的四百個盧布。

我想得到爸爸不知要怎樣快活。他是連買牙粉的錢也不曾給我們過。我把這筆錢統統都給你。我不願意給他。』

『啊，你這傻孩子！我們的一切化費不該我向他去拿錢嗎？好的，睡覺罷，睡覺罷；上帝祝福你。』

『我是媽媽呀，從今後一些兒都不愛他了，你末，我是比平常越發愛的。』

『好的，好的，孩子。』

『您明天早上八點鐘就醒嗎？』

『是的是的，現在睡覺罷。』

『明天早上用茶嗎，媽媽？』

『怎麼，自然有的；我能讓你不喫茶就走嗎？』

『那末明天會，媽媽。』

『睡覺罷，我的親孩子。』

五月十六日

我醒了轉來，因爲波爾加搖我的肩膊，並在我耳朵裏直嚷：

『費啊，阿費，費啊，阿費，起來罷。……我來了。……啊，母親，您瞧阿費在夢裏作牛叫呢。』

『波爾加，我的寶貝肉！』

『哈哈！你終於睜眼了，正是睡覺的好時候呢！我來了！』

於是他的小臉閃耀着，便拿嘴向我親來。

『啊，媽媽，茶缸已經預備好了！好呀！我喫了茶去工作，這是生平第一次呢。』

我拿麵包配茶喫。僅是一點兒，可是儘你高興喫多少。媽媽又給我一點麵包帶去喫。

我好像一個炸彈一般衝進辦公房。我覺得我的臉上帶着一種蠢笨的微笑，從一隻耳朵展開到那隻耳朵。

我用這樣一種響亮的聲音嚷着，連我自己都覺得詫異：

『早上好呀，愛倫那、伊林尼啓那。』

『早上好呀，早上好呀，愛人兒。我的愛人兒今天爲什麼這樣高興？』

『啊，愛倫那、伊林尼啓那，媽媽來了！』

『哦，媽媽嗎？我猜是從鄉下來的？她總有東西帶來罷？是嗎？』

『是的，是的。……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一桶香蕈，一些奶酪，一點牛油，還有一些餅乾。』

「餅乾嗎？你眞運氣，愛人兒。……我是愛茶和餅乾的。」

「啊，愛倫那、伊林尼啓那，我該我明天帶一點給你喫。」

「哦，不要，愛人兒，多謝你。」

「可敬的，我要帶來的，愛倫那、伊林尼啓那。」

「不不，你說的話不對。」

「怎麼，愛倫那、伊林尼啓那，你「必須」要收的，因爲我愛你，你必須，必須，必須！……你如不收，就沒有面子了。」

「你聽我說，你聽我說，愛人兒，這種年頭，做人是喫不起欵待人的。現在是艱難的時代。……樣樣東西都這麼貴法。……」

「愛倫那、伊林尼啓那，你必須要收。只是一點兒東西，也值不得說艱難不艱難。我是要帶來的，別的都無須說了。」

「好的，好的，現在且工作罷，愛人兒。」

我坐在桌旁。啊，還有馬露薩也在那裏。她的樣子多麼和氣！她只是看看，微笑笑。

「啊，馬露薩，我多快活啊！媽媽又說塞拉薩也快要來了。」

「塞拉薩是誰呢？」

「他就是我的哥哥。他是請假在鄉下。啊，他多聰明啊！他是非常的好，而且極其聰明。」

「而且他也很美貌罷？」

「在我看去，他是美貌的。高高的個兒。還樣一副黑黝黝的臉，你知道的。」

「我就歡喜黑黝黝的人。」

「他也沒有髭鬚，也沒有鬍子。他微笑的時候，他的嘴唇是可異的美。……有這樣一個笑靨——的正在這裏。而他的微笑，是如此的慈祥和善。是一副很能動人的顏面。人們一看就看得出——是個聰明人。」

「他是受過教育罷？」

「是的，他是……是的，也像別人一樣。還有他常常要去聽演講。……他又曉得英語，法語和德語。他在前方的時候，總是派到職務的。他曾經替教育部組織好幾種地方支部。他是事事都明白的，人人都了解的。他的了解我，那就尤其稀奇。整個兒的我，他都了解的。我是狂一般的愛他。」

「他的鼻子是怎麼樣的呢？」

「他的鼻子就像我的。……啊，不，這話還不對。我的鼻子是像一個馬鈴薯。」

「啊，不，費兒；從側面看，你的鼻子並不像個馬鈴薯。」

「不不，你還沒有懂。我說他的鼻子像我，是指長短說的。也不狹，也不闊。剛剛適中。……簡單說，就是一個俄國式的鼻子。但就大體說，塞拉薩的臉並不是俄國式的。」

「他像那個的呢？」

「他像似一個法國的飛行家。」

「你這怎麼說，像個飛行家？飛行家有各種各式的。還有，他多少年紀呢？」

「哦，我該怎麼說呢？……我不確實知道。二十五或是二十二，或是二十三。他的褲子是圓而飽滿的，像酒瓶一般。他是怎麼高，他穿的是兵士的短褐。他的鬍鬚剛剛在長起——黑色的。」

「我願意見見他。」

「啊，馬露薩。實在末，你知道的，他是不能叫做美的。但是我並不歡喜那種樹根一般的鬍鬚，你知道的。還有那種玫瑰色的面頰，我也不歡喜。我想你也不歡喜罷，不是嗎？」

「你的話對的；我不歡喜這些東西。」

「他……」

「天哪，我如何的顫震啊！」愛倫那、伊林尼啓那說道：

「好的，愛人兒，你們說完了嗎？開始工作罷。」

這個愛倫那、伊林尼啓那，她覺如此下作！一刻鐘之前，她很巧妙地關我討餅乾。……現在，她又不願意讓我們談話。

「啊，愛倫那、伊林尼啓那，請你饒恕我。我今天是這樣快活。還有，你知道的，弗雷奈甫，也要快來了。你知道的，馬露薩，我是真正愛他的……」

「好了，好了，費兒；我們工作罷。『愛倫那、伊林尼啓那生氣了。

「你的話對，馬露薩；工作罷，是的……」

我回去的時候，媽媽必定又要做茶吃。啊，我多快活啊！明天早上，又有茶。啊，我的親愛又親愛的媽媽！你不曉得我在這裏多受苦啊。如今是好了。

五月十七日

今天我領到我的第一次薪工，半個月的四百盧布。

但當我們的會計替烏林把領款單交給我時，我却一點兒也不覺快活。我把領單放進兜裏的時候，反感到一種不快意。好像是那幾張領單把我的身子都吊在兜兒裏了。現在領單在我的兜裏，我覺得它是活的，動的。爸爸末，當然是要很高興的。他將對我說，這是我第一次的錢，獨力賺來的，必須要好好保守，……一類的話。這些事情是多麼不愉快啊！

而在家裏，我爲着一種理由，總延宕着不把領單交給爸爸。我坐下來吃時，覺着領單在我的兜裏。不知爲什麼，要我把領錢的事情說出，總覺有些爲難。末了，我含怒說道：

「這裏是錢，……今天是領薪工的日子……」

「啊哈，好孩子！有多少？」

「我不曉得，你自己數罷。」

爸爸似乎並沒有注意我的腔調。他把一張一張的領單分別摺疊起來，緻細到令人討厭，然後惟謹惟愼地把它們壘成整整的一堆，這才放進一個黑色的大錢袋裏。

「好孩子，好孩子。你要記着，這是你第一次獨力賺來的錢。我想你自

己也總高興的罷？嘻嘻。」

五月十八日

媽媽之來，對於爸爸並沒有發生什麼影響。而且似乎正得着相反的結果。今天他找着一句藉口的話，把他的粮食和我們完全分開了。分開了！……這是一句多麼可怕的話，而且多叫人寒心啊！

塞拉薩是盼望今天到的。我已預備戴上帽子要出去工作，忽聽見有人掣鈴。

我們並不盼望塞拉薩會到得這樣早的。媽媽坦然的走去開門。及我聽見她的「塞拉與加」（註）一聲歡樂的呼聲，突然間不覺從頭到脚都發抖起來。

我再也沒有工夫戴帽，只把它拿在手中，奔到廚房裏。塞拉薩穿着一身灰色的軍服，站在廚房中心，微微而笑。

「塞拉薩，塞拉薩，我多快活啊！……」

「你不要太高興過頭；今天夜裏我就要動身到前方去的。……」

「啊，塞拉薩，你不好等後天再去嗎？」

「不能的。台尼金要取得莫思科了？」

他繼續將他的眼睛從媽媽身上移到我身上，又移到波爾加身上，而且不住地微笑着。於是他眼睛注在我的帽上，問道：

「費兒是要動身去工作了罷？」

「是的，是的，我已經工作多時了。你真想不到我今天多不願意去呢。」

我跟他談各種的閒天談了許久。他繼續帶着他的柔軟的微笑，動着他的紅的嘴唇傾聽着。而在辦公房裏，我和馬露薩整日談他的事情。

我心中帶着一種沉重的感情回到家裏。我知道他總已經走了。媽媽用淚染的眼睛接待我。這必是因爲塞拉薩已經走了。並不是的，她臉上帶着一種特別受感動的樣子。主哪，什麼事發生了？

「母親，親愛的，你怎麼這般模樣？」

「哦，不要緊的。」

母親揮着她的手，使我的心突然開始疼痛起來。

「媽媽，媽媽，你遇見什麼事了？告訴我罷。」

「哦，我跟爸爸相罵過了。」

媽媽眼中帶淚，開始把相罵的事情告訴我：

「就爲的是塞拉薩。眞正叫人傷心。我是送他動身的。那末，我裝了一個茶缸，替我們各人切一片麵包，這是最後的一塊麵包了。我當然是替他一份留起來的。可是他一回來，就開始爭罵起來，我告訴他，我們是三個人，每人只吃得一小塊。他就說道，「打明天起，我把我的一份跟你們分開。我比你們大家做工都做得多，」他說，「領得的麵包也多，你們却都吃光了。」好罷，叫我還有什麼好說呢，「分開罷，」我就說，「但願你能彀快樂。」」

我的眼睛裏眼淚也湧上了。但這並不是一種無力，可憐的受屈的眼淚，却是一種忿怒而疾惡的眼淚，我安慰媽媽，和她親吻，嘴唇裏却不由自主地叫了起來：

『自我主義者，自我主義者！沒心肝的自我主義者！我恨他！塞拉薩是到前方去的，他却捨不得給他麵包吃！他使媽媽傷心了。他是只顧自己的。他就是這樣一種人，母親！我告訴你。』

突然間，我們的眼光相接，我就把話停了。她的眼光多麼可怕阿！我自己的火也在眼中燃燒了。主啊，似乎我們要聯合起來恨他了！

一陣顫震通過我的身體。我突然離開媽媽，退到一隻角裏，用手遮着眼睛。

我不解我的靈魂裏經過什麼。但它充溢着燃燒的，不可調解的憎恨。

(註)塞拉薩之暱稱。

五月二十日

媽媽帶來的粮食只能彀再維持三天了。我的心因恐懼將來而萎縮。爸爸的眼光氣忿忿地隨着我們送進口裏的每一片食物，我幾乎是噎殺了。但他並不說什麼。我們無論是誰，他就連極小的一點麵包也不肯給。他有的是一磅零三分之一的麵包，我却只有半磅；媽媽也是半磅；波爾加只得着一磅的八分之五。我們三人往往彼此分麵包喫。媽媽和波爾加的麵包是從城裏的舖子買來的，且近來須耽擱許久才買得到。我能彀按時得着麵包，還算是運氣的。

我不曉得媽媽作何感想，但似乎有一種感情上的契合確立在她和我和波爾加的當中了。這一種的契合是對付爸爸的。而爸爸也覺得。

我懼怕，——我懼怕想到這一點。

五月二十一日

我們計畫要搬到新居去了。我們四個人住在一間房子裏，是太擠的。而且爲東加的緣故，也有遷居的必要。媽媽是每天都跟她大鬧的。我從不曾遇着過像東加這樣刻薄惡毒的人。我想她就只因爲我們有粮食，所以嫉妬我們。但是他們沒有我們的粮食，也本來很充裕的，不是嗎？

五月二十二日

這就完了，完了。……

我們將媽媽帶來的最後一手把麵粉都要吃完了。這就是說，我們從今以後，須得單靠我們的口粮存活了，而且往往接連的三天四天，食劵上沒有麵包發的。

主啊，我們將怎樣生活呢？

我在整整一個禮拜裏面，每天都吃得飽，——可是現在呢，現在呢？

五月二十七日

飢餓，飢餓，飢餓。

爸爸似乎每月掙得一千二百盧布，我又是八百盧布。我們兩人除開一份麵包的口糧之外，都在食堂裏吃一頓飯。這是極微的。一個人在一禮拜之內簡直可以餓死。

昨天，爸爸和媽媽曾作一度悲苦的長時間的商議。我們將怎樣存活，我們將怎樣存活？決定，每天買兩磅的馬鈴薯和一磅的蘿蔔菜。但這兩件東西共須二百五十盧布，這就是說，每月須七千五百盧布。媽媽提議將我們的東西逐漸變買。爸爸將手掀住他的兩太陽，心中慘痛，許久沒有話說。然後他用一種破聲說道：

「好的，那末就依你賣罷。啊，主啊，主啊！」

於是一陣顫震通過他的長狹的背脊。爸爸抬起他的頭，望着媽媽的眼睛裏。我沒有看見他的眼睛，因為他是背脊向我的，但它們必定是很可怕的了。眼淚從媽媽的眼中滚下。

「或者上帝會用什麼法子幫助我們。凡尼亞應許寄一個包裹來的。」

爸爸絕望地搖着他的手，開始把錢數出來。

「這裏，媽媽，這是明天用的。照我們所決定的買來就是了。」

我坐在一隻角裏，一件件都看見。我不曾哭，因為我沒有眼淚。但在另一角裏，波爾加已在悲慟地哭了。

我走開去，心中空洞洞的，無意識地凝視着我們那個只有斜掛着才會走動的舊鐘。那鐘擺正在響着：的脫，的脫……

我凝視了許久，而眼淚仍舊不肯出來。但當我上了牀將頭藏在被裏的時候，它就開始流了。我的枕頭被它統統弄溼。

五月二十八日

今天早上，媽媽到市上去賣她的衣服。媽媽一共有四件衣裳。動身之先，她把它們攤在桌上，費了許多時候來決定叫那一件去。她搖搖頭，歎氣，拭掉她的眼淚。她擇了那件深藍色的去。

我們同時走出門：她到市上，我去工作。

在路上，我感着一陣的眩暈。

五月三十日

在局裏，我從來不現出飢餓的樣子。我老是談笑戲謔的。但是今天，馬露薩突然奇異地看着我，問道：

「你這幾天為什麼這般憂悶，費兒？」

我經這一問，不覺吃了一驚，可是我淡然的抬起眼睛道：

「我一點兒也不憂悶。你為什麼這樣說？」

「是的，憂悶，憂悶。」

但是他們大家不期然地異口同聲道：

「這已寫在她的臉上了。……」

「她是戀愛了。……」

「費兒告訴我們，你戀愛的是誰？」

而我心中，對於他們陡起了說不出的忿怒。我在他們的好奇的臉上掠過一眼並用一種可怕的尖聲呼道：

「饒饒我罷？看老天的面上，饒饒我罷！」

我拿一枝筆幹兒扔在他們當中一個人的身上，就向更衣室裏跑去。

我聽見背後叫道：

「總是什麼愛人兒！」

「沒幹的東西！」

「下作！」

上帝啊，他們都不曉得我是飢餓呢。

六月一日

可怕的消息！打今天起，麵包的口糧要減少了。

我聽見這個消息的時候，我的心似乎停頓了；接着，就開始大跳起來，疼痛得要命。

爸爸的口糧只減少得一點。在他的市民的食券上，他每天領不足一磅，卻還有四分之三磅。「武裝」資格的每天半磅，則絲毫不減。但是媽媽和我，隔一天只領着磅半。波爾加每兩天得八分之五磅。

那末，我們怎樣纔能維持活命呢？

六月二日

我們終於搬到我們的新居了。

在未搬以前的全部時間，我都受一種沉重的感覺的壓迫。我的心中不知怎的，總覺得我們在新居裏大家都要餓死似的。但是爸爸堅持地催着我們，於是我們就搬了。

媽媽，她也是不願搬的。但如今既然搬了，她就努力地忙碌起來，佈置起她的巢穴。她說東加不再跟我們一起，卻是一椿好事。而我，卻仍舊有那種沉重難堪的預覺。屋子是又小又矮的。窗子極小，全部都髒髒而幽暗。牆上糊着的紙頭是灰色的，陳舊的，滿黏着捏死的臭蟲的痕跡。而有一種灰色的可怕的東西從這些灰色的可怕的牆上爬進我們的靈魂裏。

六月三日

因為我們的麵包口糧的減少，又因為爸爸的「固定的」口糧始終未動，遂使我們對於爸爸的聯盟愈加堅固。我們常常努力，要把我們的憎恨藏着不露，但是終於無效。逐漸地，逐漸地，我們違背着本心，都把不愉的顏色、感情、思想、和動作送在他的身上。他也跟我們愈離愈疏遠了。

媽媽甚至不肯跟他同牀睡覺。他是生虱的。

但是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並不在虱。

六月五日

我們已經開始變賣被褥了。以這樣變賣所得，我們每天可以買得兩磅的馬鈴薯，和一磅的蘿蔔菜或生菜。夜裏，媽媽把這些東西做成一種菜羹給我們大家吃。未吃之先，我是很想吃的，但一吃起來便又嫌惡了。每天只是同樣的菜羹，菜羹，菜羹。

我們的家庭生活，重又恢復媽媽未來時的狀態了。我從工作回來，就躺在牀上。我直躺到食物熬好。我吃了，便又躺下。

我常常像向來一樣，要走到鏡前，無意識地將我自己的臉凝視許久。我卻也看不出眼睛，也看不出鼻子。我只見一點白色慘淡的東西在那裏一閃一閃，而我的心卻把捉不住什麼。

今天，我也照常走到鏡前。突然間，我分明看見波爾加的影子在鏡裏。我十分明白看見他的影子坐在沙發上。他把他的小手放在頭底下，眼睛凝視着天花板上的一點。他多麼消瘦而蒼白啊！我從頭到脚的顫抖着，默然不作一聲。我不敢回頭看去，恐怕證明這個影子就是他。也許他的實在形像比這樣更難看的。多麼可怕啊！我寂然無動作。他的眼睛也無動作。接着，我彷彿是中了瘧疾一般：我看見自己的面目了。和他一般的蒼白，眼睛是發狂似的。這是由於驚嚇的緣故。是的，是的，恐懼已經壓伏了我，我非是因爲波爾加，卻是因爲我自己。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怕是怕自己就將餓死。天哪，我是一個眞正的自我主義者……像爸爸一樣！不是的，不是的，我也爲波爾加傷心！

我不暇回看波爾加，就奔到牀中將臉埋在枕下了。

六月七日

自從上次麵包由店鋪分配，今天已是第四天了。我們所剩的，只有蘇維埃的飯餐和我們的可憐的菜羹了。媽媽已經熬忍了多時，但當爸爸晚上回來說「口糧斷絕」一句話時，她就似乎渾身發抖起來，臉上也失色了。

昨天晚上，我突然看見波爾加蹲在一隻角裏用手掩面嗚咽得骨立的雙肩都在發抖。我將他瞟了一眼，而……仍舊是淡然。我簡直是起不得牀了。

我就轉身朝着牆壁，恐怖地顫抖着。貼緊在我的眼前，一顆飢餓垂斃的臭蟲正在牆上爬行。好像一片枯葉，它已是行動艱難了。

一陣可怕的思想在我腦中震顫。我要想把捉住它，可是不能。我的牙齒震戰着。我模模糊糊地凝視着那緩緩爬行的臭蟲，我的心是空洞洞地。於是，我突然從牀上跳了起來，奔到波爾加面前……

「波爾加，波爾加，你爲什麼哭？」

他默然。

「波爾加，波爾加，趕快告訴我。……你要麵包嗎？爸爸今天會帶回來的。」

「不。我並不要什麼。爸爸在工廠裏又多領半磅了。」

我的心就好像瀉溜而落滾到一種虛無之中。天花板似乎搖動起來，滿屋子似乎充着霧了。爸爸又多領半磅……我爲這一點也要恨他。……

我轉身慢慢走回牀上。我臉朝牆躺着，隱約中彷彿見那臭蟲已不復在了。

六月八日

今天，爸爸終於帶點麵包回來了。這總算是五日來的一點恩賞。

媽媽和波爾加的食劵是派定在爸爸工廠裏的糧站領的。爸爸回來時，已將他自己的一份和媽媽及波爾加的預先分開。他用紙包好，鎖進食櫥裏去。

六月十日

今天，我們賣了一條襟巾。無論如何，我們菜羹是每天有的。若不靠這點菜羹，我們到現在一定餓死了。而在辦公房，我依然勉強着談笑戲謔。

六月十二日

今天，我們又賣了一點東西。我可不知道是什麼。我也不去注意它。有時，失望擒制住我。我但願這樣的苦頭早些完了。……就只望死來臨我，或是別的！我自己去投河嗎？可是，不，我不能。我從工作回來，坐電車經過屈洛斯基橋上。奈爭河在太陽中閃耀。我從車窗裏能夠看見亮晶晶的小浪向港灣流去。奈爭河是美麗的，但是我仍舊不能，我不能投身河裏去。

六月十五日

啊，主啊，主啊！麵包的口糧又打折扣了。現在我每天只能領八分之一磅，媽媽也一樣，爸爸憑市民劵領得半磅，還有那「固定的」半磅。我恨他，恨我自己的父親，就爲這分外的半磅。那末我們將怎樣維持活命呢？

但在辦公房裏，我依然是高興的。我覺着這樣的高興底下已露出一種巨大的麻木的空虛，但是嘴裏依然是說七說八。我往往聽見我自己的話像在霧裏發音一般，並且幾乎連我自己也不懂說些什麼。只有一種隱約的願望在我心中刺動：就是不要露出眞相。我是不願他們曉得我是飢餓的。

在家裏，我卻並不掩飾我的完全的昏迷。我在家裏無論何時都是寂然的躺在牀上。我所有的內在生命都已燃盡了。我的心裏常有一種昏暮的光景。有時，我拚命的要想起弗雷奈甫的事。他的最後一封信是從莫斯科寄來的。他說他不久就要到前方去了。從此之後，就一封信也沒有過。

但卽關於弗雷奈甫的思想也鼓舞我不起。我的心裏別無所有，只有一種麻木的苦痛。

對於爸爸的怨怒，在我，在媽媽，在波爾加，都逐漸滋長了。我們……我們現在竟要騙他了。一個女兒和她的母親要欺騙她們的父親和丈夫，就爲的是要從他那裏偸取一點過餘的馬鈴薯。天哪，我們已變做什麽人了！何等的羞恥！何等的可怕！

最壞的，是我之識得這種羞恥，並非由心，却只由於理性。至我心中，除對於自己父親的疾惡之外，已經別無餘剩了。

我從工作回來，正在卸下東西，波爾加忽來催促我。他着急得發狂似的搖幌。他的梢瘦的肩胛發抖着，他的臉現出十分衰老的樣子。他斷斷續續的哼道：

『來，阿費，快些，趕快……』

原來媽媽今天變賣了一點東西，把錢藏起一部份來。她拿這偸下來的錢已買了兩磅馬鈴薯和一磅蘿蔔菜，並把它們統統煮起，單給我們自己吃。

『趕快，趕快……爸爸要來了……』我們急忙的吃着，像賊一般，臉上現出下作和驚慌的樣子。不要緊的，他有他的分外的半磅……然而波爾卻愈抖愈厲害了。

當我們初次做這種事的時候，我感着稍微有點羞恥。這是不正當的，不正當的——不誠實的。他難道不餓嗎？而且他是如此的疲倦；他得走七個俄里出去工作。而且他是多麽受苦。他是統統都見到的，明白的。可是，上帝，他豈不有一個分外的半磅——分外的半磅嗎！……

但是我們早已吃完了。啊，何其少的呢！我們還要多些，多些。再來這麽一些。我們統統都要吃完它。

第二次，第三次，我們這樣吃時，便毫沒有良心上的責備了。只有一陣可怕的思想瞬息間分明從我心上閃過：

『我們是將要變做禽獸了。』

是的，但是他不有一個分外的半磅嗎？

六月十七日

記憶是奇異地薄弱了。在家裏，我忘記了局裏的事；在局裏，忘記了家裏的事。那郵局是一片宏大無覺的模糊，家裏也是一片宏大無覺的模糊，而兩者卻不相融合。

這天晚上，我從郵局坐上電車，心中竭力想起家中在等着我的快意事。我繼續使用我的記憶，到末了才想起：

『哦，是的，媽媽今天打算拿一點東西去變賣的。這就是說，我們今晚將有馬鈴薯。我們將要吃。』

爸爸似乎已有些覺得我們偸他的，對於媽媽愈加盤詰得厲害。但是媽媽的話造得很妙，我卻害怕得只會發抖——他若窺破便如何是好！那末我們就沒有過餘的馬鈴薯吃了。

主啊，但願他始終窺不破！

六月十八日

我們的房子是有一道廊子圍着的，這是新達拉尼亞地方尋常的體式。今天我走近家裏的時候看見廊子上放着一頂軍帽。我覺得好生眼熟，可是鼓不起氣力來記是誰的。

家裏的人一定已看見我來了。波爾加奔出台階上高聲叫道：

『費費，塞拉薩來了——他帶着麵粉來的。』

我並不回答他，卻只抓住他的肩膊，厲聲叫道：

『為什麼，你為什麼騙我？』

『老實話，費，老實的……』

我又叫了一聲，可是另外一種呼聲了。我將波爾加推過一旁，奔進屋子。當真的，當真的。塞拉薩坐在桌邊，慘苦而溫柔的微笑，眼睛看在我身上。

『塞拉興加！』

我奔到他的身邊。我顫抖着抓住他的手，放聲大哭起來。他看看我，好聲的說道：

『好的，你哭一會兒，哭一會兒……』

媽媽看着我笑笑。波爾加也如此。他們的臉是光采的，而我的眼淚，也是歡樂的眼淚了。

塞拉薩住了兩日。他是調到什麼地方去的路過來看看我們。他帶來的麵粉並不多：共總十五磅，此外更無別的。但這也並不要緊。也如向常一樣，他一來，總使我渾身都激動起來。我娓娓不休地和他什麼都談：談我的工作，談馬露薩，談弗雷奈甫。兩天以來，我覺得事事都有興味，過着一種完滿的生活。

（未完）



治跰良藥——「加斯血」

跰俗呼鷄眼生於腳部最爲痛苦倘施以「加斯血」藥水一滴不及三秒鐘痛苦卽止待其乾枯卽可剝去迭經醫生介紹用者數百萬人惟冒牌甚多購時請認標

美國加斯血藥廠製造

各處大藥房均有出售





東方869(一)銅

太平洋國交討論會叢書

最近太平洋問題出版

▷內容凡八編共三十萬言◁

陳立廷主編

定價大洋二元

(一)太平洋各國現況
(二)中國的國際問題
(三)中國勞動與實業問題
(四)其他各國實業問題
(五)太平洋各國地畝與原料
(六)文化問題
(七)經濟問題
(八)移民問題

寄售處 商務印書館及各大書局

東交(151)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北伐軍佔領蚌埠，何應欽即進駐，劉峙賀耀祖夏斗寅各軍會師後繼續北進。

◉西征軍第三路（江左）總指揮李宗仁及所屬第七軍長夏威，第十九軍長胡宗鐸抵漢口，與先一日到漢之第四十四軍長葉開鑫同受各界之歡迎。馮玉祥代表張之江亦到漢口與李宗仁接洽軍事。

◉汪精衛李濟琛由廣州赴香港，即轉輪往上海，與蔣介石及南京方面委員開第四屆中央全體會議之預備會。

◉財政部長孫科以撤銷行賄有據之浙江禁煙中與公司，江蘇禁煙信遠公司，沒收保證金充公，嚴辦公司代表追償欠餉事件，呈國民政府察核。

同　十七日

◉張發奎部黃琪翔軍會同李福林軍及薛岳師，在廣州行「苦迭達」，謀捕黃紹雄挾以繳西北江桂軍械，黃紹雄聞風偕桂系各要人逃走，所部駐廣州者被繳械，李濟琛司令部及住宅亦受包圍。

◉奉軍對涿州之第五次總攻擊又失敗。此役激戰甚烈，奉軍轟毀城垣之一角，先鋒隊已登城，惜仍為晉軍擊退，且被獲戰利品頗多。

◉賀龍葉挺在潮梅失敗後，共產黨人彭湃等仍據海陸豐，組織蘇維埃政府，布告令田主將田契繳各鄉蘇維埃政府登記後一律焚燬，違者槍決。

◉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成立，院長徐元誥在國民政府大禮堂宣誓就職。

◉駐北京西班牙公使嘎里德奉該國政府電令，向北京外交部二次抗議廢約，聲明對商務，稅則，本願據原約二十三條修正；法權問題照追隨列國辦理，中政府既遽宣告條約失效，西政府不得不保留自由行動。

同　十八日

◉廣州事變後，張發奎派利用政治分會名義通緝黃紹雄，黃琪翔攻佔虎門要塞，石井兵工廠，並包圍黃埔軍校學生三千餘人而解散之。

◉西征軍第四路（江左軍）總指揮程潛自九江抵漢口，其所屬第六第十三軍則自江西斜出咸寧通山，迫武長路。

◉上海重要工人團體因不滿工會統一委員會之行動，乘聯合援助英美煙公司罷工之機會，得市黨部之贊同，另結團體，定名「工人總會」。

◉浙江因處置清黨時被捕在押罪情較輕之反動份子，設立反省院，以沈定一錢西樵為正副院長。

同　十九日

◉汪精衛李濟琛於昨日抵上海，與蔣介石譚延闓等各要人晤談，本日汪將在粵中央委員十二人關於黨務，政治，軍事，外交四大問題之提案徵各方同意。李石曾發表「分治合作」之主張。

◉英香港總督塞文克乃門在北京與使團磋商外艦聯合征討華南海盜問題，惟各使對此意見頗難一致。

◉張宗昌至徐州主持隴海津浦兩路軍事，召孫傳芳南下指揮南路軍隊，孫不應召。西路劉志陸軍復佔歸德。

◉南京財政部特設之財政設計委員會開成立會。

◉北京黨案中所捕學生工人，除於十一日秘密槍斃十八人外，其犯輕微罪者七十餘人於本日保釋。

同　二十日

◉廣州中央執行委員顧孟餘等電汪精衛，提議先在粵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辦公處，將來或至粵開會，或將辦公處遷移，則取決多數，張發奎同廣州出席政治分會，北江桂軍西退，與西江軍謀聯絡，東江陳濟棠軍對廣州作軍事行動。

◉廣東海陸豐軍共產黨蘇維埃政府開始以慘殺手段對

付所指之資產階級者，殺戮紳士，學生及四十歲以上之人民千餘人。

◉日鮮人在松花黑龍烏蘇里三江荒地種植水稻，獲利頗豐，張煥相等亦組織惠民公司，雇直魯難民種植水稻。

同　二十一日

◉唐生智部第八，三十五，三十六各軍均已退入湖南，軍長李品仙何鍵劉興及省政府主席周斕並各師長在長沙開重要會議，決定：一，暫時保境休養，聽第四次執監會議解決；二，在長沙設第四集團軍辦事處，推定辦事委員李品仙等七人；三，支配防地，八軍駐湘中，三十五軍湘西，三十六軍湘南；四，財政，推張開璉代理財政廳長，月籌軍費七十萬，並設財務委員會，推周斕等二十一人為委員。

◉白崇禧赴漢口，與李宗仁商應付廣東事變方法。

◉福州第十一軍分三路南下助海軍陸戰隊解決高義等之閩南新編軍，新編軍不戰而退，第十一軍即佔領泉州。

同　二十二日

◉集於上海之國民黨要人努力進行合作運動，對於反共程度，捐棄舊仇等，均經談及。惟胡漢民一派因粵變對汪精衛頗不滿，汪訪胡被拒，汪向人力辯與粵變無關。並佛成戒蔣介石勿與汪合作。

◉南京開討唐勝利慶祝大會，戒嚴司令部因市黨部與中央黨務學校不睦，慮共產黨乘機活動，出示制止，已不及，游行隊出會場時與軍隊衝突，雙方開槍，死傷多人，全市戒嚴。

◉遷延五十餘日之蘇州鐵機織工工潮，經中央工人部，商人部，江蘇省黨部，蘇州市商民協會等調解成功，鐵機工聯會代表與絲織業會代表訂成條約兩種，該工潮完全解決。

◉中法安南陸路通商條約會議續議安南設領問題，仍無結果。

同　二十三日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為重行表示關於對外條約之態度，發表宣言：一，中國政府與外國政府公司及個人所訂立之不平等條約及協定，既無存在之理由，國民政府於最短期間內廢除之；二，業經期滿之條約及合同，當然無效；三，任何中國官吏擬與任何外國政府公司或個人訂立任何條約或協定，凡未經國民政府參與或許可者，完全無效；四，關係中國之條約或協定，未經國民政府參加為締約之一造者，不得視為對於中國有約束方。

◉集於上海之國民黨要人對粵變發生爭論，李濟琛等謂係由於共產黨之陰謀；汪精衛一派謂係反對特別委員會之作用，與共產黨無關。

◉雲南局勢緊急，張汝驥軍迫省城。

◉上海比領事依比外交部電令答復江蘇交涉員之抗議，聲明北京之五百萬美金公債比政府無允意，惟北京政府曾擬預提全部比庚款照一九二五年約定，撥作購買鐵路材料，教育用途，慈善事業等，並擬先提一百十萬元，備作還外債，付通行稅，及中國駐比使館用度者，比政府或擬允准之。

◉閻錫山向張作霖抗議奉軍用毒瓦斯彈攻涿州，張復電否認，惟謂攻太原時或當一試利器。

◉廣州政治分會電慰唐生智部李品仙等，謂待第四次全體會議之解決，繼續努力。

同　二十四日

◉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依汪精衛蔣介石譚延闓李濟琛四人之發起在上海蔣介石宅開談話會，到監察委員七人，執行委員十四人，候補委員兩人，決定：(一)十二月三日至五日在上海開豫備會，(二)以函電邀未列席談話會之中央委員趕期蒞會。其在粵委員提案及粵局變化等問題均未議。開會時有滬寧各級黨部及學聯會等代表請願查辦南京二十二日事件，經決定由譚延闓蔡元培負責查辦。

◉伍朝樞依昨日對外宣言將廢除日斯巴尼亞(西牙班)舊約照會，送致該國公使。

◉東三省交通委員會發表決築自省城經臨江安東至吉屬海城之鐵路。

◉李宗仁程潛協商之結果，以李部第十九軍長胡宗鐸任武漢衛戍司令。

◉國民政府交通部特設監督招商局辦公處，由部長王伯羣兼任監督，趙鐵橋任總辦，王趙即宣布定於二十六日宣誓就職。

◉國民政府頒布懲治盜匪暫行條例十一條。

◉上海總商會向市黨部商人部申訴，中央擬取銷舊商會之不可行，並函召國民政府所屬各地商會來滬舉行會議討論該問題及商事法令等五事件。

同　二十五日

◉武漢黨務發生糾紛，省市黨部分子孔庚等反對南京所派整理黨務委員；但另有歡迎派，籌備歡迎南京所派委員。

◉鄂湘間和平空氣濃厚，李宗仁葉開鑫派李品仙之弟品蘇偕湘人袁家普等赴長沙，攜帶：取消第四集團軍名義仍存八，三十五，三十六三軍，通電服從中央，承認程潛率第六軍任省政府主席，並於三軍中抽兩軍北伐等九條件，向李品仙何

錢劉興接洽，李等亦派代表帶答復條件赴漢口，拒絕程軍入湘。

⊙日本因南滿鐵路公司向美國借債關係，表示對於中美日無線電交涉願對美退讓，以圖解決懸案。

⊙北京外交部答復西班牙公使二次照會。

⊙北京禁煙局成立，徵收禁煙捐稅，每日可得十五萬元。

⊙北京當局注意俄國將中東鐵路售與日本之傳說，令東三省當局注意探查。

⊙廣州當局實行遣散罷工工人辦法中之停止飯堂宿舍兩項，工人不服，發生騷擾，並有在各街縱火洩憤者，被捕數十人。

同　二十六日

⊙廣州政治分會電上海汪蔣及中央各委員，報告在粵中央委員決於下星期起程赴滬，參加豫備會，但張發奎尙請汪回廣東。

⊙西班牙公使向北京外交部聲明，修改委員會西代表係根據華盛頓會議，不能因商約問題而取消。

⊙廣州當局派大隊軍警驅散省港罷工工人，將全市宿舍飯堂完全收回，令業主收回房屋。

⊙南京二十二日慘案已激動各方憤慨，一致攻擊特別委員會之行爲，首都各界成立「一一、二二慘案後援會」，以達到懲辦凶手與主使人，撫恤死傷，促開中央執監會議爲目的。

⊙國民政府交通部於十八日公布整理漢冶萍公司委員會暫行章程後，於本日委李仲公爲該委員會主席，黎照寰趙冊暄等爲委員。

同　二十七日

⊙日本借美國庥根公司款向俄國收買中東鐵路權利之進行，引起北方內銀行團之注意。有人估計中東路贖款須四千萬元，並主張由中國銀行團向庥根公司借欵，合以公私所存舊債，布直接向俄國將中東鐵路贖回。

⊙馮玉祥及其總參謀長劉驥電告，三路大舉反攻，將敵殲滅，生擒潘鴻鈞，俘獲萬人，得輜重數百車，汽車五十輛。劉並告馮玉祥已親赴前方督師。

⊙英香港總督金文克乃門抵上海，答新聞記者關於在北京討論「懲治海盜條例」之問，謂：該條例已經駐北京各國公使議定。現在第一步先用牒文警告南政府，要求將防止海盜之詳細規劃答復；如答復不能滿意，第二步卽將條例實行。

⊙拖延多日之日商印刷工潮解決，五廠工人卽復工。

同　二十八日

⊙國民政府因各方對二十二日首都慘案非常憤激，有引起大政潮之勢，下令引告，除再飭軍事委員會司法部按照法律手續嚴查究辦並撫恤療治傷者外，通令軍警及司法官吏，以後注意保障人權。

⊙張發奎通電否認有容共及聯絡陳烱明之事，自稱其行動爲護黨，表明反對特別委員會而服從中央。

⊙武漢李宗仁程潛陳嘉佑電上海汪精衞等，報告武漢鑑務糾紛，並主張令南京特別委員會所派之整理湖北黨務委員停止活動，汪復電贊同，但該委員等已在漢口設辦公處，積極進行。

⊙國民政府外交部訓令江蘇交涉員，向上海法美英總領事抗議外人在租界設無線電台事件，要求：（一）非領事館之無線電台必須拆除；（二）以後各領事館本無電台者不得添設；（三）各領事館原有已設之電台雖暫准不拆，但須嚴加限止，祗收發各本國官電，且發電時間，電波長短，尤須與我國電台不相妨擾。

⊙武昌震寰紗廠開除女工，中山大學女生往講演，被所駐軍警擊死三人，男生繼往，亦被圍入廠內，拘捕多人。

同　二十九日

⊙楊宇霆向外報記者聲明：（一）滿蒙交涉停頓後，迄未續議，外間所傳係日人故意宣傳；（二）葫蘆島開港及打通鐵路建築，並無英國投資；（三）日向美借款侵略滿蒙及美日互相讓步解決無線電台案，中國不認有效。

⊙武漢要人李宗仁程潛等表示對第四次中央全體大會之意見：（一）第四次中央全體大會開會時，特別委員會可停止行使職權；特別委員會所產生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及一切軍事行政機關均暫維現狀；（二）中央政治會議無設立之必要；（三）限制個人及一個系統代表彙的行動發表宣言。

⊙國民黨中央商人部通令滬及擬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提出撤消全國商會之議案，漢口杭州商民協會因此有撤銷商會之提議，上海總商會電請中央糾正此項行動。

同　三十日

⊙日使芳澤向英美日新聞記者發表攻擊楊宇霆之談話。謂楊昨日之言，極有害於關於滿洲之中日兩國關係，且其內容頗有與事實不符者。芳澤又函詢楊宇霆，路透通信所發表之談話，是否出其眞意，要求答復。

⊙西山會議派要人張繼等發表告同志書，述特別委員會成立之經過。國民政府公布特別刑事法庭條例。

⦿程潛白崇禧等均有通電表示對於南京「一一、二二」慘案之憤慨。

⦿北京外交部認美國借款日本南滿鐵路公司，有間接侵略中國滿、蒙主權嫌疑，電施肇基向美政府抗議。又電汪榮寶探查美日借款條件。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英國工黨領袖麥唐納在下院提出彈劾政府案，責政府漠視鑛工失業之困苦。

同　十七日

⦿俄國著名政治家前曾充駐華代表之越飛因病自殺。

同　十九日

⦿俄政府決定以李德維洛夫為參加日內瓦裁軍會議之代表團領袖。

同　二十日

⦿萬國無線電會議在華盛頓閉會。

同　二十一日

⦿意國認南斯拉夫與法國所簽定之條約乃對意不友好之行為，故各省多有示威行動。

⦿保加利亞人有示威行動，反對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兩國虐待少數保人。請大國干涉。

⦿比利時內閣因減少軍役時期之問題，意見不一，故提出辭職。

同　二十二日

⦿比利時傑斯帕氏組織新內閣成立。

同　二十三日

⦿羅馬尼亞首相勃闌的諾逝世，其弟即被任為首相。

同　二十四日

⦿意國與亞爾巴尼亞簽定防守盟約，有效期間定為二十年。

同　二十五日

⦿國際無線電大會閉會，核准新公約，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起實行，五年為期。

⦿俄國致牒波蘭外交當局，對於波蘭與立陶宛邊界近所發生之事件表示焦慮，並聲明俄政府極注意立陶宛之主權。

同　二十六日

⦿立陶宛與波蘭因維爾諾歸屬問題，久不決，二國邊界兵警，屢起衝突。立陶宛總理向國際聯盟抗議波蘭侵略性質之行為。

⦿俄國參與裁軍會議之代表團，以李德維洛夫為領袖者抵日內瓦。

同　二十七日

⦿印度回教徒中央委員會之理事會通過二議案，一上書阿富汗王，歡迎其游孟買，一贊成完全抵制印度憲法委員會。

同　二十八日

⦿波蘭駐英公使致牒英外交部，內稱波蘭政府對立陶宛之和平意旨，始終為立陶宛歷來政府之拒絕接洽所破壞。因立陶宛政府始終聲言兩國間有戰爭狀態存在也。其實波蘭政府並無破壞立陶宛政治上獨立與土地上完全之意云。

同　二十九日

⦿土耳其新任駐美大使罕克搭抵華盛頓，美土外交關係恢復。

⦿蘇俄政府與美國吉克哈很團締結六厘借款美金四千萬元之合同。

同　三十日

⦿國際聯盟第四次裁軍籌備委員會在日內瓦開幕。蘇俄代表提出將海陸空三種軍備完全廢除之議案。



原文献残缺